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九册目次

金氏文集二卷 （宋）金君卿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陶邕州小集一卷陶弼商翁詩一卷 （宋）陶弼撰 清鈔本 〇四九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 （宋）周敦頤撰 年表一卷 宋刻本 〇七一

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 （宋）徐積撰 事實一卷本朝名臣言行錄一卷

皇朝東都事略卓行傳序一卷諸君子帖一卷 元刻明修本 三八四

金氏文集二卷

（宋）金君卿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金氏文集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金君卿撰。君卿字正叔、浮梁人。江西通志載君卿登慶歷進士。累官知臨川、權江西提刑。入爲度支郎中。洪邁夷堅志載君卿讀書浮梁山一條、稱其策高科、歷郡守、部使者、積伐至度支郎中。與通志相合。然亦不詳其事蹟。考曾鞏元豐類藁有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一篇、乃爲君卿父溫叟而作。稱溫叟四子、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舉進士。君卿以皇祐二年官秘書丞、五年官太常博士、得以襃崇其親。其敘述頗詳。又稱君卿方以材自起於賤貧、欲以其所爲爲天下、慨然有志。則其人亦非碌碌者也。宋史藝文志載金君卿集十卷。江西通志作十五卷。考永樂大典載是集、有富臨原序一篇、稱臨川江明仲求遺藁、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則宋志稱十卷者誤矣。原本久佚。今掇拾永樂大典所載、僅得十之二三。然北宋文集傳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見、殘珪碎璧、彌少彌珍。謹以類編次、分爲上下二卷。集中所作、有文彥博韓琦生日詩、范仲淹移鎭杭州次韻詩、和歐陽修潁州西湖及芍藥二詩。是君卿所與遊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詩文皆清醇雅飭、猶有古風。陳災事貢舉諸疏、剴切詳明、尤爲有裨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豐張公儀一首、卽用臨川集中安豐張令修芍陂之韻。而據君卿詩知張宇爲公儀、爲李壁註所未引。又和曾子固直言謫官者一首、檢元豐類藁無其原唱、知此篇爲鞏所自刪。亦均可互資考證。富臨序稱君卿長於易、嘗著易說易箋、今竝不存。獨有傳易之家一篇、具載傳授本末、疑卽易說前所載之敘錄。今既無可考、姑竝附於集末焉。

原序

金氏文集故尚書度支郎中金公之文也公諱君卿字正叔少穎悟善屬文康定中文正范公出守鄱陽延致門館議論縱横聞望卓著踰冠舉進士登甲科治五經尤長於易嘗撰易說易筌自謂可以起諸儒之膏肓清輔嗣之耳目者矣仁宗時公以便親調官江左最為踈遠屢上封章極言利病郎毀其奏藁故今傳者十無一二也知制誥曾子固嘗誌先府君諫議墓謂公能以才

金氏文 一

自起於貧賤欲以所為為天下慨然有志者也至和中公上封事乞建國根本此人所未敢言者公不畏逆鱗之怒而引文景光明故事以言之此足見公之志也公所至之地興修學校教導諸生自公之慨常為詩篇言詞絢美文格清新有韓柳之風焉故所進仁宗親詞五篇翰苑中編為冠首所作賦詩尤為藻麗文正公嘗榜公賦於郡庠以為格式詳議法律皆主平恕銘誄傳序公正不欺時人稱公有良史之才也神宗更立法度以底於治故公受命出使皆兼數職奉行制詔綽有條理熙寧中降勅書獎諭曰爾使於遠方盡瘁乃事推我新令為天下先此又足見其匡君澤物之用心也公以憂勤成疾享年不永噫儻使公遭遇其時居鄉相之任則澄清天下未易量也臨川江君明仲學出於公而不忌公善誘之力求公遺稿十得其一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以臨嘗參佐於公實知公之所存惠然見借誦讀再四如覩其顏采命筆為序庶幾垂信於後世俾覩公之

二

文郎知公之所存也遠矣公之登科入仕治已化民備於墓碑今吏部侍郎彭公器資之所作也載於集後元祐六年五月日序富臨撰

註案金君卿字正叔饒州浮梁人也兄弟四人俱舉進士君著君佑奉其父温叟養於家君卿有名秩於朝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曾子固誌其父墓謂君卿慨然有志於天下而温叟嘯歌忘年隤然遂其志者也君卿歷官既久著作日多公退之暇常為詩篇富臨稱其言詞絢

羨之洛清新范文正公嘗榜公賦於郡庠以為格式其當時之推重如此與曾子固王介甫歐陽永叔往來贈答猶見相詩篇卷稿已為當時所毀所存汶厚狀貢舉狀兩条猶見剴切易說易箋想已散亡傳易一篇著述源流尤稱詳備當日求公遺稿已十得其一茲散見於大典中者更屬寥寥原付集後之墓誌彭公器資所作今皆不存所抄撮詩賦表狀啟記碑銘謹依類編次釐為二卷題曰金氏文集以存其梗概云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金氏文集卷上

宋　金君卿　撰

賦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推誠應天豈尚文飾

惟聖作則惟心應天當務實以正本豈尚文而致愆上順帝心但貴誠而不怠仰承乾造詎飾詐以為先聖人考古建中握符居上且謂一細民之行者當率以正應上靈之心者固非可忘勾定宅大順以昭事盡至誠而寅亮遣偽之飾惡真之喪夫元貴信我乃抱誠一以相符天道裴忱我乃屏浮華而靡尚諒夫牧羣靈之命保重畜之資顧洪造之非遠奉一心而敢欺志在順紀動皆秉要斥虛誣而自任與精禋以相推念高明之聽卑率由善應即真純而履信安在文為是何天之所應本於誠民之所順在乎德不可以矜怵于民之譽不可以罔蔽違天之則所以推以悃愊奉茲欽翼矯枉以歸正考正而建極對明威而凝命務達精衷體正觀以宣猷

奚須未飾得非應之以實者順天理以惟精應之以文
者違天心而足明達之則速彼譴告順之則享夫治平
故我恭道欽承之意都捐矯舉之名至如宋景之言退
星不虛其應西鄰之祭受福蓋主於誠由是慮善乾乾
飭躬亹亹思正直以無貳迁浮夸而失實豈期靈貺之
鑒祐保珍圖於盛偉簡於上帝貴其約而不貴其華崇
彼令儀從其厚而不從其菲展矣哉恭已臨下畏天作
君顯中孚而上達任至德以升聞寔成湯精一之志體
詮山十集 二
文王陟降之勤不然安得圖之助順而應誠翕臻景祐
黎俗承風而化上恙彌繁文宜乎前史著之而為規後
王奉之而有證惡文而實以為責任德而妖奚足勝夫
然本誠懇以御邦自協天人之應

惟善能舉類賦

躬秉吉德時惟善人但推賢而是尚故舉類以惟親昭
著徽猷既務援能之理荐伸同志式彰濟美之倫採往
牒之善言偉哲人之為義軫乎濟俗之念急乃求賢之
刹延必舉爾各從其類志非吾黨敢甄拔于昌朝道契
威儀當進揚于顯位諒以懿識旁達純誠內凝察言行
以旌美于朋儕而荐升有滯必進惟賢是稱將大用以
無失致太平而聿興忠美奚祁舉解狐之同德智稱鮑
叔知管仲之多能蓋由明哲允昭忠良克闡進其類者
必己之類稱其善者必子之善為乎國紀洞幾先而有
開擢乃邦良由道同而益顯況夫寅奉臣職思隆化基
不進賢曷以贊夫邦治只有類未足彰乎己知必也務
詮戰文學 三
申援拔周閭諜惟推來叙昔漢之臣僚等儕是重知子
產者鄭之良佐朋類能遺彼或伐善自彰蔽賢是務有
柔戶不能以顯拔使側陋奚由而善遇茲貽尸祿之誚
曾匪為吉之務誠在格致賢材旌明仕路其達也由乎德
進敢私爵祿之榮其舉也當以彙征孰遠親之故懿審
彼德行同吾醜夷詎愛憎之間矣當舉稱以從其所以
子產顯蓋明之賢進非異類文舉荐禰衡之傑道本相
於大哉引重巨才彰明茂緒非其類者貽世之辱同其

榮者得臣之序是故苟非為善之徒曷能明其所舉

中爻辯是非賦 位居尊故能辯是非

八卦分位六爻遞居惟中正之所據辯是非而匪踈處內無邪斷二體盛衰之際履尊逢吉推三才消長之初昔之作易也始列三爻重分六位必有主以領其會必有尊以統其類惟居中也乘剛柔而不私辯于外焉定吉凶而悉備彼且來助吾惟獨尊位與時至理隨勢數進可以察來而彰往退可以淮亡而固存統之有宗別四懼三凶之曉象動乎[illegible]難上易之原茲蓋寡者衆之所歸本者枝之所附苟居體以獲用致斷疑而成務至如乾九據飛龍之位正無常有悔之由坤六履黃裳之尊示後順先迷之故故知上不曰五上體晴依下不曰二下體何歸所據所因以無失取物取身而豈非亦何異太昊司春正四序煥寒之分北辰居極分列星盈縮之輝是以一陽居尊五陰何得而不顯一陰處上五陽何得而不辯總本末以昭著燭幽明而大闡雜物撰德觀其變而玩其辭占事知來遏乎惡而揚乎善況夫動不可以制動制動者惟靜之所乘外不可以治外治外者非中而曷能正厥理以無悖歸于尊而足稱聖人以是撰茲爻變補乎化與宅會要而湊萬方否臧攸驗握璿璣而觀大運淑慝皆徵用能尾吝首孚自我之所理睢凶悔悔由吾之所擬稽得喪以斯顯辯安危而于是故君子樂而玩者爻之辭鑒興衰而修已

大饗不入牲賦

六服將帶一人示恩故陪饗以物備不入牲而禮存歡然命侑之誠必行諸廟略爾烹牢之事皆止于門聖人祇講禮經飭修時會加帝罷以勸至示饗儀而甚大謂上有祖宗之祀宜親割於廟中此惟賓客之來可就烹於門外觀其黼斧而戾鸞衣而旒親屈於饗交歡爾俟司樂升歌乃進且殊歌舞之牛臣以嚴上而來君亦推恩弗枉嚴上所以有朝聘推恩所以有燕饗獻皆如命禮序儐詔之司牲不麗碑儀自割烹之掌嘻訓儉者必

□祭貴誠者必曰牲儻入乃殺因迎宜烹柰何内黷廟
靈之室上召君德之輕牲所以外禮由此成尚假修而
飫賓思足以見缺貽夏而弗奏理從而明無曰於此不
勤在誠弗然而況用以祭器行之祖廟迹君親之意尤
重勉臣子之心可効躬臨體薦敢忘恭接之勞殺自宗
祊深得制宜之要大抵事合義則損而獲益饗非禮則
親而返疎故我接賓至以優甚較祭儀而畧諸籩彼冠
焉專爾靈著之命止其相者示予交擯之初未若几虡

驗坻文集

爵盈文匜武祭凡教備物卒循大憂宜乎不越棖闑之
前牲於此殺

五言古詩

代人送廣州劉待制

元精生俊臣其器就以博渾玉謝雕鐫古樂鎮浮薄文
章發粹藴雲漢相紛搏軒昂仕路間獨立群雞鶴朝端
聳風采衆聽嘉蹇諤緣飾吏事餘中有名教樂按獄袪
煩苛餽糧得豐約邛蜀號險艱靜制猶肩鑰歸來奏成
績□向議凌霄鍔徃鏖東南計詎足煩精畧中道發詔書
飛禁上天閣抗旌出五嶺廣府開巨幕提封大牙制被
海珠貝錯況當蠻獠衛尚若蜂蠆蠧日望公之來坐見
起民瘼先聲百粤外猾賊千里却行當静海隅天共清
且廊栖栖外羣吏正因韁鏁縛忻聞大旆過一見如刮
膜下坐聽語言渇引醇酎酌退嗟蠅虫癡敢議驥尾託
願公南轅還四海霖雨作噫嘘和氣行瞬息群動躍及
此分寸苗庶幾秋有獲

驗坻文集

南楚書懷

險途吁可憎淺俗宴澆競進物莫若利趍時不如倭吾
道何由亨諛人方醜正予生與時戾所賦得剛勁力古
恥浮文論經斥非聖強勉悦時事難乎易天性木舌不
卷柔枯株微蔭映泌洄避風波進退觸機穽八載脱流
銓思與萬家令移官瘴嶺下親闈阻温凊南荒地多暑
嵐氣午猶暝因思古令尹舒慘繫民命士元都下治汲
黯淮陽以病幾欲慕伊人去就得非輕雖然萬夫長亦足

抵以政升進由漸階因窮亦前定所以勤吏術畎民一
其行澄清疏浚源披揉塞邪徑吏手不得縱奸豪無敢
揣訓染所難入未免加笞榜痛楚殊欲悛良民適相反
僅嚮百里心莫絲四海聽世人重苟且耳目非阜覓庸
兒難共議寧與智者爭咄哉蠅蟲癡不喜圭玉璧兩舌
徒揚箕吾心本如鏡質諸古聖賢周孔與揚孟當時窮
達間猶不免譏評況於吾徒者得謗適爲幸丈夫抱事
業力行以待聘神龍潛于淵不耻群蛙蠅騏驥縶於野

無嫌困泥濘一旦亨天衢挺身立朝廷禮義張固維咸
福尊君柄接武卑夔際致主勛華盛名將日月垂功與
天地並彼已烏足論擾擾成笑詠

雙檜分題

名藍壓城闉巍峩聳雙檜得地不孤立陵風自相對根
盤乘龍獰葉翦蒼蘚碎交柯紐禍銅疊影森翠蓋勁無
絲毫撓託直與松栢配爭高丈夫氣耻學兒女態雪霜正
吞吐草木任頹沛同心歲寒間正色煙霞外斧斤未剪

抑心節已高邁出羣才可驚有作器必大考室須棟隆
濟川俟舟載

區亭作湘潭舊隱有二亭焉求詩以歸 水心亭

危亭揭池心池水清且滑九秋烟露濃四面芙蓉發此
時浩歌去萬事不掛舌把酒甜清風投竿釣明月

寄題張秀才比君亭

一徑入叢深四軒林翠玉紅塵不到處清秋長在目主
人厭薄宦欲躡高士躅日日念比君招我湘江曲

題胡主簿澄清軒

危壁敞新軒西風滿簷楹披襟豁胸臆日照千里丈
夫固有待澄清不废紀勾稽職雖賤爲仁決由己芳盛
無良苗源汚無潔水願推天下心先從邑中始

過姑蘇溪制李白舊詩泊樂天弔太白墳短句
（因）而繼和

水從照亭來溪澄洞秋淨横臺閣空涉倒影入明鏡溪
山久寂寥勝遊誰與並新月生夜寒謳聲發漁艇

凌歊臺

風流六朝士曾此登高客太白訪幽蹤飄飄成微吟牧
之感遺事名字留碑陰我來徒感慨千載一披襟

汴渠

洪河貫中州隨汴鑿支流滔滔萬里來禹浪東南浮粮
道所由齊日逝千斯舟嗟哉隋皇帝禍起江都遊先身
不先民及樂不及憂遂棄宗室重死作社稷盖胡為得
民力舉鍤成巨溝後來蒙其利厥功固難酬顧思所以
失宴安仍仇讎

慈竹

欲知慈姥心看此磯上竹四時無改易一節念幽獨蟠
根石罅牢倒影潭心綠直恐霜雪姿化為衆蒼玉

哭劉卿材

人皆哭仲塗我獨悲卿材仲塗於卿材猶賜也與回回
行不可混孔弦有餘哀卿材不偶聖人孰知賢哉龍馬
駕鼓車不如一駑駘燕金正掛貨痛惜骨已埋操舟道

君家登山甫徘徊墓樹忽成拱把雪色不摧揭觴莫其
一下洒涕霑蒼苔

丹陽湖

島樹壓叢雲波光鋪寒雪迴淩寒無暑平空曉猶月唱
父已入周范蠡未辭越扁舟誰與同浩歌幾千闋

留題楊子陸清照亭

縣舍敞幽居蕭然敞軒檻高迎遠峯入下與新池開清
景月生書案光氷滿鏡鉀鳥自相得輕舠不容泛對此
須澄心宜哉水為鑒

書簡寂觀

欹危煙霞閣覆壓山岳半境窮天地寒氣古今碧燭泉
源長清露冷雲木杳淺亂㟁高下來處何日已西崖

贈僧惟益

益也非庸僧苗券粗漁獵身雖閒閒中耽與喧置接朝
彈側掛局慕拚青袍葉妙理脫扃鍵高談騰輔頰繫予
門轞鎖荏苒公吏牒不見才七年霜髭已盈鑷借問何

所因苦吟詩滿篋（師通禪理兼治儒書高吟彈史之暇復精方劑故悉道之）

僧靈辯南歸

僧如靈辯者翹技秀叢林浩蕩遊九州窮奇發清吟巨軸謁明光朝奏暮拜恩袈袍拂天香珍重如腰銀逸足不可羈歸雲渺無根清明汴口開一葉東南奔故山盤氷溪（師之舊刹前臨氷溪）百尺數織鱗洗耳外名教洒然鷗鷺群應笑未歸客青衫京洛塵

文相生日

聖賢不世出會合未可知朝廷餘百年天將右重熙經綸須得人公為生斯時維時秋九月爽氣橫海涯三葉凋堦蓂嘉夢符熊羆豈特鍾嶽靈裹括昴與箕夾山川之望碧竭敖自私復疑於其來釋老觀抱持道貌瑩猶祿公相乃餘姿勝衣惜寸陰問學與志疲過目已解悟知妙初無師峩冠踐場屋發策趨丹墀儒館卿稅息禪望臨華夷知公孰能盡荊公每嗟咨謂與公所學展矣試可疑所憂異世習老不見設施勃興得神考丞弼須

卓犖公始在勸講朝夕輸論思君臣由一德協含蹄埴範法度日新美小不遺毫釐鄉恤俄去位扈行同調饑迫歸不閱歲再遷近司荊公鎮江左成績愛廢墮潤色固稍可可但如香隨一朝困愉言補外垂十朞春倚晚益厚愛立茲可期先帝遺神游登用多非宜恭默久不言狙詐事設欺經始稽興墳利澤單四維反指為虐政屏棄無孑遺勳舊比共攉東南固流離高懷信安恬固爾閑成哀所增在式廊上帝初黃之年來闢四門比綂皆紛披羣才得彙征靈光動昃膝而公屈方面疑歎均一辭肇此始生日川至來縈禧剝上恩青倩攜組墨蠹誰乂興策備廣庭三節方星馳歸與廟堂上百辟勞瞻儀步趨謝几杖慶宇見期頤卓俗猶提身溫飽蒙悍蔑陶冶既禮樂於變無澆漓英辭摛金石是皆出人為公姚自縣剝了不見成虧虧莊周肆詼詭所以尊仲尼發揮自公手千載無流述邦人申壽祝雅艾肩相隨且幸公少留此語真為癡

七言古詩

恠石

凡物以恠見憎嫉爾獨胡為人采拂巉頑累㠑百千狀
人戲兕虎相髣髴裸蠻而縛夷吾因日剥風皴子胥骨
比干受主心見剖孫子兼人足先刖枯龜灼墨定兆圻
蟄蚪驚春暫蟠屈古罴斷爛猶斲雕老木鱗皴半枯杌
僧軒閒殺日月長斸地擠排破烟鬱簷溜滴穿蛾子垤
蔓延引入蝸牛窟我來不以爾貌取所愛鏗然最堅貞
終當鍜鍊持補天安此兀兀為玩物

清江臺

贔屓潟險吁可驚岸齧石走轟雷霆崩奔出瀨一千里
江勢到此纔洄渟道山仙府相照映盤洦下飲蒼龍精
金沙洗淘洲嶼出紅紫錯雜圍春城郡臺我登歷萬瓦
況值閒霽宜高明老郎官冷厭轋鎖亦有罇酒難獨傾
旋烹茗粥別官佐明朝又作新昌行

寄題浮梁縣豐樂亭

百流南瀉呂江潯溢光吐潤生良金從前良令固無幾
剏復惠政留于今四十年來耆舊語李謝劉楊遺愛深
高君氣象又宏遠能以和易調群心政平訟簡日多暇
遠覽凌俗開胸襟旋治東園敞軒閣四聯環聳千高岑
已占溪山足清思更添桃李成稯陰斯亭不獨與民樂
樂得賢者同登臨嗟子萬里走燕趙弱羽歸飛思故林
空吟絕致未能往徙倚南風聊寄音

留題張氏賙文閣

鄱陽才子鍾慶門巍冠大帶何紛紛誠心樂道自頤養
霧豹蔚或珍其文朱樹碧瓦江之垠更敞高閣凌烟氛
烟中數岫列窓牖急雨洗出青無痕乍來耳目益開爽
況日文酒酣天真前年詔下起嵒隱子直奮起軒浮雲
不遂官小喜及養斂板歸拜高堂親子方歸寧亦同樂
歟子登眺開芳樽定交酧壽雖所愧相望閑挂長清芬

九日過長蘆泊小港留題龍山古寺

輕舟晚過長蘆渡西風吹帆落沙溆空桑古市漁家烟

信步閑尋石城去石城苦遠日苦晚崎嶇半入龍山路山田路轉翹林處披開白雲見幽寺家菊海榴矜晚芳落華鳴泉足秋思野叟耕塚出壞石虛城埋狐井射鮒老僧推門揖我入古碣荒唐草中覷仰天一笑六朝事過雁書天作文字

留雲山居呈長老元禪師

衡陽南阜群龍奔裁起萬仞磨天閟宿雲収蹤着平地星辰滿軒斗可捫河漢鴻湧巖泉噴六月飛雪氷盘木根下視吳楚區域分衆山培塿烏足云我來環走竟朝曛擺脫韁鎖忘塵緣更聞高論益清曠如挹仙袂遊崑崙

寄題張秀才此君亭

羣山四向盤青雲山足一逕縈雲根拂雲截逕敞軒檻檻外百卉鋪重茵務春哆侈弄顏色散漫紅紫何紛紛主人義高不累俗欲以清節遺子孫翦花芟草植脩竹半卷盡擇含霜筠漸迎風露竟百畝碧油點地無纖塵對之氣思自蕭洒行吟足以窮朝曛吾居接境未始到手馳大筆胡能云勸子無渝歲寒操惟日虛心比此君

范資政移鎮杭州一百韻

聖門高第游淵源當時所得惟十賢科張言行政與學兼此四者誰能然公含天資得具美出文入武材讓全軒昂盛時進以道行高德鉅齊同騫發為文章動驚俗邈與游夏爭差肩手擘大竅破混沌分得清濁歸坤乾斯文夫聖日已遠泯塞不絕猶涓涓公奮吾儒獨振起力引巨海吞百川周旋六經役諸子陟彼太山望八埏提携千篇去奏御列宿環拱分經躔章韶夏濩無異味琥璜圭璧慙雕鐫詞雄語險氣復銳猛將正怒揮戈鋋群邪衆枉困凌暴辟易萬里窮無邊飛名禁林翩獨步多士仰則猶衡權惟時朝廷政不一衆口喋惜同寒蟬公鬱奇材未得吐盤虹積玉胸中塡奏書萬言究大政經欲鍛石持補天自從諫言抉心膽慷慨大論君之前采詩上誦關雎化稽古下陳無逸篇材高於時衆所忌

讒機巧網相包纏如公之言遽見斥嗟嗟吾道何其邅
上思賈生久不見一日開悟俄詔還歸來復踐諫諍列
正似猛矢加勁弦遂登天闕承顔問凡日三接親遂廷
乃眷京畿作大尹有美聞望如礎堅公言臣節剛可奪
寧方而折胡能圓咄哉小人正用事亦以茅茹相引牽
大凡威福自人主其下臣子敢得專設若園林養材木
腐枝朽枿須剥刓方今之患猶大腫未得良藥胡能痊
大書亦言不忌諱貫理若以珠貝穿天子為之徹旒纊

樂以從諫如轉鏇退思謂言即施設返逆衆耳遭呵訐
黃鵠孤飛下太液勢力不勝梟與鳶遭羅網羅不得奮
攙翮垂翅江之壖身雖江湖豈云樂與國憂戚常悁悁
謂時久安慮必遠往往達旦目不瞑俄而烽警半夜至
黠羌豕突寬西偏廟堂奇兵不施設主帥肉食驕且孱
王師之行屢挫衄邊邑騷動何喧闐朝廷方議擇儒將
詩臣列奏飛封牋起公于西代天討推轂以送操中權
奉師尊行天子命德望遠振威先零指揮風行紀律定

士卒增氣百十年兆期長戈斷爾臂隨以巨杵舂其咽
羣兇膽落禁不發若卵壓以泰華巔諭之天意使安然
蹴踏聞命敢不虔西人父子相得喜咸俞天竄就粥饘
帝曰於予爲大廟拾得巨男容牲牷遂以公歸贊大政
思納治道於平平公言一物未云獲惴惴若己推諸淵
嗣今正得仲舒策夫欲善治須改絃公孫之才卒克用
救弊一變期朞年剛儒肯議立誇役習俗未久非所便
祁寒暑雨輒天令嗟爾小人猶怨焉甚哉仁義豈迂濶

言未及吐讒人噴邅詆方復思召虎謂以王命來旬宣
公揚天休布惠澤一切苛政咸使蠲斯民陶然釋重負
時雨驟作蘇枯蔫被邊甲士衆千旅又煦兒蒸相依沿
狡兔竄縮飛鳥伏良弓收勢藏諸韔時將勞還亟大用
上書願得東南還帝曰老臣重休息方且畀汝南陽田
南陽之民悅以化焱若暖氣來窮燕隆冬寒嚴雪積苦
赤子乳哺蒙襃褪上方南顧孰予濟賴公往鎮蘇民編
江東百城控越絕齊俗輕剽窮奢妍三民勞力事故敎

揖揖蟻蚋同腥膻望公之來日以治生使薄惡隨而悛
雖然一方仰其賜安得為惠周幅員吾民倥侗豈有識
膽望德業何拳拳淒然末學門下客憶昨捨耕趁士聯
飯蔬飲水亦云樂勉望寅業猶栝棬于時鄱陽被公化
樂以教育為民先公嗟吾儒實已落勉勉欲以經義傳
強扶駑駘決遠到足力不騁頻笞鞭漸磨師教日已久
有類汙壞遭坯埏良工遇物以規矩方圓大小隨陶甄
毀磨拂拭俾成器未省所用何如旃逢時清明輙自喜

才卯而翼思翩翾幸歌嘉魚樂賢者數吾不棄鯫與鰱
區區一入太常選誰顧尺蠖猶連蜷退思生成有本末
未能豈敢忘蹄筌公時提師出萬里一伏門下無由緣
皇皇寸祿及親養乃以名字歸冬銓度量未免習為吏
束縛日以官事煎方愚動與時事戾進退坎壈誰與憐
男兒三十志未就却顧文字羞丹鉛營營孤飛失所託
恥與燕雀爭連翩願奮羽翰脫榛棘日逐鳳鳥翔飛蜎
跂公之門已俯附孑孑旆旐當風褰十年始得拜車下

原缺

畢聖傳真蹟天葩炳瑤文珍藏留紫扶寶構拂叢雲耀（焜）
三辰爛周旋八體分宸心追（壽）數尤念保邦勤

送張明遠歸丹陽

此行非遠別何用慘離顏縱棹谿亭外清歌鐏酒間相
期在西笑從此望南還歸去重回首夕陽江外山

張子禮鎖應下第南歸

宮小事如麻去官書滿車于時不得意垂翅又還家知
命獨無愧況英衆所嗟風波信一葉流落向天涯

寄題廣信鄭倅潛道齋

養志浮名外潛神聖壼中誠心如自得樂事同無窮
靜檢賓揭詩成從遞筍英瑾何以報惟有四般同

淝山東歸

區區苦行役今日又東歸攬轡月猶把出林霜滿衣眼
看風葉亂心逐野雲飛稅馬山前驛長天又落暉

寄題畢郎中宅御書閣

帝擣龍多士春官喜得人慶流騰寶札聊寵詞臣敬

第張層樓傳家號絕珍更藏書卷酬詠樂天鈞

病間偶作

壯矣尚無成區區京國行食貧請世態卧病見交情萬
事風埃過寸心霜雪明誰知丈夫志日月昭昭功名

靈巖大師歸江南

睿讃釋真詮推師得本原歌時詩百首祝聖頌千言 師注
御製讚并詩 頒特恩賜紫 巨軸朝闕御方袍夕拜恩江南歸舊隱高
卧老乾坤

金氏文集 卷上 二十三

清風閣

勢壓最高峯四軒橫斷虹江山形勝外疆場畫圖中景
物浩無主塵襟到即空何須避炎暑特地揖清風

七言律詩

戚郎中紅黃拒霜花

霜曉禁寒色不摧若論花品是奇材紅如錦帳香囊綻
黃似霓裳舞袖開幸與晚蘭同素景恥隨籬槿委輕埃

郡齋得地逢嘉賞未遂攀英散爛裁

題晉尧廬先生廟 先生周威王時廬于山之下時人賢之號曰廬君因以名山

山壓重江萬里波半空精鐵鎖嵯峨先生死去雲情薄
六國興衰佛事多萬刹金蓮開碧落一祠茅竹蔽叢蘿
遊人但逐僧歸去古隱荒涼誰肯過

送廣州劉侍制

光按劍外使星還天闕平躋侍從班暫命剖符開音府
先聲指日兀兀巒浮江大旆翩翩去過眉新恩次第頒

金氏文集 卷上 二十四

濟俗有謀方適用卷舒應在笑談間

招王闢二同年 王把 闢迪

偶憶去年避暑飲與君過夕厚志歸旋活美酒開罇渌
更買新魚斫鱠肥今日忽驚池水漲小亭依舊柳陰圍
停舟待月波心去携手相過莫我違

寄題六安縣徐介夫園亭

峨峨式步對精廬漱玉寒泉灌石渠醅脚滴篘先膈醭
茗叢樓塢及春鋤清風傳侶簷前竹黄卷生涯架上書

養志待時應自信臨邛人莫誚相如

瑞金蓮西池雙蓮汪濤有詩見寄因以和之

惠政多應草木知藕花呈瑞向西池雙紅共蔕初含笑
衆卉千名總合奇寵降帝妃嫣汭日恍迷仙珮漢皐時
若教潘令河陽見肯羨東風桃李枝

南塘閒泛

雨妝平淀斂殘紅蘋末無風碧印空寒淨渾疑踏冰去
清光直欲貯胷中客檣隱隱遂飛鳥釣艇悠悠任轉蓬
日暮韓堤猶極望部將耕稼問漁翁古曰田夫今漁翁矣水鄉真呂行後稽
箇似三吳碧淀涵秋水鑑湖十里香風起蓮葉半空飛
雪下鷗雛堤森古木嚴征仗塞繞方田展角圖閒憑洛
陽橋畔飲梅在淀南洛陽隄上雄莫州之中 風濤還到此中無

同陳郎中遊南塘

水光烟色滿南塘十里横連古戰場千頃芋畦楸局
萬章雲木羽林鎗漁歌鬧處菱花戴田婦歸時秫稻黃
賢守公餘行樂去許陪旌騎問耕桑

周濤權宰大冶以湖光亭詩見寄因和之

面揖清光萬頃陂瀟灑秋色曙陰微田環遠岫煙中辨
片段閑雲鏡裏飛富治地饒民訟簡洞庭風便客舟稀
知君已厭江山思亭下行吟日望歸

寄所知

正色當官取侮尤清時無告獨包羞獄中劍氣猶盤鬱
火裏琴材未見收自古聖賢由直道遭時詼謔亦幽囚
願持仁義爲篙檝斂手中流救覆舟

秋鴈

北來南去年年事微物還應不自由繒繳多機當遠謫
稻粱已飽更何求瀟瀟風雨衡陽暮渺渺烟波雲澤秋
夜過邊城牢閉口斷腸砧杵不禁愁

寄別致政王中允

羡君高尚謝朝紳始是人間自在身深塢結廬窮水石
半山開徑入松筠皆君家之景 肩輿訪寺常攜鶴醒酒邀朋
祇墊巾我欲效尤歸未得又驅疲馬踏京塵

鬱孤臺

鱗鱗萬瓦遶雲根環列諸峯勢獨尊屹若靈鼇浮海面
儼如謀將立轅門贛流東滙龍蛇走崆阜南來虎豹蹲
乘月偶爲逃暑飲欲捫南斗當清樽

南康縣清暑臺

斗康疎畧人皆笑郎畧孤危衆所攻過主卒封齊萬戶
會時猶位漢三公二賢養正堪祈慕百里徒勞且晦蒙
閣上高臺散幽鬱獨開襟袖挹清風

至冬日代書呈諸兄

人人懽聚慶新陽我獨飛心戀北堂薄宦飄流成底事
數年牢落在他鄉徒將遠意憑歸鴈不及諸兄捧壽觴
何幸前春改官去綵衣相逐戲親傍

寄題三靈山程先生瑞墨閣

翼舒層構倚雲霞日下無雙處士家千疊靈山橫琬琰
八分宸筆動龍蛇趨庭素業皆黃卷先生子侄皆從學 揖服新
詩半碧紗閩鄉相新詩甚多 我倦迷津欲歸老賴君曾爲指仙
槎

滕王閣

無復朱樓萬幕垂碧流青嶂似當時不須越舞并秦唱
自有韓文與杜詩閣有韓退之文小杜詩 殘雪未消春到晚彩毫
爭落酒行遲滿簾紅日江天暮隔浦一聲楊柳枝

和曾子固聞言事謫官者

四海瘡痍劇蝟毛愛君三諫未能逃所期力濟生民福
不爲名存信史褒想見斯人心獨喜爾爲君賞義尤高
時有爾與黨人之語 忠言已入身甘竄始見吾徒氣思豪

送虔州知州

所莅驅除獘一新政成草木亦知仁已書治最稱循吏
好躡家聲作諍臣飛詔罷歸漳水日去帆催向汴隄春
未央賜對須南問應記塵勞召勞人

離山陽阻風少憩歸思浩然

雨寒風橫暫停橈楚望亭南十里遙舟刺水村衝燕尾
橋橫煙市隱虹腰歸程不待春潮漲旅情難憑斗酒銷

幸有同途江外客不吟何以慰無聊

賦得憶梅寄朱公美

七度經春不見梅水邊亭下獨排徊因思昨夜朧前雪
定是此時花盛開遠信浪從江外至新聲剛向笛中來
如何便得南歸去共把清香醉幾回

和周濤見寄 時知南康縣

濤宦留連未得歸思親懷舊兩依依嶺頭梅信憑誰去
枕上鴻聲到此稀君喜及瓜催北騖我嗟垂翅傍南飛
何時共作東都客不歎京塵化旅衣

金氏文集 卷上 二十九

和介甫寄安豐張公儀之什

前賢立事豈徒然惠政須教振古傳芍水灌餘三萬頃
楚人祠已二千年近聞令尹開新牐不避風波上小船
堤築已完興頌洽去時民吏重留連

遊陽府寺

山肋盤紆一徑斜水煙深處梵王家鬧雷已靡鐃鳴罷
未火先嘗雀舌茶吟客披雲題石壁藥僧和露掃松花
四物皆寺中有 縱遊向晚尋歸路渡口平沙卧古槎

蒙詔書獎諭寄呈王介甫相公

風口銜書出九重帝王親賜紫泥封神光下燭將飛劍
真唇重鳴既啞鐘砥礪若為酬睿睠驅馳何敢嘆塵蹤
仙翁更借提攜力竹杖由來解化龍

重修龍興觀寄呈江吳二尊師

壇宇榛蕪幾十年遺基重葺控長川羽人便是雙飛鶴
仙籍須增一洞天藍嶠逢秋無敗葉鑑池經夏有甘泉
前有山曰藍衙嶺旁有石甃池承甘泉雖大旱不涸 操舟過客宜停棹暫到塵
襟自洒然

金氏文集 卷上 三十

萬户晴嵐生紫烟絕塵佳致甲昌川輕舠急槳風中葉
碧瓦朱欄水底天雨夜龍涎腥柱礎霜秋桂子落岩泉
二師自得幽棲趣向此灰心肯復然

和永叔穎州西湖

名遊無似郡城西況是棠陰訟簡時信步桑閒春去後
橈舟湖面夜歸遲烟波際日無窮樂沙鳥留人逐處隨

應爲獨醒須強醉浩歌風月倒千卮

花浯分題

寒光淨色照花林更喜詩家共賞心謝客不成春草夢
杜郎須強海棠吟性愛別去歌雲散不管愁來鬢雪侵
且試主人新酒令片紅楓殘十分斟

和永叔芍藥

不逐群花散漫開風前一笑尙淹回使人便有留春意
對爾強須銜酒杯時與樂并真勝會律緣情賦盡高才
如何只得新詩看也似南園縱賞來

金坵文集　三十一

題贈南臺山院主吉大師

三紀修行箬笠僧布衣襤縷髮鬅鬙已人與卜幽棲處
象法能通最上乘常宿嚚敲玉磬旋營精刹布金繩
江西望鎭稱臺嶺使者重來喜共登

黃通有詩見寄因以答之

一別俄然十二春男兒志業可同倫簡編少見承平日
世路稀逢磊落人未免驅馳從縣道已甘榮悴任天鈞
惟君知我頃同醉且喜淸時祿逮親與君俱爲己卯登話舊言以逮親爲樂

題披雲閣

仕路無如衣綵榮喜聞弦誦日趨庭欲光子道兼三樂
須念家傳重一經已敞高齋臨水碧更張層構倚山屛
佳名切礪男兒志手拔浮雲見日星

挽仁宗皇帝詞

臣某言大行皇帝好生之德感人之深至於海隅日出
草木蟲魚莫不涵濡膏澤奄棄萬國之日雖耕夫織婦
芻牧小兒號咽於道蓋于仕者莫知所報何以爲心恭
聞昭陵大禮遠日有期窮邊小臣不得奔詣執紼之列
臨紙揮涕撰成挽詞五首謹隨狀上進西望霑灑無任
傍惶殞咽之至

金坵文集　三十二

虞輪三萬里聲明四海謳歌號太平恭己愛慈同漢景
息民寬厚似周成九郊上帝天和應六變明堂孝意精
惟有升中獨謙德只應留待嗣君行
優賢從諫致時雍舜日堯門儀粹容靈符格天璇自睿考

瑞元開筴倍神宗夢廻緣仗歸霓闕愁宮聲同老鍾
臣子訴號空殞血鼎湖無路許攀龍
恭儉身先治道間未嘗論罰不從寬成功日比堯年盛
與子人知夏鼎安憑几遺音傷萬古抱弓[illegible]恨泣千官
昭陵栢老伊川竭宮掖三千淚始乾
深仁體澤浹威靈治最寬兵與緩刑生接通條均父子
手揮宸翰走風霆臣心未報空號慕芻牧無知亦涕零
視古諸侯從儉約忍思遺詔尚丁寧

金玹文集

億萬民靈四百州衝恩哀慕幾時休惜田長夜釣天夢
歸侍仙都泰帝遊蒼野路遙班竹恨翠微宮冷白楊秋
國人雨泣西郊暮烟慘風悲亦為愁

五言排律

感夢因接夢中所得詩句

我后同堯舜君臣詠載歌天顏春日照庭列衆星羅雅
奏鈞音合禮香瑞氣和逢辰膺帝睠既醉任顏酡翠珍
簫異儀庭舞獸多大平無一事圖報竟如何
夢賦詩歸得唐韻册檢看見恩字韻

太平無事日旨服盡賓門九奏張新樂千官奉上壽光
華逢舜旦賡載誦堯言在沼祥麟萃來庭彩鳳翻需雲
和氣應賓獸異香噴下列容雲醉何從報主恩

和陳屯田秋雨

雨勢正漫漫空階滴未殘重陰連地暗爽氣逼人寒柱
礎因雲潤池魚得水懽曉畦蔬甲綻夜枕瓦聲亂片
飛林籟哀紅泣砌蘭前溪有歸客清思發毫端

文相生日

金玹文集

義御三星次堯實九葉開霄躍符有道天驥下呈才氣
思凌諸謝淵源過二程光華逢日月騰躍契雲雷迅步
登文陛嚴聲凜栢臺幽潛均照燭精膽破姦囘地重圖
書府人瞻柱石才堂基峻廣陛鼎味仰鹽梅師鍼方謀
都樞庭喜得裴往平蛟穴去還入鳳池來元化經綸內
真儒事業恢威名懾窮裔美利澤枯荄陰德天須佑精
誠日可廻祥光繞偶聖妖彗不為災全粹圭無玷晶明
斗有魁龍旗聊偃息鴻渚暫徘徊更待周分陝[illegible]綏

石部國儕先棄石廟所首鎮促召君前鵬圖動心正
樓羣情欣受日慘黨極寒戾王禮修嘗稀天官統貨財
劑民歸砥礪措物就坯胎動植逢時若君臣詠喜哉兩
京聚屏翰大政報公台上德晉宣布邦經一製裁人和
息喚凛兵肅爲衡枚誕月君恩重娱賓騎從陪寔踵從
激冽喬嶽鎮崔嵬金體光長滿霜松勁不摧下寮逢几
席笙寮走風埃勞瘁魚將罔爵孤雉在羅何當備驅策
猶冀竭駑駘共慶歌巖石無階獻壽杯趨翊留天睠久行
聽璽書催黼衮榮三入青霖需九扶如叔東閣古顧與

鑑坑文集 十五

北山萊

韓相生日

商颷迎素律光澤薦光精象順奎鈞燭天鍾義氣清千
齡將聖偶冢輔爲時生粹蘊森聳玉沖襟貯四瀛大方
[illegible]
捐撲斷溥弼復方圓任汲鈞正倚平具瞻歸峻嶽衆口
說和羹固結君臣分窮探禮樂情用人蕪畎畝得士盡
豪英省罰蠲茶法均徭審地征鎮淳還美俗恤[illegible]瘢

垠考古淵原博含章氣思宏太平論極至暨與忠興行
文物期三代規摹小二京納忠高孚孟任重等阿衡固
本重離正身謀一羽輕殊方想風烈皦日照功名副聖
嘉深識明神格至誠宮儀瑞表寶圭瑞諫梗楹邦揆車
道轄時琶鹿在萍戍亭無警烽廊廟有奇兵達節天須
佑真儒道始亨黄裳坤德靜玉鉉鼎功成坐致唐虞且
前無丙魏聲昌朔逢慶誕壽寵極光榮燧燧台符應讖
讖善氣盈南嶽同久固西昴共晶明史克歌眉壽芳風

鑑坑文集 三十六

願載齋

五言絶句

宿德興周秀才書閣

十室所可重喜君吾道同因過一携手醉卧六經中

七言絶句

謝朱公美遺瓜酒

龍蹄甘美蛾頭香遠遠緘封遣老郎便向嵓亭逃暑去
恨無人共把觥觴

雙溪

雙派飛来一境寒合流南注息驚湍雨餘山脚雲收盡
兩幅青綃繞翠巒

盛暑偶遊曠亭書(凞)于再生樟石碣之陰

萬里雄風海嶠来客襟聊為曠亭開千年古木清陰合
若比莊椿是美材

寄別朱公美

三載鄉坊義最親驅車還是走京塵雖無士會兼人智
猶有臨岐贈策人 會許馬誼敢有是句

石龜塘

石化神龜不計年方塘依舊冽寒泉氛埃不到真仙境
擬倩麻姑種碧蓮

南塘

二月江南煙雨多南塘一夜漲春波堤邊遊女最歸晚
爭引漁舟作棹歌

留題分宜前山吳隱士白雲亭

面挹晴光錦繡川郤臨着潤玉聲潰漁民自有山中樂
不問山前令尹賢

江上青山山上泉酌泉烹茗白雲間官不擾民無爭
共喜登臨一日閑(閒)

水心亭分題

雨脚新收晚照開水心亭上一曾来紅裙只解邀人醉
競折新荷當酒盃

金沙亭

亭闕方池物物新花中名品富長春詩僧用意栽培處
四季常教有主人

五色雀

羅浮山有在各自為一色棲于絕頂每遇海
風調順曉日照曜即逐色以類相從次第星
飛入於雲中莫知所棲俗傳此雀好樂聲昔
南粵尉佗樂于山之上翔集者久之

晨氣澄霽海風調絲絢珍禽入絳霄開說舜庭方可樂

可容飛舞聽簫韶

義鳥

海上有鳥不羣飛亦不常有惟孝義之家或翔集焉土人謂之義鳥

徒知感義海邊州未效精衷懷巳白頭苑囿清陰無限好樓身容借一枝不

贈南華拱禪師

祖葉彫零四百年法燈今見拱師傳堂頭海會僧三百晝課蓮經暮叩禪

池亭避暑

新花猶未出圓荷月射風飄秦琴波對酒强須通夕醉暑天清景此為多

和張公達端見寄

殷勤寄語張夫子休愛三山勝處遊聞說詔書纔入覲便須飛步上鼇頭

和康甫兄見寄

夢想南亭倚翠岑手栽松竹已成陰白雲不是無留意出得山來四海心

李白墳

謝公山下見孤墳下關平江萬頃雲盡日艤舟空悵望謫仙風骨在遺文

偶書焚湖院

波漾晴光入戶庭隔湖煙掃髻螺青老僧猶厭當官道面壁焚香晝誦經佛室之陰老僧終日面壁對經

贈成秘校

四門富下一池英滿腹詩書學已成講義摩庠初應辟絳帷羅列盡諸生

病起

黃祖城邊下石船粤人云舟泉出謂之下石

蕉林暗地雨如烟只知問俗求民瘼却愧經旬卧瘴天

金竹峯

重重巖岫插晴空雲際叢開出皆峯疑是葛仙歸洞府

移將江上九芙蓉

大雲倉阻風

走越遊梁萬里回却臨江渡已殘梅歸帆未落青溪尾
雲壓寒風水面來

石

地隘風波勢已驚更容頑險暗中傾自嗟忠信猶防患
却任舟人委曲行

披襟臺

紫微行樂不到處絕勝何人共賞心況是難逢開口笑
强須攜手一披襟

留應聖宮

松掃熙壇青羽蓋杉圍精館碧油幢萬張二老今何許
雲外歸來鶴一雙宮乃萬張二真人上昇之處

題晞上人齊物堂

莫論西竺與南華了得真筌只一家聲色外來無物我
茫茫名利是空花

欽定四庫全書

金氏文集卷下

宋　金君卿　撰

表

謝廣東運使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前件職任臣已於某月日到本
路南雄州界禮上管句訖撫俗勸農助宣化擇才而
授職豈虞臣某誠懽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志業無
成樸忠自許更以外臺之計當其立法之初班布數條

蠲除民瘼朝廷美利夙夜推行敢圖上簡淸衷亟還
使人皆憫其孤宦猶走窮荒上欲遺之遠民別觀微効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裁成萬世之法獨高三代之英默
運神機畢收羣策丕冒德澤旁被海隅臣敢不盡瘁公
家夙心疲俗力勉消虞之補上酬覆幬之仁臣伏限守
職在遠不獲蹈舞玉墀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

謝再任廣東運使表

臣某言伏奉聖旨候今任成資日令再任仍升一任者第頒連最之優重錫遠方之寄荷恩逾厚撫知已榮臣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器業不精技能殊短歷試駑駘之用莫著於顯能薦膺憲漕之司粗收於薄效敢圖眷特簡主知謂爾遐陬或容盡瘁此蓋伏遇皇上陛下恩先日藻澤浸雲遊顧芻狗之微亦被麥蕭之渥臣敢不欽承皇眷祗守官規益加砥礪之勤上答乾坤之造伏限職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江西提刑落權守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提點本路諸州軍刑獄公事與落權守餘並依舊者在臣子粗修于職分敢覬殊優蓋君心欲廣於仁恩使之勉激臣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濫中科選白首朝行樸誠自照於孤衷勤瘁行周於三紀頃蒙清問誤被聖知俾領使軺詢求民隱疵除艱而弗顧惟利病之是圖奏課未優冒榮逾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功默運盛德揮光躬新百爲寵異前古立子僑之訪政俗已安行郎文王之康功民斯忻戴致天下涵濡於恩澤而仕者傾竭其才能羣策畫收微勞必錄臣敢不寅遵聖訓益勵官規糺繩弊獄之繁勸課耕桑之本推行美化上答鴻休臣伏限守職遠方不獲蹈舞天陛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狀

仁宗朝言貢舉便宜事奏狀

准勅節文今年貢舉事令尚書禮部貢院依例施行者臣不避誅罰敢以愚見謹條貢舉事切於時宜較然易行者有三析於章左伏望聖聰俯加裁擇發於睿斷早賜施行臣人賤言鄙輕瀆宸旒無任俯伏待罪戰汗屏營之至一事臣伏覩皇祐二年明堂赦書節文貢舉人曾經先朝省試下特免將來文解如省不合格者别具名聞奏臣妄測聖心蓋謂其人嘗蒙先帝樂育之恩又恤其久於場屋而特加優異也臣竊覩先朝舉人類多

在者艾氣體衰朽或素無生業迫於貲費而天下州郡
遠者動萬千里夫以貧病衰老至甚之人驟為萬千
里之行則其為勞亦甚矣至如前歲詔下先朝舉人希
覬恩澤望風而至都下者甚衆是時朝廷別無恩旨例
賜錢三千俾為歸計而屬歲癘疫在道或病或死者不
少誠可憫傷今而詔下臣竊思其人力能往者十無三
四其三四中勞其筋力苦於道途不幸而病且死者抑
又可料則是得以名聞者百纔一二耳伏惟陛下躬祀

明堂使民知孝有生之類莫不涵被恩渥故人人鼓舞
歌詠喜逢盛明在先朝學校之人蒙陛下預開優恤之
意特異於常今其間力不能往者獨不蒙恩澤之流均
及其身此人可憫也臣今欲望聖慈特詔天下州郡先
朝舉人有願赴省試者聽之其間有貧病衰老就試不
得者委本州郡勘會得解後來但不曾犯真刑者具名
聞奏乞朝廷就賜一上佐之官以畢餘年臣觀此等人
雖材或有短長然自束髮從學至老而志操不變是亦
有意於善也今若朝廷惻然憫其風心使至暮年終被
恩命少酬願望庶不虛生平嗜學之志上以廣先帝樂
育之恩次以彰陛下優老好善之實而又使天下之人
曉然知為善之利也二事臣聞漢世學者皆以專經補
吏故仕者治身從政因博於理當時所得類多有道之
士而後世不克循之故所進之人未有如兩漢之盛也
國家因近代之制用詞科以取士向者有司命題發策
多不專於經典往往採取諸家小說故朝廷患其如此

亦嘗頒示條約得於國子監經史中出題目近歲以來
遂於注疏及但係監本諸樣文字中摘裂句讀以為題目
況本朝文物浸盛國庠典籍部類實繁學者若專志於
經則不足以備科試將遍而治之則力有所不逮由是
靡靡然祇務馳騁涉獵破碎文義以絢飾辭章而已求
其內可以美其身外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蓋幾希矣
凡士之出處語默鮮能及於古者亦由不專於經術而
然也臣今欲乞申勑內外主司凡試進士詩賦只於九

經正文中出題目其策論亦許於三史及荀孟楊雄書中通用如此行之則學者皆務深於經術而有道之士出矣三事臣竊見向來開封府國子監兩處應舉者常至數千人其間雖有奇才異士然亦頗多託籍冒名浮薄不逞者雜於其中或紛撓禮闈動致喧爭或輕議國體妄生謗讟是非雜揉玷穢士風朝廷近年亦患其然致嘗詔立賞格許人告訐徒使狡詐之人夤緣為姦興構獄訟殊虧事體適長澆風以至於引試之際則士人

洶湧讙譟不可止禦至有毆擊吏卒肝腦塗地者況天府國庠乃朝家觀禮示化之地而萃集浮薄不逞之徒為弊至此甚可怪也今年自閏詔下四方之往者不絕於道臣恐前歲之弊未能遽已也竊原士之所以輕去州郡而樂趨府監者大抵以近年州郡立定解額多不均一及開封府國子監素無定額以之外郡稍覺故外郡解額少處競奔湊京師及府監舉人保明行實約束未盡致有冒名之弊臣今以諸郡應舉人數計之有十人解一名處有二十人及三十人已上解一名處又況每歲人數多少不定若只限以舊額實恐不均臣今欲乞申勑開封府國子監及天下州郡例皆以分數取人二十人中與解一名則不惟取士之均又使人皆樂就於鄉舉矣其開封府進士須得在京戶稅委實居止去處不實者論違制之罪雖去官經赦見任官委保不得原免其衣冠子弟今後就學上庠者須得本貫見任官與發保明文牒方許入學鎖試則府監無偽濫之弊矣

仁宗朝言災異事奏狀

臣伏讀六月三十日詔書節文以大水為沴應中外臣寮上實封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遠方小臣不能詳知國體惟陛下赦臣進越之罪留神裁擇幸甚幸甚臣謹按五行傳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伏惟皇上陛下仁孝之心格於神明時享月薦曾靡有懈咎譴之來不應緣此然臣之愚慮參考經傳殆宗廟主器社稷本根之重陛下或未之思耳竊惟古先聖王雖已大治之後不能

無災異惟恐懼修省思所未至為所未為以應天心則
災異自然而消弭臣不敢遠引他說試取兩漢近事以
明之若孝景孝成光武孝章之世冬雷霜雨日蝕星殞
地震川竭之變而能早定封建國國根本然後災變消
伏享國長久陛下睿謀英斷夐高前古豈特周旋孝景
孝章之間哉然比歲以來日月薄蝕地震河決天之告
戒不為不至陛下惻然引咎歸己故嘗避正殿損常膳
節服御釋繫囚以圖消伏天鑒不遠水沴仍作故臣愚

以為宜詢諸故事思宗廟主器社稷根本之重以為鑒
戒臣又聞漢書五行志曰地上有水比古性不相害故
曰比樂也而相毀墊淪失比之象又易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朝廷大政言未
出口則已喧傳于道上矣願陛下超然遠慮奮乾剛之
斷詔股肱大臣早定封建之議群小之人無得預聞不
然臣恐陰下相為竊賊侵陵之禍萌于今日矣詩曰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陛下垂精留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代人謝王學正狀

竊以憲上帝圖書之府為天子禮樂之司羅列英豪笙
簧墳典自漢延熹而下迄唐開元以來真主代生譽髦
間出有文德文林之盛森嚴群書有集賢集仙之名號
為清選逮夫周季筆戈鋌之瑕聖朝騰日月之光若稽
堯舜之典章沛舉漢唐之風猷待人以富視古為優惟
其賢才任以文事恭以其官發揮靈氣泮渙而有其文
修飭合儀萊嘉而總其則非威鳳祥麟之族則叢薄朱

草之英瑞我聖辰媚於王國叅自副宸衷之親選取天
下之顯名官聯廷尉之平任居刺史之貳洎茲叙上詔
言天臨入告大猷不棄小物尚書給札大夫之志可觀
藏室紬書文士之榮益重行見光輝映紫藻潤宵漢反
世俗澆而為醇使斯文粹而不剝天衷是簡民望攸歸
通賀記之未遑儀飛文而先及仰荷一謙之益彌同十
讀之功藏去為榮鏤銘何斁

代人謝兩府省主中丞狀

竊念某緒風奇薄器範疏微早逢吉於聖辰偶濫肩于
仕綴甘心氷蘗居懷百謫之虞勉力駑鈆近効一官之
智旋進膺于煩使獲經贊于外司徒施狩鞅之勞安出
阜民之策彈琴瓶之小智曷濟于遠謀摋畫地之虛聲
己浮于實效敢謂朝言孚允天命淡臨遽加使節之光
華仍領計台之事任循涯溢幸揣己知歸此蓋伏遇某
官獨運鴻鈞導揚和氣旅庭備物細何間於羽皮考室
掄才一無遺于榱桷致茲孱品亦被均恩謹當益勵愚
冥勉圖錙撮上補乾坤之造次酬坯冶之仁

代人謝歐陽龍圖狀

伏念某氣不甚靈智亦非卓竊名鄉品之末從事窮途
之初仕也未優學其將落徒欲企踵賢人之事業莫知
所裁潛心夫子之文章庶幾有立近以被符計漕假道
化封殆接淅以及郊頗英材而樂育及階與進許侍于
坐隅為豆有知飫承于鈞禮屬奔趨于吏役遽邈越于
賓榮仍錫誨言以圬朽素拜貺之辱在譏則鳴伏惟坐
榮陰而政成對秋餞而體裕邱軻聖哲偕見忌于讒鋒
堯舜聰明獨俯回於民聽郎署誥節歸佇東國鈞某遠
阻師承徒飛魂夢惟祈為國寶尚以時節宣

代人謝林學士狀

竊惟討六經之大源得五帝之至要作而為事業言而
為文章見用于時坐進此道則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
安社稷而序民人與之太宰爵此鴻業歷代所以勞于
詰訪縻以詳延若崇文麗正之庭天祿石渠之閣在此

選者時惟賢哉方今得人鑒古為盛逌覲台質追逐唐
文不有大方之家曷登華近之署恭以某以言辯而古
德華而新造天人事物之淵知禮樂情文之際飛步身
衢策名上科秩宗之職典未脩數禁雅識史氏之道文
可校雅屬依才時方圖賢議者悅德某遠叢庥庇彌聳
翹依不圖損德之愈光俄以長牋而為遺節觀及再藏
去為榮仰祈副中外之僉言重起居而享福

謝昭文相公狀

伏念某志雖自劳才實難强若漸鴻之無應未始安棲同渫井之不汙誰其見惻栖然寒宦茂爾先游豈有致身冢宰之尊論道巖廊之暇枉誨函而馳貺被鈞寵以過優開激塵蒙輝光實槖黃鐘之應既先于幽潛寶璧之求可消于灾孽此蓋昭文相公協賛勛華之際周囬伊呂之間秉鈞陶民使皆成君子之器詘己待士惟恐失天下之賢顧雖介善之微亦被一言之賜竊惟踈拙無補消埃徒堅厲鈍之心有望仲知之地歲恩之重仰止高山圖報之誠有如皎日

謝定州部署李防禦狀

伏念栖然寒宦仰止恩閎自遠德輝寖逾弦朏獨歸寧于親里承方走于邊亭以于役之憚勞尚未馳于謝懇敢期鈞牖遠損珍縢仰荷謙光悚銘心蘊恭以某官英聲颷動盛德日隆朝廷倚重于才謀天下想聞其風采尚淹俊望出鎮列藩佇膺召節之來别迓齋壇之拜惟兹孤蹇末誓依歸

謝鈐轄太保狀

伏審榮被宸綸總司戎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壯猷閑濟妙畧淵通屢奏膚公喧聞于軰牘荐膺寵數進重于事權適修慶之未遑俶飛文而先及悚銘忻抃交集于中

謝黃河都太李崇班狀

嚮者竊審寵被俞恩就遷要任走空邊而[illegible]駿馳慶削以未遑不謂謙光首貽緘縢戴惟誠照徒劇心銘恭以某官沉毅含章端良植操暫領河防之重佇聞歲最之成别迓寵光用符瞻頌

謝府界提點趙舍人狀

伏念遜遑賢勞俄易歲籥不圖謙德之光留損珍縢之貺喜開夜道無爽天和恭以某官植操端良虚襟澄粹屢更要任藹著休聲郎膺詔訪之俞别迓寵榮之寄更祈寶輔膺副翹瞻

謝瀛州機宜殊狀

竊伏聲華未覩賢範不圖異德枉被珍縢承受署之云
初惟對時而享福悚銘兹劇忻慕殊深恭以某官逢辰
淑清毓德明茂冠俊遊于茂府允藉才謀馳慶譽于朝
端別迎暉渥敢祈寵衛屑副翹瞻

謝州縣諸官狀

猥承惠問特荷勤劬敍謝後時悚惭增劇通惟俟道無
爽天和更覬寵珍前逆榮渥

謝信安軍通判湯國傳狀

近偶緩與過從闕疊緒言開激壓慊豁清遽爾違仁俄
而俠日豈圖損德之重特枉好音之貽承君政之優餘
寶拯躬而慶裕忻瞻愧荷交集于中

謝通判職方狀

伏念嚴嚴之表久勞循瞻懇懇之誠曠焉脩問不圖撝
抑猶賜函存枉珍牋之日誠若話言之入耳拜貺之辱
實懷敢忘恭以某官量引百川材兼數器遠民蒙福喧
馳敬政之聲清議推高行副急才之詔肅辰采落偏癡

粹和尤覬寵珍以需榮渥

謝瀛州鈐轄禮賓狀

伏審祗膺宸眷榮總戎權伏惟驩慰恭以某官風聲慷
時才智周物素號詩書之將衆推帷幄之謀屢奏膚公
已騰于髙望揔司師律允藉于通才果被俞恩寵陞要
任方圖脩慶遽枉飛文悚荷忻膺牢凝塵悚

謝瀛州王總管狀

竊髙威名殆欽有日欽挹俊表邈焉無階方從事于塞

垣幸蒙庥于戎府敢圖撝抑密損殷封荷隆禮之過勤
鏤襟而增愧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高蕭符才出千人
之英名號一時之傑運籌決勝養韜堂上之奇投壺雅
歌自有軍中之樂佇陞邉最別奉恩俞敢覬寵珍用符
瞻頌

謝知原州朱六宅狀

竊自邉亭之別俄驚歲籥之遷脩問殺稀翹心徒切敢
謂勞謙之德爲貽叉簡之文仰服勤渠弟增愧悚恭以

某官忠貫金石名高嵩衡出守名藩茂凝于風績入敷
邊最行被于恩華敢覬珍厩用符欽特

謝鄭近知州狀

登遊仕途素高于碩望竊伏隣壤未覩于光儀矧託蔭
之甚稷第傃風而增慕恭以某官才宏器博義峻仁溫
帝所寵嘉賓廟中之寶鎮時方倚重為天下之金城行
奏最于嚴宸別躋榮于要任敢私珍寵而迓榮光

代人謝王待制狀

蕞爾沉蹤恓然寒宦自竊名于仕級登聞誼于朝端況
盛德日隆英聲風動逢辰結主朝野共高其才謨獎善
育材世人爭識其風采孤危無似祈慕徒深然附驥以
馳無因而致執鞭而事猶謂之榮幸爾屬緣適於顧望
近獲趨于樂壤得侍謁于精光賁然謙德之旨照以善
言之煖寵加鈞盼感極愚衷違離之日未多嚮往之心
已甚

謝曹比部狀

嚮趨樂國獲奉精光邈然而南俄己踰月雖密覲于壤
制阻前侍于賓榮恭惟順宅高明招來弗祿伏以某官
美化之漸振起於疲氓和風之翔均體于遠俗顧惟愚
闇實在恩麻嚮往之心瞻依莫及

謝杜寺丞狀

伏審錫命楓宸躋榮棘寺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政有徽
惠行無小疵升聞最績之成俄被慈宮之寵庇之大邑
可盡適方先生飛文豈勝感抱

謝運使王司勲狀

伏念趍去恩宇屢更歲籥要吏局之阻途上記之而從
闕敢圖撝抑猶賜函存飛教見貽佩銘何斁恭惟某官
道方器博義峻仁溫超躋郎署之榮歷攬計臺之重足
兵足食安賛于邦經交旬來宣一藉于民瘼佇聞驛召
別遷龍光某遠此庇身無階省侍惟祈上體宸眷寶綏
哲躬

謝知郡狀

伏念近緣吏役之間經從衆壤伏謁賓榮之下容奉愉顏實狀謙德之鳴照以善言之賜隆禮斯及寘懷敢忘逮越去于坐隅早淹移于弦朏欽懷賢範鎮愁翹悰伏惟某官表峙高岡及投餘地坐棠陰而訟息順秋饒而而氣寧僉論已同召節非晚願保福履以迎天輝徒誦從依弗諼誠素

謝隣郡得替知州狀

竊伏隣封獲庇賢人之德遽聞詔節入承天子之光瞻淑旆之啟行悉勞心而如疚不圖異德容損過函依戀悰銘增極 兩季二句 疑有脫字

代人謝知諫院余舍人狀

竊以舜臣九人職惟納言之重周官六太序分司諫之聯蓋言聽其職則無以襄帝謨諫缺其人則不能弼過事繫賢是賴監古而然況復惟命是宣將以為天下法有闕則補然後見忠臣心苟非哲人曷副深簡恭惟某官豈礙而灋德業而溫氣凌虹蜺名動朝野游文經術

之際劇談王教之緒入告大猷不褻小務知主知之厚畀召節之寵領入對㷀光榮陛省署郡望悅德上心簡能演如絲如綸之言益資遠識領司聰明之寄仍藉通才某介守維藩屢陶龍擢六屢成而燕賀實慰于膺依雕虎嘯而風生增忻於氣類不圖異德首墜珍縢言推賢而振浮誠發中而形外敢不拜貺永以寘懷為頌之懃遽數奚悉

謝祈州馬侍禁狀

洵還標峙縣旁候篇方儀德之增深辱飛文而先及欽詳婉意彌慰翹誠適惟聳幹局以優詳總計儲而豐茂克綏寶履肩邇天光冬序正嚴風期邈阻傾瞻之素宣繹奚周

代人謝李端明狀

鴻儀清遠久此遐瞻滿驛逆路膺高脩問與懷自視目宜多豈間府政優餘詩光垂照染炙筠之秀牘副列球之新文發詞溫雅意然來及拜嘉已往藏去為榮恭

以某官爲日月之貴名抱珪璋之全德朝家寶器儒者
宗英佇當天心入副柄用願加重愛少副頌言

謝浮梁知縣狀

久欽蘭芬未覩嚴時不圖損德之重先枉翠函之音燦
若誠辭藏諸心緒復聆緹軾將戒梓封當拜德之有期
預儀風而增抃方茲炎燠宣在詞調延詠所深薄副奚
磬

賀兆京賈侍中冬至狀

金文最 卷下 二十

伏以中孚氣應適膺剛長之辰君子道亨宜饗神明之
祐恭以某官智出物表行爲帝師三鎮魏區久煩於元
老重調商鼎佇快於輿瞻踐履日長之辰涵凝時萬之
福某庇身在遠拜慶無階瞻望台光無任祝頌

賀都運冬至狀

伏以樂準之清肇迎於陽復哲人所履宜樂於天常恭
惟某官文貴天經才周物表撥百城之重寧蹈於中和
履一陽之辰招徠於茀祿佇歸要列以暢遠猷某幸此
樗庥與蒞拜慶企望感重無任依頌之至

賀屯田部監太保狀

伏審光被寵恩榮膺寵寄伏惟歡慶恭以屯田太保溫
良無玷沉粹有謀密侍鑾帷素聞於慶譽出司戎律久
屬於通才別設險之防邊兼營田之爲利雅繫資術衛
以重事權想已啟途佇諧龍拜更祈珍毓膺副傾依

代人賀參政侍郎狀

金文最 卷下 二十一

伏審寅奉恩書荅膺鈞席伏惟驩慶國家以四隆不替
百度以脩猶總與人之音處稽和氣之應思得偽翁共
躋春臺故我動賢當茲明命恭以某官名重國器身爲
儒宗巖巖其鋒蹇蹇聞於朝采諤諤而立傾屬於天心自
歸藩翰之隆遂尹王畿之重廉訟時簡昌言日聞有功
在民歸美於上累膺大柄之委入贊洪鈞之和帝載咸
熙民情胥洽某自惟孱品素荷鈞恩莫伸厦燕之誠徒
切春蟲之躍

賀漕使到任狀

伏審永休中詔主討外臺凡在下風率皆慰望恭以某
官器既以達行粹而溫精思法於文辭遠致藏乎事業
自擢郎署進揚公庭上聽納於謀謨外頒宣乎命令平
反庶獄咸惠恊于民中更按列城風聲聳于朝右人皆
悅德上方簡能必將延寘于臣隣之且周旋於事任乃
眷資術實煩漕輸見饒千里之糧利不害義慶七閩之
俗瀉而為淳歸告遠猷遂躋大用

金文集卷

賀唐密學到任狀

伏審擁戎專閫布政剛辰凡在下風率皆慰望恭以某
官德均衡石識際天淵漢室優賢素高長孺之直周人
結誦正思山甫之歸暫鎮撫於列城佇入調於元鼎
像風伊邇拜慶無階瞻望鈞嚴無任悚抃之至

賀饒州知郡駕部到任狀

伏審承華膺命視政剛辰伏惟忻慶恭以某官逢辰淑
清毓德茂進揚朝建綏達于政經歷典郡綱紀闔于
風績通雅繁劇之地尤著經遠之才佇見政成別膺天
寵某久玆睽阻徒積馳誠莫陪寫之恭尤切依仁之
素

賀唐都運轉密學知滄州狀

伏審進武樞庭總戎明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忠貫金
石望重衡久煩遠馭之才臨按列城之重且喧謳輿
論惟思汲黯之在朝而綏撫我邊尚賴契侯之將命遽
膺制詔就擁牙旌居煖之未遑即騎召之來及秉鈞
邸用資福生靈某久被庇光實增欣抃

金文集

賀浮梁知縣狀

伏審寵被宸命榮臨邑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育德粹
美逢辰淑清馳卓越之清聲富經通之遠術爲夫之長
尚鬱於英才一節以遐佇歸於要列某庇身在遠拜德
末由莫伸維祥之恭徒剌高山之仰

賀□州知郡韓令郎狀

伏審進承天寵擢冠郎曹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美鑿道
徽知淵格遠懂懂而言行顯彬彬而學富參從

恭惟某道德之一為人子之父[illegible]以立言之舊[illegible]嘗德
之[illegible]遠書[illegible]之為律[illegible]之[illegible]受[illegible]想[illegible]待
於南堂[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郡[illegible]加玖有可進[illegible]

賀知通[illegible]下正狀

伏以風領治[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宜淨羽之來
相恭惟[illegible]官行光[illegible]內[illegible]移[illegible]之風天[illegible]
安[illegible]之屢對[illegible]正言別[illegible]先為[illegible]則

賀總管防禦移知州狀

伏審承華府殺換鎮要藩伏惟[illegible]恭以某官[illegible]百
川身兼數器忠精自任為天下之金城才實相高廼廟
中之寶領聲[illegible]敦望[illegible]珍[illegible]守賀[illegible]

北京文相公問候狀

比者往赴邊[illegible]進退京[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部吝
之心[illegible]成[illegible]
弦[illegible]
天與[illegible]之表[illegible]本[illegible]以重[illegible]均勞舊鎮

惟帝時簡詩而為邦奉天詔以宣和寵以司珍分星壁
而稱宣方盡展經世之猷[illegible]若[illegible]文讀其為初聲此
素懷[illegible]清卑[illegible]行上為治[illegible]善[illegible]實慶

賀北京賈侍中狀

伏審祇奉[illegible]書[illegible]登翊部伏惟[illegible]恭以某官識貫天
淵之際名動日月之光房元齡善建嘉謀著聞民[illegible]魏
弱翁奉行故事簡在帝心別經術之宗英選部臣之寄
寵自均勞於藩翰固家福於京師望重功勳日隆恩禮

師尹赫赫尚紆嚴石之瞻民心顒顒願藉霖雨之澤方
圖北顧之重廼眷魏都之雄統制邊州謹嚴宮鑰載煩
碩德表正一方想遺愛之在民不待朞而報政佇塞與
人之望重調元鼎之和某早從[illegible]於任內當進聽於台
座快睹文閫佇慕一心邀從事於邊官[illegible]備恩於鈞治
南嚮台屏下情無任懽抃之至

賀[illegible]州寧生[illegible]狀

伏以光[illegible]道[illegible]珍[illegible]志詞[illegible]之

于兩京寮屬之舊同于四海師尹之作之詩人之瞻民
心瞻賴顧爲兩之澤之洽孤遠何知向未敢祈體寢
展之容慶有官屬之介於南望台屏下情無任依歸之
至

南京呂諫議問候狀

向者歸省朝闕經從幾旬星行有間幸逢于趨踏賓豆
叢加厚承于顧遇遠逢鈞範俄有成命思拜德以無階
第恥識而結戀伏惟履茲部署紛若屬禧恭以某官逢

辰淑清乾德全粹踏以中和之域崇於名教之途暫司
官鑰之嚴謁騰民頌佇步聆司之峻以副輿言敢祈體
上倚睍倍加珍寵

張唐公舍人問候狀

竊者度輦佇膺台旆及得進拜叢敎之儀飫聞謦咳之
論旋且遠于鈞範已屢攸于府弦引企高山勞凝宸慮
恭惟某官合符[illegible]行符宣于臣節忠知密[illegible]屢拜于衷
甚出分符[illegible]入代之言更踐華途[illegible]履恭宣鄭端毅

長孺復見于本朝忠宣[illegible]之逢有以正于今古制書而于
士論皆同結于天心之行[illegible]天政[illegible]寫[illegible]遠望
於是於鈞休茂以上[illegible]以特珍寵

代人上杜防[illegible]問候狀

伏念跂遠之迹特荷存[illegible]別[illegible]息
惟之光敢護節領之致伏惟[illegible]休社恭以
某官世[illegible]一時之傑挺出千人之英衛上膺公[illegible]侯
之[illegible]端[illegible]清鄉漸臨玉塞之旗倚若金城之重照[illegible]

迓召歸路鴻樞惟是沉蹤實係鈞陰

宣事舍人問候狀

竊者皇華佇膺使旆及得幸進拜于溫儀獲飫聞于緒
論仰承鉅庇光劇中藏旋屬跋違殊深翹企竊審蒼谷
之暇日攀天倪之麻恭以某官望重嵩高忠貫白日材
謀開濟克紹于家聲風績崇隆茂膺于天寵副辰在[illegible]
欽觀未涯敢覬上體[illegible]怙精調福履

歐陽參政侍郎問候狀

伏念某蒙被鈞恩悵違門墻之久邅迴窮塞俄驚歲月之遷壓歲向往之心自益閑歎之吝恭惟某官道貫聖域行為帝師翼大政以同寅表衆明而作憲無一夫之不獲將方被澤于河衡未期年而有成議者比材于公旦美風教而為己任講禮樂而興太平經綸盛時煒燁前古有若微類亦函化育之人則維沉蹤尤恃陶成之賜某瞻望鈞重下情無任懇頌依歸之至

都運龍圖問候狀

金欽文集卷下

二十八

伏念阻進趨于恩館邊回薄于星躔俄聞帝命之會已促璽書之召蹈輳駒之困躓頓遠鈞麻慕蠅驥之附馳宰凝壓慎竊惟履蕭辰之向凜整大旆以戒行順序與居荷天帝祿恭以某官智周物表行貫天常謀王體之經過練邊防之幾務望之雅意方喜于還朝將縮高風佇聞于移俗議者悅德上方倚毗貌然孤蹇之蹤仰止陶成之賜瞻望鈞重無任依歸之至

荊南判府呂侍郎問候狀

伏念違遠門墻忘逾弦朏進侍風猷邈無由緣徒欣慕于輝光劇寧凝于寒燠伏惟府政優暇哲躬歡康恭以某官蹈以中和之風怡然名教之樂久繫全德更治要藩梁園方浹于休聲荊渚尚煩于遠鎮洞稱山甫切望于過歸漢重次公佇聞于大用歲躔回薄台座阻遙敢祈上為廟朝精調寢餗

代人與轉運問候狀

金欽文集卷下

伏念按封之人久鬱違瞻更月以還寢跡蕭削恭惟某官布風猷于列屏留意恩于本朝均節財賦之餘樂為名教之地以特旗旌介福自天正屬商時尚遲巖峙欽頌之至勿簽于懷

二十九

李相公問候狀

伏念台符洶阻弦朏洊移寵茲將乾之勞殆闕置郵之問伏惟均覔吶味益隆福壽恭以某官柱石王家龜著物表寵居帝感之右時契夢品之求精忠所毗群望攸悅拜齋壇之命倚重勳賢殘鴻鈞之司協乎帝載對茲

炎燠紛若休祺瞻望庥光下情無任激切之至

代與洪州知府少卿問候狀

竊被魚符獲交郡政以齊舲之過往愧主禮之勿遑去
德而來徐風第劇通審涓辰視政宣哲于藩甫覃敷睟
之風以厚剽輕之俗江淮綿邈徒切于懸翹誠歲月崢嶸
願綏于寶履別迎休寵膚副瞻言

郡牧呂龍圖問候狀

伏審榮歸天闕進侍宸旒密承晝接之餘俾來時爲之

福貌然孤宦仰止恩閣思拜德以無階第傃風而結戀
恭以某官達節廣度洞開羣物之誠忠規密謀早著沃
心之効有施爲于當代皆輝映于前脩蜀道蒙休再覩
文翁之化南山播詠久紆尹氏之瞻延聽勳賢俄須召
節議旦暮入秉樞衡同一德以論元表衆明而作憲有
若徵類亦洽鈞仁則惟況蹤尤恃恩署敢祈爲宗社倍
保寢興某瞻向台光無任依歸悚激之至

福建提刑郎中問候狀

伏念向者假道淮濱援覩鴻儀之粹樓身塞北俄驚星
合之遷思拜德以無階第傃風而結戀恭惟某官身兼
數器量引百川自更鎮于劇藩已升聞于茂績迺縢列
城之重暫煩遠馭之才淑愿旌明肇吏望風而聳動惠
和均着疲擧攀俗以蒙休郎被愈恩別膺大任竊祈珍
寵膚副瞻言

南劒知州少卿問候狀

竊伏英聲未覩粹表第傃風而結想思拜德以無階恭

惟某官逢吉昌辰躋榮膴仕踏以中和之識恬然名教
之途鄉等寵帶雅繫于全德候藩更鎮方慰于遠民已
闡奏最之成別拜優賢之命敢祈上體眷倚倍保寢興
依頌之誠削劘非盡

代人與王殿丞問候狀

伏念不覩緒綸號嵗特介此近封日覩伏譽何主書
之餘服在文勝之日昭仍喬爲和動坊繼社恭以某官
才猷淵敏志慮直清升於殿之榮資貳左符之外寄佇

登最優列崇資[illegible]表卜及從頤言慶壹

啓

賀韓龍圖轉諫議知瀛州啓

伏審祇膺寵詔進拜崇資伏惟慶慰恭以某官令色令
儀輝光於朝采大言大利密簡於帝心出分連帥之雄
擢冠七臣之重郎符公議歸東國鈞某素荷齒存倍增
慶抃瞻望鈞重無任激切之至

落權字謝兩府啓 金氏文集卷下

蒙聖恩與落權字仍賜勅書獎諭者外補雖類元可
審觀於吏術徵勞必錄蓋將勉激于官司公朝推恩能
者知勸如某濫市仕綴白首郎曹學術識于古今才未
周于體要偶緣召對誤被聖知懷將命之無堪方及期
而奏課日寡郎罰敢冀優此蓋某官身造千載之隆
量引百川之會謂卑﨤之幽遠必患以誠顧漂井之潔
清可為之[illegible]俾令[illegible]胃門[illegible]報夫能[illegible]結篇
仰[illegible]五任[illegible]之至

賀北京賈太師啓

伏以正吉始知迎班常於部[illegible]於神
明恭以某官著效[illegible]一德時方倚重
於河衡治致太平議者比才於公旦外殿宮鑰[illegible]辟部
城雖兩京器被於仁風雨四海[illegible]於霖雨兇齊台極
坐推春祺佇促[illegible]調鼎[illegible]無階
瞻望鈞嚴無任依頌之至

賀運使司封啓 金氏文集卷下

伏自某官寵分使節來慰斯民凜然清聲固已風翔於
擾制明者交抃居嘗日望於輝光時惟獄事之繁遂決
郵書之獻苟禮之廢明賢所容氣序循清伺宣多暇伏
惟陰德來輔哲躬安休恭以某官表峻而仁溫行高而
德鉅暫兹外委以樹遠猷[illegible]四之[illegible]利不[illegible]可援百
城之治啟以濟[illegible]上方問[illegible]議者況德[illegible]膺寵召入侍
天光某自[illegible]拜[illegible]日頌依

廣東[illegible]到任[illegible]二府啓

竊念某賦自天材實無他途定正言於有為強力只堪於宿使剝窮奇濟時之任須藉得人而已老病龍鍾之軀恐難集事擇才而發責任匪輕義不辭難望言從循退猶孤養但一切慚惶此蓋伏遇某官端成萬世之功亨會一時之運仁而庇物器以使人致茲薪槱之微亦預選掄之末敢不強扶篤疾求託鈞庥過以己還未知所措

江西運判到任謝兩府啟

奔走江壖敢憚勞役拜伏寵閔過無由緣竊念某學尊於古而有昧適時義詢於公而不能苟悅冠年得第擢參英俊之躔白首為郎莫伸涓埃之効逢遇其主非常之運是賢祠有為之秋股肱載賡於明良雨露濡於動植援茅連茹類以正而不遺鳴鶴在陰聲雖微而必應致茲膚寒亦被甄收此蓋伏遇某官自誠生道與聲為偽以茲復之謨致主以丘軻之道澤民思澆俗一變於淳使匹夫皆被其澤有若微類亦滋深仁則維沉蹤永託鈞庇

再任運使謝兩府啟

遠分使指催書役等之勞恭拜王言仍被再留之命浮外望愧積中懷伏念某學不逮古人之明才不適今世之用早塵科目既困郎曹向辱聖神之誤知薦叨金穀之煩使按行列壤敢辭頻首於嵐煙推布新書竊欲大均於賦役方懼歲成之無狀豈圖天語之有加復委事權更陞資任此蓋伏遇某官參揮國論裨贊宸謨推至公以進天下之賢用久次以凝天下之化遂令寒素亦荷寵光敢不勤服官箴恪修吏道草安民俗俾與力役之歌思營邦家庶洛足兵之治仰酬覆載次答鈞鎔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代賀發運待制啟

伏審詔言來宣已授臨於漕閣者交於咸引望於輝光且榮餞之深殆茲有日雖就藝門侯猶以為榮況超外臺付得下吏鈞當所及私幸為多恭以某官義峻而仁江道方可某尊望聲淵之大辨浩乎無窮拯彫弊於

許文僉欲以定奚自淮汴中之漕運爲天下之美名日詞堂注之發運使司書之與其歸泰大計往安列城屏翰千邊害而宣乎命今含章發於事業決策効乎王都上心開以群望於遠方以宜民之本繫乎兵食山澤之利富於京甸暫屬才謨專治漕任議當旦暮入贊樞衡甚延跂旌麾無任抃頌之至

謝省主判寺內翰啟

海壖持節愧無優課之聞天綍均恩留委外臺之重寵榮踰分驚悸發中伏念某生遇承平進緣誤選比領按刑之職就移將漕之司知餘財可以聚人故首農桑之勸知新法可以惠下故勤夙夜之行盡瘁再期一新庶務敢謂上聰之過聽特頒寵語以推褒旣令治財仍與陞任此蓋伏遇某官直道佐國公心薦賢屬泰之時茅茹而進居益之世龜明不遺遂致卑平之蹤亦叨倖忝之命敢不仰遵聖訓俯究民情講求山澤之利源圖足朝廷之財用少凝績効庶答恩私罔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記

忠義堂記

嘉祐六年趙侯子深被命守雄明年政成始新廳宇之北開軒目之曰端正又從而立堂揭之曰忠義摭近古端莊忠義之士書其名氏與其行事尚若漢之大賢人如董賈揚雄名將相如蕭曹吳鄧韋功勳德業焜燿竹帛又豈徒一節行而已哉今取其迹之尤著者列爲首致位卿相者有立功將帥者任師傅者將王命者宗室戚里之賢者定禍亂者死國事者違權救弊者執經守道者遠罹其險者不復備舉上自周秦下迄五代若此繫選者實[illegible]其人今所錄者惟漢唐可其璧用四十有二人聊以備閒燕之觀思其人見其所履雖愚者勉之亦足以發其志矧才者乎余嘗聞王安漢雖苦多務而日尋記傳張校尉雖號雄猛而受尚君子祭征虜之忱禮樂張度遼之喜講論皆周旋軍中猶有好事如此趙侯

雅意樂逄治平公之㝢委虵庭户間日疏古人之名節
有足開益宜無愧於前所謂諸將軍也嘉祐八年四月
一日記

誌銘

吳司封墓誌銘

公諱仲孚仲舉世居鄱陽太伯之南吳為著姓肇起鄱
君五世為諸侯王至大司馬漢七世孫延之亦嘗為鄱
君令公蓋其後也曾祖漢琛祖承諭皆不仕父紹文累

贈光祿卿母葛氏贈丹縣太君妻范氏封南康縣君先
公而亡有子男二人長良嗣天資孝謹公初為郎特以
給饗恩例得奏補次良輔纔十歲用公遺表恩今皆為
太廟齋郎女六人長適進士徐庚次適國子博士尹忠
愍次適渠江縣令王倚次適祕書丞張奕次適澶州觀
察推官李郇旬李尚幼公力學自奮天聖初擢進士第
補廬陵獄官餘杭法掾遷歙州軍事判官荊南節度掌
書記用舉者改著作佐郎歷建昌依政二縣宰益州路

轉運使舉辟成都監推以歲課增羨除湖州通判代還
推知祥符縣秩滿出守安州尋授荊湖北路提點刑獄
公事未幾乞郡移守四明政成歸覲朝廷優老得宣城
郡繇著作凡九遷至司封郎中公儒其分以恭儉自處
雖卮酒杯炙怡怡如也當官廉謹審持文法濟以恕故
吏無敢竊舞而民亦不忍欺南安太守既病且老以郡
抵吏逮及者三數百人留獄未決詔制命公往覈其事
至則悉與釋縛待之以不忍之情即日獄成祥符亦縣

民訟紛夥雖得廉吏不為豪貴勢所移者幾希公端簡自
守不容有私謁而政號平簡四明並海之田水利可及
而民力所不堪公與為之堤堰石碶凡百所墾闢濱廣
民實利之公歷官四十二年無小過失所舉吏凡百員
亦無以事廢者故樞密使田公況寶謹名臣今延諮程
公戡丞相曾公公亮文公彥博國之元老皆嘗褒薦
以是益重之公性嗜經史藏書踰萬帙多自讎對雖年
踰耳順手不釋卷治平元年冬公既得宣守以歸至于

儀真謂其家人曰吾奉職歷事不愧為良吏少小時力
家亨勉就學勤亦不敢自期今日若得歸拜松楸然後請
老琴碁自適以畢天年不已樂乎顧桑榆晚景催恐未
如所欲爾左右愕然不意此言曷為而發也數日遂感
疾復謂其子曰此吾亡所無以藥瞑眩我為汝克家吾
死如甘寢矣十一月二十五日丙戌易簀於舟中享年
七十三子良嗣護旅櫬歸于故第明年十一月初四日
庚申安葬于芝山西南之隅里人金某勤良嗣之請為

金氏文集 卷一 四一

之銘云
公于居鄉孝友柔克起家為郎稽古之力初補理官獄
有陰德作令畿赤自公退食將命荊南無擾厥職守安
與明亟勉勤積庶足自將志無不得生營阡陌手植松
栢既壽而歸夫復何憾有子共承請銘其石

程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某字某休甯之後也曾祖某不仕家于歙乾符
中徙焉遂為新昌人也君質直善治生自奉以薄而恭

然若有餘以誠接物故人亦莫不誠里之人貧而不能
償必折券而與之去邑之汙吏有利其財者以害動之
雖歷三公府不已竟達部司之辱嘗悲門庭罔見鸞翠
碧翁者贖而縱之君卒之日翠來入其堂翔集于柩之
上跂然而鳴若欲見而不可得如是者累日人皆異之
誠心所交乃能格物非信厚而何始娶王氏前亡繼室
以操氏長曰某應進士舉曰某曰某方在幼嘉祐四年
秋君以疾終享年六十七明年庚子某月日葬于某鄉

金氏文集 卷下 四十二

之某山葬之前其子某造吾門請吾曰嘗聞之聖人不
經十室今夫流俗惟耳目所習是非莫定非得世之所
謂賢人者一言將焉取信於後某年從君周旋鄉土既
恨不得為公之鄉有年矣宜以先子寄贊府君有一日
之舊公其為我銘之吾固辭不獲勉而書云
彼酣而營群聚於室同則掎經異則遷疾寄得其宜惟
稜之吉利誘于中泊而當性勉之就約或幾於正哉以
固之乃終有慶

雜著

傳易之家

魯商瞿受易於仲尼仲尼卒商瞿授楚馯臂子弓(一云子弘)子弓授江東矯庇子庸(一云魯橋庇子庸)子庸授燕周豎子家(一云周豎子家)子家授淳于光羽子乘(一云交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焚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得不焚故傳授不絶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讀曰仲)洛陽周王孫丁寬子襄齊服光四人焉皆著易傳(丁寬作易說八篇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王周服皆作易傳二篇)周王孫授魏蔡公(蔡公易傳二篇)王同授齊即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菑川楊何叔元(叔元易傳二篇)叔元傳燕韓嬰河內司馬談太中大夫京房(非焦延壽弟子京房也)後丁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然周王孫郎寬師田何之學也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子長(一云長卿)蘭陵孟喜長卿瑯琊梁丘賀長翁繇是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施氏梁丘氏易各二篇)施氏授河內張禹子文瑯琊魯伯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魯伯授泰山毛莫如少路瑯琊邴丹曼容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氏以改師法以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得自師田生而同門梁丘賀證明之且非田生之法也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況由是孟家有翟牧白生之學梁邱氏者始授太中大夫京房房出為齊郡太守後更事田王孫然則京房田王孫皆曰何家法也漢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年老授子臨臨始從父學亦嘗事施讎後卒行京房法授五鹿充宗君孟(君孟易記三篇)君孟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繇是梁丘家有士孫鄧衡之學今子夏傳非鄧子夏蓋出於梁丘家也其後又有京房易(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非太中大夫京房也)房始授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卒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時孟氏門人翟牧白生皆曰非孟氏法也房後以災異得幸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博士由是有京氏之學焉又其後有東萊費氏易(名直字長翁)其學無章句亦以古字號古文易以

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琅琊王璜平仲由是世
傳費氏之學又沛人高相與費公同時亦無章句自言
出於丁將軍傳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由是有高氏之
學焉漢宣帝時施孟梁邱皆立博士至元帝世立京氏
易惟費高二家未得列於學官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
說以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意略同惟
京氏為異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
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授其學者未盛于世時
梁丘賀以卜筮得幸宣帝及至顯官故學者宗焉其後
五鹿充宗貴幸善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
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
不敢會又施讎之門人張禹以經術為成帝師位丞相
封侯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皆至公卿故施氏梁
丘之學尤盛于當世以至孟氏京氏弟子亦為博士故
二家之經亦行焉高相王康為王莽所殺故學者衰廢
而費氏獨行古文易然而未得立者其亦不幸者矣其

後東漢諸儒習施氏者則有沛戴宗洎子宣陳留劉昆
威公洎子軼君文習孟氏者則有南陽洼（音圭）丹子玉
中山鮭陽鴻孟孫（鮭音佳又苦圭反一作鮭陽見人名中）廣漢任安定祖
習梁丘氏者則代郡范升辨卿京兆楊政子行（一云范升傳孟）
（皆傳孟氏易者皆非）潁川張興君上洎子魴惟興最知名為梁
丘家宗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且萬人習京氏者則
汝南戴憑次仲南陽魏滿叔牙濟陰孫期中或惟高氏
之學無傳焉建武中陳元長孫鄭衆仲師皆傳費氏易
其後馬融荀爽亦為之傳自是費氏興而諸家之學衰
矣陳荀馬皆當世大儒故費氏之學益盛今輔嗣之學
蓋出於費氏古文易也再原漢之言易者一出於田何
其傳者若周王孫同楊何太中大夫京房丁寬田王孫
皆本師法然當高惠文景之時學其未興也至宣元間
施孟梁邱京氏四家及高相之學多以陰陽災異為說
惟費氏本以古字號古文易以彖象文言講說上下經
為有本末又校之諸家獨與中古文易同流及馬鄭等

家其學遂與獨輔嗣天啟其衷而入聖門之奧考其淵源雖本于馬鄭之學然其流溥博出乎諸家遠矣噫易之大原皎若白日亟光于犧旭于文迄我聖師而後正中焉肰于秦溥蝕于漢諸家之說棼焉而聖道微矣輔嗣特起斥去異端天人之道俄然而明然猶時若氛翳未能廓然若將有以待焉爾在其賢者心聖人之心猶得觀望其光景者哉重卦之人孔穎達曰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為伏犧、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神農已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又引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矣故今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為得其實

謹按揚雄作解難其辭曰伏犧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又法言述文王之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司馬遷云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又云西伯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班固亦云商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安國云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又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此經據灼然矣輔嗣獨擯諸家之說孔穎達從而從之殊不達繫辭之大義妄引蓋取諸益之說惑之甚矣夫易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矣則是兩儀定位雖未有易之書而易之道已著矣若文王之前雖卦象未備列而古先聖人順天地之道與物之宜以垂立教而得乎易之道與卦義相契合者固已多矣豈須究觀卦象而後有為乎原繫辭之意蓋謂若神農為耒耜得易益卦

之義若黃帝為弧矢得易睽卦之象也如曰不然且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夫書契之作始于伏犧如頴達之見則是未有書契之時已先有此夬卦後因觀象而作為書契何不思之甚也又頴達既以文王為卦辭周公為爻辭為然如曰伏犧之時已重卦則是但有六十四卦之名卒無一言以明卦義安所謂垂世立教哉頴達又以說卦有作易重之之文謂非伏犧不得云作易且伏犧畫八卦至於文王

重之而易道始成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此其文王作易之明驗豈得謂非伏犧不得云作也太宰君邦以為伏犧畫八卦文王重而為六十四復繫之卦辭周公述文王之志又繫之爻辭仲尼贊而為彖象文言為得其實兩漢大儒楊雄司馬遷孔安國班固遞繫辭伏犧始作八卦之文斷然無疑矣

金氏文集卷下

陶邕州小集一卷陶弼商翁詩一卷

（宋）陶弼撰

清鈔本

邕州小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陶弼撰。弼字商翁，祁陽人。慶歷中，隨楊畋討湖南猺，以功授陽朔縣主簿。歷官知邕州，四遷爲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宋史本傳許其招納諸蠻之績，人稱其能。黄庭堅集有弼墓誌銘，亦稱其聚曉學子弟講授六經。平生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非碌碌者。今十八卷之本久佚，惟此集一卷尚存鈔帙。所載詩僅七十三首。厲鶚宋詩紀事錄弼詩，有詠蘋詠蛙二首，見於合璧事類者，茲集不載。又湖廣通志稱弼詩尤善言風土，載茶詩至五十韻，今亦不見集中。蓋是集皆在湖南所作，故以邕州爲名。其非湖南所作者，則不在此集也。其中辰州一首，圖中一首，皆闕首二句。五溪一首，闕末二句。無別本校補，今亦仍之焉。

禾州 陶弼 商翁

公安縣

門沿大隄入路趨淺沙行樹短天根趨山窮地勢傾孤舟難泊岸遠水欲沉城半夜求津濟烟中荻火明

丁香

萬枝千葉處相親內結花心外結子艸木至微猶有合想哉父子與君臣

桐

老桐休斵為琴瑟胡部新翻格調清試聽琵琶米蓮曲一般絃上數般聲

柳

楊子江頭流水漸長安陌上暖風吹黃金瓔珞雪晴後碧玉瓏璁春盡時端的園林俱不及等閒臺榭便相宜思量也是多情物占與人間贈別離

雞頭

三伏池塘沸雞頭美可烹香叢聯錦破玉指剝珠明葉皺非蓮蓋根甘似竹萌不應徒適口炎帝亦曾名

桃

樹正合芳前正暗熙熙為爾醉春臺一花五出尚可役何況重重疊疊開

李

春盡妖風萬卉慳占天[illegible]私點[illegible]王人肝腸無猜只累下蹊人俱整冠

兵器

五代之真主姦雄何僭偽橫磨潤刀劍白日相篡弑我宋有神祖潛德動天意故天意若曰往為我之嗣神祖拜稽首乃即皇帝位不患兆民樂不怨諸侯畏顛倒執王帛奔走恐後至大司國三分一朝有其二太宗以義換真宗以仁治王道竹箭直誦聲金鼎沸獨負陰山戎時時擾邊地天子赫斯怒大警之[illegible]射殺右賢王逐斷匈奴臂狼心帖然服結好同兄弟自此兩國間寂寂無戎備幸聞喜夜歌[illegible]老今泰穩自此為太平恍逾三十載[illegible]陽關久夜閒樞朽不可開[illegible]涇渭使臣服業奉常相順月晨[illegible]

子儀甚易合皇甚遠嘿未戰力先伴過迎閻半
兵士填鋒芒脆防校林荔也扛殺喋新奇篇乜
老且死少者無藝只由不以練手足連野刺
新營將家子從小生富貴六韜未曾讀口但知
問味師從中御進退由閣寺權輕猶令咒而
戰無選執書公車上寫看人變三師吾兵自此
喪有晶新其製此范不預設一旦從何致徇廷
無踪迹部將無官吏官吏無他術下壹萬萬
耕牛技旂角飛烏飛餅趙藝熬會指空錢貨筌
山碎供億稍後期粮杯異他罷愁氣堆太盍㬤
學書宜寓晦我聞郭令陽軒敵多奇異單無縱突
啟番奇騎是全又聞李西平臨戎有英氣負籌
紅鉛炮懷光府將時是知用兵何在人不在范
君手辟留體召目辟門祖顧來謀咨長句上千
弋銳

食楊梅

於北土良無荔子人言形味似楊梅少以依予宵
休打土不時紅塵一騎來

滴露花

也秋瑞露滴成芽不是榆花即桂花呈女月娥
宮不鎖天風吹落野人家

送趙樞寺丞宰虔化縣

路入南雲下如何虹錦傷人煙五嶺北注星斗大
江西晚雪梅花樹晴雷濤石濱青移映卅尺小
奈鷓鴣啼

荔支

五月南風湯欲過荔子如穀旬仙鶴下肉露白
晶丸色映難為火甘疎木作枝枝緊型相系樹
重欲威剛赤蚌遶珠戰紅犀露角端爽能消肉
熱潤可以中荔桂崩無便遶梅天異雨殘□□
□□□□□□□一以冰銷爵千苞火氣已
隔瓤採華娥透展王不寒
出處想白天補
馬隈箭內口生歸喜從嗟天定難暮古人所背
含少江邨一兩曲梢粉二四花盆高未問路雲
下是吾家

山茶花二首

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杏紅名譽漫名
明援少年年身在雪霜中
江南池館埜深紅紫落空山州雨中却是北人

兩心情與枝和雪上屏風

宿次韋驛觀千葉桃花

三月宮桃滿上林百花千萼費春心葉公城外
襄河北一樹無人色更深

登廟月亭

漫須人語知潮上下看南江東北泛試引行帆
堂歸去茶山溪淺知回舟

對花有感

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事若花枝桃花李白
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紫薇花

人日肅林紫微郎草詔紫薇花影學山太不知
官兒出也隨紅日上東郎

劉告

□□□□□□□□□□□□□□更添蒼柏
兩三叢相倚高枝作雨聲

題陽新縣舍

石壁高深遶縣衙不離牀枕自烟霞民耕紫芋
為我今借煮黃精代晚茶瀑布聲中寵葉隨女
蘿陰裏勸桑麻欲知言偃絃歌化水墨屏風數

百家

天涯亭

雨色絲絲風色驕天涯亭上覺魂銷一家生意
付秋序萬里歸心隨暮潮兵送遠人還海界吏
中邀客入津橋山公對此聊酣飲怕見陰來雨
鬢凋

遊霞溪驛

歌聲野色中人樂歲豐豐荐雨陰陽雅秋田早
晚同籬雲無別日江樹足京風自指香山路前
村有路通

登鹿崙臺

荒煙古城隔亂氣動舊旗久戰無戰器多茅烟
醫書白髮隨年短野情無世味花春不晚遲
釣舊溪漁

秋日登南城臺

江國家書少秋臺蒐草生無人來意遠遠日上
高城荒路孫漁歌下秋州把花黃菜上堪闌殺又
向酒中傾

過思明

幾年來席外比夜宿溪中照枕殘雞有吹笙落

華風盧龍黯僞國揚僕已安翁起載長星去前
村燒影紅

閤阜

萬仞天開閤阜形陰陽不似衆山青一函海上
神仙宅數曲人間水墨屏華表定歸春谷鶴王
京龍起心常惺可憐狄葛無人繼三級尚披襟
香寞

東湖

寧楚佳山水東湖帶郡城月天高寺影春雨一
橋聲石上青蒲合沙中白鳥橫天涯正零落樹
往若為情

西湖

寧楚佳山水西湖似淡城桂多天竺子柳欠海
門聲路同林樹轉天隨野色橫從茲柄泊者無
復渡江情

柑子堂

子厚才名甲有唐謫官分得荔支鄉羅池水盡
黃柑死獨有空碑在畫堂

邕州

南極諸蠻傲典刑斗門時復見飛星君王仁恕
將軍老五十溪州六萬丁

象州石

史君合浦來示我海南石千岩寸掌上大者不
盈尺

合浦還珠亭

合浦還珠舊有亭使君方似古人清水中蛙蛤
胎常滿潭底蛟龍睡不驚

送呂濤與獄之梧州

峽口蒼梧縣城依南十里江潮海潮上北熱火
山冬草沒嘉魚穴雲封拜表臺君思無限公豈
莚洒頻開

融州仙巖

溪僧過此說山公游遍真仙洞府中乳石崖邊
得靈草可能封裏寄衰翁

賓州仙影山

日墜星冠上文夫遠看雖有足無狂汎侍女
雙成道適下群仙聚影圖

安城即事二首

往戍侍閤南詔頻近時方築沃浸城安城太守
知還針萬苗花中閤水兵

金鼓聲閑劍戟收使君同上雅歌樓樽前一闋
清商曲銷盡窮邊萬里愁

容管

一年勾漏守尋盡洞中天佛記盧藏用仙壇葛
稚川醒心西驛水燒眼碧池蓮我豈無新事詩
碑與酒泉（自注郡有勾漏白石都嶠等山所謂三洞天也盧藏用大雲寺記石高丈二尺西驛韋丹建閣下有石泉并記後唐李復作池植蓮數萬）

送臨桂令戴若納出嶺

五嶺生還少無辭酒滿觴共經邊寇事先出瘴
烟鄉楚樹蟬聲早湖天日影涼此行休問路宮
闌斗杓寄

陽朔縣

五管新多事輕車屢往還勤勞成白髮拔舊是
青山樹色纔分楚江聲未出蠻自慚遷侍少無
惠及孤鰥

贈韋使君

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度綠蘿州愛君挽我
陶溪衆直到牂牁水口頭

宜陽

孤城溪洞裏闃說已堪哀蠻水如鮮血瘴天已
死灰吏憂民置毒巫幸鬼為災□□□□□□
□□□□

寄鬱林郡守姚道□

越裳浮海喜天晴五葉戈船不渡兵堯舜遠方
皆樂國漢唐諸將本書生

青澤峯

石壁含天澤南山第一重早時先出雨陰穴又
乘龍雲影捲諸巒雷聲起半峰何當大澤沛盡
浩四方豐

合邑州城

夜半孤城百尺臺亂蟲聲裏一尊開老邊日遠
南雲下戀闕心隨北斗迴

丹竈山

羽客曾元抛還壇古樹中鍊成丹竈在騎去鶴
巢空

思柳亭

羅池刺史寘塵緣畫戟墻頭望仙黃鶴與誰
同一去碧桃無主又千年

鬱林鼓角樓

去歲同登畫角城諸蠻未滅夜論兵五更前吏

知人意吹作梅花塞外聲

春野亭

二月看花曠野中野園今日又東風人二月底
時時行春已無私甚邊同去年一聲啼出柳邊巨
能使能百花又工未肯於賤譽惠上心向前後古
釣筒

會仙巖

宋成長史洞前開巖王子登仙闕以半開歐語
雲山之老古無安老捉花菊仁川雞由得道人何
用買山錢

羅秀山

好山人羅秀被結子堂居花生樹木松風慕
翠書閒樣得句後見月出行好此多山林下無
因夢使車

莫御閣

三任之此八往道此時時入莫御閣可僧笑遠
無閑閒手指青天口說山

鄧霸泉

昔年開地去此水出牂柯斷井深無水平沉崩
起度盛思來客少射影短孤多未老諸葉在樓

船空再過

又

路下牂牁水石開三分絶過一分山年光欲盡
宋何遠山氣難陳朝已到前度八分殘何道見
曹晋伯喜生遺老不一時以鄉堂歎前已是五
蔭間

碧鄉門

城中月樹然度度錢萬樓臺倚處開夫為何行
鼓及萃地界江聲吹沈山

黄陵廟

溪上龍蛇屋蕭條帝子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從
人望仙衣成錦綺新在月明當時民已不知其
數何由傳

司馬錯城

北取長城陷蔽壘更來勞役武陵民我疑為實
義仁者便是當時敗築人

辰州

詔條符節古連今王澤漸需豈不深賦役未行
西南土安猶帶土人官林金戶蔑青莎岸射
也與黄葉林霄落湖土上上吾司馬也伯侍

子沅

寄沅州新守謝辭

險盡天開溪路平詩書新轉與府城三千戍卒
今無幾十萬屯田古未耕易晦之餘行堪生
螢領獻林砂坑從蛀穎擬思塵息盡是仁威下
旆旌

白霧驛

一曲青谿一曲山鳥飛魚躍白雲間谿山豈要
行人到自是行人到此間

三山亭

諸峯不及此山峰翠影多年路未通野老傳來
無地主坤仙留待與山僧瑞弓射人虎服跡長
蛇蔓荊棘轅袁史引煙光欲阻豆當樓閣出
虛空藤蘿葉暗切無日松桂枝搖有風下將
將軍徹樂賦安南都護東郵忠高吟合浦珠船
戰民樂古城行殺燈火炬影凡山岸非湖樂天
過郡城東四時收印來無定終日開尊望不窮
王服從魚千片白金膏鹹鹽一團紅雲臺志節
悲歌外銅柱封疆醉眼中所惜溪頭好崖石只
書詩句不書功

祝融峯

曾到祝融峯頂上步隨明月宿福巖夜深一陣
打窗雨卧聽風雷在半山

辰州

□□□□□□□□□□望書行絕域鄉鈕入
中原夢曉聞鳴鹿江清對飲孩何時一樽濁重

上謝公軒

武陵

曲臺風月總山雲夢想中間有幾春臣薪江魚
終愛楚民逃花洞不思秦

五溪

六月五溪泛溪深孔久備遺伝熱雨後久
秋先于伏臨崖石等過□□□□□□
□□□□

寄蔵於余處士弁山水

衡南無兒號如寄上十安隱鄉相約兆
抵頂上借君吟筆畫瀟湘

命田遇雨小溪渾遠近雲峯互吐吞殊俗易昏
三里霧陽崖忽露路一枝桂花香異寄寺塔

葉陰中掩寺門开稅未輸兵甲後心勤撫字丑
休論

桂林

青羅江外碧連山城在山光水色間莫道宜人
惟桂郡驂鸞客至只思還

木芙蓉

孤芳既寒木一號一番新春色不為主天香難
動人丹桂冷花落黃菊坐門僧莫時偏相似足
逢以義年

端硯詩贈王欲

端石如她沃潤從雲雨適鎬官不疏字好去伴
詩人

銅雀硯

得自銅雀臺收晚稜角從四方於琢琉璃一片青
玫瑰塊盡沙石何陶成金玉胆

陶弼字商翁永州祁陽人以功授陽朔縣主
簿知邕州招納諸蠻有功四遷為東上閤
門使康州團練使樊榭先生宋詩紀事
選八首但云有集想亦未見是集耳
前跋係秀水殷雲樓文樹柏所書此册
為竹垞先生手鈔字畫雖不甚著意
然其本色風致可見也商翁詩雖有
唐人格律除宋詩紀事所選餘無表見
賴此鈔本以存殊可珍貴已亥仲春秀水
陸蒼鄉茂才持以見貽亟錄副墨而歸
之行當刻入吳有益齋叢書中庶公同
好而得不朽也嘉善黃安濤書於長春
塘舟次時波恬風正兀坐暖艙中興復不
淺

此竹垞先生潛采堂藏書八萬卷之一卷
也耄年手寫足徵著録之勤字橫斜
款仄書味盎然深可寶愛余藏先生手
墨詩文尺牘之外兆秀水布衣集明詩綜
稾瀛洲道古録稾吉金貞石録稾甚夥
然近時絶不易覯此册為 蕭鄉陸兄
藏聆黄湖州云昔刻入叢函不待書坊有
陳起江湖小集一齊刊已

道光二十年庚子初春日嘉興七十三歲老人張廷濟叔未甫

竹垞先生直史館時嘗命吏胥鈔寫古籍雜逸
議向顧黄公請永樂大典鄴架插庋外間有
罕覯遠晚歲猶親纂無倦足見前輩搜羅之
博翰墨之勤為難及又此宋慶曆朝祁陽
陶弼商翁詩不知何自而歸宋世榜君家末
有商翁集黄山谷作弼墓誌云搢以文章自喜
尤雅能詩殆亦播之者故先生手録書在乾

隆間列入四庫為浙江鮑士恭家呈進當即
先生所見本惟提要言七十三首此少一首又
言辰州一首園中一首城湖首二句五溪一首
闕文二句下合而此别為之一首中闕二句宜陽
一首末二句亦闕或后以他本移補於今龍
卷首舊有查聲山沈樸園并敦業堂查據古閣
散印蓋展轉流傳及是秀水陸蕭鄉茂才
乃藏之新坿近人跋內殷雲樓謂盧樂樹家

詩紀事選八首擬宋詩書續十六首殷誤也又
謂樊榭未見是集亦非紀事所載前四首明
標陶邕州後據贊皇集寄興勝覽碑記辰州
府志以補十家詩錦繡萬花谷粵西詩載諸篇
皆在集中樊榭殆因别見而昔其自出豈得謂
集所無耶若詠孫五撫一首詠蟆五律一首見
合璧事類廣書亦採之而集未録提要以謂
是集皆在湖南作故以邕州為名其非湖南作

者不在此是也集商翁詩又山谷云十有八岑
其本久佚原書作又莪秀句九聯一見澠水燕
談錄復見誠齋詩話是集無有則以在十八集中
矣更印先生鈔本與原書校其選題稍有參差
虔化縣首句路入南雲下原書南作虔下作去山案
花二首原書祇選其一首七句江南泥飲瓶添
紅添作漾次句零落空山煙雨中作山煙山雨中題
陽朔縣舍首句石壁高深選縣衙原書作樓
翠森森蓋幼衡次句不離林麓自煙霞自作見
四句僧黃精伐晚桌黃精作黃蘗七句歌如言
催短歌化化作畫闌卓山首句某伯天然闌卓形原
書天然作天門兩城即事原書題是賓州作二首前
後互異此等詞義不甚懸但傳寫稍異耳噫士
大夫刻意吟哦易代而後多歸湮晦有人爲掇拾
於殘缺之際遂得昭顯上登秘閣不可謂非幸
而是集尤以先生手書增重舊鄉視同瑰寶

洵屬留心好古者矣爲參最如右
道光辛丑仲春涇陽坡朱停識

道光丙午春分後一日梅花半開蓉
鄉先生同王研農雲墅昆季過訪出
示此集因得披覽一過對石花良友
而讀吾本書人生樂事不可多得爰
誌數語以誌眼福
覺阿觀題于咒筍龕

戊申八月嘉定程庭鷺獲觀於鹿城旅舍

右竹翁手錄陶商翁邕州小集商翁宋
史列傳載其仕履由陽朔主簿遷陽朔
令歷知賓容欽昌辰諸州而知邕而終
于順州大略與黃文節所撰墓志相
同惟志不言授忠州刺史耳集中有
題陽朔縣舍及邕州辰州容管等詩
皆非一時所作其以邕州名集者蓋商

翁治邕最久故以邕名其集猶唐人載容州姚武功之例或謂是集皆在湖南時故以邕州為名其非湖南作者不在此特論猶未核也商翁在北宋時詩名初不甚著史但稱其能為詩山谷亦僅云尤號為能詩疑其所作本不甚多墓志所云十有八卷乃兼詩文章奏而言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載此集則其遺佚已久此本疑即竹翁由他書采輯者張叔未解元朱蘭坡學士皆謂是竹翁晚年手筆雖未有顯據而其筆墨飯雲篆之勤季既老而衰者要非後人所可及也篤湖將禊之曰吾鄉陸甯薌茂才不遠數十里於此見示屬為跋尾因為其次崖略而歸之 沈濤

別集至宋而盛四庫所收視漢魏至唐殆三倍過之顧其書大半從永樂大典錄出則原本之久佚者正多陶弼集本十八卷今僅存此邕州小集一卷浙江遺書總目載為鮑士恭進呈本雖不盡所長猶得略見一斑者不可謂非竹翁鈔傳流播之功也翁游跡所至雖遠次必以十三經廿一史自隨此冊張解元定為晚年手寫當是以所職明詩綜選古錄等稿參校知之者沈墨龕斜風趁彌勝陸君甯薌付裝潢屬題其後祖朗夫中丞山水光益增厚矣 題庸初復瑩領受良多署江東石封

湖衡首詩

七十峰前嶽將府湖雲羽樹滿郊圻衡陽春暖

鴈飛過兜率雨昏龍戰稀

禹名一八百里古今煩書難望馬三楚疆形勝七

州界北折知盡南抵山中定路岳旭獨李江

頌兜率難

興事一峯當林開見寶幢高行高碰野山骨下

東江

嘗觀工部集中載赤沙湖　問衡遺赤沙湖詩

云杜子美

嶽麓山道林二寺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

以上卷五十五衡州

希靜堂

二江明月九峯雲雲月堂中希靜人芙蕖池淺

蛙迎雨鈷鉧潭空草送春

句

畫舫行春處瀟湘二水涯

以上五十六永州

句

定王此地元卑濕義帝江山最上游

以上五十八道州

雲藏寺

六月三湘風日閒偶憑禪榻到禪關

以上五十九寶慶府

南北東西幾萬峯郡城如在畫屏中何人截斷

荊妃竹半蘸秋江作釣筒

君開螢環斷北路下湘川綠水紋如染丹楓色

欲燃

以上六十全州

司馬錯築城

北設孔城甚敵虜更來勞役武陵民我疑洞裏

栽桃者便是當時版築人

題張仲宇蒹葭亭　朱本　武岡二十

兩堂風月徑山雲夢中開今幾春

收受花民逃花洞不忍春

句

楚春花物存古祠堂

以上六十八常德府

洞庭湖青草湖

三 平湖七百里四望白波圍影觸吳天潤索吞楚
澤微

以上六十九岳州

贈常使君 依朱本補

。喜戰無如新息侯洪兵繞渡採蘋洲愛君撫我
陶溪果直到牂牁水口頭　東皋雜錄載熙甯
中章子厚奏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得詩
云云今詩在洪江寨正與牂牁水相直

宋書提行頂格

寄新沅守謝麟閣副

三 使介直登雙御閣。州行就領五溪。爭雄白鶴
臨崖闕。憶子元纔通溯嶠。。險盡天開溪路平
詩書新將典新城三千戍卒今無戰十萬屯田
古未耕偽縣乞除防虎檻生鷺頗獄採砂坑

九日登覃山樓

元 節逢重九日。郡占五溪閒。止水痕依岸。行雲影
過山。

題淨因寺

東海舊場屋南江新塞垣闤闠衙城鋼板么

朱本廢作之

中原草暖聞鹿鳴江清對依猿何時一行河
雪上謝公軒　謝公軒乃屋山樓

題武溪龍書廟壁

大 路到龍樓處陰森覺有靈山腰過雲黑石脈出
泉腥

以上七十一沅州

下 市人朝解金田夜火明沉江入地渴枝石出
雲行

書白霧驛壁

。一曲青溪一曲山鳥飛魚躍白雲閒溪山豈要
行人到行是行人到此閒　五溪朱本作五溪據補

。六月五溪邊溪深氣象偏書陰疑有後久今覺
秋先幾倚臨崖石筍通隔嶺泉　辰州依朱本補

。詔除符節古通今。玉澤漸多豈不深。諷役未行
中國法。詔歌猶帶遠趨音。操戈人識青羌服
虎兵開黃黃林。寄語劍珮雅小客。詢將安佰侍
浮沈。

槃溪何代有蘭若暇日移根郡陶東北後辰沅
閒種上栽培新法自山公
以上七十五瓜州

地窮山亦斷煙水是村圻外周衣裳疏中原氣
象非

石門見月隨湖早洗口閣猿上峽灘新淵滿翁
鸞嫗居古碑當道海神祠
以上八十九廣州

民歸新邑去古寺靜寥寥借映水邊戶容隨雲
禪定寺
邊橋

冷逐江梅使先春下桂林湖平三楚出嶺盡百
蠻深
句

水歸之盡天入斗牛初
登桂州永寧閣

五代浮屠閣危停不易攀晚先諸寺塔晴露別

州山

舣棹藏邊路寒分丁戊樓伏火未水氣難成流
川舟

舊策培開依自露所時映然桂林春相離水色
秋前老獨秀氤光霽後勻
句

青羅江水碧連山城在山光水色間
題陽朔縣合 依朱本補

背壁村村邊縣衙不離床柱見煙霞民耕紫芋
為朝食僧煮黃藤代晚茶瀑布聲中窺案牘女
蘿陰裏勸桑麻欲知言語難疑水墨屏風數
百家

剡夕雲中滿縣郭羽城原笋筏千林旋人借管
抄詩板遠客投詩乙盡同
登陽州仙隱山

入峽路盤深地氣出戲船下半天中
題陽州山

水

名山定陽利平陸遍峰巒郡境当中折入家抉
處安穿青入梧峽載影下照灘

句

桂花香裏尋僧寺榕樹陰中掩縣門

以上一百三静江府

陶弼嘉祐中知容州 容州官吏

遊龍洞訪僧不遇留詩

水

一錫遊何處巖端靜掩扃獨尋危石坐閑把細
泉聽野鼠緣齋鉢山花落静瓶斜陽過溪去回
首亂峰青

太平驛

惠雨隨風至炎涼頃刻分

以上一首在象州

三公亭

異日誰能相繼來書第四名

右江

竿在觀把志此水出牂牁

陶弼字商翁襟懷智高反安撫楊畋辟公參謀曾
薦侍軍覆潰卒走山林公慮其亂以便宜招安
送于帥司畋大喜謂平賊湖外所得者陶弼一
人而已知陽朔縣治靈渠後知賓州容州欽州
邕州撫定蠻獠總納萬餘口知鼎辰二州王師
問罪安南再知邕州單騎先入左江峒丁咸公
再至皆喜籍丁得二萬七千人公九己殁時所
至有賦詠黄魯直作誌銘

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

○爾書行絶域銅柱入中原 補入辰州

今日崑崙關外將也能酣醉也能吟
玉簪峰頂共登仙銅柱溪頭再得賢

重陽

北人南斗外病過兩重陽

登朝天門

憂邊目遠南雲下戀闕心隨北斗回

石西州

海送晨光出天收斗柄低

邕州 依朱本補

○南極諸蠻做典刑斗閑時復見飛星君王仁恕
將軍老五十溪州六萬丁

絶塞多秋色孤城易夕陽此間䌫範辱遝我水
雲鄉
深入儂黄左右溪溪邊得此歲寒枝
出撫䝤兜俗親提季子軍随人兩關月迎馬二
溪雲
五十溪州五寨城廣宣恩詔諭蠻情
疊帳深千里窮邊今一隅北風家信息南斗客
程遙
左江
昔年觀地志此水出牂牁
横山
恩決黄儂族師還左右溪
龍州山
路随雲磴石梯行限隔華夷天意明有與大君
為外屛何勞諸將作長城
田州驛

○路下牂牁水石引之分隔 一分山年人欲黑
家猶是嵐氣野疏己班
荔支林下千金路菡萏池中十畫船
洪節護諸蠻徘徊爍癘間少結銅馬式老厭玉
門關
以上一百六邕州
假守昭平郡衙閒少送迎亭標梅句老堂識敬
公名
平家眾胥郭四邑入提封熨水碧一色群山青
宗宰間名
萬重
假守昭平郡公餘訪洞天
假守昭平郡當門桂水清海邊稀蚌跡峽近兄
灘聲
假守昭平郡詩情比閬仙蝉嘗風葉外烏影月
池邊

峽猿朝夕聽此地類巴黔
官舍逢迎强事簡作書勤
終約夜舟乘月去蒼梧雲底望長安

峽東江盤天影隨輕船雙下幾危機初晴古木
猿三叫未曉陰崖日半規篁竹數家何處縣清
溪一曲幾篇詩

休哉退公後日與猿鳥共

過龍平

樓家深峽裏燈火似漁村客夢稀星外蟲聲短
草根髮珠憐枕軟意倦覺燈昏侍曉酤醪酒蒼
梧奠舜魂

以上一百七昭州

梧州蒼梧郡

水有灕桐色狭同巴蜀狀今人思舜德一名九
疑青

漢吳利見王節之蒼梧

封極蒼梧郡江山號勝遊涔天晴動水峽月夜
隨舟

寄梧守

川流八桂末地勢九疑餘不憚勤酬唱江風雨
宄魚

送呂濤典獄蒼梧

○峽口蒼梧縣城依南斗魁江渾湖海上地熱火
山來草没嘉魚穴雲封拜表臺到應無獄訟苴
薤酒頻開

以上一百八梧州

龍壁

曾有柳侯山水記信知龍壁好煙霞誰能爲作
新作陣寄與長安富貴家

廣室在秋州百秋元和臺有盡名流誰人肯為
交朋死乞以羅池換播州

黃柑無樹井無泉思柳宗中可憐外[illegible]甚至今
猶憶像堂唐何事獨豈賢

柳子堂

○了學才名甲第居兩當分付荔枝柳羅池水盡
黃柑死獨有空碑在畫堂

羅池廟　此作亦只古也
人說羅池表歲功深為豊碑淺為刻
鵝山夏晚雲曼郭龍壁春陰水滿川
以上一百十二柳州

屏山
刂一峰高起塞天闊堪作皇家外屏山可借化工
安著達半邊中國半邊蠻

思柳亭
○羅池刺史寡塵緣畫戟騰頭築望仙黄鶴與誰
同一去碧桃無主又千年

真仙巖
○漢僧過此說山公避過真仙洞府中乳石崖邊
得靈草可能封裹寄衣箱
以上一百十四融州
陶弼乾公壬戌公之父出守是邦後三十九年
至嘉祐六六年而弼繼之至元符四年公之姪
達又繼之一門三人出守于此事見繼政堂記
弼尤長于賦詠

刂何處登臨好城樓對萬山柳青上不無遠思落
諸巒
刂竹引風穿壁苔滋雨上階有時寓兒俗鎮㙽閑
金秋
嘗曹唯識等書字民俗不知金鼓聲
昨夜書中得新記夢魂飛入鎮鄉關

安城即事　依朱本補
■桂嶺傳聞南詔微近時方築伏波城安城太守
知邊計滿苔花中閑水兵

廣石開炎服思剛罷爵街羈縻唐世及正朔聖
朝加現鄉分今賀水邑隸古琅琊泉脉通明鏡
封鄰接鎮鄉　此外邑令泰寧慶江紀實蓋縣
為石羈縻思剛州本朝改為遷江縣又有明
鏡湖及鎮鄉山
簫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辨古今人　前賢詩
詠俗者如此

雅歌樓
山水詞下
事有　此首朱作吳城鄉
開
金鼓聲閑斂戟收使君回上雅歌樓詩前一曲

清商曲　消盡窮邊萬里愁
以上一百十五宮州
陶鄉知雷州見陶閣使詩集序
以上一百十八雷州
陶鄉直鉤軒詩
三海巖在靈山縣西二里一◯後巖一◯左巖
一通巖治平二年陶鄉始訪得之總名曰三海
巖有詩序云一呼雲際天光內通如月破一岩
若巳穀側倚崖下一中窪上隆前卑後昂狀
如覆鼎蓋於巖上端有陰竅刀布存焉下有盤
石蟠蚌質之至從上古之時海所予此
陶鄉嘉祐八年以史陶鄉直郡城心游覽[illegible]
加以行列
寄欽州洪通侍禁
以 憎惜海石為奉予客懼笑蝦作酒盃白笑平生
喜船略此時何計上金臺
天涯亭
◯霧雨昏昏風日驕天涯亭畔覺魂消一籠朱憲
付秋瘴萬里歸心隨綠湖
三山亭

此行與何不書共
◯商府合浦珠胎賤民樂古城稻米豐火炬影沈
江岸北湖帶夜過郡城東
玉板[illegible]千片白金膏鹹蟹一團紅雲臺志節
悲歌自個狂封得醉眼中所惜溪頭好崖石只
書詩句不書功
以 紅螺紫蟹新鱸鱠白藕黃柑晚荔枝酒盡月斜
湖半落山翁不有上船時
南湖
以◯寧越佳山水[illegible]
官渡
◯寧越佳山水[illegible]
西湖
門解
以 寧越佳山水湖中耕背心探流隨郡壁倒影動
禪林
中湖
以 寧越佳山水城樓枕北湖郡陵助形勢講迦倍
北湖

青耜

三海巖

收 新邑西南古洞天我來方[illegible]海邊田無名不入
州圖載有路唯聞野老傳

欽州書事

廿 海供地盡華中然日助天思暖外衣三石樹榆
春雪示五兩吟[illegible]化歸遲

以上一百十九 欽州

賓西康驛書人道

句 [illegible]南[illegible]吹[illegible]漢[illegible]不同口云

人民衆雖按交州冠蓋稀

景起米珠[illegible]

○合同遷珠[illegible]史君方似古 [illegible]

[illegible]蚌[illegible]蛟能[illegible]不驚

惠泉

健魚遠客書來報復有珠隨旦暮潮

詠康州史君海西

○史君公[illegible]來示我海[illegible]石千[illegible]上大書不
磨滅

題康州孟太守祠堂

句 昔時孟太守[illegible]

還珠

以上一百二十 廉州

鼓角樓

○去歲同[illegible]
知人意[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五[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上一百二十一 鬱林州

懷智縣 容州

○孫城[illegible]如[illegible]大已

青山通象郡白浪下[illegible]

以上一百二十二 [illegible]州

丹竈山 依朱本補

○羽客[illegible]古[illegible]中[illegible]在[illegible]
藥堂[illegible]天[illegible]出[illegible]合[illegible]
盡瘴江分

以上一百二十三首州

閩縣南翁詩終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

（宋）周敦頤撰

年表一卷

宋刻本

周元公集九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周子撰。周子之學以主靜爲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說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文集七卷者。後人之所編輯、非其舊也。故振孫稱是集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錄。則在宋代已勉強綴合。爲數無多矣。此本亦不知何人所編。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其後五卷則皆諸儒議論及誌傳祭文。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蓋後人病其篇目寂寥。又取所著二書編之集內。以取盈卷帙耳。明嘉靖間、漳浦王會曾爲刊行。

國朝康熙初、其裔孫沈珂又校正重鋟。先儒著述、學者所宗。固不以其太少而廢之。原本後附遺芳集五卷、乃沈珂輯其先世文章事蹟、自爲一編。與本集不相比附。今別入之總集類。不使相淆。集中愛蓮說一篇、江昱瀟湘聽雨錄力攻其出於依託。然昱說亦別無顯證。流傳已久、今仍並錄之焉。

濂溪先生周元公世家

從遠 — 智強

- 式（汀州上杭令）
- 鐸
- 正
- 輔成（贈諫議大夫）
- 輅（迪功郎）

輔成子：

- 礪 — 仲章（生付伯順繼審　見先生手帖詞記）
- 先生（先生字茂叔世家營道廉溪晚年分司寓居九江以廉溪名其書堂故世號濂溪先生生於天禧元年終於熙寧六年累贈宣奉大夫謚元封汝南伯從祀學宮二子）

壽（小字季老　字元翁　百一生於　合州獄司　封郎中）

- 伯遂（祖蔭任迪功郎泰州儀曹年三十）
- 虞仲（父蔭修職郎江州刑曹年四十五）
- 叔夏（字求正叔父遺澤補登仕郎卒）
- 季友（字求仁年三十九）
- 季仙（字求善娶陶氏無子）
- 季次（字求憲年二十）

（此六位遭兵亂之後不知去向）

燾（小字通老　字次元　百二生於　虔州經營　寶謨待制　知成都府贈　通奉大夫　娶何氏…）

- 纊（字要長父　蔭從事郎潮州…）
- 綱（字廣和父　蔭承事郎　終國子監丞）
- 緼（字慶顯父　蔭承事郎）

- 正卿（字師淵　晦庵有跋）
- 直卿（字師溫　見愛蓮跋後）
- 良卿（號濂溪　隱居）
- 彥卿（字師表　見晦庵詩後）

- 洵
- 沆
- 濤
- 淮
- 澹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眞宗

天禧元年丁巳（盡五年）某月某日

濂溪先生周子生（先生之生所係甚大當書其月日地而史失其傳今存其月而闕之以俟博考）先生初諱惇實字茂叔後避

英宗舊諱改惇頤維周氏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後遂以為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明道往狀錄汝安周茂叔）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別本世家壽州遠祖崇昌唐永泰中為縣令二州太守卜居道之寧遠縣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虞賓中子諱從遠始從家營道為從遠即先生曾大父也生智強即先生大父）智強五子長識（別本作式）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別本作黯）舉進

士該其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即先生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卒左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留于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爲諫議公繼室是生先生善夫朱文公於江州祠記論之曰

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異人間出孔孟已絕之緒於是而復續焉蓋實録也可謂極本窮原之論矣謹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川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蓋舂陵溪泉之名大率多從水如洄溪淲泉涍泉之類濂溪亦然耳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專指清廉爲義若先生名之以自況者不知何也先生既愛廬山之勝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其故鄉之名築室其上是爲濂溪書堂學者宗之號濂溪先生云

乾興元年壬戌

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 盡九年

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直學
士鄭向（向南省元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第三人及第）令先生
毋兄盧博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君
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按石刻家譜以博文爲先生弟非也博文乃盧郎中子鄭夫人先適盧郎中盧卒桂嶺公以爲繼室而生先生先生爲博文先生同母之兄也）

明道元年壬申（二年）

先生時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盡四年）

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
圖公名子皆以博字因以博名先生奏
補試將作監主簿故盧氏子亦名博文

景祐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縣
太君鄭氏卒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圖公
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二年）

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
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盡八年）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
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當是此年赴
上時分寧縣有獄不決先生至一訊立
辨士大夫交口稱之（脩川志先生初仕分寧縣有疑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嘗被臺檄
袁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袁之進士來
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慶曆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
南安軍司理參軍滄川志分寧簿廳舊在縣西七十步燬於兵火紹興初移在縣治西園其西有虛直堂晦菴朱文公爲清江劉少之名取通書中靜虛動直之義分寧舊祠先生于學雖以諸賢頗不專後遂皆祠

慶曆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之及爲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極圖授之別本按程氏家傳珦知虔州興國縣二年家移知龔州二年覃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涂而儂智高亂韶韓州按國史皇祐二年有事于明堂其明年智高叛則珦之任興國正是年也以轉運使王逵薦移郴州郴縣令長沙王氏極云先生首修縣學有修學記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爲郴縣令知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而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

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 盡五年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爲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 別本云此後至丙申載先生出處疑有小誤讀者更當以歲月參考

至和元年甲午 二年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 制詞王珪行見州録 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

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元年丙申 盡八年

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署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熊隆裕榮洪崖彭德純遊焉嘗記之事見秭歸集十一月至合州十日視事有回謁鄉官昌州司録黃君慶牒 牒見遺文 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 別本云按先生序說推官詩石刻在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是時猶以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某撰又續附嘉祐二年冬作先生書尚稱簽署合州判官轉殿中丞賜五品服疑不在元年

嘉祐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籍爲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爲誰氏子當是

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傅耆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傅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躍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

後書又云違遠高賢鄙吝復萌量捿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嘿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彖宗說始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雖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軻之文鄭夫人前適盧郎中次山必郎中族黨之知學者味其言尤爲知先生耳是歲傅和先生席上酬孟朔太博詩（詩見附録）

嘉祐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傅伯成請筴題先生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採問新合州使君有書寄傅且託買皂紗作夏衫并樗蒲綾袴段二箇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鄭何涉之來在

先生前李鄭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採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

嘉祐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九日先生解職東歸時呂給事陶為銅梁令有送先生序并詩今載集中先生初娶職方郎中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傅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君雅候甚平復當是素抱疾故門人書問及之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太常丞蒲師道女是為左　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姊五妹其別黎郎十娘詩云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乃是我手娉不見五六春是也先生在合士之從之者衆矣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之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一郡之人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正少時猶及見之東禪濱恐在大水所塑公不存今日蔡判何涌何之官舍紹熙二年上請於漕臺得之郡學其後郡侯往逢更加修葺妣白牟君以廣釋菜之用人大時曹設漆又斂書院之意增置其田以備延請宜古多士讀之費云按劒門集有先生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劒門或是嘗過閬中蒲氏閬劒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時王荆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道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詳見譜中是歲趙清獻公抃以言事功直出知虔州別本先生是年為去至樂陝臨赤水縣簿書與將仕郎赤水縣令鄭大寧游龍多山未昭和詩八首並刻石又東歸時汁月十一日與今從事九人相會于合州東林寺有題名

嘉祐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傅耆登第相遇

京師先生剌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
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傳第三月十
二日手謁是歲二月辛未御崇政殿試
禮部進士三月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
一百三十九人及第傳第三十八十二
日則唱名之三日耳遷國子博士通判
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譖之清獻清獻
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
釋至是熟試先生所爲執其手嘆曰幾
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杭
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
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
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追贈父桂嶺

君爲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是歲虔州民
家失火焚千餘閒朝廷行遣差督時先
生奉點外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魯公
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吳下
人樂易純質甚爲詩時知洪州以詩送
行詩見附錄

英宗

治平元年甲辰盡四年

先生時年四十八

治平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有同宋
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詩復古名
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
臨才元詩謁先生于濂溪云簷前翠靄
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指江州之濂
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

之清獻公自成都寄詩云君向濂溪湖
外行伴潘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
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月視事所
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
于圜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
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
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別本所寄詩有對雲寄奚
疑之筆作今皆不存矣或曰羅大林詩并李才元詩及蒲詩有云溶浦方深
業濂溪旋結廬叙先生往來廬山定居九江在此一二年間

治平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
留其產以行擇留莢田十餘畝畀周興
耕之以灑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
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攜二子歸舂陵展
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數人同遊含
輝洞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

之言也　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
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
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
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其帖
後歸張敬夫令刻之道州桂林學官先
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
為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別本作胡寅明仲
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
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
發遞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傳時知
嘉州平羌縣明年傳後皆云嘗寄覲同
人說徐袁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
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
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
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
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

東南適月而成

神宗

熙寧元年戊申 盡十年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郡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　神宗即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學記及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尋常利便之說輒從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 先在郴州 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 至春州有詩至惠州有題羅浮山詩 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俄得疾聞水齧濮居縣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上南康印分

司南京

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酷愛廬阜至是遂居于書堂正過九江必造焉距州城十許里堂之左即先生之祠乃塑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乎方床之上又左則爲光風霽月亭自州城來者先至焉右則愛蓮堂拙堂後爲一室室之前刻愛蓮說拙賦及太極圖通書墓碣祠記閣書皆附時翁歸釋於其下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門外數步即發源蓮花峯下先生寓名以爲濂溪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廬山正宮留詩今變禮王忠甫嘗爲德化縣近因書道舊云□事者重修書堂前詩不復存矣詳附錄

熙寧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之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七日卒二子壽燾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曰童蒙之歲隨官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傅自視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造物以形容之也黃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以爲言亦安能曲盡其妙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

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為得之或謂陳摶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為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為此圖者不能為此說非為此說者不能為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為之說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之為得之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為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為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為宋宋火德大夏為并并為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皇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千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又合衆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

夫之簣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
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
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
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者亦失
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洪謂孔子之知未嘗師問老聃萇洪者
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洪
者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先
生既沒之後舂陵人祠之學官復於里
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官者遵故
事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郡
博士章頴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
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勵
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云詳見
錄）今刻祠中壽學李老一字元翁第百
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

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即先生母舅先
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户次
秀州知録終司封郎中燾字通老一字
次元蒲所生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
三年李常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
議大夫徽猷閣待制二子既顯累贈宣
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
程爲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
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
師聖尹彥明爲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
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
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
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翁相
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
生於學官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
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繆明其心法

以示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
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
學而能孔孟之學絕而復續豈誣也哉
然必從事於此心通默識然後為能
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
明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
川憲下閱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
溪先生幸仕弊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
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既
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
之請
上即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覆議
久之議上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
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
聖朝褒崇儒學以風勵學者如此其至
學者其可不勉之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
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于當世
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
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
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
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
說姤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
及長歷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
書手謁二帖其後過赫歸得赫歸集之成都
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
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
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參
而錄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
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
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
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

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
恭叔事爲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爲趙
清獻詩於是慨然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
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爲此編然其
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
保其無所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
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
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
之使無遺軼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
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
復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
者自以爲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
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
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
復有能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
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有九日後
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
能多作字其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
子弟執筆從傍書之書至買平紋紗彩材
襆蒲綾袴段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
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緅之飾
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
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
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併今記之以示
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終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總目

卷之一

遺書

太極圖

晦菴解義

太極圖說

晦菴南軒解義并後論後序

諸儒太極類說

延平師生問答

晦菴答南軒書

晦菴答東萊書

晦菴與梭山象山辯答

卷之二

遺書

諸儒太極類說

晦菴文集并語錄問答

卷之三

遺書

諸儒太極類說

南軒文集并語錄問答 及解義初本

陳北溪太極字義

黃勉齋語錄問答

勉齋無極太極辯

勉齋五行說

勉齋中庸總論

真西山問答

蔡節齋太極原說

游誠之書圖解後

度性善書圖解後

葉平巖近思錄集解序 并太極圖說集解

卷之四

遺書

通書

晦庵解義并後録後序

諸儒通書類説

胡五峯序略

祁居之後跋

晦庵後序二篇 建安本 南康本 延平本

南軒後跋

卷之五

遺書

諸儒通書類説

延平師生問答

晦庵文集并語録問答

南軒文集并語録問答

陳北溪字義

黃勉齋語録問答

蔡節齋議論

卷之六

遺文

愛蓮説

附 晦庵書説後

養心亭説

附 晦庵語

度周卿記説後

拙賦

附 晦庵書賦後

邵州遷學釋菜先聖先師祝文

附 孔延之學記

彭推官詩序

附 彭推官詩

度周卿跋

與傅耆伯成書

附 傅伯成五書

慰李大臨才元疏
與二十六叔等手帖
與仲章姪手帖
附 鄒教授跋
南軒跋
回謁黃司錄君慶牒
賀傅伯成手謁
附 度周卿跋
書仙臺觀壁詩
附 費琦和詩
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詩
附 費琦和詩
喜同費長官遊詩
附 費琦和詩
呈謝參判殿丞霞示游山之什　琦
和前韻

附 李悅齋跋
劍門詩
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詩
附 清獻和詩
遊羅巖詩
同石守遊山詩
江上別石郎中詩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詩
遊大林寺詩
題冠順之道院壁詩
題浩然閣詩
題鄰都觀詩三首
題大顛堂詩
按部至春州詩
題惠州羅浮山詩
贈譚虞部致仕詩

濂溪書堂詩
思歸舊隱詩
夜雨書窓詩
書春陵門扉詩
附 南軒語
東林寺題名
濳山留題
大雲巖留題
三洲巖留題
星巖留題
附 將樂龍昌洞行記
遺事 增附晦菴南軒語錄
卷之七
附錄
雜詩
送周茂叔赴合州簽判詩 任大中

和茂叔席上酬孟翊太博詩 傅耆
和茂叔憫裴二公招隱詩 前人
賀周茂叔弄璋詩 呂陶
送周茂叔殿丞序幷詩 前人
贈茂叔太傅詩 潘興嗣
贈茂叔濂溪詩 前人
和茂叔憶濂溪詩 前人
同周國博遊馬祖山詩 趙抃
次韻周茂叔國博見贈詩 前人
次韻重陽節近見菊詩 前人
次韻不赴重九飮會詩 前人
題茂叔濂溪書堂詩 前人
送茂叔通判虔州赴零陵 程師孟
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詩 趙抃
和益帥趙閱道寄茂叔詩 潘興嗣
寄茂叔虞曹十詩 蒲宗孟

贈周茂叔詩　何平仲
賀茂叔中年有嗣詩　前人
題茂叔拙賦詩　前人
濂溪謁周虞部詩　李大臨
濂溪隱齋詩　任大中
再題虞部周茂叔濂溪詩　前人
江上懷永倅周虞部詩　前人
送永倅周茂叔還濂溪詩　前人
寄廣東運判周茂叔詩　前人
題濂溪書堂詩　孔平仲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濂溪詞并序　黃庭堅
濂溪詩　張舜民
濂溪詩　王庶
營道齋詩并序　何弃仲
遊濂溪詞并序　鄒旉
零陵倅廳後康功堂詩　胡寅
山北紀行二詩　朱熹
齋居感興二詩　前人
謁濂溪祠紀事二詩　王濆
濂溪留題詩　度正
又一絶　前人
濂溪識行詩　魏嗣孫
同前　薛師董
題濂溪祠堂詩　王子脩
同前　周剛
同前并序　鮑昭
同前　薛枝
同前　辛元龍
同前　林焕
敬題濂溪先生書堂詩　柴中行
拜濂溪先生祠下詩　文仲璉

領客溪塵分韻詩　繆翁

濂溪六詠　周以雅

卷之八

附錄

雜文

濂溪先生祭文　孔文仲

濂溪先生祝文　朱熹

建祠奉安祝文　前人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書院開講祝文　前人

辭廟祝文　前人

謁祠祝文　楊楫

到任謁祠祝文　徐邦憲

謁祠祝文　王灝

春祀祝文　陳卓

仙居縣太君墓誌銘　潘興嗣

先生墓誌銘　前人

先生墓碣銘　蒲宗孟

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像贊　朱熹

又贊　張栻

濂溪說　朱熹

記國史濂溪傳後　前人

題太極西銘解後　前人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前人

聚樂堂說　何士先

舂陵續編序　葉重開

書文集目錄後　度正

萍鄉本大全集序　前人

同前　胡安之

婺本三書序節　王夢龍

金陵記聞詩辯　饒魯
濂溪書院上梁文 耶齋士作
御書門屋上梁文　陳緯
書光風霽月亭　朱熹
留題書堂　李埴
同前　安公直
同前　魏了翁
同前　家大酉
同前　吳昌裔

卷之九

附録

誥命
先生謚告
謝賜謚表　魏了翁
謚告序　前人
書謚告石刻下　趙善璙
加封汝南伯　御筆
改大理寺丞　制詞
請濂溪書院　御書奏狀　劉元龍
謝賜　御書表　前人
江州謝表　章琰
書　御書石刻下　前人
講義
通書志學章　蔡念成
論語孔顏所樂二章　前人
太極圖說　余宋傑

卷之十

附録

祠記
江州州學先生祠記　林栗
江州州學重修祠記　謝諤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熹

附黃維之銘
江州濂溪書院記　陳孔碩
江州濂溪書院後記　馮夢得
江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王似
德安縣三先生祠記　林時英
江州貢士增貧記　馮去疾
江州咸淳增貢額記　方逢辰
道州先生祠記　胡銓
道州重建祠記　張栻
道州故居先生祠記　章穎
道州故居重建祠記　黃維番
道州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寧遠縣先生祠記　前人
道州州學希賢閣記　葉重開
附謝諤希賢閣銘
道州進士題名記　郭份
道州濂溪田記　章穎

卷之十一

附録

祠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萍鄉縣濂溪書堂記　李燔
袁州韓周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南安三先生祠記　郭見義
同前　葉適
同前 增祠太中程公　鄭霖
南安周程書院記　盧方春
吉州鷺洲書院周程祠記　江萬里
附古心委郡邑建濂溪書堂牒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南昌縣先生祠記　李燔
合州州學先生祠記　何預
同前　魏了翁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榦

永州州學先生祠記　張栻
永州通判廳拙堂記　曾幾
(附)永倅曾迪拙堂留題
邵州增闢舊學記　張栻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邵州希濂堂記　前人
(附)傅伯崧希濂說
邵州二先生祠記　朱熹
寶慶府學先生祠記　魏了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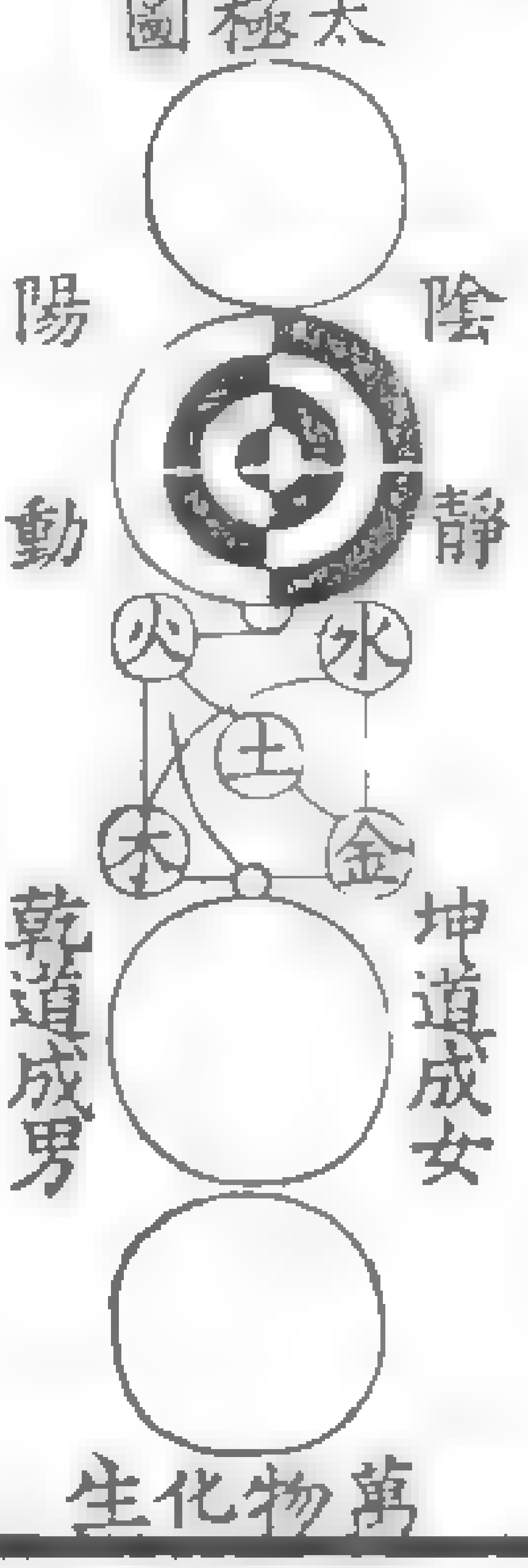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附録

祠記
韶州州學先生祠記　謝諤
同前　朱熹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栻
同前　鄒補之
同前　蔡抗
南康軍先生祠記　張栻
(附)晦庵委教官立濂溪祠堂牒
南康軍三先生祠記　謝方叔
婺源縣三先生祠記　朱熹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尤溪縣傳心閣銘　前人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德秀
長沙縣學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長寧軍學六先生祠記　前人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前人
簡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前人
無欲齋記　黄榦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一

遺書



附晦庵解義

熹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五行圖）此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㐅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圖）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性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五行圖）之德也善惡男

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圖說　朱熹解 附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始終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中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形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

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于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

攻人極不立而違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本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

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兄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太極圖解序

張栻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于穆脩脩之學出于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意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柢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源實出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識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象俾學者默會其旨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耶以為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于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考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為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翰

諸儒太極類說

延平師生問答

熹問延平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耳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否

晦庵與南軒書

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未當處更乞指教但所論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為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

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旨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更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默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

晦菴答呂東萊書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乃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

晦菴與陸象山辯答

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備悉指意然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篇首一句最是長

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答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之說反覆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謂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是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

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諭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此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

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也不能精而於彼之
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
得矣然此迫急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
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
所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子美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
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
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
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
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
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
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
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
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
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
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

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
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
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
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
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
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
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
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
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
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
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
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
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
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
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
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

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
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
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
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
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
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
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
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
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
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
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
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
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
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叠
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

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
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
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
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
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
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
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
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
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
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
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
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
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
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
若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以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子靜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一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二

遺書

附諸儒太極類說

晦菴文集并語錄答問

太極綜論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為陰靜第二圈為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右答胡廣仲書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

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

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尚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云云（答楊子直書）

周子吃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

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云云答廖子晦書）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

造化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
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
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又
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此下註見通書問答蓋既曰
各具太極則此處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
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右亦答萬直卿書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
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
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答輔廣問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
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答葉賀孫問
或問太極圖之說先生曰以人身言之呼吸
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
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
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
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衮說黄義剛錄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
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曾祖道
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
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
多物事徹底如此舉太極圖說云此便是
這箇物事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
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
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箇周到底是甚林夔孫
鄭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
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蔣兄進曰
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
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蕭益錄　有問
太極者先生云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
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
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廖謙錄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萬人傑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湯泳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 廖謙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

已 徐寓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董銖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先生曰云云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答葉賀孫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歇也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

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葉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 李方子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大小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 葉

太極圖解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答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

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將如何說曰只是這一箇只是氣質不同 甘節

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教長一畫 湯泳

問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林

問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林子玉

問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林

問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林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寓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結成兩箇人後方生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多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子是自然爆出來 黃義剛

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

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 徐寓

問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爲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説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曰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則辯説紛拏無時可通矣 答程允夫

無極而太極 閒見濂溪論

林黃中曰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説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 李閎祖錄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鑠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是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 林夔孫 又黃義剛錄云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云云

問冲漠無朕章曰此只是説無極而太極 林

問先生之意莫止是以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其之説他道理自如此着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云云 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思方見得 徐寓

無極而太極只是説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

則不可謂之無 沈僩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爲幻妄 甘節

問 云云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云云答王子言書

問無極之眞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眞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 云云 徐寓錄

葉賀孫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 云云 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先生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賀孫云有字便是太字地位先生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賀孫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

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像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

被他恁地說似兩物 林夔孫

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

問太極圖曰無極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知太極理也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又何關於氣乎 答鄭子上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靜後方生陰蓋纔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潘時舉 又一條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所答與此略同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 康德明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 康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 廖

或問理先而氣後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云云 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是動之端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

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

黄義剛

太極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云云林夔孫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常相離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時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靜不能流行則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云云龔蓋卿錄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林恪錄

問以未發為太極曰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又問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為已發矣曰以動而生陽為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為

已發為未發耶答呂子約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答何叔京書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動即太極之用也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内也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别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徐寓

陰陽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 黃義剛

喚做一氣固是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便見周先生所以說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是說那箇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 晏淵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陳文蔚

余國秀說太極先生曰公說太極是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静未静又即是動伊川云動静無端云云 葉賀孫錄

問繼善成性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易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 廖子晦

問太極圖第二章解義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止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眞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係於陽以正性命爲係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廖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太極説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答楊元範書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答林子玉

問程子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皆是感通之理陳器之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如何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

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 董銖

問同前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先生曰然 葉賀孫 又云先生云動靜者所乘之機

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 直卿云 賀孫録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是闗捩子踏着動底機便挑撥那靜底踏着靜底機便挑撥那動底 黄義剛

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云云 葉賀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

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元就此看又自有先後也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為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答王子合書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太極說

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而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不說也 趙子欽

陽變陰合 止 四時行焉 問見圖解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廖德明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是這箇物事 葉賀孫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林子玉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林

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 某

周元興問子在川上章下註云與道為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為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董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

先生應 甘節錄

晏兄亞夫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云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 龔蓋卿錄

五行一陰陽 止 各一其性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 詳見總論答楊子直

五行一陰陽也 止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 林夔孫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

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沈僩）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出來（沈僩）

㝠兄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却是子在母內先生云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龔蓋卿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illegible]時亨）

問聖賢說性有指義理而言者有指氣稟而言者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理而言）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否曰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嚴）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

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
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甘節書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
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
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他所以道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復問這箇莫是木自
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甘節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
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
所寄劄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
氣不隔蔽那箇稟得氣濁性又在濁氣中
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
物各具去了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問天之所命
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

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
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
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
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
陽甘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
說性是如何曰此性字爲稟於天者言若
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
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
受於天者也徐寓
無極之眞止變化無窮焉問見圖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
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葉賀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

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云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物者形也所謂則者性也云云答黃道夫書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本則須說先有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氣則爲水火金木理則爲仁義禮智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云云只看太極圖其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答劉叔文

惟人也止萬事出矣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金去偽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竪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却皆善皆善二字又說是無惡甘節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而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

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
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
情之語亦此意也 張敬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合其吉凶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
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
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
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 處義是裁制斷
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
貞中是亨仁是元 廖德明 又云聖人主靜
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
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
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又云主
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廖
問 同前 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
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

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伊川先生曰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
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 石子重
問 同前 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 葉賀孫
問 同前 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
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
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
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
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
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董銖
陳安卿問 同前 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
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事物之
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
而靜時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先生曰
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一箇定理裁
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

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黃義剛録

周貴卿問同前 曰如那克己處便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禁止處便是義或曰正義方能靜謂正義便是靜却不得先生曰如何恁地亂說今且粗解則分外有精神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方能生長若長長是春夏只管生長將去有甚了期便有許多元氣故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便是靜後方見得動恁地好這中正只是將來替了那禮智字皆不離這四般皆是主靜 黃義剛録

貴卿說主靜未透先生曰這四箇物事流轉在這裏然常靠着靜底做本若無夜則晝不分曉無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終日應接歸來歇宿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 黃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節蓋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言語底意思 金去僞

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功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 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 已發未發說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

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太極說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薄厚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輔廣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 云云 林夔孫

大凡人須是沉靜 云云 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葉賀孫

李守約問云闔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非吾儒之所宜乃出於老氏之說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如此易其言耳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葉賀孫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矣無非禮之禮則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董銖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李閎祖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側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臆說也 答袁機仲書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 沈僩

先生答董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輔廣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即是動義即是靜先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

又云其前日答一朋舊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萬人傑

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萬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答程允夫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周子太極之書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答廖子晦詳見總論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云云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箇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

只是一箇物事云云林夔孫

故曰立天之道止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云云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事云云 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徐寓錄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問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程允夫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顔曾是如何先生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顔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因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輔廣

諸說異同

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詳或略不同何也

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 李閎祖

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何以說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 甘節

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 剛柔 自二而四 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答黃直卿書 又書曰云云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陳文蔚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 徐寓

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先生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先生始有氣質之性之說 金去僞

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 輔廣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爲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林夔孫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云云 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輔廣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云云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云云 便與周濂溪程先生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 葉賀孫

張乖崖曰陽如人有罪而未書案子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言亦似太極圖 甘節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 林夔孫

論橫渠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唯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 萬人傑

問張子曰由太虛而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 沈僩

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允夫

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

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

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 徐寓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楊道夫

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見得他如此精密 葉賀孫

濂溪著太極圖某若不分別出許多節次來如何看得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萬人傑 又一條上文略同末云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此之至否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 答張元德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三

遺書

附諸儒太極類說

南軒文集并語錄答問

其意却疑仁義中正分動靜之說蓋是四者皆有動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爲之主必欲於其中指二者爲靜終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說（周子於主靜下注云無欲故靜可見）周子此圖固是毫分縷析首尾洞貫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渾然無別也

答朱元晦書

元晦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說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爲二先生發源所自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免反流於牽強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則未嘗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寄呂伯恭書）

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太極之蘊歟所謂太極天地之性語意亦未圓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於太極又曰惟其有太極故生生而不窮夫生生不窮固太極之道然也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不若云有太極則有兩儀生生而不窮焉言其如此則曰性言其如此則曰太極似亦不必如此說又曰惟天地及人具此大本亦有病人仁則太極立而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皆吾分內耳云云答吳晦叔
元晦太極之論太極固是性然情亦由此出
曰性情之妙似亦不妨云云太極之說其欲
下語云易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所以生
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體用一源可見矣

吳

某所解太極圖伯逢終疑物雖昏隔不能以
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亦何有虧欠

濂二 三

乎哉之語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蓋未知
物則有昏隔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
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爲一物天
將其全與人而各分皆予與物也此爲於
大本甚有害從容間更以告之可也吳
問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止其命於人則謂
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敎又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

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也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
是也詳此則是中庸首兩句明道便屬人
說矣而伊川先生乃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
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
謂道也此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
之性又不做牛之性云云所謂率性也修道

濂三 四

之謂敎此則專在人事伊川之說則自首
兩句已兼人物言之二先生所說不同如
何
答某竊詳所錄明道先生之說蓋明性之存
乎人者也伊川先生之說蓋明性之統體
無乎不在也天命之謂性者大哉乾元天
與物所資始也率性之謂道者在人爲人
之性在物爲物之性各正性命而不失所

謂道也蓋物之氣禀雖有偏而性之本體
則無偏也觀天下之物就其形氣中其生
理何嘗有一毫不足者乎此極之無乎不
在也惟人禀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能
推之此所以爲人之性而異乎庶物者也
若元不喪失率性而行不假修爲便是聖
人故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而人之性
物之性亦無不盡惟其有所喪失則不能

循其性故有修道之教焉所以復其性之
全也明道於人身上指出要人就己體認
耳然亦豈遂謂物無天命乎伊川發明其
統體可謂完備耳 侯子解稱兼人物而言者爲明道說恐此亦必有据
或曰天命獨人有之而物不與焉爲是
說者但知萬物氣禀之有偏而不知天命
初無偏也知太極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
具太極也故道與器雖離析而天地萬物不

相管屬有害於仁之體矣謂之識太極可
乎不可不察也 伊川不特解天命之謂性一章有此意遺書中如此說處極多 如說萬物皆備我處亦然幸詳考而深思之 區區所見未
知然否且辭不達意惟高明察之 答胡伯逢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 至 添得些
子道多元來依舊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
通人物而言 至 其它皆誘之又曰萬物皆
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

於物而不順也又曰學者必先識仁仁者
與物渾然同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須
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
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
此四段皆程子之說前一說謂人與物皆
然後二說則獨指人而言据孟子謂萬物
皆備於我未嘗曰物皆備萬物也如前二
說則人與物更無差別與告子生之謂性

何異矣惟物不能備萬物故止有一物之用（所以不能推者只爲合下不曾備得）人則備矣所以能參贊化育也至於極卑處雖多這裏元來何曾增減庶民自去之爾故謂物莫不有天命莫不有太極則可謂物皆備萬物則似恐未可

答曰物莫不皆有太極則所謂太極者固萬物之所備也惟其賦是氣質而拘隔之故物止爲一物之用而太極之體則未嘗不完也（答周允升）

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若如先生之說則人與物莫不有太極詎止合而已通顧爲是言殆將太極別爲一物耶某竊嘗疑焉於是反覆思之意夫通之說蓋指其初者言之也當其三才未判兩儀未分五行未布而太極已固存矣逮夫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陽分而兩儀立陽變陰合而五行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人始具此太極矣逆通之意其指夫生物之初者言之耶今夫人莫不具是性也而盡性者誰歟性中皆有天也而配天者誰歟是以中庸之論性天下至誠爲能盡性惟天下至聖故曰配天太極亦猶是也儻曰太極吾所固有何合德之云則配天之說亦非耶某嘗譬之日光凡世間一切物皆容光者莫不具日光焉畢竟空中之日光自若也今曰能容光也非日光也固不可也謂日光盡在是而空中者無與焉亦不可也是故物生之初太極存焉生物之後太極具焉人雖各具太極要其初者固自若也此通所以有合德之說歟

云云

答夫可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人極之所以立也人雖具太極然淪胥陷溺之則謂之太極不立可也 周

問無極而太極曰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若曰自無生有則是析爲二體矣 答彭子壽

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縕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云云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其性旋有善也性本善而人

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存齋記爲呂季克作

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己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 擴齋記爲胡廣仲作

曰太極之體至靜也沖漠無朕而無不徧該

焉所謂至靜蓋本體貫乎已發與未發而無間者也然太極不能不動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此靜對動者也有動靜則有形器故動則生陽靜則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然動則有靜而靜所以有動也非動之能生靜靜之能生動也動靜者兩儀之性情而陰陽者兩儀之質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矣有一則有兩一立則兩見矣兩故所以爲一之用也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或幾乎息矣解儀或本以下皆同

又曰新安朱熹曰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爲至此而始具也

又曰所謂無極者非謂無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也太極本無極故謂之至靜而至靜之中萬行森然此天命之所以無窮而至誠之所以無息也云云

又曰朱曰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人物生生而無窮焉凡此皆無極之具者也陰陽五行經緯錯綜混融無閒其合妙矣於是陰陽又各以類凝結而成象焉陽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氣也陰而順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爲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也男女雖分然貫一太極而已於是二氣交感陽施陰生而萬物各隨氣質以正性命陰陽五行之類有萬不同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元本以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附在下段而以無極之眞屬上句

又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

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汩之矣雖汩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忘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此下述晦菴解

又曰常人感物而動動而不知止故流於惡而失其性聖人則定之以中正仁義中正不偏也仁義其體用也曰而主靜者天性之本然純粹至善太極之存乎人者也立人極者言爲人道之準其中而不可過者也微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反躬之道而無以爲極矣聖人之所以爲人極者是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也其曰無欲故靜者非言人之無欲也言天性之本然欲之未萌者也此固造化之根柢聖人所爲主之者也由是而動無非本體之流行發見者矣此下舉通書聖學章

又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修道之教乎修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

又曰君子修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

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礙非凶乎

又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始乎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

陳北溪太極字義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總而言之渾淪一理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人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闕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

吾心此心渾淪是一个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万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各一太極就万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万万小塊个个皆圓合万万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万川處處皆圓之譬正是如此此太極所以先乎天地万物之表而行乎天地万物之中在万古無極之前而貫於万古無極之後只是一理總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闕纔一處欠闕便偏了不得謂之大極也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言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黃勉齋語錄問答

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即無些子空闕處人愚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些空闕處不知天地間逼塞都實至實之外都只是氣如脫了衣服便覺寒冷是這氣無處不實又舊營寓一間屋兩頭都無遮攔挹這一箇那一箇也牽動這是氣撥出橫渠云知虛空即氣無無是如此又云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万物育只是如此

太極之有動靜止而命之道也晦菴圖解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而靜止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

此又換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定分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匝此下文又衮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微有著曰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重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無端無始云云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滴出了

問太極圖解所乘之機機字是如何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着什麼機是着動機便動乘着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問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陰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

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序如何曰水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這裏有兩項看如作建寅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大槩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

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爲陽彼爲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爲陰穉金爲陰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剥圖體言其居左居右之位次否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是水而木木而火以下畢竟是說行之序這畢竟是說生之序畢竟是可疑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注云無欲故靜

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疊也須着片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纔溫煥陽氣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疫癘之氣若是凝肅藏閉大寒極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

太極圖說中正仁義是就五行相次叙上說

小注仁義中正便即是孟子所說底

又問答 逐段牽引遺書以證圖說

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氏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

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止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止性命之源乎蓋冲漠無眹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歟

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妄意謂此非老氏有生於無與佛氏之所謂妄也一必有兩體必有用動必有靜動靜迭興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　即通書之言析而求之若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元者始而亨者也太極之動也利正者性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動而正曰道靜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

圖說曰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妄意謂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之陽陰中之陰變合相得而五位成質橫渠先生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爲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而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即是

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爲也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爲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爲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寄旺於四時之戊己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爲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爲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通書曰動而無靜止 神妙萬物此以明太極動而生陽以至四時行焉無非神之所爲也又曰水陰根陽止 其無窮兮以明五行之生四時之行百物之產一太極而已矣其然乎豈其然乎

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今之言遡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好也又曰五行之生也止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旣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冲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 通書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止

小大有定其此之謂乎

圖說曰惟人也止萬事出矣此卽人而明太極之理與前之言一致也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人人之應物無時不然其廣充運用正三綱明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而相爲無窮者聖人也故繼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易之辭以明之曰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止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爲一也而其所以然之妙則原於主靜焉聖人立極固不假修爲而後能然推本其經綸之所自因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乎是也主靜云者非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逆也而敬爲之體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和固未嘗相違也而中爲之體也是亦無極而太極之意初非有先後次序也又懼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主一無適而克己復禮真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自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絶之以不爲窮人欲滅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辭何其爲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切如是乎又引係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止曰仁與義於以見此理之所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以異也 或問伊川先

曰聖人可學而至歟止所謂自明而誠
也顔子所好何學論 嗚呼此其心受於濂溪者歟
此人之所以爲聖人而聖人之所以與太
極爲一者歟
圖說曰原始要終止斯其至矣此中無極而
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
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廻不
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 伊川曰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
鼻息見之云云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
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
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
終詳見遺書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之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
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無極而太極辯 前人

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
盡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擧一屋之
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
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
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
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喩
物蓋無難旣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中爲
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擧天下之理莫
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
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它極
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
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
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
喩虛以有喩無所喩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
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它書閑字之例求之
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喩之

意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喩而遂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龎辯爲之切歎故著其說如此云

五行說　前人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掩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主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持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代者

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眞西山答問

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於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云云 太極圖說首章言無極而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云云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云云答南雄李教授所問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

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

太極圖原說　蔡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無極而太極上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爲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爲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皆出於易生陰生陽即生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用也至於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材立道之故始終死生之說無非取於易者而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況所謂無極者又一篇之首語而獨無取於易乎蓋亦不思之甚矣今取夫子周子之言參而錄之學者其深思靜玩而反乎窮理盡性之實則聖賢之言有不待辯而明者

嘉定戊寅四月望日後學蔡淵跋

中庸總論 黄榦

云云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云云子思子所以必言夫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僞之私也云云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之學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体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体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

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体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聖賢之道又安有異指哉或曰以性爲体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自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屬乎人本乎天也故曰万物体統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体用既分而爲二矣又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体用曰程子有言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体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万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觀用未嘗不具乎体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皆是也 二云云

書太極圖解後　游九言

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義易與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建安游九言謹書

書晦庵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　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上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

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万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

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体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

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黙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二字者眞以爲無而以爲　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　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

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　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晩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言哉遂寄傳者伯成未第時嘗從　周子

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遇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蓋無疑焉而　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　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遇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　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　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嘉定六年二月丁卯門人度正謹書

近思錄集解序　葉采

皇宋受命　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　天禧　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　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遹遵　祖武是以巨儒輩出沿泝大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該洞盡是則我　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

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
矣云云 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錄太極圖集解

葉采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見解義。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動者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

濂三

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

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於陰陽之內者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朱子曰見解義。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朱子曰見解義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

濂二

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五行一陰陽也上本無極也朱子曰見解義。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有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

智信之理而五各事其一焉無極之真止變化無窮焉朱子曰見解義○愚按係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人也止萬事出矣朱子曰見解義○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止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見解義○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人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見解義故曰立天之道止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見解義○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在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見太極圖原說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三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

遺書

通書　朱熹解附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静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

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
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
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
守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
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
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
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
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
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故君子慎動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機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

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禀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

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
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
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
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
爲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
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
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
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
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
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
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爲事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

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静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静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害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

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

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

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

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

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

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

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

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

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

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行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嘉美作
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
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
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
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
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

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
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
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
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
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
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
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
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
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

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顔子第二十三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
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
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
富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
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
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
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
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

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晩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

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

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

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

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

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

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

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

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

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

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或疑有

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

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

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短長其或意中

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傳於遠矣

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旣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

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
二女謂睽卦兌下离上兌少女离中女也
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
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
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
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
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

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
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
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
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
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
文詞之陋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

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王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蒙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扣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扣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則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也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一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也

通書後錄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禀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諸儒序跋

晦菴後序云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

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氐

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之無傳竊不自量輙爲注釋雖知凢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

謹記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

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
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
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
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
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
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
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
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
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
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
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
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
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
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
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
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
書者則傳焉安定胡宏謹序

通書後跋

祁寬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
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
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
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
阜廼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
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尚而
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
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
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
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
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

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通書則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覔初得于高後得于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寛謹題

太極圖通書後序 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它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 祁寛居之云 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 如理性命章之類 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

於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綴緝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已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記

又 南康本　　前人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

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縕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爲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云然然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讀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經

且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爲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上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碭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之語蒲碭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放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錄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日

又（延平本）

前人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析爲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曰禮（理一作履）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動邪）化章（一作順化）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學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無此四字）曰不

善(此下一有否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乎)輕生敗倫
(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問焉(問一作聞)顏子章云獨何
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齊(齊一作濟一作消)過章(一作仲由)刑
章云不止即過焉(即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
當以此本為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
誤多一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誤作生)家人睽復无
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以)凡
十有九條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
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嚴陵
學官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
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
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
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
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太極
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
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
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
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
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
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
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
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

遺書

諸儒通書類説

延平師友問答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文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 云云餘見遺事

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其有一物在上在左右 云云 蓋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似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為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

晦庵文集并語録問答

通書總論

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説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云云與汪帥書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云云答何叔京書餘見後

黄文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先生曰此語孟

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又

曰濂溪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 李方子錄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余大雅錄

誠上章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之所以聖者誠而已 董銖

或人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為言實也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問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通書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至善無不同 伯豐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至善亦是 易成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 金去偽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如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 萬人傑

張元德問通復二字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云云 潘時舉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爾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 潘時舉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夫

黃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說物事字是氣字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記是蔭字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是貞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 甘節錄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 答方伯謨書

誠下章

問誠者五常之本曰誠是道體地盤 李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

相無也董銖

誠幾德章

光祖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有這實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 賀孫錄。又一條云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

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為聖所以為賢只是這箇 云云黃義剛

道夫言誠無為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為安而全之賢者則加克復之功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祇是說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說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定也 揚

賀孫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 葉

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 葉

通書中所謂誠無為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

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溪曰
和果而確之類亦是陶中陰陽動靜之意
也 答黃直卿論太極書 注云云
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
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
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
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答吕叔
答通書問
舉以先生答蔡丈書濂溪先生通書最數拈
出幾字云云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
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
切己處 止集
人傑問去歲見蔡丈看通說通書誠無爲幾
善惡愛曰仁一段云周子亦有照管不及
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學
如何先生云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

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
得無惡先生云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
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
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
此也 云云萬
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有
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
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
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不是時便一切反
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
欲時方是 曾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
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
字 余大雅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

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右

此明周子誠（無爲）善幾之意

此證胡氏誠（　）「善惡幾」善幾之說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孼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孼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孼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先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答趙致道

愛曰仁猶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韓子博愛之謂仁從後把博愛做仁了煞不同 說誠幾發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測耳 林夔孫

問通書第三章解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 董銖

聖章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中聖第四章解幾字云動靜體用之間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 徐㝢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李方子

問通書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先生云便是看得文字麄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 萬人傑

愼動章

問動而正曰道止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曰亦有此理 萬

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愼動直卿

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
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葉賀孫
道章
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
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
是嘉之會嘉猶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
物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
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
於時爲夏於人爲禮 周子謂之中 利者爲義之
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物至此無不得宜
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
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

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
君子 云云 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
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
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
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
可欺瞞所以能立事 云云 無是非之心非智
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
易故曰智 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銖錄
知是非之正爲知故通書以正爲知 甘節
問通書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
向者侍教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
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
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
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
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
更詳下一語如何曰元亨利貞分配仁義

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

自見 吳伯豐

師章

問師一章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九物具兩端如這扇便有面有背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 徐寓

或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一中而立焉 金去僞

文蔚曰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句說得好先生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 陳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 云云 性須是有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天道下性字不得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此所謂天命之性者是就人身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耳 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它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祝僩

中庸之中是兼以止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

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
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
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
此意也 萬人傑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
不敢侫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侫地者 林
夔孫

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所以轉移
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
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
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之所得而
與於其間哉 答孫吉甫書

潘君者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
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 云云 此書
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
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
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
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
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
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
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捺持運
用而建立之也 通書曰中但只二中者和也中節也又云中焉止矣周子
之意尤爲明白 答何叔京書

恥章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
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
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爲
重

思章

問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
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先
生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

通是虛時學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先生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才思便通耳 潘

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思便通非是塊然無思撥著有便轉恁地時只是箇獃子 甘節

志學章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 僩

問志伊尹之所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令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 廖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要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廖

志伊尹之所志伊尹恥君不及堯舜一夫不
得其所若撻于市學者若換此心在胸中
却是志於行莫不可曰非是私修身養性
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　寓從周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
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
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乱了伊
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沈僴

禮樂章

仁父問禮之用和為貴集注載程子禮樂之
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會有和若直是
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
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
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
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

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
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
禮理也樂和也　止　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
好　葉賀孫
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
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
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
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
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答廖子晦書

動靜章

來諭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
對之動此所未喻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
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
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
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
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

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性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說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節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

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答胡廣仲書

問通書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箇竹椅固是一器到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徐寓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却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然靜亦來管那神不得蓋神之爲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潘時舉

動靜章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李閎祖

楊至之問通書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爲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爲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以爲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 李方子錄

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董銖

聖學章

或問聖可學乎止一爲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着落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處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 葉賀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 余大雅

又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問明通公溥云曰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 仁元 通配火 禮亨 公配金 義利 溥配水 智貞 沈僩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
冬模樣云云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
恁地說葉
問程子說修己以敬因及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如何曰敬則自是聰明身心怠慢便昏
塞了云云問周先生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
此意否曰意亦相似葉

理性命章

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
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
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周子
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
理性命章若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
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
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
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

無者必第易繫辭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
入耳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
曰他病痛多楊道夫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
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
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
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得
復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
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
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閒見以爲陰不
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
惡心亦未嘗不閒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
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云云大凡義理精
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卒不相違悖
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

其泠皆惡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答王子合書

忠恕一以貫之云云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自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只是一箇印版印將去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葉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金去僞

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強爲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貫分皆虛字以此推之所謂二實一實不相礙也吳伯豐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揔而言之只陰陽甘節

或問一實萬分豈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太極如月映萬川相似

行父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所

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先生曰近而一身之
中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
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不用相假借
然雖各自有這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
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
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之於
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
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

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
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
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楊道夫録

顏子章

胡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
貧窶累其心否曰不干事這四字粘不上
義剛問這樂正如不知樂之者之樂曰那

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固是不是了這說
從不知樂之者上來也不知那樂是樂
箇什麽物事樂字只一般但是要人識得
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
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 云云黄義剛録
問程子曰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周子
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爲樂曰顏子
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

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是 又記是樂 [illegible]
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
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廿節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
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
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
矣 甘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

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
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
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
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
求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
久自會成熟充達向上去 徐㝢

或問顔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
異但言消化却冨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
亦一之意 金去僞

勢章

問通書云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
也先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
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
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
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
則易 萬人傑

聖蘊章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而無窮者顔子也
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顔子盡得之夫子許
多大處盡在顔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
一瑞物即此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
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顔子然
後謂之發也 金去僞

精蘊章

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
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
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
便是因卦以發 黃義剛

乾損益動章

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甘節

問乾損益動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沈僩

家人睽復无妄章

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　葉賀孫

蒙艮章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答石子重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程子解此下文解得甚好上面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徐寓

艮其背云云通書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爲也亦不是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　晏淵

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　又一條云亦似大學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　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自是一說伊川說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見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尹同　葉　又一條云問伊川艮其背專云止於所不見曰這箇想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是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

諸說同異　多見前段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云云曰周子以萬物資始爲善各正性命爲性此就造化處說云云程子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近下就人性分上說 答呂子約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萬人傑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上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當在坤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說與濂溪同 沈僩

南軒文集幷語録問答

先生舉通書首章謂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先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其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 梁伯仁

舉濂溪說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因當此語之妙曰如人一向應對酬酢必至於顚倒錯亂 程椅

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虛動直之語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

見也謂九頤理之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答羅子孟弼書 曰

通書聖學篇云聖可學乎 止 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夫一者主靜之謂也 云云

圖解附本

理性命篇云厥彰厥微匪靈弗瑩言微彰之理也而非靈則不足以瑩其理主靜故靈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剛柔有善惡焉惟中則止而不過此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言殊而爲五行而其實則陰陽也而陰陽則本乎太極而已是萬爲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有該乎一一立而萬有具焉一則其實而萬則其分也萬一各正而小大定天下之能事畢矣 同前

性理字義　陳淳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値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人生多是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

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禀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禀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捉

摸就人與天相接處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賛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賛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賛嘆豈有不好物而賛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禀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禀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禀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係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体繼此者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个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善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个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个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是中故濂溪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

也是指已發之中言也

勉齋問答

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又曰他這話是看得易精當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誠無爲誠實也此心之誠實本湛然無爲即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誠即是理幾善惡幾心之所發發從好處去便爲善發從不好處去便爲惡即是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率性之謂道有太極而分陰分陽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所發之善而爲愛則謂之仁所發之善而事得其宜則謂之義所發之善而各得其理則謂之禮所發之善而無所不通則謂之智所發之善而知所執守則謂之信即是修道之謂教陰陽分而爲五行仁義禮智信屬誠愛宜通理守屬幾性焉安焉之謂聖能推此所發之善安而行之者謂之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復此所發之善執而守之者謂之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此善之發精微而不可見至於充之於外至周而不可窮者謂之神

直卿云通書言主靜審幾謹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爲相似文公語錄

問聖可學乎一段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爲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任此地光潔更無塵滓

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
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
箇天理無一點私慾此須作兩路看莫非
欲也飲食男女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
見面前許多物皆有一念掛着底都是欲
不切者好之類 此是一路又須識得不待沈溺其
中而後謂之欲伊川曰才有所向便是欲
這箇甚微才起念處便是欲心如止水上

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後當心無
欲則自是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
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
直敬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
徑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
公自是無物我故溥云云
又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
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而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
盛而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知此
則剛善柔善畢竟也有偏處不得謂之中也

節齋議論

誠上章曰夫子曰閑邪存其誠是以誠爲性
之德也子思則以誠爲天之道爲無息爲
物之終始爲能盡人物之性經綸天下大
經立天下大本知天地化育孟子以萬物

皆備於我爲言是皆以天理人性合言之
矣而周子以誠爲聖人之本以乾元資始
爲誠源以各正性命爲誠立爲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又以誠爲易故曰無爲曰寂然
不動以理言之固爲實理以動言之固爲
无妄又須合是數說之類而精思之乃能
盡其妙也 此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也
誠下章曰此言思誠者人之道五常之本百

行之源大本也方其靜也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故謂之無耳而至正之理存焉及其動也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故謂之有耳而明達之義行焉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矣學聖工夫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

誠幾德章曰此言誠動爲五常之德也聖人本誠故幾自動而德自形何爲之有學聖人者則當復性而研幾及其至也亦與聖人同矣故以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通結之蓋發微不可見者幾也充周不可窮則神矣周子於此特發明幾之一字幾者神之微也故充周必至於不可窮詳玩此語未見有惡義聖章又以爲誠神幾曰聖人亦未嘗言幾有惡焉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乃曰幾善惡則與此義不合又嘗於愼動章考之則是動而正曰道動而失正則爲邪矣道即善邪則爲惡動出乎正即發微之幾也毋以師章剛柔善惡者考之乃是衆人動失乎正而後有惡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乎善而又中節也其所謂幾善惡者恐當於此等考之乃得其意

聖章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會則亦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

愼動章曰正即至正之正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動出乎正則是太極流行之道而無邪

動之睿矣動出乎正即前所謂幾也和即
中也者之和德即五性之德用得其和則
是五性之德而無剛柔善惡之失矣用得
其和即後所謂中節者也
思章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曰言學聖之事
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 止 無思而無不通
爲聖人曰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而自然
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
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
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
聖人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
謂神也不思則不能通微 止 吉凶之機也
曰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
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乃作聖
之功也易曰 止 知幾其神乎曰言作聖之
事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

句說幾下一句說幾而神也
動靜章動而無靜 止 神妙萬物曰物滯於形
故不能通神無形故通而不滯神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未嘗不動不靜妙乎動靜
之物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曰陽動也而妙水陰
之靜陰靜也而妙火陽之動所謂妙者變
化之道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曰五行因上文水火而併言之
推至陰陽太極蓋明妙合而凝混融無間
渾然今古不言之妙即下文所謂混也四
時運行 止 其無窮乎曰四時運行即下文
所謂闢也於妙合而凝之前言之則冬也
萬物之所終也於妙合而凝之後言之則
春也萬物之所始也此言闢而混混而闢

也混則動靜陰陽合闢則動靜陰陽各其
混其闢皆神妙之所爲混而復闢終而復
始故生生變化而無窮焉
蒙艮章曰先師朱子曰山靜水淸有以全其
未發之善艮靜止於不見之地則靜止而
無爲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
主靜之意也周子朱子言之至矣今細玩
之是說流行中之樞紐也蒙靜者靜而動
者也艮靜者動而靜者也以二者之靜言
之蒙靜乃爲靜之終艮靜乃爲靜之始合
而言之終而復始始而復終非流行之樞
紐歟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

遺文

說二篇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淸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淸亭亭淨植可遠觀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春陵周惇實撰四明沈希顏書太原王摶篆額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東錢拓上石

附晦菴書愛說後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

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迹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

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書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朱文公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卿乎耳順矣

度性善記云按吾鄉前輩何平仲詩集有贈周茂叔詩又有聞周茂叔中年有子以詩賀之又有題張氏養心亭詩又有留題養心亭詩又有題茂叔拙賦又和劉職方遊張氏園亭詩首句云此地吾鄉境味此言然後知張子宗範者乃吾鄉士也今觀濂溪養心亭說自言偶至其亭愛之遂爲題此名且稱其人有行有文又語之以聖賢之要其爲濂溪與進如此張子之賢不問而可知也惜乎其事業不見於當時所爲張氏園亭者今已湮廢不復可考當

訪其子孫及鄉之父老問其遺基所在使
好事者營之而置先生祠其中以爲吾鄉
故事云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記

賦一篇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
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
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
下順風清弊絶

碧落石汝礪書家

附晦菴書賦後云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
聞之於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
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
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
院之西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
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
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
謹記

祝文二篇

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
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
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
宣王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
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
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躬
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
列室於廟中朝夕瞻睟容心慕至德日薀
月積幾乎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
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則夫子之宮可忽歟

而邵置於惡地招于牙門左獄右庾穢喧塵
年悁𠷈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
議遷得地東南高明恊卜用舊增新不日成
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邵僚告成
謹以禮幣藻粢式陳明薦以兖國公顏子配
尚饗

告先師文

敢昭告于先師兖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
成恭修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庶幾性
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
幣藻粢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

附邵州新遷州學記

權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兼權邵州事孔延之撰

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養也常欲濬其淵
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爲之高堂大室以便
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脩竹以
環其外大抵欲後進之士得以優游燕息
專其思慮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故曰
處士就閑燕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
盛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來雖
亂多治少然歷千餘載而理義綱紀未至
息滅者以夫學校猶有存焉宋承五代兵
火之後補苴漏缺剪鋤荒穢至于百年民
大休息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而
守令不能揚德音廣上意因循故習以至
於複壞其後有能奮然興之者鮮矣何先
王之所重而時人輕之甚也其蔽在不知
道德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爾非好
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君惇頤
茂叔以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來攝邵事
患其學舍弊隘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
故學之材從而新之郡民悅喜荷鍤簞畚

來助其役逾月而成有殿以事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栖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嚴乎其可觀而法也即而趨之靚乎其可居而樂也於是邵之士交相告語其各舊勵修飭以無負吾周侯教育之意而為鄉閭之羞嗚呼邵雖小邦然亦古荊楚之地在昔所謂楩柟杞梓名卿之材多由楚出夫豈無豪俊之士可束帶而立於朝廷者耶然而近歲未有顯者非士之罪乃教化之不素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為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銳於進學吾將見才冠天下名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設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為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為先廷之既聞命遂為之記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

序一篇

彭推官詩序 附彭推官詩

宿崇聖院　溧陽幕史彭應求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寢忘心疑在沃洲

惇實慶曆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字信乎能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俄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聲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恩承即鄉所誦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鄉郡又兄輩皆識推官第為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

其慶將發於是乎悼實故又知推官之德盛
還邑眉鵠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
五年而太傅爲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
運使悼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
官廳公事益梓夔路也泝流赴局過渝州越
三舍接巴川境聞有溫泉寺艤舟游覽忽覩
榜詩乃推官之作喜又谿讀訖錄本納于轉運
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家繼以短
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
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
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
悼實撰將仕郎守合州石照縣令王袤篆額
附度性善跋云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
詠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
其當時經行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
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illegible]

吏報至正蒙恩知重慶軍府事於是溫泉
寺僧於過道得片石委翳若有字畫者拂
拭之見其姓名曰新史君每誦說濂溪先
生此其筆蹟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
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脩其年譜得
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
其他所記最爲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踰
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
蚤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
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
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
妻之其講聞之蓋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
貴贈尚書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
其治經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
得志未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二先生所推
如此然正閱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

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曰趨於文貴華而
厥實遂使大雅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
歎哉正恐此刻躪藉之餘又而漫滅遂摹
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
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後學巴川度
正記

書疏

與傅耆伯成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
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稱用休適惇實自春
來郡事倂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
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
必作詩雅則雅矣形勞神瘁故尚未有意思爲
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此中人喚作漫紗）染得好皁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
衫并買穩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
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暄燠加愛加
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三月四日

附傅耆書　耆啓嘗謂陽複來君子道長恭
惟茂叔日多集繁禧欣抃昨辱急步至
傳誨筆且審公餘起居百福封君尊候康
寧蓋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眷故得高
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
賤子聞之弗勝喜躍又得知陸丞沿流一
無驚處並達荊渚良辰計至華戴欣躍之
至弗可勝既惟未克趨見增鬱耳伏計爲
國自重又書云耆再拜邇者石照公皂回
嘗具短箋少致叙謝之懇諒已塵清視日
來恭惟郡政多暇尊候萬福耆居里中亦
常式但違遠高躅倏已浹日鄙吝之懷又
復萌芽矣所幸歸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
坐誦默有所得俾不遂溺於時習而失於

古道也然以待再卜言侍以卒其業焉
又書云宮舍明公執事兩旬不偶便覺弗
克上記可量傾想兵卒至忽捧來教旦幸
聞公介萬福得聞封君稚侯甚平復又得
聞陸丞已抵荆渚諸况安吉又得聞短序
有踈脫處是皆可喜事感刻感刻兼承寵
示詩姑意遠而不迭詞簡而有法以之雜
於元次山集中能文之士觀之亦不能辨
其孰周而孰元也若者小子屢得觀雄文
以爲模範豈不幸之大乎唱和詩濟川集
皆已寫訖欲於此卒回附上却慮不能護
惜計非遠必有急足來即得拜納也前所
告者一集因便切希借示萬祝萬祝竊冀
加其伏冀爲國自重
又傳着答盧次山書云戊叔姑說竊謂以
之雜元結集中俾識者觀之不能辨其貌

周而孰元來諭以謂辭淳義密如韓之文
眞知言也
又書云惟識中下又爲時事所役不克專
一於道日來復多作雕刻無益之詞以混
吾嘗書嗚呼其不得已也忽捧執事謄筆
副以二何詩集且喜且讀併釋煩悶若盛
暑沃氷雪何快如之又聞邁辰甚多詩章
新吟以勿遽未暇寫示彌益思念後訊切
希借眖以爲規範則後進生之幸抱愈有
所開發矣獻歲發春恭惟云云
又書云春頓首再拜去歲季秋邵陽遞筒
傳及執事教墨發而伏讀詞與意屢雖在
數千里外若奉高標大論其欣快何如哉
又嘗寄眖同人說徐展孰讀輒以舊本改
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
仰慕之不暇也歲且春矣恭惟貳政窮經

之餘起居萬福者督茲粗如老幼幸無恙惟
是書冊筆硯不敢少輟但寡師友磨之耳
濂溪詩文皆當世名公所爲自顧頑鈍未
敢措手或時強爲皆未能脫俗氣故遲疑
蓄縮久而未敢塵聽也又聞陵陽韓職方
爲代中前來漢嘉來船計必如期南下伏
想知悉西南相違未涯趨拜若異爲宗社
自壽 按傳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說寄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就寄之二說即所謂易通者今不載於通書

慰李大臨才元䟽 治平二年

悖頤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
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柰何孝
思柰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毋情不任苦痛
之至謹奉䟽以慰不宣謹䟽
四月 日汝南周 悖頤 䟽上

與二十六叔等手帖

悖實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
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
喜無盡悖實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
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未間伏望順時倍加
保愛不備姪男悖實狀拜上二十六叔三十
一叔諸叔母諸兄長 座前 七月六日夜諸弟
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手帖

仲章安執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
李老通老韓姐善善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
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汝備酒
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
萬好將息不具叔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亡便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
姐傳語汝與新婦娃女姪兒各計安好
將息將息百一百二附兒嫂起居之問

善善與新婦安妥妥汝切不得來不得
來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
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鄉教授跋云先生之文章傳於世者有通
書遺文唯其字畫人無識之者乾道七年
十月男來舂陵訪先生遺跡又而後得此
於諸生胡元鼎之家嘗以墓誌及家譜考
之先生始名惇實避　英宗舊諱改惇頤
仲章其猶子名也當先生之世朝廷所以
褒贈其先人若止於諫議大夫前帖之名
蓋其未避諱之時而與猶子書豈先生季
年為嶺南使者與守南康時耶辭氣溫厲
讀之如見其人敬刻之石植之祠前祠舊
在郡學稽古閣往來者莫之見無以感發
於是還于敦教堂云淳熙二年正月日迪
功郎道州州學教授邵武鄉章謹書

南軒跋云栻來桂林道先生之鄉因其鄉
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尋訪先生舊蹟已
而胡良輔者持二帖及周氏家譜石刻來
良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
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
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生二子長
曰礪礪之子仲章第二帖所寄是也次即
先生石刻又載濂溪隱居在其鄉石塘橋
西蓋舊有此名先生晚築廬山之下有溪
焉因亦以名之示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
父老相傳尚能道先生此意也栻不佞竊
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
心畫而寶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敬
書左方刻石桂林學官與學者共焉淳熙
三年月日張栻
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君慶[illegible]

承奉郎守太子中允簽書合州判官廳公事
周惇實右某謹祗候謝　都曹員外伏聽
處分件狀如前謹牒
嘉祐元年十一月　日具位　某　牒

賀傅伯成手謁 嘉祐六年

從表姪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惇實專謁賀
新恩先輩傅弟　三月十二日手謁

度性善跋云濂溪以嘉祐元年爲吾州僉判至五年六月九日解去越明年從遊之士遂寧傅耆登進士第相遇京師是歲唱名在三月癸巳十三日濂溪往賀之蓋釋褐之三日耳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說二說當即所謂易通者往時晦菴先生書正所藏伊川手狀有曰濂溪遺迹訪其族姻閭里間必有存者後書又曰濂溪文字更曾訪問得否先生蓋拳拳之意蓋欲得易說以補通書之遺傳之後世而歲月深遠不可復得未幾而先生亦已易簀矣然正平日所以聞諸先生者則何敢忘也頃自嘉定還成都寓於二程祠堂之右塾偶得此紙及明道伊川書各一伊川筆蹟究如前帖明道以蜀牋作小簡漫滅者數字先生所以丁寧於正者雖不止是然斯文之傳三君子者實啓發之盤盂几杖尚不可忽而況於心畫之微乎嘉定十三年八月日後學樂活度正謹書于重慶之郡齋

詩

書仙臺觀壁

先生在合陽以外臺檄按臨赤水縣溥書與將仕郎赤水令費琦游龍多唱和八首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

山仙甚古（晉馮蓋羅上昇處）躋攀[illegible]足到官忘
費令詩云先生舊隱寄煙岑丹竈仙臺舊
訪尋（觀有馮蓋羅壇竈在）自歎不如雞犬幸偶為靈
藥換凡心

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

琳宮金刹接峯巒一徑潛通竹樹寒是處塵
勞皆可息時淸終未忍辭官
費令詩云巖泉相望路紆盤杉桂風高夏
亦寒游遍陡忘名宦意恨無生計可休官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
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費令詩云平生癖愛林泉處名利牽人未
許閑不是儒流霽風采登山游騎恐難攀
（君沿外臺牒請臨按本邑傳書）

呈謝發判殿丞寵示游山之什 琦

夫君援筆盡珠璣不比相如意思遲（[illegible]另於[illegible]）
（章件還遂成三章其俊敏如此）從此合陽須紙貴夜來新
有愛山詩

和前韻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
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附李悅齋跋云皇乙酉歲曾游龍多愛其
幽勝獨恨山東未有建奎紀顛以前諸賢
題詠今聞同年友戎監周卿嘗屬其鄉士
趙飛鳳訪求飛鳳為梯空跡險至高崖危
磴斗絕荒阻之間乃得濂溪周元公與令
君費琦唱酬詩八首實嘉祐五年正月所
刻苔蘚剝蝕嵐霧浸淫飛鳳洗剔除治幸
字畫未至刓缺然猶謂向刻石處人迹罕
到今雖剗磨表出之恐又仍復堙廢乃別
伐石屬郡博士李晉刻之齋舍寺俾來游者皆

得縱觀宣榻增玆山之重又以興起士俗賢賢之心於世道不爲無補紹定庚寅春分日眉山李壆題

劍門（出劉禹錫集 劍門銘詩集）

劍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户都無閑空有關名點貢琛

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出廬陵集）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瀲瀲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清獻和詩云顧我入趨堯闕去煩君出餞贛江頭更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船一日留清極到來無俗語道通何處有離憂分携豈用驚南北水闊風高萬木秋（別本云清獻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遊香林寺石刻可考大成集以爲萬安香城非也）

行縣王雩郡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綬聖希顏同遊羅巖（嘉祐八年五月七日刻石）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同石守遊山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意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欄久爲戀林居作退謀

江上別石郎中

葉落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自香爲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發去綉衣新書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洽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

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含寒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巾袂縹緲覺身輕

題冠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塵亂竟誰催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勵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酆都觀三首刻石觀中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眞風杳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　右仙都

始觀丹訣信希夷盡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　右讀英眞君丹訣

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眞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右宿山房

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按部至春州

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嵐瘴更無春度山煙鎖埋清畫爲國天然護吉人萬里詔音頒降下一方恩惠盡均御名　丈夫才略逢時展倉廪皆無亟富民

題惠州羅浮山　出羅浮詩集

紅塵白日無閑人況有魚緋繫此身　閼上羅浮閑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眞

贈虞部員外郎譚公昉致仕

濃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
着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
德寧爲遁者肥

書堂

元子溪曰濂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
顧相欽廬山我父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流
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上白石磷磷沈瀞
漫來數里到此澄澄深有龍不可測岸竹寒
題詠今閤同年友戎監周卿嘗爲其鄉士
趙飛鳳說求飛鳳爲樸空跡險至高崖危
磴壯絕荒阻之間乃得濂溪周元公與令
君贊埼唱酬詩八首寶嘉祐五年正月所
刻苔蘚剝蝕嵐霧蒙翳飛鳳洗剔除治幸
字畫未至刓缺然猶謂向刻石處人跡罕
到今雖刮磨表出之恐又仍復堙廢乃別
伐石屬眞大書刻之暫置寺俾來游者皆
得縱觀豈但增茲山之重又以興起士俗
賢賢之心於世道不爲無補紹定庚寅春
分日眉山李直題

劍門 出劉禹卿集 劍門銘詩集

劍立深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
戶都無閑空有關名點貫珠

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 出廬陵集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
森森蓋畫構其上隱几看雲夏倚梧或敵枕
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
黃卷軸賢聖談無音幽前即疇囿圃外桑麻
林千疏可卒歲絲布足衣衾飽暖大富貴康
寧無價金五樂吾易足名溪朝暮侵元子與
周子相邀風月尋

思歸榭隱

靜思歸榭隱日出乎山明醉榭雲龍潤吟蹤

濂溪清閑方為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
白草輪未曉鳴

夜雨書窻

秋風擾盡熱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
萬響圍恰似釣魚船篷底睡覺時舊隱濂溪
上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肯
為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書舂陵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
在此間

南軒先生語錄中一條或答舂陵舊門扉
上得一詩云云 先生詠之曰此濂溪詩也

行記

東林寺題名

周惇實茂叔余從周元禮孫儀叟禮王深之
長源沈遵睿達樂岳惟嶽嘉祐庚子十月二
十一日相會東林寺

澹山巖石留題

周惇頤携二子壽燾歸舂陵展墓三月六日
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臯同遊
含暉洞治平四年後蔣瓘仕至朝議大夫區有鄰仕至大理寺丞

連州城西大雲巖留題

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惇頤茂叔尚
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懋之熙寧元
年十二月十六日同遊

德慶府三洲巖留題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肇慶府星巖留題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游

附將樂巴東龍昌洞行記云循瀼而上有
溪湛然者龍昌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
者溪口也絲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

一曲水激而溪深長山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
而對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逶邐
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屑玉亂下者峯
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劖有石如乳中可藏
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怪壁也山迴水
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
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茲境盡
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
一二曲折恍然嶔崖若關迎舟而通益見
溪山函束澄湛秀拔層巒怪峯下鑑淵底
谿者蹊者若蹲若紆又得其氣象淒聚常
若秋冬潤草若花異卉閟發龍潭淺深雷
電晝伏昊時予與游者浩然而觴覽其奇
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歆之多也然亦恐
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
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

意而情其相與者時復掛猿飛雉飲啄而
下上游鯈水鳥出沒於前後篠蓋蒿樹可
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
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怪萬象
嗟乎不可得而狀也須臾猿鳴啞啞漸出
平疇竹林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
昌之大槩也予與游者愛賞不已既而歎
曰大凡山水之壽非造物者莫嘗着意於
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固神工有
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
久不為人所知爾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
者颺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
仙人霞裾飄然俯蟠桃歆嘉客而已然而
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可知其必勝也亦
欲寫為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
然恐無乎善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

以此故不以盡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為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容故未始以為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礙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為勝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校其幽深偉絕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游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舂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予為三今輙厚自誇大亦命之為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屬俟於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槩記

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泝峽至郡歸開龍昌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同遊蔣槩為之記因附載行記之後

遺事 朱張語錄附見于後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皃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

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徐寓問濂溪先生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其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會成

熟充達向上去○甘節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答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三段晦菴語錄)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問大風起說大畜卦(一本作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

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嘗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是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㥂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
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字
可了
又曰周茂叔窮禪客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
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
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
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
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
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
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

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
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
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
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
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
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

無一日之雅
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其詞
云臣伏見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軍事周惇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
臨莅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
穀繁難任使如蒙　朝廷擢用後犯正
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
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亦會清獻在

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云見濂溪本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荊公爲提刑在嘉祐五年時荊公年四十先生年四十四

謝無逸誌潘延之墓云荊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

孔延之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

呂陶詩序曰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育之力亦莫奪其勇

哲宗　徽宗實錄云伊川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乃之洛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見謝氏性學淵源

朱震進易傳表曰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以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李愿中先生答朱元晦書云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

不曾見全本今乃得一觀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然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營道何弃仲晨父嘗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而居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閭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季傳說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朱文公云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袖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

葉賀孫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章及心一也一章謂程子承周子一派都自太極中發明曰然

或問周子是上面先見得如此先生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之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董銖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壻溫

公濂水記闡載陞說事是發固篤實長厚底人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

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太極周子之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

周子看得這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

字都括盡了 已上八段 晦庵語錄

侍坐正夏堂論濂溪爲道學宗主乃在道州

可謂此邦盛事對曰濂溪不由師授直其所

謂自得曰濂溪始與陳希夷後來自有所

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

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夸此

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南軒語錄 答程符問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七

附錄

雜詩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任大中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

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傅耆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

遠且蜀顛予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

翹深慚識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

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荷公引重語扶瑤變

良玉一逢几席來荏苒變昏旭遠闊落帽節

賓朋相追逐剩摘籬下黃痛飲盃中醁清談

已忘倦佳篇又相勖畢力爲徒弟強勉攀高

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願策疲蹇助

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志答

此意庶幾不忝厚

周茂叔送到近詩數篇因和渠閣裴

二公招隱詩　傅耆

三賢趨向一家同不欲塵埃作荀容明逸招
歸豹林谷樂天邀入香爐峯

賀周茂叔弄璋　呂陶 成都

仁厚陰功素所施熊羆佳夢此何遲藍田寶
璞眞希世丹穴僊雛亦為時善慶源流歸顯
報崇高堂構襲初基他年若許林泉老却看
兒孫振羽儀

送周茂叔殿丞序 并詩　呂陶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於人能自知不能必
知於人得乎中不奪於外環視天下而輕重
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
以矣其趣尚故能也人之分睽於義利取舍
好惡交攻競鶩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

子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偽而憤君子之所
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
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畏仲元而
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
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
人之善而有聲於世非倖也公天下而為言
也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
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
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
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潘之深流必長趨之
端適必遠廣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
誦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將遯去山林以
全吾思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
知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
於君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
知者亦可與辯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

不爲後歎今年夏六月官蒲南歸士大夫皆
文以送陶既序又繼以詩　高帆颺漢水六
月南風温下流乘漲怒一日千里奔湍感雷
霆轟擊石勢龍虎蹲漂摇波濤際渺漫天地昏
君心浩溟渤坐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
澄静源青雲路三峽寄傲開琴樽白日蒲平
楚放懷清夢實羨險既一致卷舒惟義存未
易此滄浪時平斯道尊

贈茂叔太博　潘興嗣

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每懷顔
子能晞聖猶笑梅眞祇隱仙仕儻遇時寧枉
道貧而能樂豈非賢區區世路求難得試徃
滄浪問釣船

題濂溪　潘興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
林泉友一溪東南來瀲灔翠波走清響動靈

粹寒光生文斾栽我双劒峯隱隱插牛斗躔
雲五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即是閬
門叟爲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自然忘得喪
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
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斲鼻周未免安能混眞
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顧
言與君壽莪勤復懇惻雜佩貽瓊玖日暮車
馬徒橋橫莫回首

和茂叔憶濂溪　潘興嗣

憶濂溪高鴻冥冥遊者肥玉流來遠不知源
源重嶮甚深遮闔試將一酌當美酒似有冷
然仙馭飛素琴携來謾横膝無絃之樂音至
微胡爲劒佩光陸離低心俛首隨轉機伊尹
不忘畎畝樂寧非斯人之與歸

同周敦頤國博遊馬祖山　趙抃

姥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高凭覽茲

騷人煙閣馬祖叢前氣象豪李指正聲調王
軫放懷雄辯起雲濤聯鑣歸去无清樂數里
松風發骨毛

次韻周茂叔國博見贈　趙抃

蜀川一見無多日瀫水重來復後時古栢根
深寒不變老桐音淡世難知觀游邂逅須同
樂離合參差益再思籬有黄花樽有酒大家
尋賞莫遲疑

次韻前人重陽節近見菊　趙抃

爲僚初日喜邀客亦逢嘉節把酒須同樂分襟
莫預嗟未成登高嶺好共數黄花試向東籬
看秋叢映曉霞

次韻前人不赴重九飲會見寄　趙抃

嫩菊浮香酒潑醅會倫歡飲鬱孤臺如何此
會翻爲恨爲欠東公一到來

九日年豐獄訟稀登臨君同醉樂無涯樽前戀
我區區意只得登高一首詩

題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
濂溪泒清深遠城市絜淨去塵壒豪髮難遁
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恵勝絕甚圖繪固
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
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養
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直靜正於俗邁主人
心淵然澄澈一内外本源孕清徳遊泳吐嘉
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兌

送茂叔通判虔部赴零陵　程師孟（時知洪州）

移官遠過耒陽西好景重重合盡題永水自
然勝瀟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
脚境上鄉人待馬蹄曾是忠賢流落處至今
蘭芷尚萋萋

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　趙抃（時知成都）

君去濂溪澗外行停留仍喜便鄉程九疑南
內參差碧三水秋臨徹底清詩筆未閑真吏
隱訟庭無事洽民情霜鴻今到衡陽轉遙結
憑誰數寄聲

益帥趙閱道以詩寄周茂叔程公闢
相率同和　潘興嗣

道交兼契少人行況是雲霄自有程目極一
涯天共遠心期千里月同明春歸錦里豪華
地秋入濂溪冷淡情山水高深無限意爲公
分付玉徽聲

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
書知已赴官零陵丙午正月內成七詩
奉寄　閬中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十二月中嘗附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遞中得新詩一軸瀟湘流水
閬苑峽暮雲遮不得相從去春風正月初

楚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頤鄉閭接營道風物
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虞與
永二郡孰安閑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
未盈冠喜靜心長在耽詩性最懽應從下車
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責誰知除濂覓還爲半刺史不失
古虞官別乘今誰厚朱幡舊最懽遥憐春色
好並蓋從游茂叔書言與李小陳照中有舊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
鷓鴣啼湘水晴波遠蒼梧暮色低不知春日
静何似在濂溪
二子君家寶知渠秉骨清羽生俱是駿鸞語
便鏗鏘鳳老雛方秀珠圓蚌轉明吾甥真宅
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説退居無家歸絲冕有子

侍藍輿溢浦方營業濂溪旋結廬峯陵官棲
剩應得更添書（茂叔濂溪有書堂）

八郡湖南使棱棱盡有名荆臺耒鄉舊（提刑提公鄉丈人也）漕府忝門生（運使薛丈嘗出門下）吾歲饒風力伊人最直清預知相見日傾蓋便投誠

宗邑袄災併無如舊歲多（乙巳歲）凶霖浸宮闕湧水注江河（秋大雨）旱盛天爲疫（夏大疫）陰強雪薦瘥（冬大雪）知君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嶺中有對雪寄吳延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後輩老垂魚大義誰窺覘微言尚闊疎頻君來就索但恨未成書

贈周茂叔　合陽何平仲

及物仁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大易知幽賾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節冰壺此外更無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聞茂叔中年有嗣以詩賀之　何平仲

慶門崇構已多時五百年方是此期樹長瓊枝生較晚珠根驪頷得來遲栢溫貴骨天然別韋相傳經道不衰衡岳唯高湘水闊共知長與福爲基

題茂叔拙賦　何平仲

僞者勞其心關機有時闕誠者任其眞安知拙爲拙拾僞以存誠何須俟詞說

濂溪詣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碁磬遶廬山門掩寒流晝日閑我亦忘機淡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濂溪隱齋　任大中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

再題虞部周茂叔濂溪　任大中

公廉如古人祿利十鍾踈眼髮一簪貴棨戟
溪上居羣峯插雲秀滿眼如畫圖一甕是酒自
足數畝稻有餘夜月摇吟筆朝厨摘野蔬渴
飲溪中水饑不食溪魚大溪深一丈松筠自
不枯公心保如此眞為廉丈夫廉名似溪流
萬古流不休我重夷齊隱日月光山丘夷齊
寃若在暢然隨公遊

江上懷永陵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目立江干煙浪三湘闊風帆
八月寒不聞來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
上歸因作釣竿

送永陵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任大中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
及秋來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寄廣東運判周茂叔　任大中

凍雲滿愁目艱艱塞遥空又客江湖外殘年

兩雲中醉鄉無伴入吟社與誰同莫訝音塵
闊天南絶去鴻

題濂溪書院　孔平仲

廬阜秀千峯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簡淡住在
溪之曲深穿雲霧合幽境就剪茅茨結空屋
堂中堆積古圖書門外回環老松竹四時風
物俱可愛嵐彩波光相映緑先生於此已優
游洗去機心滌塵目樵夫野叟日相親皓鶴
哀猿夜同宿方今世路進者多貪冒紛紛爭
轉轂矯其言行媒衒名譽以機關希爵祿由
來物役無窮已計較愈多彌不足何如瀟灑
靜中閑脫去簪紳臥林麓先生此趣殊高遠
不以尋常論榮辱奈何才大時所須獨畏緋
衣佐方牧鸞臺鳳羽出為瑞未得宜賓逐鴻
鵠先生何時歸去來古人去就尤宜速須識
溪上久寂寞蒼煙白露空喬木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
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
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
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
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濂溪詞并序　黃庭堅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
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
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
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轉運司以
權利繩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
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
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
然其後迺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
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
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
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
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
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
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
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
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
厚陵諱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
家求予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
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
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
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

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瀑淙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挈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有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濂溪詩　南豐張舜民

洗耳褰裳未結餘何須外物表廉隅碧梧脩竹藏丹鳳空谷生芻老白駒水爲不爭方作瀼溪因我有始名浯北人要識濂溪是請問江州借地

濂溪詩　王蓂 撫副

先生帝王師韞匱求善價連城既不售抱恨歸長夜音容忽已遠遺芳鄭閣齊王李西洛賦猶識唐虞化俾之坐廟堂亦或齊諸龔李何與廿違揶揄困嘲罵嗟乎晚陶道味如倒食蔗逢時多艱難戎夷變華夏歸來廬山灣弛擔休征駕尋幽經隱居脩竹樊田舍傳家惟耕稼子感濂溪下濁醪再三傾薄用著藉

營道齋詩 并序　何棄仲 作道州本何弃

春陵郡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挨衆而業儒有子曰敦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貢人敬慕之每稱獎其子壽燾燾節以完亦爲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唯多其廉退脩水亦止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未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甫數舍坡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託宿於茲且有墳

儀留人比劍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話前事
賦詩曉兒曹
儒行篇中有至論書齋鄉縣兩存存南音楚
國鍾儀操仁術孤人孟氏言近信毋隨流水
到舊廬凝望慶雲屯里非勝母泉君子循取
佳名覲聖門

遊濂溪辭 并序　鄒旻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官遊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冶闡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士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字求詩於山谷避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實取不應媲水以明其廉其說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重觀之俱失也旻竊案道州考濂溪頌詳因暇日遊焉訪先生之遺跡且悼世人之惑也敢述以辭

度營川之脩梁兮遡其瀨而走西路平原之瀰迤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乎荒陂漸林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趨兮卒或尨而或茨逢衡閭之奚所兮翁告余以濂溪閭民氏而皆周兮本其系而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丘墟兮逢振淪於布衣詠先生之所服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思也雲山矗而崇崇兮豈絕塵之姿乎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誦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羣而不嚚兮抑孅俗之未衰乎彷徨乎奚忍偭而去之迫日暮兮既去而猶遲遲幸穎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環可耕者數畝兮昔當

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檟兮乃鳳皇之所規
羞求其他而不得兮尚矚此而庶幾悲先生
之蚤歲兮逢彼百罹奉親學於滑陽兮仕謀
歸而願違故溢江之所築兮志此溪於門楣
何山谷之不審兮指遑峯而實之病後之人
迷益遠兮白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妄取濂而
增水兮由媚客而請詩噫其本之不覿兮宜
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
唐之時元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浯涍與
湞汸兮賓七泉而爲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
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類兮爾奚浯
涍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道與肖亦參差
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姚水兮遠矣昔人之
所貽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可以療世
之惑兮寄鍼砭於此辭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字以康功名之仍賦鄙句　　知郡胡寅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嗣海沂歌倉廩雖空閭里有功成歸去朝日邊吏關虛堂得晝眠後囿好花初着土前簷新竹已參天貔貅未飽軍須急赤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以為五峯胡宏所作）

山北紀行二首　　朱熹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于澄請爲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爲設食于光風霽月之亭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于今有斯

人淪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
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
遺惠我思無疆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之一　朱熹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
互來往羲皇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
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
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
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
死幻語驚盲聾

勉齋黃氏謂首篇横說次篇縱說故並錄之

有宋淳熙歲承火羊月臨水鼠陽生
後之三日郡太守王溉同貳東趙希
勉周梓欽謁
濂溪先生祠堂陪祀者嘉菴官呂蠡唐
紹鼓朱光祖邑令尹黃灝廣文應振
郡庠諸生六十有二人行禮訖事主
溉賦詩二章以紀其事云

鄒魯公墻世莫踰先生深造類乎居功名歲
晚雲歸岫德業川增水到渠將靜精微窮太
極明通公溥見遺書要知今古存清致一派
濂溪玉不如
發明正學久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嘉有人
能洪此道定知天未喪斯文永陽遺俗堪垂
則溢浦流風又策勲我率諸生拜祠下要令
今古播清分

留題九江濂溪書堂　度正

維暮之春萬象都塑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
水元清澈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
行細看芳草訂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

欣欣揔自如

再題

千載斯文僅可求莫春春服共行遊向人魚

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麼幽

嘉泰二年三月二十有四日正與趙琥伯

玉冉木震甫來謁 先生之祠薦米作粥

采溪毛具杯羹從容移日伯玉仍載郡醖

與俱蜀人度正書

濂溪識行 嘉泰辛酉十一月十五日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

月依然在肯與人間較盛衰

永嘉薛師董同兄箕從友劉仁愿同

來 丙寅孟春

縛屋匡廬老不歸晨靈夜月手能揮兩山夾

植春風布一水消回鼓瑟希舉柏偶成庭下

蔭游禽何有夕陽暉洗空天地猶餘滴獨徑

門前多魯表

題祠堂 嘉定改元四月八日 江陵王子脩

先生粹德妙難名霽月光風狀未成獨有溪

流環舊隱道源一派至今清

錢塘學者周剛敬題

兩楹夢奠幾千年軻死荀楊不得傳大學中

庸幾墜地光風霽月忽開天百王道統新吾

宋一代儒宗首此賢身後斯文猶未喪韋編

有易付伊川

題濂溪祠

昭家世括蒼誦先生之文覩先生

之像舊矣獨欲拜謁祠下而未能

開禧丙寅試吏冶邑蒲秩而歸道

由九江望祠宇咫尺輙持香一瓣

躬造先生之堂而致敬焉若夫心

之所傳誠有出於言意之表者先

生爰有以繹之端拜之餘謹書古
詩以寫崇慕之意云嘉定己巳九
月二十日承學鮑昭書

盤古得希夷妙用彌宇宙微言莫能形末泒
自穿溜世方尊兩耳出入快馳騁頰舌以騰
說鳴蟬咽風腹豈無後來英出力徒自救章
分而句析傳習轉訛謬先生道德尊一洗當
世陋使人意已釋醯雞發其覆古聖不傳訣
卓然獨神授百世不磨滅正聲日諧奏
愧微官西望祠已舊平生夢不到肅然斂襟
袖昔傳簡冊餘精微未容究登堂覩遺像三
理得心和豈其不思古人淺末敢編就敬持一
瓣香百拜更三嗅

題濂溪 嘉定辛未十月二十七日 薛祓 書

自秦已降非無術由孟而來得此儒開物於
黃誰返拙先天有極僅傳圖故廬仍在光風
叢茂草能着生意無末學詠歌溪上去可應
侯子獨摳趨

學生李元龍百拜敬書

萬頃寒波浸碧天蕭蕭閴屋冷爐煙可憐薄
俗趨時好不為先生整舊椽

題濂溪 天台林煥文叔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
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絜夫子德行萬古
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
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則濁人心本善失
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者猶如夢覺

敬題

濂溪先生書堂 干越柴中行 江東運判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舂陵至留居
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
事懷哉伊與顏

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先生教
人親切之語也後學宜盡心焉

出城三四里矯首悵遐觀頓覺市聲絕從祈
天宇寬康山書几淨溢浦硯泓寒一誦愛蓮
說塵埃百不干

嘉定七年九月十三日敬拜
濂溪先生祠下　蜀人仲璉

跡跂心親四十年口吟手舞亦欣然眼明當
日清溪上身到平生霽月邊天實有言誰啓
秘道從無極獨開先持循不許秋毫失胸契
堂中觀面傳

魏鶴山督師日領客溪堂分韻詩并序

端平三年春三月戊午朔
天子有詔俾臣了翁以同書樞院
奏事既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
丑與賓佐謁
濂溪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四謂
是不可無紀也遂以明道先生雲
淡風輕之詩分韻有賦而詩有二
言四言同一韻者則二客賦之了
翁得雲字

書生不知兵奉詔行三軍亦手張空拳幸脫
貔虎群四海蓮華峯濂溪派清分擬求一勺
水浣我三斛塵幸欣明夕霽非晴雲溢朝氛董
上夫子堂肅如有聞池蓮已濯濯庭草長
欣欣重惟夫子書千古接昏嚚善惡萌於幾
陰陽互而分一落俗儒喙譊譊齒牙齦流傳
豈不廣丗道滋放紛書生屢乞骸歸耕故山
雲願言與同志相期任斯文

分韻二十四詩督府一時名勝之所賦也
惟鶴山一篇為濂溪作附錄於此餘外則
自有
集云

濂溪六詠　周以雅

此心安樂莫非康媿水成名亦偶然溢浦春

陵隨地在不應太史失其傳黃太史稱先生以其所樂若嫌水成名曰濂溪而先儒以為先生家舂陵之濂溪其居九江亦曰濂溪示不忘也然太史與先生同時豈真不知濂溪者學者當味其言

先生雅愛水中蓮尤愛蓮花峯下泉此水此蓮誰會得一窻生意草芊芊濂溪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

家住城南數畝宮杖藜來往此堂中吟風弄月人何處極目閑雲數去鴻謂之土人云先生居城南往來此溪上傍溪皆周氏之田

當年太極揭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圖意

濯纓潭上小相羊手把通書四十章除却誠通與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書與圖相發明

參也竟以魯得之拙堂存舊未為非光風霽月新題扁別作斯亭互發揮書院舊有拙堂今更扁曰光風霽月信美矣然拙之一字先生受用處不可廢也書以識之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七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

附錄

雜文

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侍于洪論公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王邑金穀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孫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至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覩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吊公子嗚呼公之平生恥不名時雖培浚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但傳自視甘其毫纖以患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瘵已瘝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遠權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況如不肖辱公知厚

通家之舊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詞情長
韻短續以漣洏

祝文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
八日丙辰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撫
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朱熹謹遣史生
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

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
皇道體沕穆無窮羲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
以還名宗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
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瀘之原
有嚴貌像欲觀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
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役爰俾諸生敬陳
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
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
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
久而不失其正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
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
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
嚴貌象於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
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

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庀職之初拜謁祠下敬
惟先生道德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嘗誦
遺言比年南昌實先生昔年弦歌之地今又
來官于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凜然如在方
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尚鑒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　月　日　前人

孔孟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　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詔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袤為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之幸遂償夙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辭廟祝文　前人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秘以惠後學數十年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研六經之跡義爰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詞章以釣名第根抵不立隨試輒敗先生之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詔辭來守是邦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以正救末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為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誤將使指駕言祖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謁祠祝文　漕使楊楫

孔孟之學殆幾乎熄粤惟先生金玉其質闓微闡幽圖之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斯文炳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揖假道江濱獲睹遺跡高山景行服之無斁薄酒三奠聊伸悃愊

到任謁祠祝文癸酉五月二十七日　徐崇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秘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行者先生之賜也崇憲蒞事之始毋敢不敬謹涓日吉祇款祠下尚冀有靈實昭鑒之

謁祠祝文　王溉

維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孟既遠道蝕專門天佑後人未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道原吐辭立象統接興墳濂溪之堂公之河汾澈幸假守敬慕清芬首瞻睟容即之若溫流風餘訓得於見聞治己治人遵用格言陽德既升君子道尊敢率諸生來薦蘋蘩益誠用勸習俗以新春秋王祠敢請諸孫庶幾遺教千載猶存

春祀祝文 丙子　陳卓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先而功次秩秩有序而有國之祀典亦如之庸非興化屬賢關教崇雅誠在此而不在彼歟惟公窮理盡性造者愈深開物成務施者未究晦迹濂溪之隱合幾年矣而德學留淑諸儒慶澤垂裕甞集祀舉青陽歲復一歲非鄉里所昔京仰而祭典之宜率由者乎英爽如在其監于茲

仙居縣太君鄭氏墓誌銘　潘興嗣

故賀州桂嶺縣令贈右諫議大夫周府君之配鄭氏其先成都人左侍禁諱燦之女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諱向之妹府君諱輔成春陵人祥符九年進士及第居官有清節夫人左右之衣弊飯蔬忻忻如也性慈惠平居喜為陰德事生男曰惇頤女曰季淳嫁進士陸君踰一歲而亡惇頤幼孤自立好學不羣府君既沒夫人挈其孤歸鄭氏鄭氏愛之猶己子既壯行義名稱有聞於時夫人壽五十五景祐四年七月十六日卒因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圖鄭公之墓側後二十年水壞墓道惇頤以虞部郎中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乞知

南康軍遂遷夫人之襯窆于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寧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也夫人贈仙居縣太君有幼孫二人曰壽燾皆爽邁與羣兒異其族孫蕃孝敏好學力幹異事志識殊遠蓋慶之餘也周氏其興乎虞部君語予曰吾後世子孫遂為九江濂溪人得歲時奉夫人祭祀無憾矣子為我銘

緜約而起其祉則蕃厥蕃維何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知彊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君博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為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勑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後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僉判合州軍事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擢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砥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

又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
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
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禄分給宗族其餘
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
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
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
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
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
仕可止古人無所以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
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
者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
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
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
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
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
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某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參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太君之墓
左從遺命也壽燾能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
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乎中貴於自期謫
謫曰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因
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先生墓碣銘 大字海蕃刷本 小字蒲碣全文　蒲宗孟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
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 日夜 退而
嘆曰世有斯人歟 真吾妹之敵也 明年以吾妹歸之
周君世爲營道人始名 光宗御諱 實避 英宗藩
邸名改 光宗御諱 頤曾祖從遠祖智強皆不仕父
輔成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母鄭氏
仙居縣太君君少孤養於舅家鄭舅爲龍圖
閣學士以恩補君試將作監主簿 自其窮時燬然欲有
所施以見於世故仕而必 行其志爲政必有能名 初從吏部調洪州

分寧主簿未幾南安獄上屢覆轉運使遣虔君
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郴縣令又爲桂
陽令分寧有獄不決君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
吏不如也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君
爭不勝投其司理參軍告身以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
囚卒得不死自桂陽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
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見君來咸曰是能辨分

卷八　十一

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君益思以奇自名嘗署悉敢解如快刀雖小斤
客手無所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懼恐不獨以
得罪於君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也江之
南九十餘邑如君比者無一二改太子中舍
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一郡
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
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今資政殿學士
趙公爲使者小人陰中君趙公惑之去尚疑

君有過嘉祐中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
來守虔熟試君所爲執君手曰幾失君矣今
日迺知周茂叔也　英宗登極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虔大火焚其州改通判永州轉比部
員外郎　今上即位遷駕部員外郎熙寧元
年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
中提點本路刑獄君以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不憚出
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

卷八　十二

處皆縷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
注措未及盡其所爲而君已病矣病日劇念其母未葬
求南康以歸葬已君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麾旌耶病
且劇三字元在上晦菴移於此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趙公
再尹成都聞君之去拜章乞起君朝命及門
恙已革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卒年五十七
嗟乎茂叔命止斯乎先時以書抵宗孟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
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長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又不

傳寫須史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其語如此嗚呼可哀也

已初娶陸氏縉雲縣君再娶吾妹德清縣君

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君自少信古喜義以名節自高李初

平守郴與君相好不以部中吏待君初平卒

子幼不克葬君曰吾事也往來其家終始經

紀之雖至貧不計貲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

歸妻子饘粥不給君曠然不以爲意也生平襟懷

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終日徜徉其間酷愛廬

皇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書堂乘興結客

與高僧道人跨松蘿躡雲嶺放肆於山巔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其以病還家猶籃

輿而往登覽忘倦語其友曰今日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爲逍遙社但恐以病來耳君之

辛四月十六日二甥求銘吾將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葬君於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吾嘗謂茂

叔爲貧而仕仕而有所爲亦大槩略見於人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

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

寫其所好以侑之銘云來求銘三字續添銘曰

廬山之月兮暮而明湓浦之風兮朝而清翁

飄飄兮何所琴悄寂兮無聲杳乎欲訴而奚

聞浩乎欲忘而難平山巔水涯兮生既不得

以自足死而葬乎其間兮又安知其不爲清

風白月往來乎深林幽谷皎皎而泠泠也形

骸兮歸此適所願兮彼安彼寧

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

惇實字茂叔後避　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

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

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

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

縣事僉書合州判官廳公事通判虔州事改

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

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

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府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有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吏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癘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施設注措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

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
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
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
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
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
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
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
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
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
取於其言云
晦菴即濂溪誌補碣及孔司封黃太史所
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爲此事狀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世家舂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湓
蓋襲舂陵舊號耳　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
二百年流風所漸民醇俗厚其爲士也愿而
文過化之盛非止家藏書人誦言而已邦人
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道有表揭闕而未舉
惟春秋之祭祖豐班蔡荊衿佩濡露兩耳
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午以南豫學子典郡
事二年間因浹和集以公於己者公於人克
錢暇裕於縮道中將以餘力起廢隊乃諏急
先命理掾鳩工築室墓右踰時告成率賓僚
相祀妥厥像于中冠屨肅穆儼乎洋洋生如
也竣事命某有以識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
天下見道即見　先生室之築特以寄瓣香
勺齊之敬耳尚何言以藻繪斯道抑某友復
左丞蒲公宗孟銘　先生墓不能不掩腕於
仲尼日月也其言曰　先生疾革時致書其
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
平天下材智皆圖自盡茲獨不能補助萬分
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

今死矣命也嗟乎有是言哉　先生之學静虛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爲入聖之門者也窮達常變漠無蔕芥行藏晝夜生死其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戀戀偷生之見者所可窺其藩言焉不擇左丞尚得爲知　先生者然則　先生之道豈固信於來世而獨不知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慮皆和附一辭所共其不然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與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爲新法厚自援援者耶半叔遐征里要議若難之遂借其說於子産徐達吉以河内冤爲平民損引更生之對實其事自古賢亂是非往往一轍若左丞者設易簀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臓自欺之舌誣　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爲毀蓁求合周世塞道又罪浮于臧倉者也因辯識未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先生像贊　　朱熹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又贊　　張栻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濂溪說　　朱熹

熹舊見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嫓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

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營樂鄉石塘橋西
而春陵胡氏輔為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
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
其本之意近郡武鄉曹官春陵歸為熹言嘗
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
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濂溪之源
委自為上下保而先生居其地又別自號為
樓田至字之為字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
泉之遺俗也曹嘗有文辯說甚詳其論制字
之所從則熹蓋嘗為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
與曹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
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
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
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
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
正月

記國史濂溪傳後　朱熹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内翰借得所
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說及
通書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
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
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其何
所據而增此自為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
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
議若增此字其為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
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
蘇子容特以為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
草頭木腳之語而　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
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為例則
無不可改之理矣

題太極西銘解後　朱熹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

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節 朱熹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云云

聚樂堂記 何士先

濂溪先生發孟氏不傳之祕以淑諸人始自伊洛卒遍天下厥今九江以南暨五嶺之陬先生足跡所至皆立祠奉之惟謹四方學者凡有得於先生之緒餘往往爲正人端士噫嘻亦盛矣吾鄉乃其正宗薰陶漸漬視他邦宜過之而反不及焉何哉豈吾東家丘未尊信於魯人而傳之者少耶夫道不遠人匹夫匹婦之愚可以與知日用飲食斯須違之不可獨以先生所至而存所去而亡而學者必曰得於先生云者蓋其師承源流之所自焉爾惟人各尊其所自於是相與尸而祝之以報休德之亡窮不然抔土立木爲叢祠水濱竹間若野叱然焉攸用吾曹既知所以事先生之禮抑思所以尊先生之實春秋饋奠益督於此目先生之睟容心先生之奧學必求太極通書所喩者何旦日必求簞瓢飯蔬所樂者何事切切偲偲開誨琢磨所見益明所得益豐以善其身以風其鄉人莫不皆爲仁義中正之歸夫然後知斯堂之不虛設先生之言曰道義有諸身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

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今爲斯堂所以重先生且爲朋儕講貴之地士先請用先生遺訓揭之曰聚樂諸君皆曰然因屬士先爲之說

春陵續編序　葉重開

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日衆舂陵本最先出板浸漫滅重開既白諸郡侯參以善本補正

訛闕併以南軒晦菴二先生太極圖說後錄本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閒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錄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菴更定周子之書至于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碣詩文附見諸集者悉從刪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於求道重開應之曰晦菴發明正道之傳示學者以統一之旨擇之不容不精是書集於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信者摭拾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况先生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淺深然自遠而即近由粗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而畢錄于此觀之者豈知所適從矣云云淳熙己酉十一月庚申括蒼葉重開謹書于希賢閣

書文集目錄後　度正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說同人說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彼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温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

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者於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者於詞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弔離故別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遊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遊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奧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之粗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錄此編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書濂溪大全集後 節　度正

云云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理中有氣氣中有理固不可離而爲二也然聖賢之言人有專言之者有兼言之者無極而太極是指極至之理而專言之夫子言性與天道孟子道性善是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合理與氣而兼言之性相近習相遠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與語上是也物得其理所以成性得其氣所以成質理反原氣不反原三代而上異端邪說不作而民聽一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焉自佛法流入中國而人始惑矣　周先生所以著爲是說若蓍蔡以發前聖之未言啓後學之未悟嗣遺音續絕響書於無窮其功顧不大哉然先生以其光風霽月

濂洛之罔言之全乃欲以急迫躐進之心殺
其聰明恃其智巧欲襲而取之宜乎讀之者
多而知之者無幾也然則學者苟能虛心一
意積其操存之實極其涵養之功優柔厭飫
以求之夫何難致之有學者勉之而已云云

同前　　胡安之

易兄論叟昆仲暇日携所刻　周子大全集
見示曰願有以志其後愚謝不敢他日論及
無極而太極之旨愚竊誦　先師文公之言
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
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
能爲萬化之根本又誦曰無極即是無形太
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矣
論叟曰然則邵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
何耶曰老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道爲
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
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
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
以應物闕義備此論叟又曰文公先生曰五
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
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如何曰各一其性氣質之性也性之無所不
在本然之性也性之字義雖曰不同然既有
氣質則本然之性未嘗不具於其中也論叟
喜曰請即此二者以志焉可乎愚又謝不敢
論叟固請曰問學之工亦可以裔於示人而
不廢質問辯之益乎愚無以對因直錄所以
相與酬答者如此云云　紹定元年十一月甲子
末學萍鄉胡安之叔器敬書

發本三書序　節　　王夢龍宗卿

孔子歿而微言絕孟子歿而道統絕暨周而

下枝爲百家，蔓爲異端，枒爲傳注，華爲辭章，泯泯棼棼，萬古如夜，其流禍之慘，天地爲之礫裂，民物爲之糜爛，世道爲之凋落，蓋千百年于此矣。及我　朝而濂溪先生始出，泝洙泗之絶派，濬關洛之正源，至程張諸先生而益明，歷朱張呂三先生而大備。立言詔後，是不一家，其尤大彰明者，濂溪之太極圖、通書，橫渠之西銘是已。然比理博而詞約，旨微而語邃，學者往往昧其大而苦其深。先儒踵作有解義，在夢龍時取而沈潛饜飫之，犂然會于心，渙然泮于疑，淵源之奧，幾無餘蘊，猶懼夫人之不得盡見也，詎容不思所以廣其傳乎？因念昔龜山疑西銘，而伊川發明夫理一分殊之論；二陸疑無極，而晦菴推衍夫無形有理之旨，問不厭審，辨不厭明云云。嗚呼！太極圖、通書，學易之門戶，以明夫三才萬化異用而同體；西銘，求仁之閫奧，以明夫天地人物理一而分殊。學者泝流以尋源，則此編其舟航也。深造其原，誕登于岸，回眡津流，亦假涂爾，况舟航乎？紹定改元二月既望，山陰王夢龍序。

金陵記聞注辯 大字記聞 小字注辯　饒魯

嘉熙己亥之夏，余至金陵，有問於余者曰：無極之云，未之前聞也，是出於老子書。　國朝儒先獨濂溪有無極太極之說，康節有無極之前之說。無極二字固出於老子，然邵子用之則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周子用之則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又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如邵子之言，則無極與有象爲二，而無極專屬乎陰靜；如周子之言，則無極太極一物也，而陰陽動靜無不該焉。是其字之所因者雖同，而意之所主若絶異。且讀書窮理者，將求其意乎？抑泥其字乎？若泥其字，則體用二字出於佛書，而程子以之論忠恕；活潑潑三字出於佛書，而程子以之論費隱，謂程子之學亦源流於佛氏可乎？朱子發以謂太極圖傳自穆伯長而

源流於濮上有是理也朱氏得於所聞其說難憑獨潘誌以爲周子所自作它何所据潘氏得於所見其說可據國史載太極圖自無極而爲太極胡本無自爲二字國史與胡本孰爲可信且其曰太極本無極安知其不曰自無極而爲太極而太極實根本於無極也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通書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或言無極而不言太極或言太極而不言無極明無極即太極太極即無極也又云是萬爲一一實萬分未聞言一之上復有所謂無也二字出於史官之妄增亦復何疑圖說以動靜爲太極通書以動靜爲神與易大傳合矣本圖則以動靜爲陰陽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又與圖說通書之旨有異否也圖說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爲太極之動靜而非以動靜爲太極通書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神之動靜而非以動靜爲神易大傳亦然請詳之至於本圖以動靜屬之陰陽而圖解謂動靜爲太極所乘之機者亦曰動靜者氣而所以動靜者理也其與圖說通書亦曷嘗有異旨耶蒲碣載周子嘗以仙翁隱者自許與高僧道人放肆山水間寓懷

塵埃之外有高樓遐遯之意世人未必知之也蒲周子之懿戚其知之審矣今事狀削之果何所据耶通書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志則非隱者學顏子之學則非仙翁況通書所說脩己治人之道非一未聞有長生久視之說高樓遐遯之意也且潘氏贈先生之詩有曰每懷顏子能躬聖猶笑梅眞只隱仙又發說文述先生之語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州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上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詠歌先王之道足矣此豈仙翁隱者之言耶蕭碣以此稱述先生其見陋矣事狀削之不亦宜乎邢和叔敘濂溪與荊公語連日夜荊公退而深思至忘寢食蒲公亦嘗從穆伯長學者周子與之語而合固宜令何以見其無是事闕先生之言而說者多矣豈必問師而後然哉考周子之進用在熙寧年間未必非荊公之所引拔按熙寧初元呂正獻公爲中丞力以先生操行[illegible]薦[illegible]神宗薦會趙清獻公在政府亦奏知先生者遂自永州通判擢授廣東轉運判官故陸請先生廣東之除用清獻薦而呂氏童蒙訓亦記先生啓謝正獻之辭不[illegible]公有所引拔此其贊歎新政之語蒲碣以爲先生之手書此

固有所据也今何以信其無是語稱贊新政蒲之世也抵書於己之云何足憑信且蒲碣作於先而潘誌成於後今此語獨載於碣而不錄於誌意者潘因已知其妄而削之也夫潘與蒲錄皆不足以知先生之心然以蒲較潘潘賢扵蒲遠矣凡此恐當以潘為據■邵氏聞見錄記　神宗聞永樂之敗臨朝數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又記宗孟為左丞日嘗對　神宗毀司馬光公上曰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若他人則雖追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不樂作而曰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觀此則蒲之為人可知矣其稱先生之言以讚新政也宜

哉二程先生固嘗學於濂溪者然明道薦賢於　神宗以父表弟及弟為首何為不能顯揚師道也明道薦賢乃熙寧二年為御史時時横渠伊川皆抱道山林而未為　神宗所知故特以為稱首若先生則趙呂二公已交舉而拔擢之矣此所以不復及之也雖然明道當時所薦者數十人亦安知先生不在其中且太中公自為郎後每迁輒薦先生以自代父之所薦子必與聞故伊川以是為太中之美而著之家傳以示萬世足其心曷嘗不欲顯揚師道哉又嘗言吾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乃不曰四人

何也三人友也先生師也胡可並論且程子之於三人皆嘗議其得失獨於先生有所稱而無所議非特尊師亦以心悅而誠服之故也師之所存道所存也二程所與門人朋友問難往復之書不一而足何獨簡於師門書之有無存亡皆不可知濂溪卒於熙寧之六年横渠卒於熙寧之八年二程之於横渠哭之甚哀獨於濂溪不聞其哭諸寢門之外也程子嘗有言師不立服不可立也顏子之於孔子當斬衰三年可也況伊川以

師道自尊如是安有師存而遂忘之師死而遂倍之者耶太中公家傳云公假倅南安時以獄掾周某知道與之為友而明道自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如此則是以程子而視先生乃父之執友而已之師也若死而不哭不弔何足以為程子哉至於濂溪之誌銘則屬之於其友蒲碣則屬之於所親而門人高弟反不得與焉將濂溪之絕二程耶抑二程之自外於濂溪也不屬誌銘於門人高弟此言時[illegible]之罪也潘誌云壽[illegible]到次其狀[illegible]銘蒲碣云二甥求吾銘人謂先生以恙屬友以碣為親何所据且先生以熙寧四年收葬其母

仙居縣大君誌稱幼孫二人曰壽燾後二年而先生殁然則壽燾蓋亦幼而未有所知也其不能屬誌銘於門人高第奚啻哉考之二氏之書則識不能無少不同周子曰無極曰靜虛程子曰無大虛皆實理也天下無實於理者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言无無則多无守言有無則多有守有無與動靜同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先生曰靜虛程子曰太芳本虛程子曰皆實理也先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程子曰言有無則多有守言无無則多无守先生則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言無極而太極則無而非無也言太極本無極則有而非有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先生則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動靜互根是無端也陰陽互根是無始也若夫靜無而動有則先生固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矣至於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程子亦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其言無不合者何疑耶周子謂一爲要程子謂主一無適爲敬周子謂無欲故靜程子謂敬而無失爲中靜中須有物始得此其文義類多有不同者

先生以一爲學理之要而程子教人以主敬先生以思爲聖功之本而程子教人以格物先生以無極大極陰陽五行開示道之太原而程子教人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程子下學之功精密詳盡能因其師傳以益廣其所未備者也法始於伏羲而成乎堯詳略雖殊亦何害其爲同條而共貫哉若夫靜中有物則先生已曰靜而無靜矣程子之書言天地之秘盡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獨未嘗一言及於圖說與通書者固有深意也事有發於毫釐之間而其末流之差不僅尋丈之遠者窮理之君子所當辯也案明道行狀稱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蓋太中公攝倅南安而先生爲獄掾故明道兄弟因受學焉當是時先生年甚少圖與書蓋未作也所謂論道者不過以其意口授之耳自是而後明道兄弟還于北而先生專仕于南声迹寖相遠矣唯明道嘗云再見先生雖不知的在何年然以詩可以興及吾與點也之語推之計亦早年耳竊意太極圖通書皆先生中年以後之所著而程子亦未之見也是以明道識端慤之擴銘李仲通之墓與伊川之論顏子好學其言天地生人物稟受之原雖皆不出乎圖書之意而於圖書之文字語言則未嘗及焉至於門人問辯之際亦未聞有援此以質疑者亦可見矣若曰程子以圖說通書爲害道而下語則無極靜虛之外如志李章乾坤動靜之類

至平至實莫非切於學者之入德而亦不爲之括出以示人何邪且無極之云雖出於老子而太極之云則出於孔子而程子俱未嘗一言及之豈程子亦以孔子之言爲害道而併黜之哉是其深意或者他有所在而非此之謂乎余不能答姑以質之同志云爾或人之難余既隨事辨析於前矣然其所以立論之本意則以疑無極兩字而發余雖略爲言之然其義理至精未易以口舌辨也余謂或人但知以程子之所謂言有無者幾先生而不知其自墮於无無蓋以有無論道則氣外尋理心外求性固論於老氏之虛無以无無之論道則認氣爲理指心爲性亦將流於釋氏之作用所謂事有發於豪釐之間而末流之差不但尋文之速者要不可不兩致其察也惟先生之言該貫有無而無此失此其所以光啓伊洛紫陽之傳而無弊也歟嗚呼是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抑或人雖疑先生而尚知尊信程子納約自牖或者其在是乎今試適求程子所以稱述先生之語備錄于後使虛心平氣以玩之而有覺焉則亦庶乎其可及矣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詩可以興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吾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字可了

又曰周茂叔窮禪客此條未詳或曰言其淡靜無欲如蕭然無衣鉢之禪客也按潘誌先生守南昌時得疾暴卒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此亦可見

又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虔

時嘗假守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
爲守所知公視其氣皃非常人與語果爲
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
代每遷授輒一薦之按太中公卒於元祐之五年是時伊川年踰六十矣以伊川平日權度之精法律之嚴而此傳又其晚歲所作使先生之學之道少有一毫之不得其正其肯確然以果爲學知道稱之哉

又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或疑程子既聞先生論道而猶曰未知其要必待汎濫諸家出入老釋反求諸六經而後有得則是程子之道乃得之於六經而非得之於先生也殊不知聖賢教人蓋能示之以道而不能使人自得於道故顏子之在孔門唯聞夫子終日之言而猶不能無堅高前後之惑必博學於文以反諸約然後始有以見其所立之卓爾而無疑不然則是口耳之傳而非心得矣程子所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正謂此也

又指食卓問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
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極論天地萬物之
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

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
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
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按先生自南安移郴縣令初平乃郴守也今伊川自言嘗見初平問先生然則豈伊川亦嘗自南安侍先生之郴耶

又曰王拱辰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
便受拜及坐聞大風起說大畜卦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
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
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右歷考程子之書其所以稱述先生之

道德言行與其所以受學於先生而先生之所以發之者如此可謂尊之信之之至矣曾未聞有半言隻字微寓其不滿之意也今或人號爲尊信程子而乃反致疑於先生且併與程子而誣之其誤深矣盍亦退省其所以偏蔽之原而速求反於大中至正之極不然信一己之私見違天下之公是非議先師疑惑後學其不獲容於名敎也幾希是歲六月甲子謹書于瑞之西瀾書堂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士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術業宜在西郊後輪奐之鼎新營室之益壯用涓吉旦爰舉脩梁洪惟我 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蘊霽月光風之氣象弗除庭草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苦學猶子曰參乎之時對先君之名山存先生之舊趾祠堂雖有書院未興幸逢粉省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騫之在寢墻高數仞肯使韓莊之倚門頻還洙泗之遺風永作潯陽之勝事上棟下宇方觀不日而成春誦夏絃羣書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同賡孺子之歌

東 樓觀巍峩氣象雄知是黌宮今剏始暮春同詠舞雩風

南 大學中庸要飽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太極自涵三

西 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士道原正統屬濂溪

北 履棟渠渠仍翼翼來遊校術得師資端自督侯諄誨力

上　宫室庸居猶大壯吟風弄月誦通書
此樂元來無盡藏　下　賓郭有閒新學
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史君能教化
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啓迪後人詩書禮
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窮居里閈悟正
心誠意之端達在朝廷盡菑世庇民之業無
忘訓誨永載循良

御書閣屋上梁文　陳綽

伏以劒佩鏗鏘登見濂溪之學問閣高大益
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　君
賜於皇　聖世王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
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命于以覺人
心而開天理于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
公敢先諸老得抽關啓鑰之妙斥回門異己
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闔闢又則賢嵩過則
生人識指歸濯纓乎湓浦之濱築室乎蓮峯
之下死存舊址獨大高閣于逢　皇上之右
文毋睠儒先之衛道諫大夫爲大啓齒庠新
鳳翥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俊鳩工之助
鼎新輪奐觀改規模　御書揭而通書有光
屋極建而太極並立巍巍乎宮牆數仞洋洋
乎宗廟百官煙峯此若在前惟仁者靜景
星湖泓然居左廼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
因人而越勝參進學上文各求所學之精翠章
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輙陳韻語同擧脩梁
兒郎偉拋梁東　龍亭新溪爲元公卜吉
築虹得天助興開晴日上簾櫳　西　苍
亭由洛出濂溪諸賢曾得圖書意孰謂斯
文不在玆　南　雨後前山覺勝藍寒爲
又成書塔學行觀山色著青衫　北　入
門傑閣雲霄逼靜中萬物倚欄看生意周
流滿三極　上　此香一瓣誰敢嚮鄉坡

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　下　朋
來仰止如嵩華入門志學使伊顏盡爲先
生增道價
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大廣名教日尊舜我義我
而圜闠羣省而蒲君伊顏志學人皆入自
得焉竟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朱熹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辛亥後學
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黄榦
漢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偶陳士直張彦先
黄榦敬再拜于　濂溪先生祠下惟　先生
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
之人者廣矣而不在斯堂用咸敷繹㡳回弗
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　先生太極圖義其
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　先生之曾孫正卿
彦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邵宜卿吳兼
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留題書堂　李埴

眉山李埴敬謁　濂溪先生之祠與　先生
五世孫澹蒲塘瑑念成皓語父之同來者晉
陵馮繼丹棱程鉞李埴之子鏞侍嘉定癸酉孟
夏朔

同前　安公直

尊賢重道興廢振墜以扶立世教興起人心
此爲政之先務也秦漢以來功利日勝義理
不明祠所不當祠於其所當祠者忽焉不問
惟忠定丞相守成都日創横渠張先生祠而
田以贍其後人至今蜀士誦思不已今江州
史君恪守先訓興舊新　先生祠宇爲周氏後
人立學一用忠定公遺規蜀人安公直抵拜
祠下伏讀史君奠謁之詞益歎行　先生而
有得者與俗吏庸俗夫視時之好尚而爲興廢

者相千萬也三歎之餘書于拙堂從游者嘉
定釋師戒嘉定癸酉季秋七日

同前　　魏了翁

嘉定十有五年秋七月庚申臨邛魏了翁及
眉山蔡囊龍李从周合陽謝子欽資中庚李
任楊約大梁李材眉山張肇程立之臨邛高
斯謀劒陽張長貝淡會于濂溪書堂以易名得
請焉于　元公室江山風月儀刑如在同遊
之士各適其分充如也了翁之子近思約之
子暉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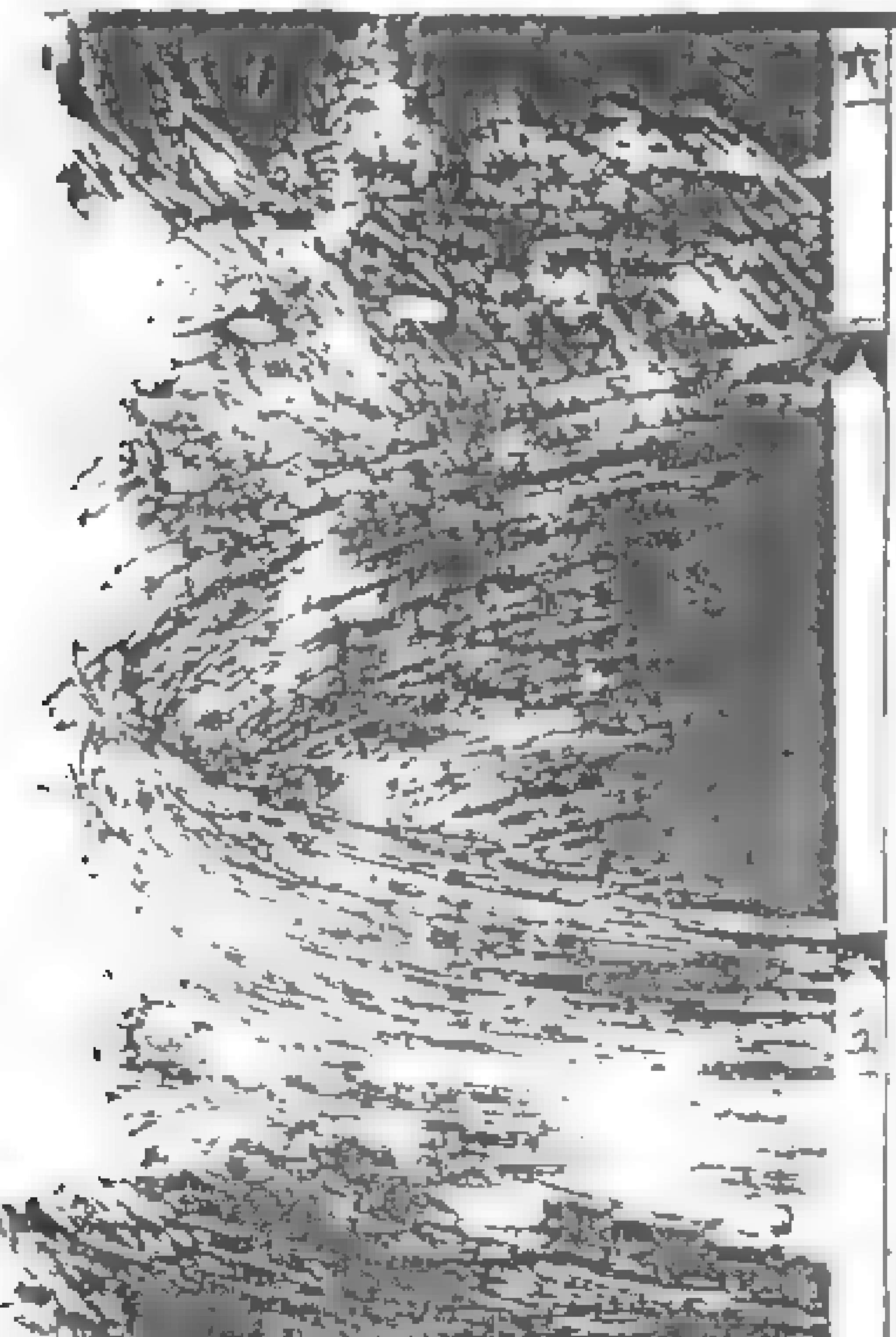
同前　　家大酉

眉山家大酉補外西歸敬拜　元公周先生
於濂溪之上游泳久之想像程純公吟風弄
月時氣象尚庶幾萬一焉寶慶三禩仲秋上浣

同前　　吳昌裔

潼川吳昌裔東平劉震孫率塗石范大淳袁
壎蘇廷桂祗謁　先生祠下濯纓溪流仰高
廬阜油然有發洎舟而還吳昌裔之子與晁猶
子寅震孫之子儒孫侍端平改元孟秋吉日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



附録

誥命

先生謚告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批下禮部太常寺申准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勑送到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潼川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謏被柬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既服假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　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没有卹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崇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悍控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敦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傳誦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敦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俊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淪於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

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古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謂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屬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

知罪矣在 陛下財幸取進止貼黃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寮奏請如朱熹張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之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勅旨後批送禮部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御封付下潼川府路提刑魏了翁奏乞將故虞部郎中周頤特與賜謚重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服制令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桼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巳降指揮節文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令準省部連送下準御封下朝奉郎

潼川運判魏了翁奏爲乞將故虞部郎中周頤特與賜謚事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令勘當伏乞省部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托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孫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

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討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又一時大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嚮自前歲誤被東權攝承潛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之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嘗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由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其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

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冒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貼黃臣竊見著本為周敦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添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為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者其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為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偏以諸儒經

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照得上件奏狀亦為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上件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及準嘉定十年五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朝散郎太常博士高文善劄子中文善連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撰周（上字犯）（光宗[illegible]帝諱[illegible]）頤程顥程頤賜謚文善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侍士定議考功覆議取為常典令來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定謚事關名教議不可輕蓋先儒如韓愈不過謚文歐陽脩不過謚文忠今傳周程之學者如朱熹已謚文張栻已謚宣呂祖謙已謚成謚法之美無以踰此茲欲推崇師學異後人見苟出於己私恐未合於公議太常定謚都省

隸官共議定訖然後奏上又考國朝治平編
敕諸臣寮定謚太常禮院集官擬議下考功
覆議判都省官即於都堂集閤省官議定聞
奏令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
謚乞遵唐及國朝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
官擬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取
自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右劄付禮部同
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遵從尚
書省劄子同共擬定令准承議郎太常丞兼
權兵部郎官臧格狀近任太常博士日嘗擬
撰到逐官謚議本部令同太常寺擬定伏候
指揮濂溪先生謚元公議曰大哉元乎在易
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
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
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澆散殫殘之餘有
能復振遺響僅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

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
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没異端滋熾重以專門
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痼
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
者了亡恙也　宋興鉅公名人爲奕後先其
闡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
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張是天淑諸
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
達發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
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
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蘊書有不盡之言學
者潜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一氣五行之
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
神物動静之別與夫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
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
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

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説幾於迂誕而無考
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摶摶
老子之學也闓端清虛之地而能紹明斯道
抑有疑焉要知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
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
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孚體夫子之無言窮
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擕嚌之耶故
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

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
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説何所肆其誣
如撥雲霧而見日斯赫如斷港絶潢有泉斯
湧當日書括之餘而平旦之後固清明也
當六陰既剥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
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
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
託于書後或辨於注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

確先生之名蓋與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
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傳學力行會道有元脉
絡晳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
以元加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聖
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
然其為文曰吾言名理者亦不免後人之誚也
及嘉定[illegible]行太常[illegible]士或[illegible]當定謚[illegible]後安
論先生[illegible]得其道之正傳自孟氏沒

[illegible]心若夫[illegible]書[illegible]於[illegible]異時或與潘
同識則不敢[illegible]謚記申
尚書本部看詳覆謚去後於嘉定十三年
正月十六日承奉郎守[illegible]兼考功郎
中[illegible]議文[illegible]曰理學之說隱然
於唐虞三代之前行闇端於孔明洙泗之設
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學
儒之論議至此復恢於我 宋濂溪先生周公

瞬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蓋昌于今故諡曰
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
博士有議諡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九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
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
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塞而通之亦可以謂
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

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
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
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
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
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
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

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闢夫
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諡之以元不亦
可乎謹議本部今遵從都省批狀請官覆諡
今承朝奉郎守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撰
到覆諡諡文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宜賜諡曰元

謝賜諡表

上表為臣伏準

告充臣奏請

貼黃 特與周敦頤程顥程頤

賜諡稱

謝事

臣一翁言伏准嘉定十三年九月望日告據臣
前任潼川府提點刑獄公事兼潼川運判日
奏乞將故虞部郎中濂溪先生周敦頤故宗正
丞明道先生程顥故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

贈直龍圖閣伊川先生程頤特與賜謚事奉
勅周頤宜賜謚曰元程顥宜賜謚曰純程頤
宜賜謚曰正臣已即[illegible]見功
子孫各家子孫分付者大儒[illegible]學之
宗下使同[illegible]七之與合前音來[illegible]
教[illegible]首須首言稱[illegible]學道
六曉明[illegible]九[illegible]之[illegible]亂自羲[illegible]河圖之
發[illegible]傳道心之[illegible]周[illegible]受命之初凡
[illegible]聖言之首以論降衷之性以明爲物之
靈至若[illegible]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
以爲民極[illegible]若陳以大公賜民厚君子以五典
示民中[illegible]又言用作[illegible]詩[illegible]康[illegible]受中
之訓[illegible]與君令辟之所以教而[illegible]先正之
相與言皇王以來不[illegible]待春秋而降[illegible]絕
知[illegible]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之書[illegible]無
言[illegible]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illegible]時也

而康世屯而權謀競興邪詖又作詞華代起
科目相擬雖董仲舒嘗求仁於道誼功利之
分而諸葛亮亦拘於成敗利鈍之外洎韓
愈之卓識明孟軻之無傳然一傳而衆咻獨
倡而寡和斯文不探神氣有所挺生豪傑之
同時覺聖賢於異世自周頤圖書之既作而
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實驗於躬行
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乎日用之常未嘗躐
等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擬千年之
墜緒殆將開萬世之升平而從祀之請未前
節惠之文猶闕竊是廣虛之跡偶居謹學之
司籲天有開踏地無措敢意奏篇之再瀆蒙
錫命之三速戒彼司文名效美號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適祗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湮
微賴諸儒之扶植令美謚既先於後學而褒
崇未被於前脩莫標倡道之原允謂彌文之

曠特章好以示俗不以人而廢言重光流臣
時謂朔見臣謹當誕揚丕訓敦叙彝倫明正
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先覺覺後維持天
地之心善人浸多斯世永賴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了翁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定十四年月 日朝請郎直秘閣權發遣潼川軍府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兼潼川府路兵馬鈐轄安撫司公事兼提
檢盜賊公事借紫 臣魏了翁上表

諡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劒東兼攝漕事厥明年
春上疏請下禮官為周敦頤及程顥程頤議所
以易其名者奏封下都省都省下春官寺時
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氏併以下泰常博
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
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以漕臣申述前奏併
以橫渠張載為請久之禮官請謚周頤曰元
程顥曰純程頤曰正上悉賜可厥十有四年六
月廼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官臣遂得受
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生偶未
及有言今乃自臣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斷沈
雄不以人廢言謂盛舉歟而郡國臣吏不得
而得也臣屬四方學者未能偏睹則無以仰
稱聖上崇儒重道之指迺摹刻墨本合龔署
潼川校官復鑱之梓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
有觀焉若夫張載易名之請則嗣此以聞期
於獲命廼已也秋八月壬子朔具位臣魏了翁
恭書

書濂溪書堂謚告石刻下 詔書㨿
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
蜀使者魏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
敕也元奏請官授先生之後又十二年書㨿

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黃於祠下深惟
蜀在半萬里外其地遠先生僉書合陽時其
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六十年之後一
旦表出襃異上繼夫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
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
而 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
有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舂陵來授業於
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守其
浸灌培植聲生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寖寖趨
廢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恥哉有如寇萊
謚所以昭 上休德則揭而祠之誠風教之
首而顧闕典若是可乎善璟不敏幸以承學
諸生濫長斯土徘徊遺躅仰止高山於是更
治其書堂繕修其祠宇肄習有廬蒸薦有田
乃十一月癸亥恭舉燎黃之典用牲于隧率
州賓屬拜焉既會畢文謀所以經紀其子孫

以承祭祀或謂是舉也視邦人以尚德不可
無以詔來者善璟嘗竊謂朱文公所爲先生
祠堂記推原道之出於天而托於人既已根
極端緒至於謚元之議則又於太常考功之
手其發明先生所以尋墜緒於久搜遠紹之
餘者亦既闢百聖而不惑矣雖欲有言無以
出講聞之外者若夫紀謚告之本末以宣布
公朝崇儒重道之大指使無愧於學士大夫
相與興起之意則善璟不敢辭孟子曰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我同志
勉諸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璟立石希
賢堂拜手恭書

加封汝南伯 御筆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
惟孔子之道自 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 朝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實見力踐深探聖域
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
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
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
之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同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官
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
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張載封郿
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

改大理寺丞制詞 至和元年甲午

勑惇實天下元元之衆不可戶曉有能發布
吾化者非郡邑之長耶以爾康明許給字人
三年而所部數以善狀言者屢于使坐宜有
以寵異之擢丞卿寺欲予嘉命可大理寺丞

制詞王珪行

請　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奏狀劉元龍

承議郎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劉元龍
狀奏臣恭惟
皇帝陛下潛心聖道游意藝文內而　上國
明倫之區外而先賢垂教之地凡有關於風
化悉寵以　奎章所以粉澤丕猷表章儒
學者亦既渥矣竊惟先儒元公周頤續斯文
之正統爲吾道之宗師淵源所漸士風丕起
近年以來如白鹿如紫陽如鷺洲如宗濂等
書院是特沿其流而衍其派者也莫不並蒙
賜額均拜　勑書矧江州濂溪書院迺元公
晚年卜築之地闡明理學歸伯子斯光霽灑
落之標令猶可挹矧書院鼎創亦四十年雖
嘗　賜額而
宸翰龍光猶未之及庸非闕典歟臣昔嘗濫
長斯堂竊有志於此而當路無與敷陳者今

奎密侍　清光覿逢　嘉會敢申蟻懇上奏
燕閒頒分　雲漢下飾之光　垂賁風月無
邊之地伏望　聖慈特御　神札作濂溪書
院四大字賜江州摽揭院額于以　發揮正
學　崇厲儒宮使元公之教因　奎壁而增
明而斯道之光與日星而俱煥其於風教所
係實非小補仍乞　下臣此疏劄付本州照會
候　御書到日涓吉迎奉安揭不勝斯文之

幸伏候
敕旨照得儒臣周敦頤高遠清曠悠然自得太
史黃庭堅謂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江州
濂溪書堂蓋其晚年卜築之地若　上之人
表顯而寵光之所以風士習美道化豈不盛
哉陸月貳拾陸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江州

淳祐十二年六月　　日

謝賜　御書表　　　劉元龍

臣元龍言七月二十七日承秘閣傳奉
聖旨以臣奏請特降　御書濂溪書院四大
字賜江州者無極太極易通演伊洛之傳大
書特書　宸章照濂溪之上仰惟四大字之
寵賁垂千億載之輝　聖恩誕頒吾道增重
臣元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木鐸不振之

後道僅傳於孟軻子思說於焚書之餘學祖
開於董生韓子奚況我　宋興至周頤以天
挺賢哲之資追至聖發文明之運探索乎一理
二氣之妙發明於四有十篇之書原本之剛柔
善惡而立言究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程氏受
其微旨朱熹集厥大成觀池蓮淨植而濯清
與庭草自生而交翠實惟元公晚年築室之所
爲濂溪今日文教之規遺像儼如高風鎮在一

遭逢　上聖垂恩昔賢肆筵表於門闌用兹
題於標榜龍翔鳳翥足徒誇楷法之精魚躍
鳶飛實盡出陶鈞之妙見者皆肅昭然發蒙
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心涵三極筆正本乎心
正藝成由於德成九行昭義之有開弥崇彝之
幾御遂揮
神翰增賁濂溪臣丞嘗游此讀書晚又重其
講席推尋顏子之樂嗅嚬識曾點之詠歸致
身清時執經弄翰無補於　聖德乃叢被於
隆知寫爲昭回雲漢之章自　天拜賜揭諸
吟弄風月之地與日俱新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元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年　月　日[illegible]臣劉元龍上表

江州謝表　章琰

臣琰言伏蒙　聖慈以　御書濂溪書院四
大字賜本州臣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
祗受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訖者五星奎聚開
濂溪正學之源四字天頒侈廬阜寓居之地
慶溢道統歡動儒紳臣琰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切以羲畫有初濂系既判繫王張綱維之
效寄皆後先述作之是資書封造書由伏羲
而肇其合一而義著孟軻以無傳慨道鄉之
莫闡僅如綫之不絕天開　聖宋日振斯文
先臣周敦頤鍾秀春山實天禧戊午之歲後居
溢浦在熙寧壬子之年愛風月之無邊發丘
園之自號於焉築室于以著書凡陰陽動靜
之根與明通公溥之要微則參探於造化顯
而有補於治功多後是數以講論用廣其技
之傳授至如白鹿有若嶽陽標揭雖殊源流
則一彼已又垂於象緯此猶未被於龍

規模之縱容思皇猷之顯設儒臣有請天子
曰俞倬漢章宸藻之飛騰到雲岑岸竹之寂
寞幾年久闕一旦輝煌俾兩儀四象大業之
生益彰體用視九疇五福庶民之錫允協訓
彝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精一執中文思光宅乾旋坤轉莫
窮運用之機日就月將不舊緝熙之益儒闢
斯道柔軫淵衷或見表於先儒或録存其後
裔皆以示斯人之趨嚮抑惟闡此極之會歸

遂能臻政教於清明猶不靳昭回於賁飾敢
期偶墨遽沐殊榮臣適忝郡符欽承
天章英負躍鳶飛之士睹鸞翔鳳翥之文莫
不擧手攀慕洗心欲鏤胸思仰揭貫段肩摩
師道立則善人多已共識推崇之盛將材用
而天下治傾永觀作成之功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琰惶
惟惶惟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九月　日朝散大夫秘閣修撰權知南康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兼主管學事節制屯戍軍馬兼提舉南康軍事
勸農事兼提舉南康軍營田臣章琰上表

書　御書濂溪書院字石刻下　章琰
淳祐十二年
皇帝更新大化臣護戎江上宅于是邦秋有
詔頒畀　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賜江州三

小字俾臣奉以昭揭盖可御史臣劉元龍所
請也濂溪本臣周頤春陵所居故里熙寧間
以母仙居縣太君葬於水力疾乞守南康
以便改葬畢事上印分司南京後追愛廬
山水因堂其下而名之表以故里名示不忘
父母邦之意也年深淪廢越淳熙四年郡守
臣潘慈明因故址始復爲堂嘉定六年郡守
臣趙崇憲於堂之旁益以書院始聚五邑士

而教之又五年郡守臣丁[illegible]循四書院比始即濂溪之名奏請爲額距于今天筆煥揚典文大備又三十餘年矣惟臣頤斡道統於聖遠言湮之日孔孟而降無能先之者今天下書院雖多莫匪演其學然往往不出於儒先之表建則本於後學之企思至於身親其間以家爲學嗚斯道以終其身則濂溪學之洙泗矣根荄芽甲同本大化天下之道疇非帝王之道哉雨露所被雲漢昭回搢紳學士固有以仰見

皇帝陛下道繼善治求仁必世用心之的矣詎徒以恩榮爲侈哉顧臣職兼教化愧未能宣暢大德與夫人共由聖道之中矯首飛鳳翥翕照映草萊用以識君父嘉惠儒臣之盛心云具官臣章琰謹書

講義

通書志學章　　堂長蔡念成　東澗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學必宗孔孟尚矣然吾是邦而有先賢君子後孔孟千餘載直承孔孟之傳吾將天下萬世之爲學者實賴況在同邦而可不知所尊而師承也哉恭惟濂溪周先生蓋嘗宦於吾邦而屢居焉遊之今高山景行之思其隱然於人心者未泯也天相斯文至遇明師師之臨欲與邦人士相勵以聖賢之事請于　朝家肇新書院仍有志講學者日從容俯仰乎其間嘉惠之意

甚盛甚盛而宿賢名堂之義顧獨有取於
通書志學之一章抑嘗伏讀是章之言曰
云云夫濂溪先生上接洙泗之統下啓伊洛
之淵建圖屬書闡發幽秘其於天人性命
之蘊修己治人之方固莫不畢舉而是章
之言尤切切於志學之士者意若士莫病
於無志莫病於無學志則欲其弘大學則
欲其細密不弘大則不足以為志不細密
則不足以為學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必
欲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此可以驗其志
之弘大也顔子從事於克己復禮之目而
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者此可以見
其學之細密也今日其學求於顔子者誠能
以伊尹之志為志則知人之有生天乾毋
坤同得其氣以為形同得其理以為性故
雖勢在匹夫之賤而視天下猶一家中國

猶一人皆其胷中素定之規模矣誠能以
顔子之學為學則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其始有毫釐之差則其終有千里之繆故
凡日用動靜之間居敬以求其存養之固
窮理以致其察識之精此其日新不已之
工夫矣立弘大之志充細密之學循序而
進歷階而升由士而賢由賢而聖由聖而
天皆在我耳夫豈患其終難至哉如此而
後庶幾可以無愧於邦之先賢垂訓立言
私淑後學之功無負於明師師興學育化
作成人材之意願不避與凢我切偲之友
願相與勉旃毋忽

論語孔顔所樂二章　前人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昔程子之學於周子也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夫程子之世去孔顏千五
百餘載其時遠矣其人亡矣何從而尋其
所樂也哉且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瓢陋
巷人不堪憂本非有可樂者也然曰樂在
其中而視不義富貴如浮雲無有曰不
改其樂而稱賢其賢至於一再而不容已
其所謂樂者果何所指也以不可指名之
樂而令尋之於茫茫往古已沒之聖賢不
幾於誣乎然濂洛淵源上接洙泗續道統
之正傳壽斯文之命脈以惠我後之人於
於萬斯年之遠者其只得心受之妙端有
在於此決非誣也蓋嘗反復思之抑程子
有言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夫元氣渾融故無迹之可求

春生發達故微有迹之可驗欲尋孔子之
所樂當自顏子之所樂始欲尋顏子之所
樂又當自其進修之迹始顏子進修之迹
何如也觀其發喟然之歎於一旦之頃以
孔子之道無窮盡也則仰之而彌高鑽之
而彌堅以孔子之道無方體也則瞻之而
在前忽焉而在後然夫子道雖高妙而教
人有序其博我也則以文其約我也則以
禮故從之深而至於欲罷不能力之盡而
至於竭吾才然後見其有立而所見爲
益親欲從末由而無所用其力蓋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之善誘
也然其所以爲善誘者則不出乎博文約
禮而已蓋博文約禮即大學之所謂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中庸之所謂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也孟子之所謂盡心

知性存心養性以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者也蓋博文則有以窮古今該事變而開發其聰明約禮則有以尊所聞行所知而檢束其踐履自昔聖賢之所以爲教法者舉不越此而顔子之學於孔子所以必以二者爲言而爲之喟歎也異時顔子嘗問爲邦矣夫子告之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四代之禮樂皆帝王經綸制作之大者非其得於探討之素何以能領悟於一問之餘則其博文之實可知矣又嘗問仁矣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之目在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問也即請事斯語直以爲己任而無疑則其約禮之實可知矣學者用力之地要在恢拓弘大以致其博文之功持守收斂以操其約禮之趣則氣質之昏不得以蔽其清明物欲之累不得以亂其

志操而顔子之樂可尋矣顔子之樂可尋則孔子之樂亦不殊而得矣孔顔之樂在我則知周子之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者此樂也窻前草不除去與自家意思一般者亦此樂也程子之再見周子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者此樂也從容靜觀萬物之自得而與四時之佳興同焉者亦此樂也周子以此樂而付之程子程子復以此樂而望之後學此樂之在人心得於降衷根於秉彛不爲孔顔周程而有餘不爲後學而不足誠能尋而得之則處乎天地之間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心廣體胖睟面盎背素富貴而行乎富貴素貧賤而行乎貧賤素夷狄而行乎夷狄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果何往而非樂地也哉故士不博文而局知識於卑汙寡淺

之中者不足以尋此與上不約禮而肆軀
殼於規矩準繩之外者不足以尋此與是
謂自棄於孔顏周程之教者也凡我士友
之甚學於斯道者其亦反之於身而勉之
以仰稱明師師所以峯峯於世道人材作
興之盛心也哉

太極圖說　　余宋傑 圖之乃

宋儒周子師說無極而太極者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者是天命之流行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
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者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有太
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語其生之序則爲質其語其行之

序則爲氣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
本無極者推本而言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
非無極之妙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以無
極之妙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無極之
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無極二五混融無間
以類凝聚陽健成男陰順成女而人物之始
以氣化而生者也萬物生生變化無窮者氣
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之生
變化無窮者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者陰
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以獨得其秀而
其心最爲靈者也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者形生於陰神發
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
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者也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聖人全體太極不假修爲而自然全備者也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三才之別各有體用之分其實則一太極也陽剛仁者物之始也陰柔義者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

妙聖人作易大意不出此也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者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也

右濂溪先生太極圖說宋儒聞之師訓大略如此其詳則見於解義蓋理學未能盡究其精微之蘊也然嘗竊讀之竊有感焉自開闢以來人文肇見於河圖伏羲畫書畀於其大本大原蓋出於天是故羣聖代興開物成務以天人之際昭昭著明使當世之人知上帝所降之衷承民所秉之彝以故教化興行習俗粹美盛世之下式瞻盛際光明昌盛不可企及粤自孔孟歿道學不傳秦漢以來人心潰潰不知天之所付人之所受無非性命之全體是以氣稟得以拘之於前物欲得以錮之於後辭生夢死與世沉迷千餘年間人知其幾乎過

矣至于我　宋天佑宗賢有濂溪夫子者
出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立象根極領
要指陳造化如示諸掌於是天道隱然而
忽彰人心闇然而驟明舉凡天下之人皆
知天地之果為萬物父母而斯人果為萬
物之靈盡其性則為聖人順而修之則為
君子逆而背之則為小人開萬世生民之
耳目續千古聖賢之墜緒所謂再造斯文
一正人極故自是以來先覺大賢因得以
廣大推明之啓迪後人永世無斁蓋自孟
氏以來昉見夫子其有功於名教可謂至
矣士生此邦去夫子之世為未遠接夫子
之居為至近又幸遇賢邦君篤意斯文嘉
惠後學即夫子之故居鼎新書堂教養多
士使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厲而皆學聖
之業甚盛舉也宋侏旁郡諸生聞風踴躍
深願一覩盛事茲蒙不鄙微賤呼而進之
且俾與諸友共講所學自顧庸陋何敢當
此懇辭弗許輒誦所聞夫子太極圖說與
夫平日尊慕感慨之誠如此語我同志曰
盍斯堂爾敬夫子之迹以觀其用察夫子
之言以求其心加主靜無欲之功造誠立
明通之域達而在上則施澤以加乎民窮
而在下則修身以見於世庶於夫子之垂
世立教邦君之建學育材兩無所負豈不
休哉區區淺陋未能有進乎此惟先達之
賢後來之秀祈有以發之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九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

附録

祠記

江州州學先生祠堂記　林栗

始予讀河南程氏兄弟語録聞周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後閲蘇端明黄太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爲人及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熹元晦自建寧之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没而道顯歳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泮宫江獨未舉顧非闕與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藝諸板而繪象於學宫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既成將揭其號乃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濂者其音切義訓與廉鄭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也有檢儉之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截然介辨之義也濂與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有里參翻者含鹽翻者其訓曰薄也又曰大水中絶小水出也予異焉曰是安取此聞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貫直避其從父之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而謬不可忽也東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爲濂則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絶物殆爲陳仲子之操乎地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舛遂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絶之累將非後死者咎與予是以正之夫山川風氣民之所稟而生也故家遺俗民之所薰而習也先生之道傳

於二程其所成就夥矣而廬山之下濂溪之上未有聞焉或由此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不溢儉而不陋辨而不爭嚴而不厲有儉斂之美而不流於薄絕既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利天下見中庸之門戶入誠明之閫奧其必自是始矣先生名惇實避英廟二名改頤其官閥行治流風遺書則有蒲左丞所為墓誌洎諸儒先紀述詳矣宇無所贅其辭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左承議郎權發遣江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長樂林栗記

重建祠記　　謝諤

諤為曲江周史君記濂溪祠堂之三年史君剖符九江九江又濂溪之居也前守長樂林公嘗祠先生于學之廡規橅庳陋非所以示尊敬之意史君乃即學之隙地創建祠宇又以明道伊川配以淳熙元年春正月落成諤也攝守豫章之奉新距九江三百里日知史君之訓民也整軍也禮其德且賢而器其才而能也窮達也鬱舒也愁吟欣也事大小劇易序以理也則規規然致意於老師先生而謹祠之史君之於斯也非祠也君子之教也不以家置一喙也啓其敬焉可也謂夫老師先生之嘗出處笑語于此屋焉而形像之安安之髣髴乎見聞而迎送之為簠簋俎豆為牲酒蘋蘩為進退薦獻為號起仰伏為贊呼誦祝如是如是凡以帥而納諸敬敬則不忘不忘則安安則能化能化則神祠之義畢可已也古人誇循吏之美者曰所居民富也謂其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常久者也蓋富非教也為易也史君所居非止富也教也噫道無乎不在以心亦會逢者亦無乎不在或以

史君祠濂溪爲一郡之遇曾不知濂溪固不
止乎二郡而史君之心豈亦止二郡之爲拘
特因二郡而見耳必究其道之所在心以會
之又安有此疆爾界耶以諤之嘗預記也不
可於此乃默抑古人所謂大書特書屢書不
一書者執筆當秉文也史君名字見前記是
年二月朔臨江謝諤謹記

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
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
所爲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
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
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
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
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
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

有[illegible]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
[illegible]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
[illegible]得[illegible]焉[illegible]者果敢之私
[illegible]屢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
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
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
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
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
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
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　藝祖
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
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
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
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
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

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
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
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
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而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
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
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
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
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
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
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
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
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
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
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
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
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
乎兩侯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三月丙
子新安朱熹記

附祠堂銘　黃維之

紹熙初元冬十一月丙辰黃維之祗謁
濂溪先生之祠堂始堂之成朱熹為之
記而無其銘於是銘之銘曰
濂溪之水清且漪兮先生之德不磷不緇
康廬之峯秀而峙兮先生之道無成無虧
先生之存兮學者之師無極而太極兮洩
天之機死不可作兮吾誰與歸敬瞻其容
而思其人兮亦足以發吾道心之微

濂溪書院記　陳孔碩

嘉定四年詔以吏部郎趙侯崇憲知江州事
一日謁濂溪周先生祠退諭于衆曰吾州之
士讀先生之書而脩其業者誰歟曰未之見

也先生之後世其家而顯于今者誰歟曰未
之聞也喟然歎曰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遠
矣固宜得世祀而脩其業昌其後者猶闕焉
吾其圖之廼規祠旁地得之周氏若他姓易
以地或布粲宮其上為講堂塾序庖廡咸備
選秀民于五屬縣縣二人廩食皆官給又為
之置儲書之所寢食之具給使之徒命吏治
其賦會其出內使為士者參焉選鄉之善士

主之訓以大學之事而總于郡博士復求周
氏後髫齓以上可教者別立小學之師以誨
之凡大小學之教事皆有課程大抵略於詞
章之習而詳於講說言行起居之節其所望
於後之人者遠矣既成以書走介于閩謂孔
頤粗嘗讀先生書請書其事會僕起漕屬若
道江西見侯于豫章侯述前請僕謝不敏而
請不已又數月乃勉承命而言曰昔夫子之

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
道未嘗及易也蓋曰下學斯上達矣方是時
先王之教法猶在異端雖萌而未昌也夫子
殁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小
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
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其易以惑
人者老莊楊墨為甚淺而為功利刑名術數
之說猶足以動諸侯售于世學者樂其誕而

逃焉子思孟子懼故不得已合下學上達之
事極其趣而備言之於是始有性命道教盡
心養氣之論其言似躐出於夫子所未嘗及
者蓋世殊事異豈二子所得已哉孟軻氏没
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有　宋昌明天佑斯文
濂溪周夫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
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
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

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故曰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自是洪儒相繼尊信其圖與書而演暢其說或者乃疑太極之外不當更有無極雖知有通書之粹而不敢議然獨議圖非先生所作其辯雖雄而終歸之以文害意失其旨趣矣夫太極也者以為有物焉則無形可指以為無物焉則是理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猶曰微

而顯云耳初非二物次第而生也及其為二氣為五行為萬物也太極亦無時而不在不以合而渾也不以離而散也後之學者旨能反而求之吾身一原之妙感而通之觸所寓變之間則知天地雖大萬物雖繁未嘗離而為二尚何先後本末顯微精粗之間哉以此正心脩身以此治家國平天下發為輝光冠為事業高不為空寂所眩下不為功利所淪

凡異說之頗僻而入中者皆不照而自破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孔子易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指歸六經之原也此周子所為著圖書有望於後之人者也此趙侯所以即其地建其廬聚其徒以讀其書之意也此孔碩所以受命而不敢辭者也趙侯蓋故丞相忠定公適長嗣家有學欲觀其政於此可以類推矣嘉定六年日南至朝奉大夫廣南西

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鹽事閩山陳孔碩記并書承務朝奉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提舉學事兼權隆興府開封趙崇憲立

江州濂溪書院後記

周公作而善治可以開萬世之運孟子生而真儒得以與千載之文

聖宋受其垂鈞致祥者輸寄學者相望由孟子而來千四百有餘歲能以斯道為己任

者昔 元公也由周公而來二千有餘歲能
以天下爲己任若今 魏公也吾未故家典
刑如存氣稟感召律呂相應廬山之陽濂溪
之濱 元公書堂在焉異時遺墟指址蕪穢
不治青蘋白鷗無與同樂潘侯(巒)始復作
堂其處揭以舊名而奉厥祀趙侯(崇嵩)又規
拓書院聚生徒其側以郡博士主之貴寓祭
院劉公(元龍)請于 朝

一 十二

先皇帝親灑
宸翰書濂溪書院四字扁于門所以表章崇
尚者甚至式閱封基錄後之賢則未之聞
淳祐六年今 太傅平章魏公開閫湓府
元公之五世孫擇之者鄉行以請曰惟 先君
元公得不傳之學以授 二程而道以大明
迄今二百載于其子孫弗振洵之子無責焉
耳濬之後無傳余爲沆之次子曰振之者余
季也湛之子一之濤之子成之是皆有志於
學者而未有以贍養之又惟 先君無恙時
築室少府嶺下其旨曰予有後弗棄基弗念
弗庸以質以鬻今殆爲他姓所得思欲更葺
數椽辟煖濕寒暑以奉吾親詎可得耶
公惻然亟命山長潘君(之定)訂其支派爲之
纖悉經紀臚爲四位以擇之嗣濬後奉嫡母
葉氏以居索所質鬻之地官代爲酬直拓隘

二百六十一 十 康

展狹增造櫨舍仍給沒官田三百畝會
魏公易鎮上流又撥軍資庫不係省錢壹拾
萬緡爲市良田八百畝若位得二百給據立
石禁典賣盜鬻二稅比成之等置到皇甫等田
八十四畝餘更飭屬縣買補元數以成初志
他如修築墓墻開塡書院溪淵等費爲錢肆
阡叁百緡有奇由是而 元公之廬肯堂矣
墳有識矣爾後 魏公入相

天子進佑　辯章軍國機事之暇猶睠
睠不忘且授　褒錄勳賢後嗣之
典授成之以初品官俾主德化之學
元公祠其始自今歆千世世　魏公
之有大造於　元公者善藩善飾
云乎哉　咸淳己巳太府少卿李侯
繇池陽改牧歙謁　祠下顧瞻左右
昉建祠堂則　朱文公實記之再刱
書院則　陳北山實記之至於淵流
澤之湮微傷詩書之廢墜扶植於開
梱之始綱維於移鎮之日官其後嗣
於秉鈞十年之後使　元公之傳
緡蟄繼志則　魏公之德卓乎不
可幾及稽之郡乘未之紀錄大懼闕
典不遠千里屬夢得爲記夫莫爲於
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

元公不繇師授默契道體爲往聖
繼絕學其視孟子承三聖距詖放淫
以私淑人心者同一學也　魏公
不負所學再造王家爲萬世開太平
其視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使大治
烝華者同一道也然君子之澤五世
熾弗克紹孟學蓋深惜之今　魏公
若錄賢者之裔而啓道源流之盛以
彰以傳實得周家崇德象賢之意可
不尚乎可不紀乎侯名與字伯與同
憂人學問有本經綸有方乃能加意
於此可謂知所先矣詩曰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夢得載賦一章而書周公孟子之說
以復之是爲記時庚午閏十月四日
也敷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寧

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左翼軍屯
戍軍馬兼福建路計度轉運使兼本路
勸農使將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馮夢得撰中奉大夫權尚書
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同修　國史
實録院同修撰兼　侍讀分寧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鑑書端
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　勑令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縉雲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趙順孫篆蓋

江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王佖

自　夫子没而教不立　孟子没而學不傳
群籍喪微言絕異端起斯道泯邪僻橫流義
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于五季蓋千五六百
年於此矣至我　朝文明啓運五星集奎篤
生英哲紹厥統緒　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
特出獨造道奧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
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
發通書四十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　明道
純公程先生　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
吟風弄月以歸負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
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顯卓非前代之
所可及　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　晦庵

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
令數而暢之昔啓其端今會而通之是理之
奧大昭明于天下夫人皆得以目擊而心迪
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於天非
人力之所能致也潯陽實　元公當里雖
本舂陵以貧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卜居因
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于學
又奉　明道純公　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

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 周子表倡
於先 二程子充廣於後疇克接承 孔子
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
然庳陋狹隘非所以稱揭虔妥靈且無以示
學者崇嚮之意而 晦庵文公羽翼前哲指
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未之祠
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斐英實典教
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修為之深顧瞻有

感慨然改作宏拓而顯設之合 四先生冠
服儼然前後相望俾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
統之盛不待有言固曉然心目間是豈尋常
流俗所能為哉 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
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
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
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既遠此道如
日昃之離浸浸而入於夜 周子 程子

之生如夜而旦有目咸睹至于 朱子如日
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誰能為之於戲韙
哉祠成鄧君特以書來告以修建之意以似
嘗讀 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惟淺拙何
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虛辱姑誦所聞且記君
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俾深

借踰之懼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
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
倉茶鹽公事王似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
文殿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
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蓋

德安縣三先生祠堂記 林時英

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
嘗亡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
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昔我 朝濂
溪先生作通書圖太極不由師授遂繼絕學

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道復明三先
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所尊也然濬源衍流
起人心之敬一人心之趨則自學道君子始
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
寅馬君价來攝邑事能御垢搔癢以瘳民瘼
鉏荒剔蠹以東吏姦不兩閱月百廢具興於
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曰吾志也然與其爲
游息之所盍亦示趨嚮之源乎讙曰善遂易
亭而堂改扁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
升斯堂者見其灑然如光風霽月濂溪也渾
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
川也莫不悚然聳然肅然敬如親摳衣拱聆提
論闖正學門戶而學者知所入焉夫心與理
一苟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
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
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

駸駸流弊必至竊僞書虛盜名欺世此非三
先生之心抑非馬君之所望於學者也故爲之記

江州貢士增員記　馮去疾

端平元年春　詔增天下郡國貢士員有差逮
嘉熙元年秋　旨江州增額二人恩至渥也初
詔下郡守趙公善琛言曰九江爲郡最古地
望於今猶重國家中興逾百年文治洽於承
平士彬彬盛矣而三歲大比貢額猶仍至不
能具六經其爲士者恥之敢援　明詔以請閤
弗下已而陳公塏以本道帥節行州事乃申
言曰是豈惟士之恥抑長吏之責也諸侯不
貢士若古有辟不貢茲不奉詔漢論以不敬
魏口率歲察而秀異者不拘唐一禮公羊穀
梁春秋殆絕則訓誘胡可因循所由來舊矣
且詔之而不言言之而不力將何以奉宣德
意興起文教甚非好德賢賢之誼也敢重以

請會趙公必愿在省闥慨然曰是爲周子所
居之鄉而吾先君吏部公舊所臨州者非耶
有無極太極之說故其人至于今善窮理有
光風霽月之韻故其人至于今務躬行有巧
勞拙逸之戒故其人至于今不務利而計功
有志伊尹學顏子之教故其人至于今能希
聖賢而不失於令名此濂溪先生之遺風而
先吏部公所爲築書堂而風厲之者也雖微

端平之詔郡國之請猶將張之況詔書具在
而二侯之言可覆不誣耶遂摭前奏白于
朝以有令詔惟國家以科舉取士有革有因
大較以言揚而已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
惟華其失逾遠自唐之世已然儒先大人蓋
嘗發憤抗議思所以革之而未能也然自設
科以來名公鉅卿才大夫皆此塗出而上所
尊異者亦惟曰進士云然則貢負之廣狹所

關遠矣今一郡五邑之士三四千士之衆所
增者才二人通舊額惟十人所環州數郡若
番若洪若南康猶爲褊也而化得下究讀禮
春秋者不翹於上聞此上之恩二邦君前後
奉行詔書之勤而趙公名父子加惠江人士
之德也茲茲繼自今進而獻藝於有司不窘於
貢負之褊乃而克展其蘊平日之所長退而
講學於書堂既有以待有司之求又能探討

服行卓然脫於俗學異端之惑而異時足爲
天下國家之用顧非趙公名父子所望於爾
江人士之意抑非爾賢師帥之所以教者哉

江州咸淳增貢額記

三代而後士大夫鮮有開物成務之心富貴
其身而已孔孟而後士大夫鮮有學爲
聖賢之心華藻其言而已欲士勿徒事華藻
志富貴當自講明體用之學始

皇上即位之六年以江州爲濂溪周元公
故里增貢額二人從守臣請也歲二月曾
侯具其事來告曰比
聖君 元臣以人文化天下之景鐘請予
記之且以郡之寓公博士諸生書來曰
元公生春陵而卜築於廬山之陰則江爲
元公之里圖書之教流行宇內實自江始肯
理皇親灑書院之扁以表之今
皇上蒐訪元公之後而官之甚盛甚休
鳶飛魚躍莫不洗心以承休德而三歲
大比貢額獨狹且江與南康鄰也南康
終場二千六百有奇而貢額十有七江
終場三千一百有奇而貢額十一所以寬
嘗不同者康爲考亭朱子過化之地守
臣援此以請遂增至斯江爲元公之里
而未有援此以請者侍郎如齋吴君甚

檢詳山泉蒙兄弟郡人也一以白子州
一以州申白子
朝謂值 明時
聖君 元臣古以斯道爲己任朝請而
夕報可經義詞賦各增貢一人 命下
之日多士歡欣于廬山咸願勒石以對揚
熙代遐不作人之休竊惟今天下士之
羣試于禮部者雷動雲合而國有緩急
欲求一士以當任使即難其人今國家
於元公之里而增貢二人者豈曰東南
立國所少者文章士哉此其微意在科
舉外極國一書從天地萬物之起處起
天地以陰陽五行造化萬物而以其質
精凝聚而爲人者欲何爲哉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不能以自理也故以太極寄
之於人所謂太極者夫豈高虛不可致

諸之物哉只在方寸間只在事事物物間載天覆地而爲人窮則當講明斯道而實踐之以無愧乎人之形達則推之爲政使日用事物各得其理又推而使人人皆知之而皆由之扶持斯極使之足以撐天柱地此則爲人之職分也此則天地萬物之所利賴者也世之士以清談爲高問錢穀則曰不足知也問甲兵則曰不足學也問獄訟則曰簿書期會也爲莞庫則曰塵埃也爲簿尉則曰箠楚也爲縣令則曰鼎鑊也聽其言則聖賢也而不知日用事物之間皆不足以屑吾意則 元公之所謂太極者何所寄哉自其爲士也辦之不明踐之不實及其爲官也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窮則秖以華藻其言達則秖以富貴其身天地萬物於斯人何賴焉

聖君 元臣於 元公之里明示表章益將使士知所向學 元公之學體用兼該知行並進它日出爲天下國家用必有能行其開物成務之學者豈曰增二士云乎哉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方逢辰記朝議大夫依舊直寶文閣特授改差知江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節制軍馬借紫李與書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爚篆額

道州先生祠記　胡銓

舂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涖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鉡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

道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
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
誠說味於其所不味茲幸復假守視事三日
謁先聖畢詣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
誠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
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
繪畫像于閣郡鄉化翕然子其記之某謂自
頃與法捨擇刺郡者率爲吏牘埋沒至有難

濂十　二十九

如素王之嘆矣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
且懍懍以誠爲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爲辭
況伯氏辱知爲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曰誠
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
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冠
神以誠考之檀弓愼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
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
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

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
以誠入者一不誠焉則欺矣大哉誠乎誠非
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
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苟卿猶以爲僞堯
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
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
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
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

東十　三十

如神不欺於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
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
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
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
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
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
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
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定易禮通

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上丈人以爲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寀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兊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淪

落二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像濂溪務實去僞豈徒角空言而已其必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屛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斯無所不用其實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樸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何愧焉濂溪諱惇頤姓周氏二十九年五月丙子廬陵胡銓記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是

昭陵之世盛矣宗師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
濂溪先生寔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
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
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
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
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
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
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
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
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
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
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
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
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
經生文士自岐為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
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

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
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
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
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
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
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
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
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
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
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
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
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
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
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
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
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於致知力行

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舂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于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摹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請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内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祠記　章穎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發達萌動有殼者呺有根者荄雖未著形象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匠刻雕而衆巧畢陳披其由來不待深智此二程先生之學所以擴充而益自先大者也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聖學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相授此殆有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猶有幾乎二程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泳其涯涘升其堂奧夫豈無有醇疵然濂諸人者深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圖不爲祕書四十一章不爲約仲尼顏子樂處一語不爲不富也先生故居在營道穎嘗至濂溪之濱見其耕鑿者無慢容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楸弗剪焉自郡未新祠守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遺址創舍設象懼其弗壯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與鄉之

耆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户曹曾義太初孟
坦中歐陽碩之思益太之言不約而同費弗
強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挾日而成太守趙公
善言聞而嘉之為揭其祠夫舂陵之人其於
先生朝夕注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况
今再拜之所弗隘而脩容有其地故事郡官
以春秋祠既列州庠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
塋因復祠益禪後此者知所景仰以脩乎其

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
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須之誠而已哉
堂廡門為屋二十有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
石之左淳熙七年八月教授章穎記

道州重建故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于
大江嶺匯為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
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從橫數百畝溪行其中

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
居也考其譜諜世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
泰中為康白二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
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
從遠始徙于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
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没葬于故居之
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
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公向篤

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官四方嘉祐八
年先生自虔移倅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
周興來知安樂喜與盡來春歸鄉即遂拜待
其書刻石學宮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
具得為先塋守者貧族子勿預營道給吏文
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于含輝洞云
周惇頤區有隣陳廣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
三月十六日同游道州含輝洞刻石于洞口

是歲　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以手札付猶子仲章令備酒菓香茶詣墳前告聞（其書刻石學宮）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于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爲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既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產鬻諸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以其餘鬻於意之子（犯秀安僖王諱）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爲邕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析其產聞于郡郡守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守塋者藏其籍于學宮其故宅基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于意之曾孫與嗣書于券云與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

宅地與本人住宅相挨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與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蒐庶幾士者於里孰有所依托不絕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內本文）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忞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修胡公銓記之淳熙乙未郡博士鄭東遷于敎授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偪仄更刱堂四程并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刱舍設像敎授章穎爲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十餘丈中隔小溪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信孺訪求濂溪之裔得與嗣之子鑰以爲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廷見羣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閱

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于鄉鄰族黨始得其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衍岡壠丘阜拱揖環合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于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于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為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為堂四楹不修不陋二齋旁翼兩廡對峙外為營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為都門繚以垣墻甬甃瀉洛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築道屬于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嘗略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貲以大富橋記以為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諜契券始究源委嘗何氏以地歸與嗣頃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寖以大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跡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于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朝奉郎改差權知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龔維蕃記

道州建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舂陵之濂溪設經訂禮嘗有秩祀自向侯子忞始祠于學趙侯汝誼更度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即故居為祠何士先諸人損益之張宣公暨諸賢既各為之記嘉定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鑰得累世券劑始知營道西十八里是為濂之原又東流于

里爲濂溪保左曰龍山右曰象嶺則故居之
實也明年更爲祠奉先生象其前一堂堂内
重門夾塾爲塾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
乃十二年番陽董侯與幾始至舍菜于祠顧
旁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爲糧
以教育之惟鑰能世其業則付鑰主之尚以
館塾狹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
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款虞帝

廟事畢遊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若林立其
中數十丈平瀨山峙其西濂水徑其南列巘
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
乃出奉賜錢三十萬命知營道縣胡杙即其
平爲室榜曰濂溪書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
會僧田百畝之主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
爲員二十轉運判官趙公汝譡亦爲歲截州
通判所掌錢十萬役成侯以書抵某曰子學

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字請郡人謂
是役宜有紀雖然不可以他屬也某謝不敢
厯數年復以請某謂先生建圖立書爲孔孟
氏興絶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舂陵
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
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
物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之仁侯
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嗚敢不諾雖然

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
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
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
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
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
則周與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寓詩

夫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
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
有不生郡縣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
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
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
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
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
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曰

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
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
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郡國尚
存先師之號奠祠于學焉故記人識於禮而
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
於五胡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
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
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

講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曰通經傳古
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
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注則襲卑踵陋雖求
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
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
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
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
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

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
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位天
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
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閨室屋漏之隱躬行日
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
傳心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
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

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見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辭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又反有甚於記聞詞章之溺志者某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溪流風光月霽水華之靜植庭草之茂無先生之精神氣象論議風指闇闇其如在也吾黨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見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諸生尚懋敬之以毋忘侯德

道州寧遠縣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乃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黄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没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之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令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

歲孟月之吉釁璽社學之會無一事一時不
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
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鄙壽夭
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
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
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
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
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
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
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
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
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
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
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
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
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
為權利則衒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
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秉
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
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
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
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
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
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
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
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
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
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
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
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
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

蜀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乆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顔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顔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悉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道州學希賢閣記　　葉重開

春陵學官有閣直明倫堂之後扁曰三元溯于紹興之戊寅去今幾二百甲子棟朽礎欹板檻撓折至者岌岌如登敝舟然重開分教于此涖官云始史君趙侯首訪以學校闕事雖郡計倥偬不暇給猶先後緩急有言必可自是遠近學者樂侯嘉鄉之意鼓篋踵堂項背相望越明年郡政順理民物裕和會別駕呂侯下車相與領客飲酒在頖諸生合辭以閣爲請侯奮然興內曰是故朝夕往來于懷者即日命兵馬監押趙彥栻董其事匠則儆工役則稟兵財則取諸節遊之餘不宿勞不重費未再挾日奐然一新旁及御書樓先賢祠齋廡庖庾皆補苴彌縫使亡憾闔境人士栻目誦言請記其成迺進諸生而諗之曰是閣之新侯於諸生將有勸也是閣之名於古孰攷於閣學孰切言未既有請于列者曰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欲以希賢更故名可乎蓋取是邦濂溪先生通書所謂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義也重開不覺斂衽發嘆曰先生唱明絕學於軻死無傳之後其書昌淵

釋簡古本之以太極殆與八卦九章表裏爲
無愧二程先生親得其指擴大而究極之使
斯道晦而復明有志之士無有他鄉異域舉
知起敬起慕而況於舂陵乎鄉也不知所以
尊信怵於俗誘於利溺於科目是羨一觸其
機翻然悔遽然覺確然致其欲希之意今而後
知先生之道愈久而愈光舂陵之士可與相
期於遠到之地而無疑侯之施爲不虛矣重
閉既爲之誌且有告焉嘗聞學不可以躐等
道不可以一蹴而進先生之言行其可傳者
固在誠能即先生之所言者從而玩味之攷
先生之所行者從而履蹈之所詣愈精所得
益深則自賢而之聖自聖而之天可以循序
而致矣此又至誠無息之功有始有卒之効
世有志者其茂勉之哉衆皆曰唯侯名彥[illegible]
呂侯名濟淳熙己酉六月初吉括蒼葉重開

記永嘉盧永年書

希賢閣銘并序　　謝諤

古括葉重開字元之分教於舂陵也不爲徒
行何則邪有前老先生濂溪公究其言行而
致其意焉爲名教計乃取先生士希賢之訓
爲榜州庠之閣卷卷乎斯文以惠乎無盡元
之過余鄉遣其子踵門索銘義所激也然則
不辭銘曰
聡聡翩翩山九嶷有虞帝君昔於斯因鍾正
氣公非私當此豪傑應此奇遇我　皇宋出
以時閒一何在其濂溪所得孔顏植根基闡
生兩程蕃其支晦庵復爲增光輝泮宮名焉
更深思榜之高閣爲後詒念念不忘在茲
紹熙元年五月初七日臨江謝諤撰

道州進士題名記　　郭份

湘中九郡長沙爲會附之三歲選士率不過三

十人而中程春官者旋武相接春陵支郡計什之數與會府等其列俊造亦不乏人然世之士大夫類以地望論人物汝潁多奇士山東多相家蓋泥紙上語至如遐陬僻壤往往未肯倒指惟春陵漸有虞氏之化習俗朴古風聲何高之教文儒世振雖縕袍羅纚知所尚慕不衣食自足者皆推其餘以篤義方故人人知步比他郡為盛異時濂溪先生周茂叔以德行道義為儒者師範伊洛之學蓋其出焉所著通書十餘篇傳于世皆深造自得淵源宏遠醇乎孟氏而陵轢況雄也苟嗣有以濂溪之所存者充乎其內則聲明之發昭若日星又何科目足云乎　宋興至今二百餘年進士取人凡九十餘科春陵之登弟者凡百餘人其間持橐卧錦攬轡分符超躐顯美彰聞聲聞多矣詢其姓字郡人漫不能省非惟先達聞人湮沒休稱而後來學者亦不知景仰而激勸焉舊有題名記存乎其厄石不知所在因復尋究裒次刻于泮宮留其餘俟後來者且書其刻石之歲月云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吉郡教授廬陵郭份記侯侍郎云

濂溪先生雖不從事科舉然記春陵登第者推本先生以為師範可謂知所尊矣故錄之

濂溪田記　　章頴

郡既為周先生建祠壁南軒張寶文記之太守直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塋在獨無樵牧之扞乎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訴與乙則甲訴訟不得直公令有司以案牘來案曰吏抱持文書幾不勝至則公一覽輒撫几曰得之矣蓋舊牘乃有濂溪倅永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畝以私貲得為先塋守者資俾子孫勿預苟墻垣固松楸勿翦守者毋獲非易也其後守者氓周與物

故嘗又代徙他處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生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田自有法以永州公撥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况甥可乎辨訴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付周興者用治平新銅符按舊案驗皆合即取田之非永州文所云者以與何餘即從其初頴因休暇攸漫齋公具謂若前示所刋數百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即徼營道丞周必端徙濂溪以田界近塋者田籍與營道舊文同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塋者李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眎宜屢且令先生江州後裔亦聞之先生聲道太極先其爲先家計宜遠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遇亦難矣哉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南郡章頴記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一

附錄

祠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二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

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
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
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
往往有能卓然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
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
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
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
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
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觀
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
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豈不有在
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
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
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友建安魏
君挺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
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

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始下詔罷臨川祀學
者咸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
前一議者未施行之日復推而上之以及於
濂溪其亦無世謂然不從矣張侯名枃丞相魏
忠獻公之子文學忠治皆有家法嘗剸於湖
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以發
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道儒之
廣其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
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
說以後淳熙五年冬十月己卯記

袁州萍鄉濂溪書堂記　李燔

燔之隸江西計臺也洪之士相與言江西士
之近蹟若惟袁未發東湖書院成十一郡之
士來往燔所教以證之任於道歸有至
自袁扣所習口授經對如響則其然之喜甲
申秋燔之還道過萍鄉儒冠候迓郊于生進

無恭邑大夫閻侯從之郡延之學爲之齋學
之講說則更其扁特然也又三年學長胡君
安之過予廬之麓叙舊既出閻侯書見諉
熊孫識邑所猶僅存者不敢與吾學道爰人
之心比因臨江別駕張侯相得周濂溪先生
周元公嘗攝是邑屆溪鎮官已爲鎮之士黃
唐臣及其從子天衛大輔建祠于彼於邑距
鎮幾兩舍不容以時展敬得地大圓驛之前
高明爽塏前臨川左衍木暢茂鞭幼九江書
堂爲屋三十楹通守潘侯傳適攝郡事嘗捐
其役前爲祠堂中設元公遺像旁列明道先
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横渠先生張公
紫陽先生朱文公南軒先生張宣公從以祀
堂彝以光風霽月之樓堂之左右爲齋曰志
伊曰學顏下爲齋房以爲來備庶乎邑之士
民有所風厲奮乎后流宣化之萬一敢累乎

訓以開示之蟠惟孟氏没儒者出而小異於
世俗則小震駭大異於世俗則大震駭顔漢
董氏楊氏隋王氏唐韓氏見謂安雅博洽懇
確奮迅已不逃當世一損抑況不爲數子者
則其抵冒殊扞當何如也元公生舂陵老廬
阜著書立言神會心得孔子之繫易卽陰陽
以指太極爲自末而緣本逆推之也元公之
爲圖表太極以統陰陽爲自本而之末順數
之也一逆一順或略或詳若各出而不同實
並行而不悖眞所謂廣前聖之所未發矣漢
以下一人而已然尚論其世則自十五六時
友愛之篤已孚于昆弟姻鄰甫冠行義名稱
有聞於時主分寧簿疑獄久不決一訊立辨
士大夫交稱之攝征官袁之士流就學於公
齋者甚衆以至在南安致使者之感悟在郴
縣致守長之願學在南昌致邑人之喜在合

陽致俊秀之羣趨莫辯傳於荊國王公也一
旦相遇其話連日夜既退精思至忘寢食莫
豪逸於眉山蘇公也作詩稱述既美其爲全
德又極之以造物之徒展轉攻索一無驚世
駭俗之事果何爲而然也姿之所稟者全知
之所詣者極理之所造者深德之所蓄者大
渾然全體粲然大用曾子所謂忠恕一以貫
之子思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所謂
金聲玉振集大成者也窺之不見其迹乘之
寧有其際哉胡君其歸白爾長告爾友語爾
鄰里鄉黨永惟斯堂之建匪曰具文誦先生
之詩讀先生之書又尚論先生之世則言與
意傳理與事適心與身融忽不自知其有希
聖希賢之功矣二程張朱五君子者言爲世
則行爲世法庸非深有契於是乎胡兄其亦
歸而求之商侯爲淮西總卿諱飛卿之從子

官九江日相與辨果州李侯道傳敏修誰
令復事此可尚也已
肯授遂跋云 周元公首闡太極之訓爲伊
洛宗主在在起敬矧公嘗爲廬溪鎮官萍
鄉學者至今知所趨鄉則書堂之建庸可
後耶縣令商君應孫實與經始司直李公
燔復爲之記余守宜春邑士以顛末告諗
余書扁余不得辭且助錢七百緡以訖其
功選堂長討論三員併委縣主簿總其事
余既辛趣召去將乞子 朝賜堂額尚求者
毋隳廢以永淑後學云後九十日某再書

韓周一先生祠記　　　眞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
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
極不建烏乎安矣之生賢也其意固有在也
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

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交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爲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與事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害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善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而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

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則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虛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衣葛即至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

有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朱侯起莘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盧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乃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正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一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誦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於天下而其全體實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知所以用力哉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志反躬踐履之實蔑著以惑世貴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

郭見義

三先生祠者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之祠也始濂溪以孤微之學晦迹於僻陋之域官卑與寡未爲時知當　昭陵末祀謂南安郡掾曾程公珦攝倅事識之於稠人之中乃命二子謁見受學步趨馳騁周旋出入閱時未幾遂盡發聖道之秘程公二子即明道伊川是也蓋自夫子之沒六籍道缺幾亡于秦稍出于漢搥于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誦說之徒[illegible]滯前而不變於訓詁剪析之言即流而

爲詞章之作聲律之語浸淫汲汲務如蹈一轍於是
流波漫而源已涸枝葉茂而本已廢矣　宋
興若文異人輩出文章深厚切近典誥歌謠
豐融無愧雅頌然於聖人之道以通而性得
之者猶有待於三先生之出也三先生之學
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窮理盡性之旨異端
曲學支離蔓衍之說無所汨於其中故以之
探聖人之閫奧得之為最慕源之深千載絶
學之後首倡大義而上接乎洙泗之廣大該其要得
明道伊川於窮理之敘纂之須立不教學之不議
經言心成而後聖人之道絶而復繼晦而復
明矣而見義理不倚待以諸先生之遺論序此
邦適三先生異時傳道之所乃即其業之所
闢室一楹繪三先生之象而祠焉落成之日
與會者以禮奉奠薦獻以知見其風采念終
更曾未累日因語士子之好學者仰誠時勤
事以無忘高山仰止之意幸也僕文服膺之
志不止於此能脩其辭明其道百世以俟聖
人者又幸也乾道元年歲在乙酉二月庚辰
朔左宣教郎南安軍軍學教授河南郭見義
謹并書

南安三先生祠記　葉適

南安昔周子二程講學其地蓋聖人之道賴
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甫始即學東
偏參市若堂奠祠之如學初侯既治設廳飾
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於旁大而益
其舊且役費給稍數十然自以為不足錄惟
日懼三君子之享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逋散
兵不用常訟希減刑甚省伯損假斂不苟
民物信樂如承平然自以為不能化惟曰
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為其士皆思夕
之發助祠並也以記求正詞余謂諸侯漢而後

諸大儒得祠孔子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若今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所以晦蝕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勝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寓義而穫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況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贈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己之道顏淵孟軻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兩違者路也邪不亂正燭以闇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其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賢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日龍泉葉適記

南安三先生祠記（濂明太中封公）　鄭森

荷蓧丈人能見二子於子路而不知孰爲夫子曾孟傳子能命二子學程於聖人而不能同升諸公天生聖賢有非衆人之所識徒慕其名知味者鮮孰有如太中程公識濂溪先生於理掾乎目力之高無法可傳斯文將與以賢知賢其事特異嘗諫議陳公了翁丁年猶未知伯淳者誰也慨然自失作責沈以自儆揆之太中覺已晚矣而文靖楊先生猶謂可以爲自廣狹人者矜式然則開道學之脈殆實千百載之奇會我思古人誰其似之太中公名珦生明道伊川二先生詳在家傳姑摘其關於風教大者言之自周之衰人爵重

而天爵輕達尊者三有其一以慢其二者積
習然也公奮然識當代師表於簡約中每爲
不脫口惟知道所當尊祿位不足貴也漢之
西士有科目累鑣賢者不能免公命盡今所
學而學焉惟知道所當明功利不公計也昌
黎韓子作師說謂官盛則近諛位卑則足羞
蓋傷師友之缺久矣公盡洗固陋惟知道之
所在尚友未足而求卓然命世大賢以爲進
的也遠春陵再造河南闢東以爲學鳴人識
正趨至今宗鄉賢有以壽詩一家之脉矣益如春
嚴如秋登其門者蘊取陋得以所得爲復
有以壽斯文之脉矣中興者又扶植人極有
功生民固有此然庋挂不爲權姦所摧折而
又陰壽有國無窮之脉矣觀河洛者思禹功
吾於太中公知數世之所自來禮有道有德祀
于瞽宗近世名賢私得陪祀於學遺意也太

中之高風絕識而祠可缺歟今郡侯彭公叡
甚臺忠肅公之子讜直有父風尤於先賢之
祠加敬顧瞻徘徊于斯遐想森猶以太中公
爲請侯喟然曰子之言子之志也於是即前
守劉公強學於學宮側所立三先生祠堂像
太中公於左濂溪於右明道伊川兩鄉侑食
而父師兄弟之禮備教化本始之義彰矣越
告成有逸民語其從曰昔賢守作釣臺於桐
江一絲之釣重於九鼎甚哉爾下邑藉太中之
名以重今郡侯宗是祠而益以重重不重非
有道所討而藉以爲重則當思重其重可也
太中公嘗不鄙來治稱惠我祖父成訓在耳
而爲子若孫不克率出則忝厥祖父重者輕
矣侯聞之曰邪有老成典刑不墜太中徙矣
猶生之年予識之紹定六年七月吉日從事
郎南安軍軍學教授鄭宋林記儒林郎江西

路轉運主管帳司黃師參書朝散郎通判南
安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韓滂篆額朝奉郎
知南安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彭鉉立

南安周程書院記　　盧方春

書院成成於提學江公子遠移文相院成於
太守林公仁父偕郡博士君英趙君承命與
院成於通判趙公景升撥田歸院通判廳舊
祠四賢趙公千里即拜祠下見祠象暗淡蟻
集蛛網中心悸怛更為祠祠之尊道篤知貳
政之方矣劉公豐叔繼林典軍事下車視學
行書院省祠亟改闢伉大門建以兩廡昔隘
令敞以鄉貢進士張尚志行義素著命長斯
堂劉先輩尊道尤篤知為政之本矣淳祐癸
卯前小雪十日余過軍諸同舍賴友子厚語
余曰吾課諸生暇詣祠焚香坐書院道心可
恭涵也吾何脩得此緊君英力余重太息果

渡南安軍御寇以後倉廩之勤甲情尚愛
憂無知也太中公攝倅南安乃獨知一同理
之一身能繼道統三才大本六經大義
於斯繫焉而孟子所以治孔子所以教人物所
以安非斯人孰是明非斯人孰得其遂以二
子師其道而周子二程之學範天下後世匪
止軍之士深其學為良士軍之民澤其學為
良民也驗效大潤賴其功與天地並矣是
邦者愛山谷雅幽嘉如其俗淳樸不歸功於人
而歸功於其天下其說曰陶有梅也雅幽所從
也不知循其物之庶假於道無得焉不歸功於
儒而歸功於佛其說曰贛有濂能也淳樸
所由也不知淪異端之妄幻於道無識焉太
中公始洙泗人物知道故知人子厚複語余
曰父子相傳以道一難也兄弟相詔以道一
難也師弟相授以道一難也非周程難者

三周程則易者三矣余滋大息戊戌對策延英子
牀特對皆訴道余同對不能及今二十又幾稔
周程請道之地幾數暢充拓之道其行矣夫
子慶再語余曰君衛道嚴君盍遂君君之言乎
石塘尚志伐石書之後學承於盧芳春記

吉州鷺洲周程書院記　江萬里

吉為江以右大州事逢士以暇則日是吾為
學筆固然故作意理若性性理健之鍔磨
鍛鍊其間若不勝無復遺以思萬里承命以
來也曰有是哉吾有本諸人性耳性順而理
以得湖山千里如在几席參禮行誼士錫民
編中縣可稱其學以將有開門歸隱不肯謁
入官府意頗近古如是蓋按其圖記得之洛
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嘗仕為廬陵尉則所為
醞釀胚胎非一日故太中公在是即二程夫
子在是二程夫子在是即周夫子道俱在是
矣飲泉知脉意味洞貫吉之士誰非衣被於
周程者不知又有私得於周程者也太中公
初而尉黃之黃陂也二夫子實生焉盧陵則
再調以來也黃設二夫子祠學官紫陽朱夫
子為之祠記以於黃人未意滿謂能知王公韓
公之文章之勳業與蘇公議論氣節曾未有
道河南程夫子者於則吉知有文章之宗知
有傑然表拔於世以死抗虜知有范言忤權
臣名擅天下獨無有曰吾邦之澤不惟自數
君子來客自周程來也則由之而不知然耳
胡可以終不知也太中公去吉也而之於潤
自潤而始之於虔於興國也攝為貳虔則
其虔時也見周夫子識焉二夫子遂以學則
其南安時也二夫子於周豈若孔子之於老
聃郯子哉親切的當之傳由太中公發之殊
方而遂以合由吉先之春陵之墟河洛之間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乃江以爲諸夫子之行李
曰涉玆地何故若爲斯文地也太中公於來
虔來南安若爲二夫子就周地也向官于吉
又若爲令之來虔來南安地也故曰先之也皆
墓之爲而爲也前乎吉雖太中公未知有春陵
後乎吉不惟太中公知有春陵乃天下後世
皆知有春陵矣不惟知有春陵亦知有洛矣
明天理正人心皆此一役也盛哉屯者物之

始生也蒙其始生時然則於吉在易爲蒙自
初而二是爲南安之遇以九二剛中之德固
當童蒙求我之任然方純一未發之蒙已存
山下出泉之果此道體也其機也亦其脉然
也所幾邪之士融釋于此於是謀于別駕劉
君崇卿陳君夢庚則作而曰予以補學宮闕
狀胡可已盍祠于二夫子者則又曰有是父
故子然也是惟太中公仕國宜得祠則正以

太中公之祠祠二夫子也則又曰有是師故
弟子然也于時雖未與周際有太中公之識
未際已際也宜以二夫子祠遂祠周夫子也
周夫子傳道於千古之不傳太中公識周夫
子於衆人之不識遂以合焉而二夫子侍炳
乎其相揮者其相得也則又曰有爲者亦若
是是庸非天下後世所當爲人父爲人師者
庸非天下後世所當爲人子爲弟子之傳道

者不有棟宇以棲學者而學焉猶不祠也嗚
呼周程於祠往往是不惟吉也父師在焉道
在焉則未有如此祠也祠不於地勝或茍而
可門衙曰日蛛絲而蝸篆之耳州並城以東
突然洲淑是爲白鷺之洲有廬陵來傳到于
今幾何不爲好事者規取幾何不爲浮屠老
子奪而宮之也而土木繕修莫先焉天作而
地藏之以供今需有俟德之道千古淵懿遂

與江山雲煙千古者發露俱不作第一義則
未有如此地也拔蒙茸叢薄財斯矣一祠移
廢屋以堂以齋以門接堂爲方丈之室類直
舍庵滆井偃各於所大都功御齋簡短且體而
徵苟可几榻用器講受肄習則已吾州岩受
理襄補敗之餘辛巳軼思慮紊席外及此亦
寧其存以須後不取盡今日則未有如此制
也然扶輿清淑固巳一朝大肆其鬱洲盤地

軸橫制大江萬竹四圍凌厲抗勁幾與士所
學所立類無不可受涵暢道德之中心與地
遠表裏脩然游歷至輒飛去莫流自然春意
夫子烏得不與點也則未有如此意也合而
言之鷺洲之蓄千古以俟道統孔孟之統千
有餘年以俟周程周程之祠幾二百年以俟
今日役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蓄貫以辛丑之秋
孟賦功踰月告具具以日吉見先師以菜乃

率諸友升堂告之曰天原汹程不落方體神會
心得千載一逢遂以開一程夫子者圖嘗盡
意哉元氣之會萬變發揮不盡之盡在天地
也又百年紫陽夫子出脉絡明而規模遠矣
周程夫子於其絕者續紫陽夫子遂以微者
著也由紫陽夫子而來至於今若是其未遠
也於以鄉挹孔孟自周程始則周程必自紫
陽夫子始蓄深積厚自然脫洒有此工夫即

有此應驗在存意之不忘游心之一浸熟耳然
知道之存於師不知道之存於家可乎章齋
之友延平則太中公之友春陵也紫陽夫子
年甫十有四慨然求道一夫子十五六十四
五厭科舉時也入而章齋曾是以出而延平則
入而太中公出而周夫子也固宜故人樂有
賢父兄也是非可樂者歟心耳淺薄此義寖
不著今於磨篆鐫功而字之者可知矣必曰

增輯文藝倚掛天科至學所本務昧根浚源
顧以謬異豈本棟宇所爲設之大指哉豈此
祠此學所爲源委於太中公是以有周夫子
有二夫子意哉韓昌黎之言曰數窮六十其
將復平平必自某州始方淳熙辛丑賦廬山
之白鹿啓学堂壇訂冊書洞主晦翁之作至
今而芳也乃今辛丑殆窮六十新乎喟然與
於學其意豈異也刻石記之而立之廡以俟

附古心攝江西倉君日行下州縣建濂溪書
院牒　當職暫攝庾事九關於職守不敢
以暫爲苟且其中則尤有當急先者伏見
本朝大儒濂溪先生周元公心傳道統爲
世先覺平生游宦多在江西慶曆元年爲
洪州分寧縣主簿嘗被堂檄攝袁州盧溪
鎮市四年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至和元年
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嘉祐六年遷
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八年行縣至雩都遊
羅岩又在吉州萬安香城寺送別虔守清
獻趙公皆有題詠熙寧五年始居江州令
袁州萍鄉縣與江州皆已建立書堂惟前
數處未有表章之者況南安乃是二程先
生傳道之地其關係世教尤爲不小牒所
屬州縣各令踏逐山水幽邃去處只須草
創書院三間或誅茅爲之擇有志於學者
數員俾講誦其間不必宏侈姑記其地以
俟來者雖未有田州縣學不妨時暫供給
畢事具申別作施行備帖分寧南昌雩都
萬安等縣仍牒贛州南安軍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黄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其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所歴皆有祠於學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先生之一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説也吾子蓋嘗為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兹事庶乎其有以發也某謝不敏而黄君請之不置某惟先生之學之奥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竊以黄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為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説豈有一言易此哉顔孟氏既没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

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某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又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為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年月日記

南昌縣先生祠記　李燔

嘉定六年吏部郎趙公某以討使攝隆興府事南昌宰史君沂一日來言曰昔濂溪先生為邑長於斯其德學之高妙論著之精深則沂罔敢知惟吏部開禧間之序宰是邑也嘗屬故廣西楮公方記題名其間載漕左丞稱先生語以謂茂叔周公知南昌屠姦剪弊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得罪為憂又以汙善政為恥江之西九十餘邑如公比者無一二焉夫政事最於一路而民以汙善政為恥此豈徒政之所能與者其必有道矣是宜祠公慨然曰是固昔者有意而不克就者也子實獲乎吾心吾何幸由子以畢吾事乃捐金錢材木以成其役出縣中門若干步西行又若干步有地直平在縣社之東前池可蓮遠有嘉木樛環史君於是穆卜曰惟兹食乃築堂其上未幾　以訖功告十有二月既望公率羣吏祠焉堂宇齊明貌象端肅邦人顧瞻起敬分胙與祭者於斯亦學語史

君曰軌記之史君以燔對燔爲吏曷敢以多辭然聞諸義于列者曰公之有事乎此甚盛舉也非直爲觀美者表賢善俗之道於是乎在然不能無疑往者郡嘗建是祠于學矣以黃公灝尸其事以朱文公記其成以劉公淸之書其刻皆一時名流相與發揮標揭今記文太極二五之訓仁義中正之訓不磨也自淳熙六年冬十月丁亥至于今三十有餘年

矣俗化漸濡若無甚異於時者何居燔旋思而得其說周子之學明通公溥有以接孔孟千載不傳之緒以程伯子卓絕之資容有契於吟風弄月之際而好獵之習必至於久而後革潛隱之警亦至於革而後驗乎此者勉思企及夫豈易然也哉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論善俗之效盡於此乎觀之初黃公灝之

職教是邦也燔爲諸生士習莫之適從也曰以不免於戾爲憂去學未數年有舊爲學職而寧以書白燔衡陽太守獄事之誣者有年踰彊仕而寧甘爲西山奉祠終焉之計者有才動權臣而寧以疾辭老於蜀郡之守者比年以來一二後學尤能自變以之道或沉迷選調三十餘年而班行之招不苟就或彊敏吏事可銳於進而外移之請有不屑或居官

有執而退棲窮巷名不達於郡邑或生長闤闠而弃居荒山身自力於耕鑿皆若於人所愛者之富貴與天地間之至富至貴知所先後輕重者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周子所謂剛善者庶其近之然此特燔所與知者耳其修於身理於家有士君子之行深藏而不耀者又不知其幾也曾謂有其事而無其功乎或曰諸敢識此以俟及賢希聖者出

而彰公及史君表賢善俗之烈云七年正月
日記

合州先生祠記　何預

合有祠舊矣與比歲翔於他郡特異淳熙七年冬預始承乏公餘訪古覽江山之勝瞻漢陽遺像誦少陵江樓詩句求其故實則不可得矣於是歷覽題名石刻考前人名氏有殿中丞周其姓（光宗廟諱）實其名者髣髴埃塵間嗚呼此濂溪茂叔先生也胡為乎來哉按太常博士朱勲約記其始至也以嘉祐改元十一月十日迨其去寔五年六月初九日本末詳且信如此獨未有表出之者又得閬中恭敏蒲公墓碣銘知行治加詳先生舂陵人後避厚陵邸諱更惇頤其為政於此州也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决苟下之民不肯從恭敏舟艤溉下一見異之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遂以女弟妻之初調南安獄掾轉運使以權利變其獄君爭不可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熙寧初用正獻呂公薦擢廣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既以疾匄分司築室廬山下有溪流其前號濂溪惟先生以一誠極性理之妙躬行日用粹然一出於正爲道學之宗程太中珦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立朝每遷授輙一薦之其子明道伊川幼受業焉先生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明道遂弃科舉從之嘗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殆與浴沂同意二程以斯文唱諸儒至今河南之傳滿海内其淵源實濫觴于此清獻趙公目為天下士文忠蘇公以全德名之黄太史謂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丘壑有通書太極圖行于世悠然遐想如在其上預揭來

踵英躅於百有二十五年後頎在後死其得嘿亡以傳觧東偏有齋孤峯出其前三江合流其下煙波渺瀰雲林杳靄清絶可愛乃放禮殿故事即其章服肖象壁閒以全德榜其額道德之容堂堂岌岌凜乎如奉杖屨其側吁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待書而傳之邑志晩學歸敬之意且以永邦人無窮之思又繫之以辭曰瑞應之山兮蒼蒼金沙之水兮茫茫瀰瀰清風兮不亡日月兮爭光督一去兮何之四方上下兮莫余追孔顏與歸兮伊傅自視揮斥八極兮孰知所止駟玉虬兮佩飛霞溘埃風兮天一涯懷舊遊兮眷眷山空月明杖屨往來兮余頎不可得而見莽煙雲兮思渺然睟厥容兮瞻在前邦人是思兮千萬年淳熙癸卯正月朔承議郎宜就差僉書合州軍州判官廳公事唐安何頎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嘗為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予既奉行惟恪於茅飭郡將買田以備烝嘗運帥永嘉曹叔遠嗣葺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詒予曰朱文公註通書附録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為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乾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跡僅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瀕江變圯于水鄉進士羅艮十餘人嘗以告予為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諸峯而溶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

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相亦云備矣予也昔嘗有語于曹虞兩卿蓋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即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爲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棖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黃幹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然

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鄕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　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

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

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其適分符於

潭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其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𠁅張顒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永州州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廼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顏上曾公廸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寄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是既建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廡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守歷陽高禔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栻爲記栻以晚生屢辭不獲敢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栻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與伊川年十二三亦受業焉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

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覩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眞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庚寅右承務郎賜緋魚袋張栻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幾

余兄子迪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拙賦迪無他伎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閑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謟事賈謐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韋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眞拙者也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

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迪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眞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尚勉之哉迪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潁川曾幾記

附曾迪拙堂留題云迪爲兒童時先公尚書嘗以外祖孔公司封郎中卲州新遷學

記及舅氏舍人弥濂溪先生文示迪令熟讀之他日過庭請曰司封舍人父子天下偉人也不妄許可敢問先生何如人也先公整冠肅容而言曰此清獻趙公正獻呂公之賓客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所從問學者也小子志之先公既没十有四年而迪以紹興丁未來倅零陵適繼先生遺躅於九十二年之後暇日得清獻詩於廳事壁間已而得釋菜祝文于邵又得通書太極圖拙賦與夫墓銘於先生之家嗚呼先生得聖人不傳之道簡易純粹為一代諸儒倡將使學者心得之是豈可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往往茫然不知所從入或至於白首紛如者有之甚可哀也迪既刊先生之文以廣其傳又以先生事實及諸公詩文附其後將與同志共進此道其庶幾乎不墜先公之訓云紹興戊寅上元日贛川

曾迪謹書

邵州增闢舊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在可考惟侯唱鳴絕學于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從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

州事胡侯華父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若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洧聞之頻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還來請記栻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閒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

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官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閒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

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蓋學故有二記其一洽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栻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寔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庠於黨學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緊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其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其學獄左庾右用遷于公門之外東南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庋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礫峻而夷徹敞而通繩迂而寘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祭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公岐郡博士留君禔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學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學還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還學者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隳其學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

韓蕭協進士齋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
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楊萬里記

希濂堂記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數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其稽壁記不書委趣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與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迺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稍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庵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謫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之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甚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賢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附傅伯崧希濂說

伯崧年未弱冠誦濂溪先生愛蓮說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真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

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
壁間留學乃前守潘君壽貽書廬陵楊公
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
事政尚精密嚴恕潘儒希之遂作希濂堂
揚賓為之記伯松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
要俓侗顓蒙之人乃亦濫吹于此承宣之
始深有開發益欽慕焉繼問其堂則今瑞
粟而希濂之名泯矣壁題既以攝事不載
徵揚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獲
不為時俗所尚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
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為先生
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善之意詠想
先生同乎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
却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
矣臨莅之際則精密嚴恕之為貴閑暇之
時則香清淨植之為貴不猶愈於蘇州燕

寢之樂乎伯松何人敢以無類之辭為希
濂記附于諸賢法言之末云

邵州濂溪先生祠記　江立叔

治平四年濂溪周先生以永州通判攝邵事
遷學于城之東南隅厥後迄新易故興廢不
常乾道五年太守胡公華公瑴即治平舊基
以建今學闢東廡繪先生之像而祠之後七
年汪公俊來涖郡政謂先生之祠喟然而歎
曰周氏沒聖學不明千有餘載先生獨心
得之以著書發明闡縕河南二程先生親
傳其學後之學者得以與聞斯道繼往之功
歟欽德之容儀世瞻仰學校祠之宜可
也今祠宇庳隘若是豈所以尊崇前哲之意
哉乃易置其祠于講堂之西又以無垢先生
張公亦嘗守此邦學之源流其來伊洛因合
祠於先生之學既成率諸生告曰凡今郡縣

之政率以治財賦班獄訟為急不暇化民成俗之本例以迂緩不切視之汪侯之來首明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發式士類盛舉也願記之以詔來者某忝職在學官其敢以辭鄉識淺為能覼縷惟汪侯之意蓋欲學校之士知所瞻敬追致其遺言往行以講明為學之道自闡學之微濂溪先生行釋菜禮告于先聖有曰黑衣冠學道業者列容於廟中朝夕目瞻睹卷以養至德日蘊月積發於顏氏子者有之其所以異於學者固不小夫人之所以與道相違人欲勝而天理滅也學者之學所問而近思精義以致用窮則行之家行之鄉黨以養夫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達則推之國推之天下以求盡夫致君澤民之事蓋顏子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及問為邦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此聖人所欲措之天下等百世而莫之違也然使得時行道則其事業功為之蓋無難焉而先生以顏子之學望學者安可不尊其所聞以力致於高明之域耶無始先生兩冠多士之選公卿之位可以歲月致不然於擢民猶棄果用而不悔非知所輕重者能之乎此皆學者之所宜知立敬平日願學恐其未能也故述之此邦之人士使知汪侯所以教之之意而自勉焉淳熙七年三月既望迪功郎邵州學教授江立敬記并書

邵州特祀先生祠記　朱熹

邵州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邵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允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

脩焉於今蓋有年矣熹之始至首務祀典竊
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
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
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
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
致區區尊奉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于先
聖先師遂命分獻以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
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詔之使來者有考而
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為之喟然而歎曰甚矣
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
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
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
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
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
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
致謹焉意道之明也儻在茲乎雖然先生之精

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
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
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
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
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
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
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
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
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
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併附此
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之賢識之長既足以
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
耶紹熙癸丑夏六月庚申　後學朱熹記

寶慶府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寶慶府學教授鄧君去疾遺了翁書曰自
治平四年周公先生遷郡學于東門之東隙

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是爲道人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于少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僅具請堂砌士英請于趙侯善涉以舊址肄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白守貳僚佐鄉之薦紳韋布各捐金以濟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英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乃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者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也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洪君又曰先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盍爲之請學

遂學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予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illegible]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於無餘蘊矣然而論説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

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没傳之者不能無
失流爲老釋而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
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二子之
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
擊而心唯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
不能自已者乎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
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卭魏了翁記并書篆

附録

祠記

邵州先生祠記　謝諤

曲江周史君下車之明年以濂溪先生在熙
寧間嘗攝節其州今斯文宗師所過者化不
可忘也建祠學之左廡以明道伊川配孟夏
落成涓吉奉安祈請萬年因行鄉飲酒禮士
皆欣悅相與勸勉又明年是爲乾道壬辰走
書于江右謁諤請記諤嘗讀書龔猱山郭氏亦嘗道
同術者爰命之記夫道在天下常自如也初
無加損也而行乎世乃不能不有廢興者繫
其人之爲係也史君之舉所係大矣將俾學
者于斯堂也趨而瞻之伏而拜之辭而視之
而警者自懲之而思之五常五典之辨之心
而身之而家而天下之達之致其何爲而本

之又攷其何爲而成之若夫有諸俗傳之間從容至而資之重何事也非道安係也抑閒偃王之廟時修以徐逝三人繼刺衢州而黃龍山謂起慧爲清河無盡爲後清河今濂溪之祠必俟史君乃能發揮則義有出於一門夫豈偶然耶史君世家高密君朝奉郎嘗爲丞太府台舜元字世美其政順理而時中所至民愛之不然胡爲乎濂溪五月朔臨江謝諤譔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上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天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人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熾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　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

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没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

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頹圮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儀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願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蕆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則德明之願也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問辨于熹者因不復辭而輙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部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年月日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德意始至披攷故籍觀郡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恭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有感動焉迺度地于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扁其扃鑰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

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濂溪年譜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卒官下是年八月朔日移知南康軍在官纔踰半載其政其行事甚具於先生之墓誌者曰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人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徒著進退官曹得失若人自以爲不究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略矣雖然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迨嶽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五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發於斯也故其所表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治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睟然之容而攷其行事因先生之辭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廣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栻復以此繫于終篇廣君名璣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一月丁酉記

廣東憲臺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太守以宗丞六安趙

政戊比詔書俾廉訪司廣南東路刑獄既下車
周覽都邑應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宦是
職摩挲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
於百二十年之後僅遺跡有絕也則固不足
法與又三日以令謁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乃
學謁先聖殿兩廡無附有先生祠而曲江丞
相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皆當世名公聞人
所為濃墨深刻亦既鉅所紀纂泰矣碩今重治
實先生蒞館也所則以號令生殺十有四
州之民命入則存誠育德以壽千歲之道統
允一堂一室一階一闥皆先生所經行興延
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諉哉咎爾役吏
毋勤費咎爾匠史毋訴於然其即壞治西偏故
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面勢深飾雘補葺
甓之罅漏者補級之至塗之浸濾不鮮潔
者加塗又為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

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為嘻敝既畢工議於
其所為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
鄉貢進士郭元輔為之記自惟末學設聞道而
末之見焉足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
命雖然竊攷先生設施之緒類不可得而見
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千言
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
四時之運蘊於性命道德之奧達於禮樂刑
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
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
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
舂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蘊奧若濂溪者
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為二程伯仲
波之所及益遠嘻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
虛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
惜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

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之中洗冤澤物
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為南安司士
掾以獄事爭上官不為屈其為提點刑獄不
以易指氣使殺人于死決矣若先生殆可敬
而仰者邪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
名為道學之粹揭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
知鄉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
足書嘗若棠之芴惟濂溪之名與之不沒先

生之名氏可知之兹故并著宗丞公姓任氏
名世良字君晉咸陽人官今為朝奉大夫所
至以勸學崇化為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
仰云

廣東憲司重創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
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
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
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
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
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
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刑以教祗
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　是固陽
舒陰慘之宗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
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乎以全

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
哉夫登辨分寧未定之獄乎南安非辜之囚
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至於詳刑廣東
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
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
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為之
滅磧而著令黃茅瘴空民死於瘴為之緩嚮
而徐行鄉人俟吏惟恐夫奔走馬蹄撲脚之或

後而縣齋燕少則凛凛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編侯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楊君大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憮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官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洒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棠蔭之思且貽書俾栻記之栻學於夫子者也酌泉知縣元公於栻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可存一祠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為部使者登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之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樹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未至改外臺新學所志未易量云

南康軍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

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宫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曰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虚之説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

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虚之説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備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實為先生所領之地祠象久焉不設識欽典也今宋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宋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説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譚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累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

思所獲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六月戊子朔

附晦菴守南康日委教授立濂溪祠堂牒

云云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按其墓碣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觀牒教授楊迪功詢究

遂立祠于學南軒爲之記

南康軍二先生祠記

謝方叔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离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黄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彖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並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淪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

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從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眞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虛懸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床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熙寧四年辛亥周元公先生自廣東提刑改知南康軍於是年十二月上印綬淳熙六年己亥朱文公先生來守南康軍至八年三月解紱東歸二先生相去一百有九年道化浸漬之深義理講貫之熟故南康之爲俗務本而近義好德而尚齒冠昏喪祭之禮至今髣髴古意二先生之德之名若乎廬山不足爲高浩乎彭蠡湖不足爲深也初文公至郡首建濂

溪祠于郡庠之西後太守莆田陳宓仍建祠始並祀二先生然其爵制猶樸下宮歴年久梁桷板檻腐黑撓剥弗治無以揭虔妥靈淳祐元年冬倪侯以王命牧是邦首以詩書教化爲務每謂世教不立由師道之不明越明年秋乃增闢舊址前挹重湖後枕五峯巘嶋嶙庀材撤而新之爲祠堂三間視昔尤偉祠之前建兩廡又爲屋三間其上爲閣扁曰極高明其下爲堂扁曰道中庸其左右各創一齋經始於仲秋竣事於季冬集其事者建昌主簿南宮靖一置士祠一員兩齋諸生各有長乃萌于朝援范文正公仲淹知慶州例乞賜廟額以詔無窮祠宇告成徵記於方叔竊惟侯所以扁閣及堂之意其幸惠邦之人士者可謂深矣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極於大而無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言道之入於小而無間極高明者所以盡道體之大道中庸者所以盡道體之細中庸費隱之語正與陰陽動靜之理相爲貫通學者不可外此以論太極也然入德之要又當自存養省察始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太極之體用全矣周子之言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釋之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自居敬充之士之登斯閣升斯堂也當思吾之立於兩間者何事所以希聖希賢者何在二先生所以教人爲己之實者何道相與恪持此敬庶無負於侯所以望吾黨之意侯名燧字俊儒縣上庠收世科在朝爲秘書郎其政清平寬靜能得邦人之心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二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盖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據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聞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一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歎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所罔

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
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
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
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
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
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
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
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
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
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
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
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即學宮明倫堂之
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
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
壬子率官寮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
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
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
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
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
門墻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
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
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
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
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
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
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附有號爲推尊則又
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
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
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
美者未嘗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厲之無

從故栻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睹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爲無窮矣此栻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栻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十日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記

南劒州尤溪縣傳心閣銘　張栻

乾道九年知南劒州尤溪縣事石𡼖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于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于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而𡼖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栻栻竊惟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誦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實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況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殄厥命
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
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
鄒魯云遠異端日滋白首章句倀倀何之
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
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
惟二程子實踐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
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
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孰莫間其幾於皇
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
斯閣尤溪之濱翬翬其三維事孔明儼然
其秋温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咨爾
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
其言于攷其為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
體矣循其言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
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眞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
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
眞德秀為之記德秀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
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
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
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
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
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
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
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
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
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並宗罔極然則天
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
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

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 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

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

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袪世人之朦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當雄為鄙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原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若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奚屬耶天之命我為善其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

皆吾君子如游術水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之而已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陶迂己之良貴棄如弁髦而馳突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綱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

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也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朱子于寧夜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罔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長沙縣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爲廉白州大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至孫曾孫賢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濂溪倣二程而爲元公故今寧遠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爲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之了翁既爲叙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元宗攝縣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用修校官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偶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頹圮於是撤而新之又以爲記畀了翁竊惟古者廟事鬼有常而無瀆故以同氣爲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然於大烝絲祖然於瞽宗有其德而無其後者祭於其國今諸儒別族異氏且各有其後而郡國各得祠之蓋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爲無據要未能盡得夫無瀆之義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子邑

之士也嗚呼如了翁之淺陋固所以淑其身
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有疑焉
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
乾之剛健厚之以艮之篤實輝光明者日新
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大象發之曰天在
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且夫在山中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
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
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
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
士大夫誦四先生言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
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貞之實於知言
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王帝伯
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峯而有聞於
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
於敬之訓師傳友習其言詳矣雖然就其前言
徃行然而實其未能以止健之義蓄德於中是
以聽其言則若有以聳乎此見諸事則亦知
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高淡
口耳之知徃徃可以名於人歲月悠邁志隨
氣索乃剽聞目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
一二以飾其詐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
口耳之知也余為此懼方將內反諸心思所
以厚於蓄而深懲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
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
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為然乎當遂以為記而
告諸同志者相與懋敬之毋忽

長寧軍六先生祠記　　魏了翁

周元公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為友二程子從
之遊蓋助乎此橫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
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
初胡文定公始請以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

聖先師紹興末句侯子文始祠元公于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迹所既皆有祠而横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至而顯寘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既各賜謚了翁叅從潼川以四先生易名爲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了翁雖不佞猥嗣記載翁文晝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牌叔定子守長寧始至謁聖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凉其亦未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數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朱張二子配焉移書了翁令叙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愈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記曰明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

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之祀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夔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皋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必若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况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畫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遂家塾黨庠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習雖其美而古未有攷或聞而笑之曰迂哉以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學益深疑亦甚者從以風氣日異去古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

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為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見其事而筆之於書是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為儒者之巨擘以決科第為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為用世之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虛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秘不有周程諸子為圖為書援據發揮始是而為極為儀為性為命為仁義禮知為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亦窮卑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關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猶賴諸儒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傳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為規取利祿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合相共惟斯義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特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鄉者併僭言之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魏了翁

開禧三年蜀道既平　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為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參屬曰古之教者既為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于學成都與治為西南許劇儼學首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

明絶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崇亦有書請于公宜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况周子嘗任合陽傳講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又居涪著録甚衆令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朕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了翁爲之記嘗妄論天命不巳物生無窮人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閒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

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于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彜至三代之衰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而命不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沒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溺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

以潛驅一世伥伥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
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為堯舜
之君民不得為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
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　列聖相承
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
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
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
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
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
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孔子子思孟子
授受之道至是復曒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
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
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其盛哉由是
異人輩出又為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
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
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嗣

往開來啟鑰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
孟氏而下未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
數不無信屈至慶元學禁巳益正理不竟
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
道也至是雖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決矣其公受學於蜀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
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
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吾比孫名繼白
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伏讀其書以索三先
生之所以為學者何患而及求其已辛而得
之則非措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
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
郡教授使復於吳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昔者先侯仲易嘗為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
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

學也余以其言爲然去後又見侯以是屬言
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纏纏申言之乃嘉
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劉節始至郡會
盜薄鄉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
靈寇去而瘵因懼道失民散使士亦于顛沛至此
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所以崇
化美俗隨所遇爲既不敢不勉吉月朔校官
見諸生又爲揚確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
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
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
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
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
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
庸曰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本去宰貴之
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

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
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
狃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詞章之尚則記
聞之務速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
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
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
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
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
也於是士權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
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
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
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趨向之的
子其爲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
意而記之諸學余撫其書卓而歎曰俗流世壞士
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發此議
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舂陵

倡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
皆崛起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
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
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君彥明張思
叔朱公掞馬時中侯思聖呂原明劉質夫諸
公起於東北惟特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
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
蜀張少公出守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
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
爲成書而學者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又成於
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
徒高才如譙天授謝持正皆斑斑可考荆州
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醫翁亦謂
伊洛軼書多在蜀且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
有年矣余爲兒童時猶及從耆老授伊川易傳
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語錄

特爲其說者且不能無紐轢之累故綴其說以
繙文而不暇得其所以言一爲慶元學禁所
怵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
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尊其書
而不復省曾某思四先生之教人嘖諸天地
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
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
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
於己斯不失其本心焉耳爰其僞虞侯曰善
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四
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事于學 上可其易
名之奏有司令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
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無敢以固陋辭

無欲齋記　黃溍

家本仰京余於子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
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操其端緒以求其本原

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晦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余爲裁言其義余嘉仲撰之精信之篤乎吾嘗覽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感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全乎靜也是豈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水凝于淵不若是無以肇陽而生萬物及

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蠢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雲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衣服飲食之間豈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續孔孟不傳之緒而獨揭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

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學傳之樞要學者之塗
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二

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

（宋）徐積撰

事實一卷本朝名臣言行錄一卷皇朝東都事略卓行傳序一卷諸君子帖一卷

元刻明修本

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徐積撰。積有節孝語錄、已著錄。積受業胡瑗之門、淵源篤實、其事母以純孝稱、立身亦堅苦卓絕。蓋古所謂獨行之士。然其文乃奇譎恣肆、不主故常。故陳振孫書錄解題引蘇軾之言、稱其詩文怪而放、如玉川子。今觀其集、往往縱逸自如、不可繩以格律。軾所論者誠然。然其文雖雅俗兼陳、利鈍互見、頗有似於盧仝、而大致醇正、依經立訓、不失爲儒者之言。則非仝之所及也。惟其復河說一篇、欲求九河故道而穿之、不究地形、不明水勢、未免失於迂僻。史稱其雙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殆不然歟。舊本首載事實一卷、後附語錄一卷。景定甲子淮安州學教授翁蒙正合編刊行。明嘉靖間淮安兵備副使劉祐又因翁本重刊。今語錄已別本孤行、不更復載、惟附錄其事實一卷、備考核焉。

館藏徐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語錄一卷民國
二十年以一百二十五元得之于肆保萃齋為祝為元刻另
以木匣盛之書凡八冊而書口魚尾亦刻書冊數首卷一至
卷七共七十二葉爲二冊目卷八至十六共七十五葉爲三冊
首卷十七至二十七共七十六葉爲四冊首卷二十八至末共九
十一葉爲五冊則全書原分五冊此已缺其第一冊也近
至二十九年九月本館爲嘉偕大學圖書館從平肆文
英閣訪得是集共三十三卷係原定冊數葉次訂分五冊
第一冊首爲節孝先生像及題贊二葉次王大亨序一
葉次目錄二十葉次百實一卷此即館本所缺者也第一
冊係六后方正宗堯先生所贊朱文方印卷首葉
一行有子晉汲古主人朱文兩方印又卷首行間有朱筆
批校書賈以元刻校之又以呈經毛氏收藏並名人批校
索值三百二十元但審視印記及批校字筆似非其跡
殆由書賈篡改其印記遂謂爲批校者欺其第二冊卷一
起編次與館本一樣惟全書紙質較粗墨色亦淡且卷
端德之處中多缺葉如卷首之第七葉卷九之末葉卷
十四之首葉卷三十之第三十六葉均係鈔補則不及館本
之佳第以第一冊目錄之前完整也乃爲館本鈔補
首第一冊並過錄其批校于本館缺之書一並得以補撰印
亦快事按是集自宋至清凡八刻宋有紹興戊辰山陽本乾
道乙丑嘉禾本淳祐庚戌王大亨序編本景定甲子節齋
正校刊本元有皇慶癸丑本明有嘉靖乙丑本清有康熙
丙子本宣統辛丑袁本此書板本之可考者也王大亨序云
山陽舊板燬於兵四世孫琰家藏嘉禾重本字畫磨竹先後
失序乃合衰集全書蒞諸鄉校以此言之則紹興乾道兩
本宋時已不可得而淳祐所謂淳祐本者亦第經王大亨編訂
集裒未及付梓至景定甲子節齋爲正校定刊布並
宋之四本所傳者僅一刻也故邵氏四庫簡明目錄標
注亦從乾道淳祐兩本莫氏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亦從
紹興本莫氏謂元刊本據楊贊跋謂即依王大亨本而
附入之亦未敢斷定所作者確爲淳祐本四庫總目
提要謂明嘉靖間淮安兵備副使劉祐又因舊本重
刊是明刻所據者固爲景定本即元刻所據者似亦
爲景定本也按莫氏係否據參舊錄稱是集前有
百實一卷後增門人江端禮錄節孝語一卷元刻增節
孝像及題贊明嘉靖刻又增祠堂記余所見元板滑
德亦及景定尊本葉定本之可貴者以其者有元明
以後世本已稀如星鳳近方爲私藏書家傳得元刻或明刻
而藏之如江南圖書館丁潛翁景萃藝風堂藏書者元刻也海

源閣結一廬遂經樓適園鐵琴銅劍樓藏者皆明刻也欲江南圖書館本為四冊即錢塘丁氏之書丁氏書本出宜[illegible]安志云此本即為寅并先前序是元刻也而与本館所藏者相似惟采米無本与藝風堂所同矣藝風藏書記五勝書孝本為曩貴癸丑王雪岑序（季字惠風謂依書字之誤）元刻語節孝像及題贊明刻又增祠堂記此本前為像大德丙午趙良珏贊皇慶癸丑王需賓書（按王賓書一為吳黃兩人元至大間任翰林學士宣德本卷首節孝像署大德丁未滕玉霄贊後丁未舉像題又爭而無書之誤）又為大德丁未無黃士祖可題大德丙午書士發、大德吾刻本及潛采堂書目均作薦書）而黃而無祠堂記是為元刻無疑則与哈佛所藏本相似惟此可知館本与哈佛本均為元刻但哈佛本即行較晚叙字多漫漶不及館本之楷書精注則館本殆就第一冊末有遂校字便值也至各家所藏明刻本均有散帙惟適園本称出卷中塗乙鉤勒是四庫底本為書樓朱氏結一廬刻書記未文大方印結即結一廬所藏當可推為明刻其書本而四庫所修語錄一卷列入儒家類本孫行為先廬山真面究亦兼康熙及宣統兩本均為三十之卷附原書之宣宣統本為節孝二十四世孫士琛所重刻此

丁賓所藏語錄三卷列後附藏語錄記序數篇又編入諸君子帖楊錄蘇軾詩一首泰叔詩二首宣德輯編次亦嫌存心力為予孝節孝先生生於宋仁宗初至徽宗崇寧二年卒年七十有六述義文學并為當時人士所稱式近七八百年三十餘年矣而其一生著述其於無散遺言行足以深沁人心亦第文詞可以膾炙人口也校讀既竟草跋數行值庚辰小暑之翔為予生辛因識此以自勵是

陽薛龍

節孝徐先生像讚
其節其孝得天者全平生學力身後
名傳儼兮冠玉積善堂前再拜公像
清風颯然
大德丙午立秋盧陵後學趙良珏拜
手謹題山陽李君實所藏
仲車徐先生真像
神動天隨金相玉質則而象之有吾
君實
皇慶癸丑秋王霄賓書

觀其貌思其德儼然正氣如節孝者
能幾人聯璧題讚君實家藏皆彷像
其真者天地間識此又能幾人邪故
亦為之讚曰
冠冕佩玉有此像在秘而藏之海嶽
嵩岱亦將延綿兮德惠下代
大德丁未春無髮士祖可敬讚
節孝先生道德文章著于人心載在
方冊者人皆可得而見至於其平日
衣冠儼雅雖欲髣髴其形似之萬一
而不可得也
先生之七世孫文明字渙甫與秀發
同里又甚厚故嘗得閱其家藏前賢
翰墨諸名公跋文因求
先生之真像傳寫而珍襲之噫千載
而下觀者如親挹
先生之風采若晦翁所謂凜然可肅
薄夫者是亦警誨浮俗之一端也夫
大德丙午四月既望山陽李秀發薰
沐敬讚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藏嘉禾墨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　亨再叨鄉部退食之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　皇朝名臣之録東都卓行之傳及　先生與門人問荅之辭蘇黄諸老往來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不待旁搜遠討而瞭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制撰　先生行實之狀曾大父中書䟦諸賢詩帖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行實之狀幸存　亨無所肖似乃令裒集全書藏諸鄉校以承先志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先生真有夙契云

淳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　亨序

節孝集目録

事實一卷

臣寮奏乞以判官充教授

吏部符充楚州教授

發運蔣公奏乞改官

知楚州蹇公奏乞改官

諸司王公等舉奏乞異寵

運使章公再奏乞處異寵

知江寧府曾公奏乞處以太學官

改官告詞　開封尹王公奏請賜謚

賜謚告詞　待制王公撰行狀

皇朝言行録

皇朝東都事略卓行傳并序

諸君子帖

文集三十卷

第一卷

古詩十首

忠烈詩并序　和楊掾月蝕篇并序

大河上天章公顧子敦

李太白雜言　送程守并序

送李端叔　上趙少師并序
俊老行送林次中赴都司并序
魯恭王祠并序　莫飲吳江水寄陳瑩中

第二卷

古詩十四首
瓊花歌　姚黄并序
大松　芰荷并序
雙樹海棠二首并序　玉女花二首并序
和李道原清風謠　望淮篇示門人
太華　管春風
高樓春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第三卷

古詩十九首
項羽別虞姬　虞姬別項羽
白雲先生　山中樂
花下飲　江南春
歡樂辭　登高辭
淮陰義婦二首并序　北神烈婦并序
謝蘇子瞻三首　感秋和張文潛三首
謝周裕之二首　贈王師失鸜鵒詞

第四卷

古詩二十二首
送蔣憲穎叔并序　謝呂帥寄書并序
送程運判　代王師謝蘇子瞻
寄李道源　酬李道源彈琴之句二首
和馬秀才并序　謝皇華使者并序
謝田守并序　謝畢令
謝王觀文韶　謝呼延禁侍
昨日之夕和蔣穎叔
寄崔尉　送張君河湖之行
荅范君錫汎汎愛花之句
贈倪敦復　贈張敏叔
送汝弼赴潭倅二首
富貴篇荅李令

第五卷

古詩二十九首
寄管父中　贈查宣教
荅盧魯山秀才　荅劉子靜并示魯山
和魯山感春二首　呈次中
述懷寄呂帥　和李自明二首

送沅州通判　贈呂帥
謝周廉彥致奠　寄道原 二首
和李伯明　送呂掾歸揚州 二月四日於杭上奉送
寄范掾
送晦叔　贈張敏叔
送辛朝奉　送崔主簿赴雅安
送張九掾兼簡同事錢明府可與慎叔良恭彥規同一笑也
送王潛聖　寄張文潛
代簡呈通理察院　送詩僧巖上人
一冊　四
送端叔 二首并序　再送端叔 并序

第六卷

古詩二十三首
呈路倅　奉呈河中教授
奉酬守道　贈蔡長官子
謝董元達　謝石運幹仲謀
寄陳伯模　送李光道
卜居一篇二章別望之 并序
西山高寄崔刑部　荅崔伯易白雪之句
送張宜父赴南從幕府 并序
寄吳行甫 并序
贈荊南王秀才天爵集虛二堂求詩仍往武陵
送李昂長官　謝江倅
謝李次翁
荅李昂長官富貴貧賤終篇之貺
贈陳留逸人二首　謝葉祖洽
送沈判官　酬傅道

第七卷

古詩二十七首
寄龔深之宸　謝永城令陳德任舉
一冊　五
寄豫之　贈卲朝散
乞留草贈路倅　荅俞簿
荅倪令挑戰之句　送思推隨趙守赴揚州
謝存中送四花并酒
寄蔣大漕　寄汝獨
古風一篇贈梅使君 并序
寄江子和　送呂明府
送陳明府　再送呂明府
有客所養厚一首贈送吳安中歸省其兄
和吳奉議　贈程秀才

送甯秀才兩祝四言　送張子厚滕縣行
送錢思權　贈張教授與弟别
戲荅二首　贈徐彥
寄朱少府　代人上陝西漕生辰

第八卷
古詩九首
贈慎伯筠　送秦漕并序
寄太康知縣周宣德
送張漕正言并序　送趙漕儞并序
送趙守并序　謝王師
送雲鶴山人　送李守孝傳四言并序

第九卷
古詩十五首
贈武夷旅人并序　贈龐公四言
送裴守并序　送范思德
送李推官并序　送喬司法
送賈鎮卿　可養一章别范子舟
送山陽宰　贈呂公侍講
送汪宮教　代諸生送蔣守二首
送山陽太守李公并序

送江倅　送蔡守并序

第十卷
古詩三十四首
謝李自明并序　贈胡大夫
送呂清叔三首　贈王觀文并序
荅張文剛　荅劉子静
送頴叔　和張文潛晚春
示諸生　謝張尉
送秦漕　贈鄭毅夫
送陳長官赴衡陽　贈慎彥鄰并序
荅何楚才　還崔秀才唱和詩
贈慎叔良三首　贈盧魯山六首
寄秦少游　贈錢思權四首
贈袁評事　大河上蔣寶文

第十一卷
寄王十七丈　寄張芸叟
寄吳安中　贈魏教諭
贈陳誠父　贈張才父
贈陳糾　和蔣龍圖二首
和李自明　和倪敦復三首

荅范君錫三首　呈周裕之
恨君不作洛陽客　荅錢思權
妾薄命并序　如今
夢中作　誰何哭
客去　醉中詠牡丹

第十二卷

古詩二十二首

楊柳枝　睡二首
醉題友人詩後　同門人夜看花
謝人惠梅花兩　代簡招魏君
偶題　三月三日作
鴈從何處來　金沙行
夢李白　好笑南郭公
觀草　續屏戲呈思權
與熊熊作策寫詩　莫望草
所居二柳　書樂陵王伯年太子傅
哭崔刑部　哭狗狗
偶述　閔災詞并序

八

第十三卷

古詩十六首

復古頌并序　暴雨
思誠齋夜坐　逃席
有客何為者　周長官出二子詩相示
又贈二子　封本堂四言并序
書江氏芝草記後四言
新安呂尚書夫人墳四言一首
謝秀才晦庵　哀吟贈蔡子驤女
題淮陰泰山行宮廟
登淮陰古城并序　愛愛歌并序
一般花下飲一盞兩

九

第十四卷

古詩十六首

題寄亭并序　耳邊啼鳥喚不起
偶述　有客不為賦
八月十四夜　中秋月下作贈呂秘校
寄汝弼周君　寄張宜伯
釣者　漁者
漁父樂　漁翁
濉陽　臨卧
哀哀詞　李陽冰篆

第十五卷

律詩二十六首

弔屋平并序

重陽日訪馬存秀才席上寄崔守

哭彥規七首并序　贈胡大夫

寄呂帥五首　贈劉懋功

贈汪判官　贈劉閤使

寄路倅　和范君錫觀梅二首

和呂祕校觀梅一首

寄顧瀛州　送倪敦復三首

第十六卷

律詩四十一首

寄呂海州嘉問　贈至幾五首

復明經　和蔣龍圖

送呂清叔四首　和蔣隸叔二首

送人之洛陽　寄蘇子由

贈愼叔良　寄田大夫

寄愼朝奉　寄張景修

寄朱博士　和李閤中

送王潛聖四首　送李守

寄林慮　送蔣憲二首

和蹇受之四首　謝趙朝散

謝秦少游并簡參寥　送李漕

送雲鶴山人　和孫元規資政遊園三首

第十七卷

律詩三十一首

贈王師失鸚鵡二首

謝蔣穎叔二首　泣謝陳德任

和湯令　召汝弼

振飢篇贈陳守二首

送山陽宰高奉議　贈穎叔

送吳坦求師仁　荅李閤中節推

和沈判官　謝蔡子驤

寄朱至機一首　寄穎叔

送婁六秀才　和楊守清容堂并序

書狄梁公傳　夜賞花寄敦復

戲荅君錫酣戰之句

和崔刑部凭欄　示汝弼

和汝弼　呈敦復

代書寄次翁　上蔣公

和路朝奉退居　送至機
第十八卷
律詩四十首
寄路倅洪澤阻水二首
和潘朝奉　和路朝奉新居十五首
送路倅二首　和石宣德五柳亭
送秦漕　送宮教郎朝奉
送李憲二首　送程守二首
送人從軍　贈山翁
山翁荅無分之句　謝張才甫節竹杖
戲呈魏評事三首　寄江子河
和路太博　謝穎叔
寄王觀文　別崔刑部
送秦少游
第十九卷
律詩三十三首
送慎彥鄰赴舉　寄蔡子驤
送管久中　贈鄭毅夫
戲荅何楚才酒肆　和張文潛晚春四首
二老寄朱廣微二首
送曹子開　送慎彥鄰
呈舒信道　呈張敏叔
贈探花郎　寄呂秘校
贈余進士　寄王潛聖
荅范君錫　上胡先生
和潘朝奉　和呂秘校十首
贈蔡子驤二子
第二十卷
律詩三十二首
荅崔汝弼　荅魏老二首
荅楊存中　謝張先生出示鐵笛
上林殿院次公九首
寄顧龍圖　寄張子中
過故鄉并序　少年行
贈李通直　寄范君錫
寄崔汝弼四首　寄裴守
贈盧君常　君向滿湘我向秦
寄朱廣微　荅白雲之句二首
菊花　贈黃魯直
第二十一卷

仿宋本作柳 作楊柳

仿宋本無又字

仿宋本作荷

仿宋本鸜鸜

律詩三十二首

示諸君　妾薄命四首

璽書長句　瑶真詩并序

詠愼郎中園木香　長春花五首

天下風流無楊柳　誰把閑愁付綠楊

一生多恨瘦纖纖　一片花飛減却春

問楊柳　白蓮花

野花　謝人惠梅花

海棠花　別玉女花

又綠楊二首　柳絮二首

荷花　敗花

杏花　雙頭芍藥三首

一丹　一四

第二十二卷

律詩四十一首

春草　題紫極宮

移竹　柳上見鷺

贈王師鸜鵒　舞馬詩

十扇　華陽山五首和査教授

華山四首　秋山

太華　宿山館十首

宿溪亭　過望思臺

望淮亭二首

第二十三卷

律詩四十一首

天都仙三首　早朝仙三首

朝廻仙　文仙

武仙　富仙

貧仙　貴仙

吟仙　醉仙

醉起仙　廉仙

寡欲仙　地仙

玉妃　麻姑二首

閑仙　棊仙

夜宴仙二首　困仙

浴仙　詩酒仙

太平仙　贈別仙

雪仙　望仙

無妄仙　希夷仙二首

悟仙　惡僞仙

紉仙　水仙四首

一丹　一五

第二十四卷

律詩三十七首

無累仙
笑仙
憂仙
閑仙
又水仙四首
勞仙
宴仙
晨起仙
童仙
老仙
飽仙
飢仙
茶仙
狂仙
迷路仙
賣藥仙
無知仙
飛仙二首
謫仙
忘憂仙
力仙二首
急仙
慢仙
又雪仙二首
求仙
玉霞弟子
浣哉
奇哉
不可知
莫回頭
無奈何二首
謫仙謠
勸君仙
龍仙
鳳仙
鸞
鶴

第二十五卷

律詩 三十五首

清虛臺
華州太守花園
送李守
擬和御製賞花釣魚
舞
錢塘江潮二首
秋水
題東軒二首
中秋月二首
九月九六首
除夜四首
喜雨上山陽守
詠雪
荅雪
春雪二首
雪中書事
秋風
秋雲
樵家
村家
漁者二首
織女

第二十六卷

律詩 五十二首

雪十首
偶述
催粧
錦被堆
神宗皇帝挽詞
代人進太皇挽詞 并表
閻博士挽詞
苗戶部挽詞

林漕挽詞　蔡學士挽詞

第二十七卷

挽詞 十五首

蘇子瞻挽詞　蹇侍郎挽詞
楊集賢挽詞　韋侍郎挽詞
林殿院挽詞　甯倅挽詞
李朝議挽詞　哭張六 并序
招陳顧魂挽詞

第二十八卷

雜文

禍福戒　安叟訓
荅舜問　嗣孟
復河說　越鄉銘
書鄭黎傳　江寧句容縣廳壁記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題陳吏部詩後

第二十九卷

雜文

荀子辯　四維辯
辯習　佚生辯

論兵　策問
命說

第三十卷

雜文

代人求薦二書　上楚州慎郎中書
上提刑邵學士書　代崔刑部與劉易先生書
上楚州太守書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代人請見書　代人上省判蔣工部書
上趙殿院書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與廣公望薦王秀才書
與吳侍制書　代李駐泊與許職方啓
代人回報啓　代李駐泊上李客省啓
代慎駕部上南京劉相公啓
代人與壽春令啓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代李駐泊與沂州石比部啓
與寶王大師啓
代池倅慎駕部與太守先狀
代慎郎中遺表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附載

第三十一卷

語錄

迪功郎淮安州州學教授翁蒙正
景定甲子孟秋初吉重行編次校定

節孝先生集目錄終

節孝集事實一卷

臣寮奏乞以判官充教授

臣伏見楚州　勅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親至孝家雖貧窶必以甘旨養其母及居母喪徒跣廬墓日自執爨具膳如生三年無違僅不滅性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甚於己子一方之人服其道義節行自為布衣時已延致州學相與師事後既登第監司郡守屢徇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郡官兼領教授自此引避無復廩祿之賴矣今年過五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妄干於人但不幸有聵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貧好學訓迪諸生應酬士大夫問難質正雖貧不廢也
朝廷近下兩省臣寮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固不易得伏望　聖慈置其疾苦錄其所長特除以判司官差充楚州教授仍實三年理為一任使積遂霑俸給
伏望

勅旨四月十八日　三省同奉
聖旨徐積除揚州司戶參軍特差充楚州州學教授

吏部符充楚州教授

準尚書吏部符今月二十五日卯時受

勑中書省臣僚上言竊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崇奬幽素盛德之士者以其風化之所繫也臣伏見楚州進士及第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廣聞其道義文學顯於東南者垂三十年久處鄉校以教育為事秉德純一士民歸仰今安貧好古之志老而益堅臣愚以謂積雖不從仕若
朝廷特與改官優加廩俸使天下之人知
朝廷貴德奬善之意足以敦厚風俗實有補於聖化
伏望
聖慈詳酌施行内黄貼子今風俗偷薄民未勸善如積之賢若蒙旌别庶幾四方之人知所矜式伏候
勑旨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徐積特與除楚州州學教授

發運蔣公奏乞改官

臣竊見楚州同進士出身徐積少孤事母至孝得於
天性初以進士貢有司不忍去其母遂徒步携載爾旅以入京師母死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廬於墓側食粥三年瘠毀之貌見於形色逮終喪至今猶設几筵温凊告面如事其生按自治平中登科以耳疾不仕寓居佛寺閉門不出一布袍二十餘年饘粥不繼而不改其樂有所饋遺皆却而弗受今居本州州學見充教授月得供給自奉甚薄而斥其餘以周親舊之不給者臣久在本州察其所為出於至誠古之所謂孝廉者未能遠過至於讀書為文長於理趣辯論慷慨壯而不屈楚俗本薄今乃近厚實積化之近楚州嘗據衆狀數奏以應赦書之求伏蒙
聖慈憐其節行加賜粟帛然猶未盡旌賁之義況積已係進士出身偶以病廢其學行足以為四方表率
欲望
朝廷特賜攷察與改官充本州州學教授使得微禄以終其身如此庶幾下以助四方敦風礪俗之方上以見
朝廷表賢顯善之意

知楚州蹇公奏乞改官

伏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孝友之行發於誠心義理之文資以學術其居鄉則安處窮約雖弊衣糲食一介不取其事親則躬執勞苦雖嚴霜烈日終身不渝交遊託以死生宗族均其俸廩潔己刻意踰四十年平居杜門未嘗求聞於人故學士大夫知其人者常少或稱其文或道其行至於究知物情推見天變通

政之體識兵之機練習古今而智足以知當世取舍
慨然有尊主庇民之心雖素所從學者有不知也積
始舉進士以治平四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忍一日
離其親推車載母蒙露道塗有重聽之疾由是不肯
從仕元祐元年緣近臣薦舉即就除為學官一方之
人知所矜式庠序學者彬彬加多至有革頑立懦勇
於為義序辰竊謂爵祿慶賞所以助治然不必偏加
於天下而民自勸天下之真賢實廣蓋鮮矣果得一
二而序諸位褒異寵獎以風四方則人懷慕心衆樂
遷善今積賜第已二十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國子
祭酒司業及監司守貳薦者十數人其行實資望殆
難與比自布衣擢居學校者分較錙銖同議輕重若
必論年理任事應格法始與之改一官是以衆人為
積恐非
朝廷褒德進賢養廉恥息貪競之意向使積早自貶
損與俗浮沉甘屈首於勢利之域宜已自致顯位其
下猶不失為郎乃能用心剛明以義勝欲仕不苟進
默與道遊既未嘗超拔佐時宜有以旌別勵世伏望
聖慈更賜致積經行優加錄用勿限資格特與改官
依舊充本州教授仍許不理任數以優養其身而寵
異之庶幾顯示中外敦厚風俗已具
錄奏聞外謹具申
轉運衙伏乞更賜敷奏施行謹狀元祐七年十二月
一十七日

諸司公舉奏乞異寵

具位臣王宗望等伏見揚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
教授徐積事母至孝卓異之行遠追古人其餘事讀
書著文博贍清奧足以為學者宗師不幸以耳疾廢
居里閈教導生徒取給而止盡其名節暴著尤見於
幽閑窮約之間
陛下即位之初宗望以從官論薦起除州學教授歲
滿復留殆書八考前後從官國子長貳監司守臣列
其行而聞於朝者非一而積行年六十有七分老教
官而秩卑祿薄不離掾屬未副
朝廷所以褒表德行砥礪風俗之意論者惜之臣等
伏見昨者
朝廷以福州教授陳烈年老就任改宣德郎俾食其
祿而久其任以終其身今徐積年已庶幾重以疾廢
而宜在所禮況盛德高行不在陳烈之下使積萬一
無疾幸遭

聖世不知
朝廷處以何官爲稱公義而退居鄉校已可惻然況
復限以資格與衆無異臣等竊懷區區不敢苟默欲
望
朝廷特賜異寵使善類興起其勸必速臣等無任屏
營激切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元祐　年正月一日狀
左朝散郎權發遣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臣
徐君平
左朝奉郎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公事臣黄
隱
左朝請郎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公事臣張
商英
左朝奉大夫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
制置鹽礬茶臣彭次雲
左朝請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
鹽礬茶事臣王宗望
運使章公再奏乞異寵
臣近於月日內與本路監司連銜論列楚州教授徐
積至今未蒙
朝廷指揮臣再詳徐積道德文學之實高於古人徒
以微疾廢居里巷非獨當世有識之士所共嗟惜後世
論事者據人考官必使聖時有遺賢之議實非細
故此臣所以不敢避冒昧之誅而再獻前言拳拳之
誠也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知江寧府曾公奏乞處以太學官
臣待罪從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爲
間臣伏覩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
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一善而於
事親最爲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爲文雖處閭閻
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沉溺枯槁者
之所爲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
朝廷昨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
然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
學諸生朝夕親炙而則効之自然四方承風遠近知勸
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材得積一人所補多矣伏望
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臣言不妄乞優加官秩授以
太學職事然尚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
勑本路監司守令敦遣就道量給裝錢及差人船送

至
闕下如此則
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
爲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
何蕃爲太學生而六舘之士不從亂蓋賢之所在必
有宏益況今風俗陵遅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在崇
奬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爲
朝廷言之忘其身之疏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
士雖知其名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積之賢者
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
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
上聞者輙冒昧以言仰瀆
天聽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伏候
勑旨元祐八年九月初三日

改官告詞

勑和州防禦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新差充楚州州
學教授徐積無常產而有常心惟士爲能古之爲士
者好德自修豈待爵祿而後勸哉然先王以此鼓舞
天下爲勸沮之術則亦未嘗廢也爾行潔而德茂學
博而志恬晦迹無求鄉閭之子弟以爲矜式近臣交
薦名達予聞特遷文階俾視京秩踈恩不次非獨息
奔競之風亦以勸無求之士往承異寵益懋遠猷可
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

開封尹王公奏請賜謚

華伏覩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美比迹古人經術
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
不踰昨崇寧初
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觀之命
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法
度既而有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爲選首今積不
幸沒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
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於部使者援張壆體例
乞賜追謚部使者既以聞于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
壆之下如蒙
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賁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
生風于四方足以表勸華待罪　輦轂不當僭越緣
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准人之情寔藉以爲言
故敢妄冒干懇
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

賜謚告詞

勑宣教郎徐積天下有道士知所守進則功業見於世退而節義信於人其趍一也爾學求諸己仕弗競榮操履得古人之純孝弟為縉紳之表使者言狀朕甚嘉之夫生有封秩之崇則歿有節恵之典儻克修於天爵亦無吝於徳名庶幾有知尚克歆受可特授節孝處士

待制王公撰行狀

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賜紫金魚袋王　資深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為楚州山陽人曽祖崇祖奐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自為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輙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陜右外家事其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句曰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帯當暑絺綌必重少喜鼓琴奕棊皆絶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華山逢巨寇視之若無人寇不敢害十五歲奉母自陜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輙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對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緘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無何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数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替先生事叔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久還之人知其忍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强使歸金葉先生終不受平居曰

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往反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巨人與先生文字相應荅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山陽太守蔡交慕其高行躬致酒有粟帛奉太夫人使者日踵門問起居又勒石紀先生行事于州序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十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僮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貞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婦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敢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

十二

東郭焚香致恭競獻粟帛藥劑悉無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饌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炙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其後公卿部使者薦之滋多朝廷命以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荅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纏度若辨白黑門人問之荅曰昔人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鄉校三十年事

十三

先聖如一日籩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
菜必数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
致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承嘗者数百人設
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螘惕然惟恐戕之未嘗誦
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黙處一室幾若與世
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
歸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疎密番禺擒手
利害口誦手畫若数一二使者歎曰不出户而知天
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
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
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
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自少及老日
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
百餘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
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
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
然詩亦不至京師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
嘗問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
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
徒四壁先生始受知

神宗皇帝数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徒仕故元豐
七年屢有粟帛之賜元祐元年
朝廷就除揚州司户參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改
和州防禦推官
今上即位特改宣德郎官非常制累乞致仕皆不報
至崇寧二年
朝廷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終於舍實五月一
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臨終門人至卧内問起居遽以
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
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簀
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大觀二年五月内
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数十卷并行狀載之國史政
和六年緣内外臣僚薦請賜謚節孝處士前此二十
年間一日枕書卧既覺忽冊間大書曰五月榴花不
背開直候徐郎來筆蹤奇異不類人世書臨終之日
所居震動移時若百餘人曳車以往鍾鼓之音喧然
閭巷一愚婦人死而復蘇曰適道旁見大宅扁高門
榜曰徐先生宅後数日先生卒以六月十三日葬于
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盖千人夾道擁觀無不流涕
道人徐神翁在泰州每寄声問先生呼先生為兒先

生既歿長女與其夫王仲穎詣海陵見翁問先生何之翁遽荅曰仙去也先生先娶李氏尚書郎紳之女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子四人女四人有歌詩雜文訓解数十巻蔵于家資深於先生實為姻家故見聞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如資深謹摭其行事之實不敢少文其辭也謹状

本朝名臣言行録

節孝徐先生

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第神宗朝数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就除揚州司戸參軍楚州教授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適月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

先生自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歳晨昏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輙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勞先生育於陜右外家事母篤孝朝夕冠帯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问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帯當暑絺綌必重（王貫栗撰行狀又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旣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投漿甕中日食数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行狀又童）

蒙訓云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書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声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又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数間而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殁家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人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声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数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数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行狀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線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因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為虛旋獻粟帛藥劑悉無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排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

日両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
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
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
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行狀

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
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
士民在泮者蓋千人 行狀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
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晚
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
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
生酬荅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
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
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
適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使歸 行狀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
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行狀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器
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
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學者皆葬徐氏地中
無人奉烝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 行狀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螘惕然惟恐踐之未嘗誦佛書
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
忘至其論天下事則亹亹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
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
疎密番禺搶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
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 行狀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愛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
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
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有所養不
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行狀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
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秉燭自書不改一
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
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
其欲荅者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 行狀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
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衣衣之率以為
常故居州庠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

立行狀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吊祭親治辦如平日滌罍缸貯酒拜而後遣之安定言行錄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簀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行狀

傅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先生所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曰方欽聖升遐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皆集服臨郡廷下惟傅尉容稱其服吾是以賢之安定言行錄

皇朝東都事略卓行傳序

士之所貴於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為陳列以學業教其鄉朱壽昌以孝感致其母劉庭式以雍睦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谷以誠信行其義徐積以篤實蓄其德卓絕之行足以表儀一世烏虖斯可謂之士矣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昏不仕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其後監司上其行以為郡教授一時陳瓘鄒浩皆禮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聾而操履彌篤矣積為文怪而放耳聵甚晝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與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木爲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

者言積蘊德丘園聲名顯著謚曰節孝處士官其一
子

諸君子帖

蘇東坡帖

昨日見仲車先生耳疾雖未甚痊而神氣已一真
得道者蒙惠佳篇輙次韻奉答　軾上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囀春鳥蒼蠅莫亂遠
鷄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先生）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
擾真蝼蟻應笑人間作鬪牛

軾啓適辱奇篇伏讀驚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會
上不即裁謝總枉手教益深感怍晚來起居佳勝
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忝冒過分實內
自愧相見不免踧踖來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
再謟惟厚自愛入夜草草不宣　軾再拜
仲車先生臺下　六月三日

黃山谷帖

次韻仲車同年兄因妾望江見寄之詩雖後時不
相及而見屬之惠不可不報　庭堅再拜
前朝老諸生太半正丘首投荒萬里歸煩公問健
否往時望江宰今為夏津吏它日可教之玉音幸
無棄

次韻仲車同年兄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一首

庭堅再拜

董侯從軍來意望名不朽款門拜徐公在德不在酒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緊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

何宋今闕

秦淮海帖

觀再拜昨日幸獲恭晤極慰久企之懷宿昔伏惟尊侯萬福觀本欲詣門下請辭適鄉人喬吏部約同行小官迎親遠涉畏途且欲藉其徒御之衆遂挽舟出閘以此不皇前詣先生素見知愛必不以為責也食遠言侍敢乞為道自重千萬千萬不宣

觀再拜上

仲車教授先生座前

九月二日謹空

何宋今全一幅

張宛丘帖

耒拜上季春極暄恭惟

仲車教授先生尊體起居萬福耒向罷宣州到京蒙除管勾明道宮尋便居陳僅半年餘叩頗優游今年閏月初忽捧告命謫監黄州酒税仍落職遂出陸自陳入蔡自蔡入光遂至貶所黄在大江上

何宋今缺

真

風土食物却相得太守乃楊懷寶與之親舊通守山陽人也真長者請官之幸耒卑體亦頑健新婦以次各無恙職事亦不絕冗公私既無事事中亦恭然其他外物應自有命非人能與也先生以謂如何有以見教乃卑誠所願也未由恭省伏乞順時保重

鄒道鄉帖

浩惶恐再拜浩鄙人師仰道德之重久矣官守廣陵雖密邇絳帳顧未嘗望履不敢輒上問日者幸甚奸叩典謁先生辱而見之獲聞至言豈直慰素願抑永以矜式庶幾自脫於茍賤不廣之地也感激感激

浩惶恐再拜

浩惶恐再拜昨崔礪宣德赴官江東經由廣陵出先生詩一編示浩自惟坐井觀天曾不足以窺秋毫萬分之一輒忘鄙陋嘗書編末先生既有意收而教之矣敢以上呈亦以表素存之誠也若其溷瀆賜罷與否敬俟尊命

浩惶恐再拜

書

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徃矣名空存爾未冠帶誰其倫語言淵　行
跖蹻俛仰不愧何繽繽先生道義完且潔去彼取
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定省長悲辛拋
官卻掃醉經史胷中無復留纖塵履穿袍弊突不
墨黐幣與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於是
如一晨當知有昊憫流散先生故出援斯民嗟余
稟賦雖不敏管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
云爲輒以書諸紳揭來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
加親此篇雅什盈數百覃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
樂周太廟黃鐘大呂噭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璀
璨溢目非玞珉偉哉固足信萬一髣髴想見容彬
彬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高卧
焉得遂細札匪日須嚴闉重慚韁鎖脫無計洒掃
猶阻致此身願言師法不少懈異日有立逃湮淪

次韻仲車見示之作

　　存穎叔帖

聞道揚州椽新承雨露恩青衿典鄉校華衮被王
言踐履躬無玷持循論有根祇應來學者從此造
淵源　　　　　　　　　　　　　　　　　　　　之奇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楊龜山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
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
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
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
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
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
此鋟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
亦非小補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右墨蹟五紙共五十一葉計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一字

古詩十首

忠烈詩 并序

皇祐四年山陽趙公以贊善大夫守晉康未逾歲月儂智高起於廣源遂叉邕州賊乘其銳勢如飄風突至晉康乘城而鬪公率羸師數百身為扞蔽手殺數十人又射其一驍帥應弦仆倒賊勢雖沮而其徒大至盡銳攻之於是軍吏輩請公避賊公曰全家突者是國家庇於是三百羸師人人爭奮血戰而後死卒無一人亡者其赤心義烈貫通白日逆令與曾舍生取義此君子所以為公泣也蓋歷代之偽姦臣賊子所以得遂其惡者以全食爲者避其難也如令不避其難何姦之不可除何亂之不可平耶如此則王莽之徒不得篡其國王儉之徒不得賣其君矣有世為其臣世食其祿弃其國而賣之者人奎如褚彥回輩是肉食而避其難者也聞公之言其亦自恥於地下矣問者曰公之死節其義則然然而何忍於敗答曰守義死節本論成敗計成敗而後為之者是備衆人之事也且智高本謀出人不意而攻其所不備也如使兵無留行直指番禺則其城危矣番禺所以得紓少日以脩備禦者以康州力戰與賊相持故也則廣州不陷者康州之力也何謂無詰問者又曰假使瞻日持久能為睢陽之事乎答曰凡全城者所以全人也使人相食魚肉其民此康州之所不為也然則為之柰何曰必不得已北面再拜以謝朝廷伏劍自殺以謝百姓此康州之所能為之矣嗟呼使康州而無死何義之不立何忠烈之不可為耶故為忠烈詩云

在昔皇祐蠻寇交構叛為伏梟起為攫獸出人不意其鋒甚銳州無敵州城無守備所在奔亡賊勢益張橫身扞蔽爰有晉康羸兵數百摧堅沮敵殊死血戰氣吞逆賊按劍一呼皆裂吻折凶焰方熾公方虎視人方憂死飽食解雎勇如項籍哀歌惻惻為虞姬泣康州不然忘其妻息猶如敝屣孫渠粗豪伏藏于橋康州不然坐叱凶妖李陵壯夫終降匈奴老母何辜顏魯雖賢府守不堅大節不全奇哉康州其勇絕類以義配勇其本在內不動如山不傾如地何物可撓何兵可制如令不死挺挺所恃如令復生可備宿衛佩刀騎乘執戟殿陛用之朝廷朝廷之綱使當一面

勝於金湯無疆無界人迹鬼方知有斯人中國之光
若斯人者决不狥利肝膽可瀝頭壁可碎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生亦可貴死亦可貴死而有子時方三歲
死中得活此乃天意使世其家世為忠義子子孫孫
永不失隊我為此詩激勵萬世

和楊掾月蝕篇幷序

楊子嘗掾為月蝕篇示予辭義甚備某不敢虛辱
其貺遹吟哦而和之詩曰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春
秋月食不書其非大變也可知矣形而為詩歌者
無不可者掾卒賦之云爾

元豐之元歲戊午斗柄斜指西南維月行赤道日南
陸營丘分野星虛危昨夕既望復今夕盛若不損盈
不虧安知變起在頃刻突如有物侵其肌其始色變
甚蒼黃須臾赤黑相合離良久烟焰極薰燎一團白
玉燒爲灰黄琮蒼璧不可辨枯株死兔將安歸孰爲
其吻吞巨皿孰舟其汗流墨池如食非食始爲薄有
物無物不可知蝦蟇何物敢張口麒麟何故敢爭鬪
是何星腥敢侵犯自是其形不可久君不見對月妝
臂毛須臾引臂不見手嗟嘘天上之神物乃有如此
事所蔽王甚不可解凶而家室亡而身不獄借使幸
而免後世譏笑遺惡名君不見漢朝賈生文有餘其
心大勇其才絲當時如必用其術紛紛不免危其軀
晁錯堂堂斂於剝公孫規規溺於諛谷永之才蔽權
勢有若虞大供指呼霍光雖賢亦有蔽何不早去顯
與馮丁都劉歆致位為國師豈若楊雄久以為大夫
蔽於大高李膺嘗蔽於已甚陳蕃徒嘗武不斷蔽可
痛東之不恐蔽可呼王允所蔽在無權苟或所蔽不
早闔蕭禹之蔽、於俟王衍之蔽失之處牛李雖奇
蔽朋黨機雲雖俊蔽附翔王涯之蔽怨殺周顗遂良蔽
誣殺劉洎崔浩蔽誇數其身所蔽者此甚可畏我愛
安世真朴忠臣名達世歸至公有私見求堅不許以
私求謝絕不通諸葛武侯為將相心迹皎然無所枉
有罪子親而必誅有功雖讎而必賞諸安知增王國
寶不以身蔽能辨其人心自是悦而服不顧四肢與
肝腦符堅之師號百萬一戰而北若摧槁我吟此篇
不足録却憶唐衡忠義哭古人今人何撐大抵人
心蔽多愁月之所蔽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
所蔽何太甚至於終身不悟不可除月乎月乎明哉
明哉書去其蔽何過之如君子法之所以改過賢者
法之所以知非聖人法之所以去所以發感慨之旋所以

嘘欷我雖老且病齟齬無所爲猶能對月吟歌詩安得慷慨之士如桓伊把笛爲予吹

大河上天章公顧子敦

萬物皆有性順其性爲大順之則無變反之則有害禹之治河也浚川而掘地水行乎地中其性安而遂因地爲之防猶恐不足制故附之山足使循山而行山不可必得或原阜丘陵水行乎兩間既固而既牢及將近下流山遠而地平渠裂辰爲二道河分爲九形雖暴不得怒雖盛不得溢所以順而制歸之於滄濱後代蒙其業歷世六七十凡千有餘年而無所決溢國君與世主豈皆盡有德盡繇河未徙一皆循禹迹河道既一徙下涉乎戰國水行平地上遡堤防堙塞其時兩堤間寬容五十里水既有游息堤無所毀後世迫而壞河設始煩促伐盡魏國薪下盡淇園竹群官皆負薪天子自臨篤其牲用白馬其璧用白玉歌辭亂乎酸姑不至既哭旅予口雖家宣房宮雖築其後復北決分爲屯氏河遂不復堤塞塞亦無如何兩河既分流害少而利多久之屯氏絕遂獨任一渠凡再決再塞用延世之徒有天時人事可圖不可圖有幸與不幸數說不可誣其後復大決大壞其田廬灌三十一縣言事者紛如將欲塞之耶凡役百萬夫費累百巨萬亦未知何如如此是重困是重民嗟呼言事者不已亦不復采諸卒尋解光筆其言不至迂遂任水所之渠道自割除當時募水工無一人應書學雖有專攻術亦有窮數諸所說河者桓譚實主之但聚而爲書實無以處之班孟堅作志亦無所出取事有甚難者雖知無所捕今之爲河堤與溪無甚殊遠者無數里近無百步餘兩堤束其勢如縛吞舟魚適足激其怒使之逃囚拘又水性隱伏有容而必居浸淫而灌注日徃而月侵埽材有腐敗土壤有浮虛水進而不止正如人病瘵病已在骨髓膚方治皮膚下不漏足脛上突爲背疽或水如雷声或婦如人啼或決如山傾或去如席卷如蛟龍引陣如虎豹逃圈如地户開闢如誰何生變如神物主之不可得而辨嗟乎有如此堤防豈能禁蓋緣平地上失水之本性而又無二渠分九河所任以九合爲一所以如此甚今之爲邑居多在古堤內以諸埽準之高於屋數倍以水面準之亦高數尺外諸埽正如城而土有輕脆民正如魚鱉處破罅既會被溺者常事不溺者幸大又河水重濁淤澱日以積又夏秋霖雨諸水湊以入

故有必決勢不決者蓋解或決彼決此或決近決遠
或決不可塞或塞而復決或決於旦暮或決於歲月
或新埽苟完或舊埽潰裂譬如千鈞鈞用一繩持挈
必有時而敗必有處而絕而自決大吳凡害幾郡縣
河既北浸邊諸塘皆受患亡胡與逃馬兆為之關限
今雖甚盛時亦防不虞變所以議論者復故道為便
故道雖已高可復亦可為但恐既復後其變不可知
我兵學雖陋公兵學雖奇我說兵之難公亦莫我違
河事異於兵其難堪歔欷有不可及力有不可施
汲黯非不偉所塞終復隳王遵無奈何誓死而執圭
若與唐衛殊流哭壁湯決未說穿故道未說治故堤
且說塞河口所貴不可推諸所謂發者委積與山齊
卷埽者如雲進埽者如飛下埽名入川其勢[illegible][illegible]流移
上埽名爭高少動即勢危萬人桿急赴兩大鼓急椎
作號聲號令用轉光指麾其救援危急爭須臾毫釐
又聞被災郡數路方存鐵官私無畜聚民力俱困疲
朝廷謀已勞兩宮食不怡生民仰首望使者忘寢飢
為之奈何乎多計速與遲事雖有堅定議論在所持
如一身數疾必以先後醫假如移所費用以業貧民
償其所亡失救其所苦辛或貸其田租或寬其終身

獨孤有常鰥使同室相親露屍與暴骸收斂諦諸墳
精選強明吏處之使平均鄉官與胥徒欺者以重論
如此庶幾乎可無愁怨人下酬更生望上慰再造仁
然而論議者至今猶紛紛或復其故道或因其自然
公如決於一勿使眾議牽在已者有義在命者以天
而況行職分而況本誠忱聖朝無不察知子之赤心
嗟余何為者草莽一賤微與公本無素一見即弗遺
以伯兄處我以古人相期小說猶致說大事寧無辭
年且六十一未作溝中屍常恐公禮義如救諸汗泥
宜欲為迂闊不得已為許歷吾之肝膽但恐同兒嬉
又恐誤公事公千萬慎思如將從近功即深圖便宜
如必謀久利唯古人是希是詢而是度是訪而是咨
或博物君子或宿儒老師或濱河野叟或市井年耆
或愚直夫婦所言無欺或老胥退兵耳聞而目窺
或世為水學可與講是非或博募水工按地形高卑
從便道穿漲積引河勢披海既為大坌沂既分一支
如開擴既通脈脈病可治此說如何哉但恐出於狂
如何完隄塞如何復諸塘觀變而待時亦恐謀不臧
為復有識者且須嚴邊防如魏尚守邊見稱於馮唐
如祭同久任使匈奴伏敵以車制衝突如衛青武剛

多買強弩手如李廣大黃選募如馬隆練卒如高王
如漢置奔命使我軍勢張短兵斫馬脛衡車亂其行
賞不以首級所以嚴部分大階刀如牆可以堅吾陣
羊叔子以德郭子儀以信光弼戰河陽揮旗令直進
其時諸軍勢如決水千仞揚素不用車可汗下馬拜
僅以其身免號哭而大敗將帥在方略勝卻百萬兵
安邊在良將勝卻築長城願子治水功有以酬明時
便領鐵林兵盡衣犀牛皮速營環繡幘大纛隨牙旗
分金賜勇敢藏書付偏裨先声義信速下令霜風馳
出塞有豐草近關無馬蹄吁嗟乎大漢外別部黑山西
伐謀為上策何用長纓繫本朝正明盛以德服外夷
使來不受献南越同山梯西開玉門関東却高句麗
四夷無一事各安巢穴棲名將更無功優詔勸曷棲
師旋作鼓吹軍容除虎貔銀鐺致郊勞翰林嚴鏁扉
除書紙用麻省吏身著緋公方有所念山足江之湄
無心入黃閣有衣辭赤墀乞得老來身浩歌還舍稽
白雲與綠波無所不可之春風桃花塢秋色黃菊籬
茶籃與酒榼壺矢兼琴棊烹鷄炊黍飯可倩龐公妻
豈無會稽老雪夜同泛溪亦有二三子棹歌相追隨
散盡橐中金留得身上衣有宅是官借無田可扶犁
閑吟題寺觀長嘯入雲霓公得我詩後一夢過先歸

李太白雜言

噫嘻歎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為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吞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萬化千變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紲當須舉舉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叠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烏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即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眠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探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送程守 并序

山陽太守程公始至之日其民切切相告謂其不生事也至於逾月其民稍稍安之又至逾十然後

其心信服而曰盖以安也夫不生事者固足以安
民矣於是各以其所見稱之稱其性者曰質直眞
厚稱其德者曰知其所性稱其政者曰寬曰恕曰
慮煩劇約而詳曰事歸乎平允惣而稱之得民之
和也夫爲政而至於得民和足矣然民之所識者
淺又其見聞各有所止故其所稱之者止於如此
其不可得而稱者太守之量必待見其所見聞其
所聞然後可得而知也即弗見弗聞雖良士大夫
盖有不可得而知者矣雖知之豈盡知之乎太守
之量性所自有而所養者大也有是量故有是政
故善處煩劇至於日力有餘而其心裕然也夫人
不可以無量則居之不安如是則於外物難與言
命矣夫難與言命者求之爲政人不可得也爲乎
其人則蔽於所特難與言義矣如此則將有受患
之民避色之士也聞程侯之風者亦可以少自警
矣此皆縉紳先生間亟所談二三子群居共講鄉
人父老之所聞者也故因程侯之行發而爲詩其
亦庶乎有益於後世者也
蜀之有省有山有江江大而浚山形甚庬足生程公
爲國重器可處大任可决大事凡有措置凡有施設
堅不可搖牢不可拔所以蜀人號爲鉄塔維公有子
爲山陽守所性所養質直眞厚維其質直不浮不苟
不生巧心不爲利口維其眞厚不矯不激體無邪氣
面無邪色視其氣貌察其動靜可知所養可知所性
可知其德可知其政質直眞厚故不生事不爲小數
不任小智以恕辦法因法行恕不煩不苛不暴不怒
遂使斯民如行大路無險可虞無傷可慮肌膚以完
手足可措姦凶以衰盜賊亦沮父毋妻子邑居田廬
各安其故各保其居爲政如此民是以和是以可暴
是以可歌不能歌者太守之量可歌可傳可法可尚
可以容衆可以任重無適不可惟止所用

送李端叔

有人頗似長沙傅得官亦卑長沙去去時好賦楚江
深還使風騷滿江路使須酌酒弔三閭正是忠寃覓
憤處縣令如今未去時蘭亭故事猶可爲莫惜千筒
萬筒作諸君方杜我已疲登科學究文章棄教奇老
將詩能高長沙縣令號才吏方將睥睨謝與曹涼風
即是八九月紅葉黃菊花將發正是詩家得意時莫
學古人悲蘇節東南美者有吳姬紅襦繡袂無所施
把酒一卮輕咕嚨得詩一句勝娥眉山夫野叟尺知

山諸君達者應相嗤有酒且慢飲有歌且慢謳共君
說悽抱未語先搔頭良久欲說說不得胸中有物如
山丘君不聞東家女子花見羞十六未嫁便悲憂牆
頭樓上到日晚馬驟車奔如水流西家亦有閨中女
月壁龍珠求未許有心自比蟠桃花無言竊笑陽臺
雨謝蝦便是妾家鄰敗屠折齒猶相語何況五陵輕
俠兒抛金擲玉教人羞一夫奔處千夫馳不論榮辱
與利譏甕中之蟻醯中鷄攫金逐獸兩眼迷主人下
馬客已齊拜起俛仰容正俾有如六月青蒲葵雖然
不售霸風淒之至於此良可悲所以悽慨見於詩誰
能起舞誰能歌甕中有物如秋波古來多少無奈何
要須一醉都銷磨茫茫人間岐路多不如海水通天
河

上趙少師 并序

自宋之楚千里之遠也趙公少師致政之六年年
且八十乃眷然東顧乘裝載舟順流而下浩然而
來所以照臨山陽也山陽公布衣時所居也自薦
紳大夫諸生官府之吏下至幅巾閭巷之人識與
不識皆喜而相告也邑人徐某宴辱公義方公之
來宜其率先衆人馳省于首一拂几杖而操之從
諸孫之後視飲食起居之節何如與夫鄉人父老
日吁子弟嚴礽朝夕以伺公出入肩輿安車唯公
所御角巾鳩杖唯公所之新阡廢圃唯公所問深
林大木唯公所識臺池園榭城闕燕遊之觀唯公
所指故居旁舍對廬同巷之人皓首黄髮其存爲
誰唯公所訪念故追昔感之爲嗟歎娛之爲笑樂
童子在左冠者在右二三父老奉卮酒進湖魚淮
蟹洞庭之橘雖以晚甘盡東南之美唯公所欲然
後取公之德述而爲樂章使琴工奏之公憑几而
聽之可也坐則公侍行則公隨此公之遊故鄉人
修子弟之職義當然也乃不幸而有疾不獲少如
所願者切自恨憫顧無可爲因言而爲詩爲公一
笑之娛也

義高德厚賢在躬進榮退美光初終趙有祐明相元
功疾憂之外康寧中乃眷乃顧受祖東徙御雖寡人
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遊行允矣江淮風父老相呼
告兒童
三朝無事緊厥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貴田安
晨溫衣蔽體食飽胸小擴大竊消畜凶州牢縣獄因
多空歛心和氣成年豐汝曾誰念所從汝心汝貌

加愛恭薪蒸勿采米勿舂巠歌發舞歟公何人許
與公車逢汝於潁尾洛與嵩山有迹兮永有淝水之
鶴兮山之松一朝賜號逍遥翁馬資僕費官與供汝
曹努力吾老矣公若再來勤築宮

俊老行送林次中赴都司 并序

客有張文潛與之夜坐論事良久及林公之義於
是兩人者名公為俊老因公之去作俊老行送諸
御者為公一笑也

熙寧察院一開口誰人膽落御史手其時面堅黑髭
鬢力欲回天氣衡斗一從蹭蹬作外官所居不苟心
迹安剛不可回堅不變頭如霜雪心如丹所以鑒者
悅而服所養有義其實瑞東西南北二十載一朝有
勑卻召還皂囊封上曉班肅繡衣步入秋霜寒義有
所徇乞得身白日降下天上人黃金龍節青囊印赤
帷熊軾朱斑輪以其餘才修職分以其餘力娛精神
望淮樓上對秋色玉女花前坐晚春時時共帳過南
郭來就陶潛漉酒巾與人論事不必合直無所苟氣
色真持此以往無不可古人所以為正臣淮南一路
事如草嘉苗惡莠俱分了中心皎皎如斯乎外計區
區何足道兩宮日月方齊明詳公戮力答太平公議

急須招携災清風先已過南京

賽恭王祠 并序

山陽太守蔡公祈雪於東海恭王廟實得所祈守
乃為詩以答神貺又謂其曰予亦為王歌之乃為
東海恭王祠詩曰

帝子非無賢孰有恭王者脫身辭漢儲一芥視天下
勇故不失義智故不失身既脫諸險德亦潛其煇
群姦非無目渾渾無蹊竅陰謀不得奮佞舌不得施
以此終其身萬世不可非初王受漢封奉詔實都魯
如何千載後廟貌在東魯豈非王之賜生嘗及茲土
所以淮上人世世作神宇然而見神道不可接形聲
所感唯以德所通雖以誠去年冬不雪江淮非一城
人心誰無戚蔡守置不命守乃欵王祠俯伏祈於廷
其日賑且盡其夕大雪零前騶方入郭後乘猶在坰
田者懽於野途者懽於行如飢甫斯食如疾醫斯平
驕陽適無迹和氣來有形因知王之心雖歿不變更
好惡而樂義凜凜如平生一禱輒已應為賜良不輕
侯拜神之貺民歌侯之明

莫飲吳江水寄陳太中

莫飲吳江水腹中恐有波濤起莫食湘江魚令人冤

憤成悲呼湘江之竹可爲箭吳江之水可淬劍箭射
讒夫心劍斫讒夫兩讒夫心雖破胸中膓猶大讒也
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爲人患死能爲鬼害患乎
害乎將奈何兩卮薄酒一長歌灑向風煙付水波遣
弔脩山共汨羅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一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十四首 與古今

瓊花歌

春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
得先教歛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尉量
銀漢琉璃濕人間美玉擣作灰荊山崑山鬼神泣天
上有人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爲素姑射神人解種花
先須此物爲根芽天錫地賚物精粹鍾身驪頷偷光
華其時正是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
其正其間邪氣無纖毫所以其色爲正色出乎其類
拔乎萃一如君子有諸内粹然其色見於外三月將
盡四月前百花開盡春蕭然揚州日暖花開未春香
不動花房閑仙掌秋高承露重蛟人泣下珠璣碎黃
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求不得春皇嘗盡養花心
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嘗去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閨
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眞浴罷華清池紅裳繡袂厭
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嬾起蓬萊島風吹玉面
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木中肌骨成瑤瓊褒姒不
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王移家安在哉東隣
不畫蛾眉聰卓文君去成都速歸衣金翠慵裝束吹

簫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某王若比此花俱不足
消妖佐艷文之累一如婦人有明德不為邪色辭正
色嫣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着大練衣又如正色立
朝者不以柔媚為奸欺以此論之乃可爲人之不正
詩胡爲論德乃是花之德論色乃是花之絶洛陽花
名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累
風霹靂閃電捜玉龍此時平地花中不覺屈曲蟠
長虹又不聞天上琳琅樹擢有烟霞來深處白雲枝
葉白玉英此花莫是琳瑯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
花開似明月裹玉半夜□為雲謝女黃昏吟作畫杏
花俗艷梨花瘦荷花細□□花踈桃花不正其容冶
牡丹不離真體留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之外更有
誰世非紅紫不入眼此花何用求人知詩人自與花
相期長占年年第一枝

姚黄 并序

紫宵漫翁李道源見約□吟姚黄余畏其才不敢
措筆不得已而後寮命因為之序曰天下牡丹九
十餘種而姚黄居第一者名雖千葉而實不可數
或累計萬有餘英不然不足高一尺也花肉厚重
此植卜屈如一踞獸側一狀此亦花之巨美而精

然者乎是宜見於詩□不可泯然使寂寂也
黄河南畔伊川北姚家花是真花窟古來多少豪奢
兒埋却千嘗黄金骨中太精粹得之多西方秀氣來
相和天與明光常借日官脂脉正通河春風如酒
半酣時誰教穀雨報花時司馬坂前嬌半落洛陽城
內人俱知姚家門巷東墻頭墻下人差肩花上
紅綃都蔽日花分孝恭恰如烟王面兒來爭供帳錦
袍即去鬪拋錢無人不說姚花好費却春功亦不少
口長風燒綠袖似坐上學仙冠將倒蕷麈餅劑和香
標何以貯之承露架□□屏六嫌太艷解衣染說欲
驕繡為看此花□肉重一尺餘高千萬重斯面深歲
青步障實冠劍陸賈囊步搖好稱釵鳳凰玉鐶犀
佩珠明瑞帶女何須心肘道阿嬌安用金為房紺窒
累樓舒廣維流烟實出擬花塊一種春成餘意態千
花瘦盡春肌膚峨峨一番欲且倒獲杯難辨鍾與觥
桑以蛟綃求正色叩之玉斑希宮考魏家紅共牛家
碧遜羆花中發高格揔今挽首甘下風九十種中為
第一此花莫似武昭儀由得宮來不盡看情貌欲為
狐媚態衣裳却是比仁尼楊妃本是傾國身臉却紅
穠飾太真河水欲滌□上皆馬嵬猶有舊時衣物色

一定猶可疑人心多變宜難知容易莫評真與欺貌
或如是心或非君不見老莊有深意萬物之中最防
僞

大松

東海有物天下稚萬靈栽力生奇松天精地粹萃其
下滄溟百道來相通一根直去穿九泉一根斜插鯨
魚淵遠者殄折已盤屈近者倒縛山根偏小枝可就
千鈞弓大枝可樹萬斛艟唯有老幹苦難狀呂光昔
外堆玄龍身披共帝椎犀甲虎賁連臂圍不匝無計
都將大地遮有心盡把浮雲刷裂波入地旋復上怪
怪奇奇非一狀谷陵相變任古今十木兩行車王相
列幟空遺渭川星旗師留得楊隋帳玄駒來攏亭亭
蓋淥魚飛入蒼蒼浪冢是半霄風雨聲山妖走盡川
魅驚千萬爭揮鐵槊騎白千齊鬬黑旗兵有時海面
波濤小一部和韶下蓬島殘聲逐水散鳴哭遺響穿
雲聚啼鳥混沌死來凡幾朝清氣淘氣根未消獨葉
貸來新益鳳雙柯合處槽歲較其本既異其事殊德
若有容材有餘大鵬斥鷃皆可棲此忘有似江湖魚
美哉此木真不凡蛀以智免斧斤幽過盡工匠無所
用莊周應作不材看大松大松如此奇方輿圖盡不
可知陰陽山海氣合離不然神物相護持

芙荷賦 并序

荷之初生如孔雀開花如鈿如錢如海上綠魚之
膽其方卷者如兎斜卷者如履卷而舒者如杯舒
之大者如槃其花如處女婦人其修然而出乎其
上者如搖頭自容其偃然而隱乎其下者如閨房
之秀靜而正者也其鷗鷺之屬往來嬉戲毛色鮮
明乎白紵郎也於是賦之者寫物之形而寓意故
有原其亦庶乎如有所補姑不至於苟作者也
孔雀開花翡翠鈿青錢抛盡買花錢綠魚飛膽大如
拳琉璃兎蹬紫微天淵妃曲謗詩可傳彩毫不動斜
卷成我家食客常三千齊楚一樣青搖團麻姑下來
爭水仙不見波瀾只見煙作夜秋風吹洞房起來先
看碧霞裳半含笑面齊開郡家家院落甜爲墻不道
採花人在傍貪看飛來白紵郎亦有美人貞且良獨
在碧綃幃下藏

雙樹海棠 二首并序

雙株海棠者余春中時見也其高皆數十尺修然
在衆花之上與夫江淮所産絶不類矣或說荊南
官舍亦有兩株其姿艷柔婉豊富之美前篇所序

者皆其畧也而此篇雖多亦未有以為工者然後知李杜無詩其所以為真能詩者乎雖然是亦可惜恨也使李杜輩俱在方春盛時花艶正開風温日舒置酒于兩花之間半酣而賦之不亦美乎二三子能者姑為我歌之如何

獨樹已難有雙株豈易培東風三月後濃艶一時開種是鴛鴦骨根非玳瑁胎英英萬千数滴滴四三枚恐淡添猩血矜香棄麝煤絞綃翡翠眼實鈿珊瑚杯絳節朝真去丹砂駐貌廻童粧兩株色花格一儔材自得駢鸞侶何煩跨鳳臺明珠留漢水碧洞寄天台對舉霓裳步齊鋪繡被堆飄如御烟霧勢欲擁塵埃冶艶皆兜率單枝亦草萊好臨湘水照莫近宋家栽漢殿昭陽寵唐家學士才浴終蘭液濺帖就茜羅裁惜粉輕勻面偷霞試點顋急窺鸞鑑了齊報玉人來不是沾紅雪仍非汗落梅啼痕纔髣髴佇立各徘徊真態有如此深情安在哉歌闌都不語舞困可堪推淡若疑相犯烘然笑自媒畫眉郎忽誤挾彈客應猜灑絳誰先戲揮朱亦共陪差肩奉青帝瞋伏踏蒼苔好被金錢擲宜兼玉箸催雜巾如可試瓊枕設為庋供帳朝環幕貫春瓊與瑰一枝懷舊物百醜贖新醅目斷泰山遠心分荊省隈奔姿誰是偶溢德汝為魁綽綽閨房秀匆匆風雨摧離歌連理曲送酒合歡盃墜臉殷金谷冤情怨馬嵬炯波水東去岐路日西頹遺恨傳芳草餘陰伴綠槐香魂如未散相弔復相哀

又

此花出在海州東千濤萬浪閑山峯不知誰是栽花翁花根屈曲蟠雙虹英英闘繁葩豈晨霞夕霞滿不供欻有神物射蛟龍團團血濺搖春風超然花格非凡容異嫗半頽釵頭紅誰人移下海中山神仙姊妹來人間人間無王可消斑歌姬舞態都且閒當時血淚亂瑶闕金蘂洗面痕猶殷吹簫郎去先騎鸞粧未成時情已闌漢臯臺下嬌蹣跚曾解明珠瑶佩環無媒不嫁矜殊頬自共美人香往還霓衣同步紺雲車麻姑面上藏丹砂綠鬢包墜金釵斜酒紅不着羅衫遮且教半笑含春華但恐分飛成亂霞賞哉天下為名花連根都種名卿家温温容態孰可加有如女德貞無邪共君醉倒插烏紗從他群兒笑啞啞

玉女花二首并序

部使者林公作玉蘂二詩并序其事同使趙公屬而和之亦以見命因吟之為玉女焉蓋序詩者以

楚花爲楊花別本也則玉女者其亦應今可以爲之別名也

楊花可與名玉妃楚花可與名玉女天上瑤臺是本居人在月宮台同處一點難容赤木霞平生吟笑巫山雨此女特身色太麗玉壓如樂求不許國艷雖殊情太少蛾眉不畫贊朧曈新就明河洗面來更佩明珠踏瑤草不用朱鸞與紫霞王麒麟賀白雲車君看面上都無粉更看身上都無瑕越王國女金可邀卓王孫女琴可招更有秦王家弄玉嫁人只被愛吹簫

和李道源清風謠

漫翁說盡清風好猶能顧我還吟莫吟時欲倚白雲飛到時恐在紅塵表有如列子御風行百骸齊脩僷朣曨借問清風何處來玉水之心玉山杪曾經崑閬拂瑤花亦度瀟湘過蓬島借問清風何處居深寄岩蘆蔵綠篠芭蕉徑舞鳳衣寒辟荔墻龍甲老遺英墮蘀無處尋一徑十年未肯掃但恐春深花木稀從知秋後米霜早快心何羨楚王臺披襟適得麻姑爪中山酒客飲蝦醒八斗司徒醉不倒蕭聲易咽笛聲哀客思難平物容愀君看應箕避暑徒不及嚴烏即

沙鳥葛谷藏冰小氣來千壽貴雷江聲透簷間此間清奈何况是中有月華皎然鶴漏書眠不成披衣起看水壺曉便身枯木飲明河仍御雙鳬入冥杳篠床角簟無所施絺布蕭疎價彌小村客俄如夢覺時竊笑夢中何擾擾中心無累清則明識者常稱欲若史兒啼女笑生可忘默剛翁嬉悟俱了鼓磬一過遺如空富貴浮雲視彌藐古人凜凜良可思世俗紛紛何足道富聞外物可娛中所以詩人取萱草雖何乘輿爲此行坐握塵談出汙漆貫生可與忘悲憂楚屈癯梢醒諫挹淚何用作離騷弄琴聽我清風操

望淮篇示門人

閑花落盡春無有脚踏青紅望淮走到淮適值晚潮來淌淮鼓吹風波吼傳聲急與釣魚船船未到時洗雙手買得船中雙白魚使訪村前五青柳旋烹野蔬問村醪立柳陰中坐良久此行大略類陶潛但乏黃花白衣酒㮇舟人去一點鷗浮入雲開何處牧孤鴟浴處依然離修竿放餌投河流豈無野婦荷而泳有老翁行且嘔君看此景直幾錢此時正是夕陽天便教金印大如斗何似魚來只釣竿 問君莫要說說中即出吟翁篇

大華

怪怪不可狀謝云仍有千丈直使黄道穿高傍白榆蒼
秀氣環秦甸潑嵐滴渭川掌高長托日漢狹半含巔
夜響金丹杵秋香玉井蓮排虛推勁翮橫銳決浮煙
隱豹文章異孤松節操堅渴虹飛飲澗飢虎瘦吞泉
磴道奇花合杉蘿古蔓纏群材皆挺特餘摽可陶甄
義歎期臻至妖狐困墜顛三闗資控扼羣岳却腥羶
直勢南衝斗雄姿北闢燕波濤清大海風雨到窮邉
鎮壓地常靜磨礱天更圓他山皆俯視何物可齊肩

管春風

我是蓬萊六一仙名爲管春風歸不得今年更是春來
遲江南未寄梅花枝探春童子青霞衣時時去上青
雲梯春風消息苦不遠瑤亭瑤水冰霜淺蟠桃花在
海東邊此花不放春一點東風日夜來人間到時先
催草根軟大都紅紫心先動小桃先覺枝頭重丈有
纖纖楊柳枝路傍先得行人弄詩翁白髮轎桃花高
鶴不在無雲東城南夜半無酒家和冰和雪吞月華
有客笑中携劍去偷得銀瓶與肥羜詩公兩眼看浮
雲爲管春風不回顧

高樓春

山陽有客似相如身著儒衣當酒壚塵埃市井不到
處煙霞往往生衣裾一竿橫掛數幅帛題云酒味如
醍醐三月高樓滿春色椒漿瓊液盈金壺盤羅江笋
京淮魚樓賓赤玉梅紺膚彈絲歐金半空裡醉揮玉
爵撞珊瑚凭闌直下是烟火坐上清風生太虛夜深
正然紅蠟燭羅幕遮風留客宿是人俱愛何家樓自
是何君德如玉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君不見淮之水春風吹春雨洗青黄衣綠參指遍不
來跡不起激激流流天盡頭只見孤帆不見舟斜陽
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兮將奈何莫
使騷人聞棹歌我曾自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十九首

項羽別虞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無如何。將軍夜起帳中舞，八百兒郎淚如雨。此時上馬欲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

虞姬別項羽

妾向道向道將軍，施恩義將軍一心。斬財利妾向道向道將軍莫要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嬰皆被誅，天地神人咸憤怒。妾向道向道將軍莫如任賢，排却信姦言。范增當時若用范增者，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成敗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却漢王金四萬，賣却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雖把江山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能駕御，將軍唯有力拔山，到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子空悲歌。將軍雖悟兮，其奈何。賤妾須臾為君死，將軍努力渡江波。

白雲先生

白雲先生面如鐵，一片良心似明月，腹中和氣如春陽，齒下清風欲為雪。群兒走馬正讙譁，先生高獨方

舜山嵩山泰山俱有約，先訪王喬後浮丘。嚴駕欲迎子𡧍女，黎衣開瑤閣。山中只是逍遙家，手磨紅采生龍霞，𪜶中氣烟成何物，不煉黄金煉丹砂。明月一聲何處鶴，但覺半夜驚風吹，猿不敢號虎不鳴。一夜清風生萬壑，山路高深易迷錯，只見先生雙脚山中不似俗人家，有客但邀猿與鶴。兩峯猶有秦宮女，身上亂毛如鳥翻，羽來入市不忍聞。若見斯人莫與語，先生何以遺時人，先生有詩聊手辭，與巧拙與獨錢將外物哉天真。豈不見北邙山下狐狸窟，掘出枯骸與陵骨，其間豈無卿相人，其間豈無強梁物，強留此原人。當時爾爭此紛紛，後來之事竟何如，不及猿兒醉臥看浮雲。

山中樂

洞裏桃花開罷森，洞中酒熟賓與人，紅藥紫芝俱在手，本家猿鶴亦隨身。採拾釘餖隨所有，物無不義即是真。何須綸傳山東妓，却用陶潛漉酒巾。漉酒復漉酒，何必金印大如斗。一斛復一斛，莫辨人間濁與清。時情大抵是貧賤，此間却是青雲貴。君不見山人自謂為賢哉，或入於仕或以驕，但言富貴我所欲，山身不保領與腰。孔光屈身事董賢，谷永陸與王鳳交貫

謚之黨遍天下望塵拜者尤為然須臾苟得快所欲
終以血肉汙斧刀假令當日幸而免後世譏笑安欲
逃豈如孫高但長嘯眼看時事如鴻毛嵇康阮籍不
與齊何况紛紛兒女曹

花下飲

我向桃花下立飲一杯酒杯酒先滿翻花香隨入口
花為酒家媼□作詩翁友此時酒量剛酒量添一斗
君看陌上春人人笑拍手半青雖半草半綠畦中韭
對高下牛背在牀穿狗竇潛身猶相雀引家翁呼偶
包森唐乞太宰集兒偏殺物類雖各殊所樂亦同有
誰知花下情猶能憶楊柳中心卒無累外物任相揉
余方寓之樂自號閑人叟

江南春

今年是處春風早江南地煖春更好春風先把江山
掃次入梅花後方草芳草春深更有情直共江山到
洞庭落花流水從武陵湖中有山春更青日欲落時
一點明少年莫上岳陽城

歡樂辭

吁嗟人兮人生一世幾何汝胡不思予故為擾擾而紛
紛人生如一夢兮萬事如浮雲汝胡不思予胡不為
直道予胡為薄物細故予疲精而勞神汝之所得
余以為失予汝之所失兮余以為得予汝胡不思兮
胡不為義而為仁仁義之道如大路兮人皆可以行
予汝反以為艱予汝胡不思予胡為失性而離真禍
既自召兮福亦自棄予汝胡不思予故為手哭及其
身善惡之報各以其類至予汝胡不思予胡不鑑乎
古之人與今之人嗟予言之不可忽予汝胡不思予
汝其書諸紳吁嗟人兮

登高辭

九月九日予登高何為古有此語兮吾未暇論其是
非菊花黃兮茱萸紫上於兮時還隔開花滿握兮酒
滿杯人人欲上高樓高我與世雖異好此時亦難
丟懷因思雖無菊事此文乃是儒之哭如今此
哭亦可避不辭萬里登岧嵬其如此物避不得但恐
積塵傷良才是以天下英俊少甚於矛戟戕殘瓊瑤
有美玟育萬鐵埋之塵土何由來聖朝有意去哭害
願將此物為柴魁

淮陰義婦 并序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
見而悅之因追殺其夫厚為棺斂持其喪以歸始

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葬謀爲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爲之感泣遂許而嫁之廼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慮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前夫之溺我之所爲也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去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俗其計而復讎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即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罪棄其讎于市讎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讎三子讎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蓋以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是責於人者終無已也東漢時蔡文姬者喪夫之後一爲胡婦一再嫁之其傳名爲烈婦彼其心迹與義婦不同遠矣嫁蓋其心出於感激謂其人真有義於其夫也既嫁之後凡再生二子閨房帷幄之好已罔於人情無毫髮可以累其心者故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雪沉冤於既往豁幽憤之無窮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也如此之義是豈可不以爲義乎哉

聞其風者壯夫烈士爲之凜然至於扼腕泣下也而姦臣逆賞亦可以少自訕矣故君子謂劉歆爲苟生忘倫任昉范實之輩爲貴國褚彥回之輩何足道哉蓋自魏晉而下佐命之臣教人持兵以殺其夫者多矣使義婦視之以爲何物耶惜乎事不達于朝節義不旌于里哀哉

黠賊姦讎既已除銜冤抱恥正號呼當時但痛君非命今日方知妻累夫捨義取生眞鄙事殺身沉子乃良圖幾年汙辱無由雪長使清淮濺此軀淮陰婦人何決烈貌好如花心似鐵殺身沉子須臾間身雖已死名不滅

壯神烈婦　并序

烈婦有美色夫爲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壯神其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喪費所須一切皆具是自恃有恩顧其妻以爲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日復墓以歸勢且其逼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毋子號呼赴淮而死是其所以自度者其勢終不得免焉忠與其被汙而生不若潔已而死也嗚呼其激烈如此是豈可不謂之奇女子乎蓋古之賢女皆以家世詩禮而習之淵源漸

讀其所從來者遠矣此詩人所以賦莊姜與大韓
侯之妻也至於負販之家見聞之陋安知[illegible]之所
在乎乃一日猝然變生不幸毅然不顧如泰山之
不可撓也是知其義利之分死生之輕重故至於
殺身而不悔也惜哉亡其姓氏且不知何許人也
以其死於其神故號為其神烈婦

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水猶可瀦君名不可汙
鸞鳳猶可馴犬彘猶可親不是雲間月即是月邊雲

贈于驥 三首

翰林主人其性癖左臂不任十上書幾年乞得江與
湖吳中父老爭挽留至今空戶不肯居來南郭尋
樵夫樵夫所識山與水除此如何論奇偉八月十五
錢塘江海門山潮雲起

翰林豈特文章工亦心白日相貫通先與吳人除二
害次與吳田謀豈乃與徒役關西湖狄昔
使積塞若除流田不知幾萬夫其田立變為膏腴世
世可知無口千村吳人衣食常有餘有餘之人善可提
官司亦可省刑誅無窮之利誰與俱前有白傅後有
蘇髯詠如此饒飯務吳人叩額呼為父未知何處立
生祠定無吳山行坐處翰林却出淮之東無人丁寄
看隱公主堂氣貌將以恭文到南城每老農仍使每
中酒不空土泉最好白酤醲使將王水傾吠龍潭吏
醉倒無憂翁老翁雖醉不敢迂說得杭州三事書欲
此賢智臯陶謨事防沮陽有所拘翰林此說若行諸
聖朝惠澤可大敷譬如雷雨動天衢曠然霈然而廓
如無分草木與蟲魚一時奮振皆霑濡滿堂飲酒盡
懽娛更無一人流向隅老農雖然無所適願同衆口
齊懽呼

昔者益州牧意欲見杜微不能以身往使人舉致之
雖用為諫議待士禮已非而況君房輩端坐呼子陵
子陵胸中氣直與青雲平豈肯為人屈彼亦徒驕矜
孰如揚州牧自處遜與恭德不矜其感事不矜其功
南郭已三顧迂身為長翁以手書兩問視而款啟容
移時餘立語避乘乃鞠躬不知古之人幾人能如公

感秋和張文潛 三首

汎汎河中舟莫繫河上柳君看道傍葉行人一揮手
枝條旦旦空顏色何可久坐恐霜霰繁諸媚歸一朽

我有千丈松亭亭不可揉生在孤峯上獨與雲霞偶
群形靡且紛不與較妍醜群動日夜馳而以靜為守
守松者為誰白髮無城堞蓬蒿可蔽身糟糠可餬口

言者劇於詩默者喬於酒誰知杯酌間便是無何有
念予於我深我於予亦厚記我句松篇行行重回首

又

張子非不厚涕泗中夜起蘭蕙雖已衰松筠正堪佩
君愛蘭與蕙忘我菊與松君愛洛陽宜棄我淮上翁
翁知楊大夫其心甘賤貧不拔天祿閣却反離騷文
騷人雖已殁萬古爲忠魂欲知寃憤氣但看蒼梧雲
寃情寄湘水寃聲寄湘竹年年霜露時夜夜秋聲哭

又

秋風一何悽物形隨以變秋風如無情與鳥聲俱悲
我無外物累但有屋中書翩翩勢將去盼盼如有戀
此物雖至微其舊殆可念而況西郡吏年將屆五指
南城文宇開東皐松竹森氣類亦相合老少兩忘齒
昔居吾舍傍今在河之涘船頭繞將解船上挽將起
留君恨不足此後定難止如何舍我去感我復何以
君看淮泗間一泒良可自從來病濁汙而今稍清泚
人方涉其流究纓殆可洗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
未見洛陽山先見洛陽水

謝周裕之 二首

樂不須絲竹花不須桃李魚不須輕鱖炊不須脂膾

人生各有樂癖我如何所我是兩柳翁家在南郭東
詩酒以爲樂有客至即喜酒味酸或淡蔬飯疏而倖
或無一飣來但費幾張紙（紙腳紙背兩計）人情慕貴富公何
貶賤鄙寒吟載看酒尊夜煩展履手誠非猝然飣飽
亦勞止木用卞卸紗但坐杜佚椅兩卓合八尺一燈檠
雙趾不以樂隨時而用繪掩耳或笑魚蓮葉或愛藏
蒜芙或取鱔與腊或約酒以指人皆悅真厚誰敢停
箸匕六客爐而清偶坐爲六子吟聲尚皷吹慵情勝
羅綺俗物無所用高會有如此
義無所不感誠無所不動誠義既如此外物新何用
以外求諸中以物將其義所謂君子誠誠亦不虛致
人有忘恩者嗟歎而泣涕我心非土木亦有眼中淚

贈王師失鸚鵡詞

紅嘴翠羽風花容家有千山爲山碧一徑流落在人
間主環條重金籠啄金籠一片烟霞曉花艷成圃抑
枝裊足穿蜀錦鞋靴中身着與綾紺袍小參差微露
紅霞裙卅家即是胭脂唇真是人間富貴物何異朱
門羅綺身慧性聰安良可取只被多言仍巧語前身
不是亡國臣即是傾城傾國女門外人來連報客熟
茶沽酒俱催索呼人名字學人言吳語秦聲俱記得

大都有似原人為魏人歡感為笑俗客西前多俚
語進僧輒誦陀羅尼嘡嘡何用畜此禽歲月來成薮
巧深莫信口中一片舌對面千里萬里心生人

有知為愛能言不放歸不道薮心多　吮腸纔
飽脫身飛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詩二十一首　五言

送蔣穎叔并序

國之南服逾嶺而西號為重地而兵刑實大本朝
選用名賢即拜山陽大守蔣公奉使以杜公始聞
命不敢安處即日東裝以俟即拜其命遂決行日
一州之人皆惜其去以其嚴而不苛察而能恕實
受其惠也作詩者固民之情述公之義送公之行
亦以告諸越人也

五嶺之南其極西徼其旁大海木深山峭內有谿洞
外有交趾皮厚肉堅鐵為胃髓雖鬼伏藏瘴疾突起
動如飄風捻如湍水獨立不畏獨威不悚擾之則去
撫之則來恩之與威不可去一不可無衛乎當一面
則有帥臣按刑轉漕要在得人以德以才公稱其選
能不擇官義不辭遠始聞有命嚴裝以需青鞭角簾
藥與茶爐及堂舊譜鈴閣新書吏挾義重詩囊卷紬
前施齋舫後鼓行厨公既拜命不敢寧居遄戒徒御
遄建帆檣鳴刀擊鼓旗幟開張州人感恩父老童稚
知不可留以足頓地或前塞路或後從行或獻花酒
或犒從兵或望於野或送一程即日渡汗江南春早

雪盡氷消江山如掃擁徑桃蹊栩栩芳草沽酒村邊
賣魚船小晨散烏群暮歸白鳥森正好時巴到岳陽
岳陽樓下蒼蒼茫茫岳陽樓上飛沫浮光江山舊物
吳楚淒涼夜宿巴陵曉過洞庭湖中水綠湖口山青
黄陵古祠長沙古路薦江湘江風烟古渡嶽麓茶林
沙洲橘樹此時春深衡陽鴈去時飲一杯時吟幾句
更望九嶷清詩無數攬轡登山日日西南褰帷叱馭
東不停驂過有新吏迎有舊青衫負弩錦帕纏頭
公曰使者寔與兵刑增置強弩多募土兵宜浚其隍
宜堅其城公曰弓手兒如舊制加之訓練可使精銳
可代城郭為民捍蔽公曰民命懸在獄官不可不慎
不可不覓於善良多失有罪惡人如虎養之成害
公曰生民不可無教教民之官縣令最要今則不然
困於簿領甚者可除煩者可省仍復鄉官則無房病
凡我部吏各恭厥職夜則精思晝則宣力一節當官
赤心為國如此教告如此施設吏則心服民則心悅
諸公聞之薦者交章朝廷器之下詔褒揚召而用之
優於馮唐

謝呂帥寄書 并序

淮上老人七十四歲今八衰朽疾病口入於不可支

廢書久矣故作詩代書為呂公一笑也公家兄弟
以問名子是其所尚者家法如此作詩者其可安
乎以其法可傳也

疇昔逢公時老人悅公義緊然應公問而云在歲器
公以問為好其法為可傳老語不記時人事成恍然

送程運判

江南風物可醉酒江山氣勢侵牛斗大庾梅花入界
香南康瀑布從天吼此間好共吳人樂井蛟為害須
除卻觀風未到庾公樓塞帷先上滕王閣仙籟鳴時
獨鳳吟劍池黑處雙龍躍縣令宰無種秫翁還似王
弘就翁酌景是高賢徐孺墳蒼酒肺祠溟溟部吏
爭迎使者車野人夾道亦懽呼且得官司減鞭箠若
逢水旱放田租開市如何從薄賦蔹決通商為遠圖
方今 聖世雖無事須修武備成不虞生民所恃在
城邑更嚴壁壘完其郛郭況荊湖與二廣溪洞盡是
蠻所居一月除書遣交降使持斧鉞建油幢陣上風
神應更偏軍中才氣亦無雙勢似疾雷從使道揮兵
直指富良江

代王所謝蘇子瞻

海上山翁歸童子言有客身披一鶴氅足曳雙鳧舄

捽却大鵬頭踏着巨鼇脊雨帶玉山氣手書龍泥壁諸仙爭進硯一笑已投筆其夕刮兩眼烧却犀一尺

寄李道源

春風本是詩家友與却琴書也沽酒呼童去問紫青翁近來枕上吟詩否不醉不吟將柰何過却今年春已多胸中壯氣吐不出看看空作送春歌

酬李道源弹琴之句 二首

數尺焦桐常在手知子愛歌兼愛酒今朝已是二月三梅花驛使曾來否古今多少無柰何古人慷慨良已多爲報陶潜凡飲酒無絃琴上不須歌

又

漫翁來索詩千首須與古人沽美酒近來聲調大參商不知得似陽春否漫翁教我歌云何木远山長春思多安得杜伊以証當共君慷慨一時歌

和馬秀才 并序

余為淮之本都陽馬進士為長淮謡二篇大指皆歸於平和而無憾是平世之音也夫既歌而善矣於是乎自反而和之恙

君看淮上翁雖老胸中無恙氣徒來好白日吟到夜夜後吟到曉門前是慢人柳樹上無棲鳥西邊是人家人家兒夜啼四更五更後往往催鳴雞東邊是空庭空庭清風多吟聲上河漢河漢生銀波移聲入明月桂樹無停柯蟋蟀不能啾皎兎將柰何清風却下來直入淮之水不知淮東西波浪如何止清風清風不復往復往射陽湖上將寧知烈士悲曹表義兒哀哀冤未訴此聲未可滅洪不須更往吳江去吳江心中有冤血冤聲吼号冤氣結柰何乎湘江亦有獨醒夫溺時何故沉其軀當時魚腹今在無此聲莫過洞庭湖

謝皇華使者 并序

皇華使者送趙公也趙公羅山陽守奉使荊湖邑人徐積作是詩也

皇華使者將就車先聲即日傳江湖良民置酒相歌呼姦人落膽猾吏遁手中平握三尺書權衡輕重量錙銖冤聲與獄一切除寧其家室完其膚本朝寬大恩滋濡一物不被成焦枯煩公大手持刀鋸開塞去擁鋤荆棘其和易致仁易孚此行遂與春風俱變胥鼠竊猾天誅官兵指日縛狂奴皮囊插羽徵軍須人方汲汲公有餘藉公之智須公謀使星已動宜疾驅非惟一道無無辜

朝廷南顧無憂虞吾州父老將何如時其子孝乘傳
夫繫之組之恩與騶衣溢多與空其宅亦有下客身
鮮孫懐公禮義心區區寄詩如問公起居公能報我
荆州書

謝田守 并序

太守大夫公重於安節近在燕居不視事日有縉
紳士大夫布衣諸生吏民之在部中者問公起居
各以類至而某獨不肖獨不以身併失事太守之
義其罪固以自訟矣太守復視事一日登來以出
即以其日遣使持簡送柑酒二物所以問勞甚渥
是其意焉情專勤於愛士又能恕人不及如此頗
不可無詩以謝此欲因是詩祝太守之重自愛也
太守自移疾凡有三簡一再送酒而衰朽吟哦殊
且粗畧惟公一笑也

前日李山陽說公安且裕精神復復初決遣紛如故
吏復畏其明民復愛其恕可保長康寧但更勉將護
尋聞車馬出州人喜可知或出東前門或走東後門
南郭有賤叟鍾愁亦更喜不敢問公者悲煩吾數紙
賤叟周自訟太守聽僉勞即以出之日折簡親揮毫
送之上尊酒副以黃巨苞情意專如此禮義積已高
賤叟不能報自恨如時瞽所以作詩者欲公重自愛
自愛以為國為國斯為民慰我之鄉黨慨公之慈親

謝畢令

一身多難過春風兩眼未見花枝紅近來廢却無限
吟今年自覺詩無功畢令與我如相識遺我春醪衣
胸臆知我愛酒兼愛詩使我吟我醉春色春色半酣
正二月草頭争露花争秋是花是草屬詩家若無此
酒獎威設玉酒有似君儀醉先入六腑搜吟勇相將
醉魄御煙雲游遍江淮無限春

謝王觀文 紹

東野鰥夫未識公寄聲有入茅廬中茅廬四面生春
風草頭添綠花添紅東野鰥夫最好吟感公高義藏
於心為公製作要我由彈向焦家焦尾琴

謝呼延恭侍

有客從京南來吾淮上雲氣袍良南雍辯令亦溫厚
如此已可喜遺我故人書傳史四千里恍惚游江湖

昨日之夕和詩願叔

昨日之夕誰叩扉大使遣人來索詩吟聲一發巢鳥
飛一夜清風搖木枝吟亦不住風不停安知半夜風
出城大使船上風霜清更添南北吟我聲

寄崔尉

人間多少無宗匠勸君收淚且酣歌不須載酒但相過共君攜手踏青莎東皐閑日若無多南城應是合吟哦胸中有淚難消磨惟予詩興如風波

送張君河朔之行

嘗聞此道春來遲山中積雪埋狐貍黃河三月冰正合朔風慘慘吹人衣吁嗟客路正寒苦數千里外將何為答云此去非徒爾有如羽翼披高枝主人之賢聞天下出門從此將安之嗟予贈此復何說少年養取胸中奇古人之學不可不大夫之操不可移江淮之上親且老臨行酒酌將歸時遙城吹角客心亂此時應望東南飛

答范君錫泥泥愛花之句

泥泥愛花非愛花范椽愛花如此客一從春色到人間每月弄花三十日第一花中愛牡丹特與金釵共玉容第二桃花及杏花此花大抵顏色奢又愛墻頭看海棠亂點燕脂如急粧更無閑眼及芳菲卻解是頭覷綠楊其餘好花有何限范椽看花眼頭燗見花如見故人來尋花太緊攀花慢洛陽城内騎馬走山陽城外坐監酒坐地愛花情更深時時取酒爲花[illegible]

誰知有此風流椽詩情酒興紛如霞好來閑伴老翁吟老翁是物吟將遍海門亦有蟠桃花可能同發乘持顧

贈倪敦復

北軒主人吳中清河居才義皆有名曾在東皐歷衆賓人皆聞筆詩已成其時於我最有情如今相見情更深野人情義亦不輕夜來枕上爲公吟

贈張敬叔

張家船上雪壓篷般要船尾堆玉虹此時半夜明月中有人兩腳登空其人便是吟哦客能作清詩無俗格更尚孤舟雪裡吟一生多爲頭先白白毛吟處微骨清喉嚨往往生氷米可能乘興到南郭戴家爲子燒破琴

送汝弼赴潭倅 二首

莫說江南行路長山都蒼蒼水茫茫君向長沙城邊近洞庭湖口是瀟湘去時先上岳陽城夜宿巴陵採陰晴過洞庭時四五更出湖口處曉曨曨明平生聞說瀟與湘今來更隱對舜崖四時所見皆所經湖青草弓廟黃陵眼看君山別洞庭笑談卻作江南打巴陵渡口轉船頭一帆風過岳陽樓行盡江山到真州畫

船旗皷入揚州
不作長沙行瀟湘少斯客潔身不可汙好義是所貴
口不出巧言面不爲邪色誰可許定交斯人不可失

富貴篇答李令

我有一篇詩寫出千年意將令後世觀不是前言戲
感君再唱洞庭謠我亦重歌酬子意吉人達者嘗有
云富不如貧賤勝貴君不見古之富貴即父祖俱封
異姓王一門五侯三將軍弟兄同入中書堂對閑大
第連甍坊私門列戟森銘十二簾捲珠熒煌雙姬
扶起坐牙牀綠鬟紅袖花成行左盻右顧生春陽高
車食客劍佩鏘堂上已滿坐兩廊皆簪大烹牛牢
玉壺把酒金舡長美人拜客來盡觴歌姬一誤已絕
航纏頭彩帶堆如雨酬歌買笑金錢賤奴袍火浣直
兩箱三千廄馬紅錦障廁牏文繡爛薰香更衣侍妾
如閨房主人意氣秋鷹揚其心端如彩鳳凰一言合
意青雲翔酒吏睚眦磨刀鋒門前騰月可炊黍一日
失勢成氷隍小者腰領斃道旁大者連戮宗族亡犬
鷄散盡空遺墻野鳥入室山魈藏嗚呼哀哉可歎傷
至死不悟猶陸梁古來如此有多少豈似洞庭湖上
老無租無稅一生閒有飯有魚一杯飲日落波間煙

正昏黄朋湖口山光曉棹翁適自巴陵迴掛帆直指
瀟湘道有言不問俗窮通何憂可入翁懷抱脩竿短
棹巴门外更有前村一茅屋貫魚沽酒任醉醒繡户
朱門白歌尖嗟余未往心先慕更謝棹翁詢去住風
前月下有誰知醉魄吟魂自來去堂前畫作荆南圖
夢中記得巴陵各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四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五

古詩二十九首

寄管久中

我頭未白心先老吐出精誠爲君禱若無歸計似陶潛學取嵇生抱關好

贈查宣教

晚來開共秋風約惟有黃花莫大却有人懷抱似陶潛待向東籬共花酌

答盧魯山秀才

吾道一於中所得無背向吾神充乎形所得無衰王氣入春風和與與秋鷹揚有累已驅除無酒亦甜暢外如不可撓內如不可狀更讀魯山詩何樂可能尚

答劉子騎秀才并示魯山

雖逆一笑樂易過千黃金而況吾胸中所得益已深百物正爛熳二子方歌吟吟余已自足兩樂交吾心

和魯山感春二首

君看紛紛能幾時一歸情態隨春盡懽者常歡戚者多共君且趂春風歌莫學時人種花葉不似山中松桂好

一笑一啼何日休一榮一悴何時盡樽中野酒亦無多日伴吟翁慷慨歌茅屋窗前種亂草勝栽花間繡襉好

呈次中

頃公素業詩吞我碧層來我亦爲長句挑上不合眼兩城俄相通一意如同撰用韻亦無殊便可書之板

述懷寄呂帥

君看關西山壁立春雲突盡春空寒濃嵐滴去渭川寒孫峯深與泰天碧白雲流水豈無情豈爲吟詩定相憶且倩東風先寄聲我整西裝期已迫吟到秋風放我騎歸來待作瀟湘客

和李自明二首

青松何嵒嵒生在林高處能鳴月下風更入雲間路雲漢何渺茫遙過衡山陽松風上河漢高韻落三湘

又

我有令王交家在臨流處秋來詩更清吟喉飲風露崔子在何方清思滿殘陽不知今夜夢幾度過衡湘

送沅州通判

過湘江時君且聽但恐水中有冤魂當時無地容屈平舉人皆醉嫌獨醒煩君須弔獨醒翁以酒注之魚腹中不須以物纏米筒但投詩去責蛟龍爲君貿直

有古風能高其義寂其忠扶詩已醉未已醉寄來忩
報南城翁

贈呂岬

玉門関靜邊烽息旧肯含嫩趙才訓緋帽策髭馬上
吟詩興如雲滿秋色最好青門長穿披灞橋路上情
更多綺嶺風烟新草木霸関形勢帶山河洛陽城闕
秋風緊有部疾驅催大尹兩腳肯貪不精神惟取無
覓亦無猛

謝周康彥致真

義無所弗成誠無所不動誠義既如此外物斯何用
以外表諸中以物將其義所以古君子誠亦不虛致
古人感恩者歎美而淨流我心非土木亦有眼中汁

寄道原二首

好笑李詩翁寄身明月中飢腸吞白露醉口吐清風
時時踏霜御步步變秋空相呼且相待略住白雲峯

又

漫翁身上霜可列酒未醒時詩已發急放人去守船
門恐向河中救明月

和李白明

病叟相逢恨不早兼葭敢比瑶林好誰作羊車衛玠

有木道好女楊子老使君禮義高如山清風更可清
座宗明日王君來訪我陶潛欲卧君須遲

送呂掾歸揚州 二月四日於北上奉送

年年二月春色稠今年二月寒未收路上無花空酒
甌清吟清晴到揚州到揚州後登高城綠波芳草連
江津吟哦若望江南春楊花便是江頭雲

寄范掾

昨日沽酒典布袂今朝所典未可保衆好稱余剩典
鞋又恐夜寒妻懊惱兩務酒官俱見怜沽我好酒如
甘泉為報孟光莫惡發待將黃卷換青錢

送晦叔

兩人俱是白髮翁不用詰口情意通且喜胸中無一
事一生常在平易中願公活百歲我活九十九白髮
變成黃髮翁由來同把一杯酒

贈張叔

張子生平罪多雖未老頭毛白一半頭雖更白詩更
清正作詩時人莫喚頭不肯轉身不移口中聲調霜
風噪太清宮殿月明時第一莫吹松竹詩

送辛朗奉

秋日遲遲辭我去更宜憶南城路不知昨夜月明

時泮水宮中來幾度三月春風正向西我將心逐春
風飛送過高麗亭下路別遣春風隨客來
送崔主簿赴雅安
見說西川好山水此行便是秋風裏洛陽年少本多
才馬上一揮吟一紙鳳凰羽翮非徒爾上擊浮雲九
千里枳棘須教別鳥棲自趁春風便飛起
送張九掾兼簡同事錢明府可與楨叔良蔡彦
規同一笑也
有人獨酌南窓酒春是故人詩是友故人消息在江
南爲我江頭採楊柳詩人見春雙眼明迎春送春俱
有情何況温温張九掾可無詩句贈君行
送王潛聖
公車待報凡幾年蕭生罷去心浩然鹽瀆野中尋舊
隱揚子江頭呼渡船太湖波浪濕秋天洞庭橘柚生
紅煙馬踏新霜吳嶺外猿啼小雪建溪邊閩西夫子
雖遲暮行笑行吟正安步留川海上牧羊兒亦說公
孫故勝去
寄張文潛
不知今之人誰識張縣尉勿問胸中事但看面上氣
所謂人英者正是斯人輩前年南郭中文酒日夜會

一從舍我去忽忽再逾歲今茲歲且暮與爲子吟不陟
起坐却就枕仰頭出紙被約是三四五老老抱雙脚
此時吟正酣聲調不可却春風起淮東須臾到嵩洛
往往入子家但子眠不覺子嘗將奈何声高情思多
上東門外路洛水生春波遠我大松床不用寄詩歌
代簡呈通理察院
去年過時花未紅今年過時春未融春未融時得子
來吟翁面上生春風吟翁近來成白頭種種頭毛無
一半唯有胸中氣未衰更得公來激吾懦
送濤僧嚴上人
日暖孤雲飛故山在何處八月涼秋時正望江頭去
定無塵埃氣清風與白雲
送端叔 二首并序
夜漏將盡枕上再送端叔也洛水之陽馬上爲我
誦此詩即此詩用木葉書投之水中使爲將來故
事也延安塞上見群鴈能爲我誦此詩東南望吾
夜中枕上聞孤鴈声尤數數誦此詩也紙窮意未
盡
端叔上馬去巷口馬頭特我望端叔時端叔急回面
記取此時意莫使落風埃上東門外水正望楚州來

此水一來不復見不及黃沙塞頭雁一
是物可寄情是物可寄声不須使黃犬延州岐路遠
莫惟不登淮上楼只爲淮水不西流直待街芦雁却
廻其時隨到天盡頭

再送端叔 并序

此詩於前詩亦補遺也端叔爲我吟此詩果有情
否此情得似醴泉故王薄否凡我所以愛君者皆
在乎心今則形而爲詩言在四時也千萬自愛行
有日否

閑中日落時但見山相接壁上閑城時但聽吹蘆笳
延州平安火過早月出山頭照孤堡王家池上醉欲
倒銅鉢声中詩已了落筆揮成露布草主人更索平
戎表文章意氣入窅冥金舡插羽如飛鳥諸軍鼓吹
高牙晚大纛門開撲餘燐壯士犀衣劍氣寒客身依
舊霞繞陸生待寄梅花枝庾卯莫愛芙蓉好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五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六

古詩二十三首

呈路倅

三十年居官而無一椽屋隨身清風高所至義行足
今茲盡室來何可久船宿奴僮巳暴露勿使之館粥
也須苦外物種取柳與蒲把取節節高愛我茅簷竹
其時花盡落手把麥黃綠公酌我須醉公吟我須續
慷慨見懷抱静介無所欲最是謁祠堂老淚潸可掬
通來六七歲病叟頭巳禿萬事貫浮雲壯氣自消縮
感激論忠義猶憂唐衢哭更思桓野王把笛吹一曲

奉呈河中教授

不息之謂誠誠所以入德無微而弗太何往不可適
惟其餘言者自求其所得唯其自得之久而能弗失

奉酬守道

教官昨自江南來但有清風無塵埃昔遇芙蓉池上
客仍過方家舊勸臺

贈蔡長官子

去年冬子第一日省墓人回船過急不知兩眼血乾
無使我時時爲君泣

謝董元廷

鄱陽董元達乜叩樵夫門新粧乜三韭滴酒大一樽
名言有餘理老懷思共論今日復一來刮我兩眼昏

謝石運幹仲謀

奉讀清而溫義心無所遺已能顏白髯更與吟清詩
更與吟詩清奈何蕉窗一夜為吟哦吟到四更月出
後床頭看月忽成歌

寄陳伯葵

臘月初四日有人叩吾廬言從江上來手把鄱陽書
發書見康強細字盈數紙仍誦九錦中兩鶴正飛起

送李光道

憶昔見子時我在西湖住顧我已衰朽愛子持明悟
其後十數年於此叔見之氣貌日益好胸中即可知
貌者德之表精神氣所為氣無所不適其本在養涵
所養得其正其美允乃形子是名公孫家法能自持
子學有舊業允當體與詩重之以所養何適而弗宜
古人有大路行者皆坦夷夫以子之明豈或於多岐
修鞭與長轡遠駕無停時古人亦何人勿問皆可追
昨見子筆札老人為子喜其言遜而恭青然有文理
願子更勉之莫忘老人語所居求正人正人德之輔

卜居一篇二章別里之 并序

寶文中大呂公治弋陽之行其去有日使其子丞
來君實來告行適云疾不可以身見公遂作野人
之辭一篇二章所以送諸御者為公一笑

卜居何所尚靜軒栽此君萬事付流水一心遊白雲
亦有靈壽杖可登浮光山　聖朝須舊德玉笋虛清
班

西山高寄崔刑部

西山高胡為高上有磨天之巨勢下有黃河不測之
險甚於蜀道之難西山高長安之路如雲霄乘無逸
駕兮飛無勁翮我欲往兮有千嶺百險之相遮西山
高長安之路如天遠夜短晝不到白日其心勞西山
高我欲往兮未能廢於延思之大兮報不可以遂
太山之重兮鼠之有若鴻毛西山高無如之何兮徒
引領而長謠青門路兮有時到頹公之壽兮如松喬

答崔伯易白雪之句

其叟有奇歌調與声俱絕此歌本難名強名為白雪
一唱白雲開再唱青雲裂朝唱迎朱霞暮唱入明月
聲在明月宮桂樹生秋風秋風吹明河銀浪翻長虹
河漢與海通安知聲所終如此誰可知但聞牽牛公
如此誰可聽直須登青冥酒仙騎赤龍詩仙騎長鯨

一夜到平明北叟聲且停遺響來南城猶似孫登嘯
南公對北叟阮籍逢孫登阮籍正長嘯孫登作鳳鳴
羞殺阮步兵笑殺孫先生

送張宜父赴南從幕府 正書

江南秋色芙蓉香滿江秋水傾銀漢泛木依花人姓
張濤翻浪湧揮文章突然出者何蒼蒼巨鰲爆背來
中央龜鼉仰首仗四旁登臨莫笑得庾郎安得霜鶻
驂騰長驅上秋空追鵰鶚北望海門形勢強美哉壯
觀吳封疆君惜前代論興亡莫談孫氏到陳梁凡爲
佐命可哀傷其諸羲皇如豺狼傾說正直評忠良以
國販賣爲賈商歌姬舞女金滿堂不須爲盜持刀槍
身雖幸免遺其殃子孫戮辱甚犬羊所以不欲讀史
書鼻涙目汁沾髭鬚潤州支使相如無山陽老子如
唐衢

寄吳行甫 幷序

正月十日夜枕上代書寄錢塘吳行甫初行甫顧
予於南郭舊隱自旦書至於暮夜五日而後去去
六七年聞書亦至於六七余未嘗一爲書行甫餘
亮我故不以我爲簡我亦亮行甫故不自疑其簡
余雖未嘗爲書而日欲爲書而未嘗爲書者重爲
書也重吾爲書故欲寓之於詩如此非一日重爲書
重爲詩所以重之也

人事無窮苦日常紛紛夜久靜不眠枕上還思君
形神有合離忽過江之濆已過江之濆更隨東南雲

贈荊南王秀才天爵集虛二堂求詩仍往武陵

天爵名甚高集虛名甚怡怡高已與俗人非更望武
陵花下來

送李昂長官

征南兵勢如山重軍声殺氣秋風寒南國此時霜露
早八月草枯楓葉丹江有諸君山有君君向洞庭搯
虞宿四番天蘇乱政平力疑山送愁唇綠白封姜落
黃陵祠月明風起清湘竹愁娥旅峽雲來宿昆舞
憎江聲哭鵑啼孤嘯度君梧桐葉哀鶴抱霜木君看
樵嶋與漁村綠橘黃柑隨柿熟此行正令風騷情縣
衙仍在衙足新嵐老翠滴吟窓風松雲瀹生琴曲
衙人側耳先聲報道官來不速使汝農無逃
田可使汝無冤獄汲胥可脫簿書煩汝民可免鞭
笞辱白中吏不生厭夜半技全不受囑廻時唯載
俸餘錢茶衡山無一橛

謝江

病叟在所收越已為高義就而飲食之感吳煩覯致
諒構行殊禮朋酒代賄幣非徒追古風兼得奉時祭

謝李次翁

次翁情義高不在古人下惠我春山茅清吟為增價
覓得西窓無言詩遂及雅且待李張來說予到清夜

荅李昴長官富貴貧賤銘篇之貺

前日正凭几長籲叩我門手置一篇詩義高辭且溫
三讀至終篇允愛予所存我有不言意子已自得之
余將歎不報嘉意忽如遺言因諸物理動靜因其性
靜有不如動動有不如靜兩為入於邪大平要歸正
窮通存乎時死生存乎命吳其以邪通孰如以正窮
漢之主父偃其卒敗以亡不義而有生不如死於天
所以君子徒而愚雖壽考謂富不如貧謂貴不如賤
其說豈徒尔亦各有所見貧賤與富貴亦不必去取
始也以道得卒也以道處豈特區區身時乎非小補
萬世賴其法天下受其枯所以古君子得之亦不拒
處之不以道君子所不與景公馬千駟孔子賢夷齊
曾孟藐晉楚原顏甘凍飢我愛張車騎我愛郭汾陽
大業中興漢餘基再造唐天資既忠厚以義能自持
德盛不敢肆功大不敢當處逝逆權奸以身繫存亡
以寬不以刻以遜不以強茲可謂之賢雖盛其何傷
悼陸豈不偉區區敵孽顯當時雖已幸其後卒不免
至於允韙輩何足汙齒牙橫雲死好進祭旻死佞邪
下逮隋唐間其輩尤可嗟甚者弊天下非唯亡而家
所以富與貴有時而可惡淫夫所不程奔女所不要
色美而行非娟毋勝西施所以漢烈女深恨蔡文姬
文姬文姬其奈何如姬之輩可悲歌我欲採藥山之
阿亦欲把釣披漁簑茫茫人間岐路多不如海水通
天河

贈陳留逸人 二首

不知何許人忽在陳留市生來無得失物則有春否
春時看物生秋冬看物老大意寓之笛餘情付雲鳥
無處不可居不問江與湖亦不問田廬今夜入城市
往往呼狂夫狂夫勝獨醒以身葬江魚

又

有人持一管不用蘆葉卷能作隴頭聲其女操六板
吹者寫其声拍者會其情情声與氣貌內外俱和平
時時入酒家使插幾枝花歸來無一事醉卧日西斜
人或問所得答云無憂嗟或問其所欲何物可相思
我愛斯人者富貴所不如有如此娛樂作如何稱呼

吁爲無憂人畫作無憂圖更畫幾枝花酒瓢與酒壺

謝葉祖洽

葉公有高義常叩茅茨箪不嫌杜微病更附荆州書
遯逢合馳傳郭伋方駐車海人受公賜約在秋風初

送沈判官

四月芙蓉花未開王家客去登瑶臺瑶臺高在白玉
京麟毫玉諸書姓名名儒庚子能清悟肯學買臣與
嚴助受福王明不爲身澤逮生民便歸去

酬傅遵

有客從東來道是徐方秀言行過乎恭篇章一何富
顧我白髮叟贈以青瑶枝我將投木桃桃始開花時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六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七

古詩二十七首

許聯祿之震

海角龍支使平生無所苟而今五十六見肯變所守
宣獨龍支使古來無柰何達人自知命世俗徒悲歎

謝永城令陳德仕舉

縣令有餘義以礪表孫墳昔嘗致酒脯兩手拔荆榛
今乃重加惠使與群塚殊數十百年後名亦附公傳

寄祿之

掘地須史便得泉主人勁直使之然此水埋藏千萬
年豈無勃勃氣衝天主人意氣蓋亦久未知誰是掘
泉手業好鹽場作選人面曰心腸無兩苟

贈郎朝散

仕宦何須論權貴司賓且喜屬郎倅篇章淮上至今
傳德性清淵善訓對神仙船過北神來應思詩老在
員外沙河路上且吟詩猶有黃花伴吟醉

乞留阜贈路倅 二首

滕上已無三尺桐門前更少兩株柳唯有庭燕似野
風告留伴東皋叟

又

君看我家門外草欲把煙姿題吟老雖知人靜雨餘時還似村深日斜好

荅倪令挑戰之句

南城病客方閉門西郭樵書餓入不霸清洗開醉合眼清風吹起困低首詩牌須知少敢當吟魔已遁無何有可笑將軍不用操示以強兵殆非謗

荅俞盈

詩者為樂章所以黄声調我雖好之篇子乃得之妙子妙既相逢女何慰病翁有時閒數開盡日想清風

送思權隨趙守往揚州

一自移船便忍行城中兩夜夢河汀武林夫子在船宿往往將身替入城夫子懸德無休不過送公到揚州我遣吟鬼無遠近直過瀟湘江渡頭

謝存中送四花并酒

有人自折四般花手中四色成雲霞瑤瓶貯酒白如沙呼童急送野人家一般花是木林檎白處偷紅紅不匀笑臉易殘留恨色淺粧難就帶啼痕無夫少婦善居寡以禮自防容不治君看盈盈閃色桃酒紅暈起未全消意得傾城又傾國花中偷得兩般色深色桃花將奈何猩血染春衫羅欲成鸞鳳吹簫急借金鈴粉施朱多却是梨花白為勝四色花中容冢正若與梅花相並時花葉花柯較厳硬為花傾出瑤瓶酒香臭急溜蜒蜉走兩手各擎花一枝深閃桃花將與誰主人醉起欲騎馬自擁烏紗帶取歸

寄昔大漕

大使莫憂淮上老無山可望梅花少梅花可種山奈何日中枕上山更多不開兩眼行一步懸崖絶磴青峩峩崖無閑倚坐林下亦有樵子持斧柯起來恍惚從為里使賈玄猿栽辟幾人間流水寓之意天外白雲來共歟

寄汝弼

行人過江來遺我數紙書書云因行役家事仍紛如真州嫁孫妹蘇州取病弟方且滞留未相期未可冀

古風一篇贈梅使君并序

建水梅尹梅大夫景純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義淮上老人親聞而親見之故為之吟哦諸其詩誦其事何必古之人乎哉今之人亦古之人也

古有賢令尹為貧民出租今亦有賢令代民償所逋何必償所逋不忍傷肌膚君以古人心能為古人義我是吟哦翁亦有古人意幾夜月明中為君吟古風

寄江子和

客有江子和時時慰我老寄我江黄書其意不草草
恐我有疾病欲我得壽考古人正如是但恐今人少

送呂明府

古人呂明府而愛南郭吟不嫌我衰朽知子有良心
良心何愛吟笑翁爲我年生懷抱空一心常在浮雲
外萬事付之流水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古人良所貴爲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
予嘗察之久得之辭與氣符以爲不忘此諸大美味

再送呂明府

昨泛江都紅曾作寒吟篇今浮清洛水仍是清風畫
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
大抵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俱笑
吟爲我廻頭望南郭

有客所養厚一首贈送吳安中呼者其兄

有客所養厚氣紀也可知而況五日間議論未停時
豈覺來逼人我覺老且疲何人慰我衰朽須臾合復離
所爲吳中喜鴻鵠澗翔飛寀好西湖上一床同寢衣
鴻鵠謂兄弟也

和吳奉議

一物勿令侵吾神一事勿使損吾真養諸內者氣欲
息散於滞者體欲伸爲報平居既安史幸爲平世難
老臣亦有閑僧聆言否時來伴予逍遙身

贈程秀才

我是南郭翁門前兩株柳君是誰家仍肯來顧衰朽
兄弟六人應姓苟一人鉛砥濟膺門不談俗物唯談
文吏說長誰爲主人

所祝送寗秀才 四言

所祝君者豈敢如息在養在正在進在德在好問過
在親亮直精講明辨所以戒也早夜思之不可忘也
以正而通以正而窮以義而始以義而終勉之戒之
其所養者勿使害之

送張子厚縣行

戰國其於狼虎闢孟子力持仁義與豈無父老傳聞
事爲我訪之鄒嶧縣

送錢思權

子處我爲兄我以子如弟何待夫呼喚自可來相視
不敢苦留君留君什數日待兩六年事但恐煩紙筆
昨白從早起等君到暮黑

贈張教授 與弟别

君看兩鴻亡所依江南塞北何所歸一鴻留在淮之陽一鴻獨飛霜燚飛哀復哀兮將奈何願期弟子發表我先翁經却憂患多為君半夜成悲歌

戲答二首

我嗅已吞霜我口復吞月吞霜吞月太窮乘五臟心胸總清瑩東家亦有人中清一從年少名豪英文章餘事餘用兵她矛丈八折羽旌排成大陣將橫行太華屹立洪河傾蟠膓豹躍兮虎鳴斗膽可落突眼睛衝車突騎出不意鋒不可當声動地前軍已勝後兵繼唱凱歌毬帳將軍但無受降城老大不煩修武備

君看月上霜君看霜下月不知月蓋霜不知霜蓋月但覺我一身上下中央四旁撤澄徹霜是何物如此清月是何物如此明白頭老翁坐中庭半夜可數毛髮蓋群陰積聚純粹精蝦蟇吸盡瑤池津銀河兩道來藏氷玉龍走入蟠千尋倩君兩耳為我聰其開恐有波浪声初出海時蛟蟠鳴却入海時潮頭生小鯨走入尾閭內大鯨大鰍寒不勝莫教射倒金銀宮蟄抃神人難設備

贈价彥

昔者見君面記得秋風時遺我舞腸書故人情可知一從兩城居從來南郭住時時夢憶君不知在何處

寄宋少府

過巴陵後北風猛洞庭木白湘波冷江頭風括霜雲多竹節老硬竹梢緊此時誰為湘江行其人有道直而清宜其所至無寃情誠能不從便屈乎

代人上陝西漕生辰

嘗聞五百歲一有賢人生議者實在公仍與 聖運弁全貿五緯将焉㧞太元清與帝為元老與國為名卿中外試已熟[illegible]振作金聲[illegible]析雖云劇其道安足行宜哉節制[illegible]寒王之庭春色滿長安春山圍長坳森岑森綺繡春風錯琛瓊秦對幾千里富庶而安樂人賦春意知[illegible]長安城何以獻公壽姓氏之椿齡何以獻公福其德之康寧黃河為帶貴大華為功名此詩何為者聊用獻群情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七

古詩九首

贈慎伯筠

掘書崑崙山芙蕖攬一雙何人橫大陣未戰敵已降
秋風吹老檜明月沉空江檜天者大事其器不可左

送秦滑 并序

部刺史秦公罷淮南來使河北其行有日即學官
而告之曰我且去矣子何以教我學官曰美哉使
乎其有意於古人而及此之問也蓋兩漢時嘉勝
之爲直指使者聞而不疑之野使人召之不疑既
以身見又不待其問遂進其所言是未可言而言
之也公則不然蓋未嘗召士也迺至於就而問之
矣是其可以言者也夫可以言而弗言君子非之
其可以弗言乎於是敬而言之遂言而爲詩也

維古之人厥修有道使臣之美於詩可考其馬維良
曰騏曰駒六轡貢如如沃如濡而況其身潔不可汙
身不可汙其可辱乎載驅載馳載馳載驅雖則馳驅
咨諏咨謀以來厥修聚其所聞使於四方如圭如璋
煒煒煌煌爲國之光其美無疆後人不忘維時不忘
而有斯人斯人維何維古人是思古人是是思是爲
如璋如圭如圭如璋維德之輝如醞如藉維德之儀
維德在躬維日不足是聞是斯善也彌篤美哉是乎
誠白中出誠隱而顯成已成物維誠則然亦在所勉
勉而弗已終之不倦所仕所居老生腐儒窮而賤賈
野人山夫彼所知者出於精粹情僞利害窮根到源
其可遺乎可使之言

寄太康知縣周宣德

冬之季月月及上弦太康書來慰此瞻然并其成法
別爲一書敏而有術使我嗟吁考其大指官之楷模
官守其約事總其要何弊不除何隱弗照如陞高臺
俯視四旁不待度量是物可畢若表之領提綱之綱
維簡維能維能維精維精維思維思維誠既誠既明
既信既行日有餘力民亦閑暇不方積惡孰爲欺詐
不出一符不遣一力或將爾東或召爾橋四境之內
如雲笭集一歲之事朱期以辦私無所擾公無所慮
至於盜賊無處伏藏情既暴露脫身奔亡吏案可空
刑書可閣俾爾室家既安且樂豈唯太康世蒙其業
凡百有司皆來取法勿毀其成在彼後人勿有所娀
勿搖勿傾如川斯流勿窒其行美哉太康不負厥官
到官之日坐席未安所成者大所及者遠何以加之

加於所勉又何加焉求倦於紹遺之無窮皆者之功

送張灃正言并序

傳曰必也正名乎即正言是也視其官敬其名不問可知為正諫之臣也居其官顧其名不待勸賞與夫督責之令弗正則弗言必其正而後言者也此吾太宗所以建官之本意也今上即位之十年總攬萬幾赫赫明明一新天下之耳目有因者循可革者去革而當民斯隨之循而當民斯宜之此其所以憂勤側席求下情而防壅塞必有待於耳目之官也於是開闢言路搜擇賢雋內臣即拜外臣特召而左右之言其選獨重此欲治之主所以命官不負太宗之本意也而淮南轉運副使張公寔充其選除書既下於是論議者各以所見而名之曰公之所性能守曰所性與民曰真而不苟夫與衆者不詭不激真者直之所自出以直居官主之以篤實而不詭不激其有派乎弗正者乎其有負於明主之所用心者乎其有負於生民之望者乎張公優為之矣於是述焉而為詩也

以正名官居官以正豈惟朝廷生民之幸名官以正居官以直豈惟生民宗廟社稷實有為憂流者為澤遠者無疆久者無極此奚有他言之力維時我后智勇兼有揭日當天操約運斗隨手如意不勞而治明明赫赫有因有革所因者宜所革者當維當維宜生民之望維正維言民之望之維言維正何以尚之越有諍臣義不顧身白刃可蹈赤心可傾既曰真矣弗變弗移既曰直矣弗阿弗隨何事可沮何利可回不可則止其可則為往司厥官往成厥功迴天論事有祖之風

送趙灃倆并序

淮南趙公大夫罷轉運副使召為戶部郎中除書既下去且有日公移席在泮燕於公堂自始入門至於即席皆以客禮自將勞問慰諭手自書之如諸葛武侯之待杜微也蓋公之禮義待人有終其用心篤厚皆如此類酒既數行論及世務遂及乎大河賑饑之類二者天下之大事方今之急務也大河利害形勢曲折在公掌中蓋其身至目覽心所自得洞無所蔽人或泥於九河故迹公則不然以謂九河故迹不必求也求所以為九河之意庶乎得禹之法也其指在乎順水之性因地之勢省役簡費應變者也同使林公直而不苟愛公論議

數以相告也乃今日親受之於公矣既講大河遂及賑饑凡問已成書否蓋其所用心者凡皆爲民故也夫賑饑方略公所自有至於逆爲之備莫如義倉義倉者天下之命也其法始於楊隋而弊於李唐以其移爲他用也每畝出二升是亦頗畝而稅之也常稅之外又出一稅取於民者已甚矣則於立法本意亦未爲得其卒又移爲他用矣蓋古今之法未嘗無弊變而通之可也故以此意述而爲詩因公之行荅公之問唯公所以遊敎也

人之古貌心未必醇心醇貌古或非通人我視趙公其貌甚古心德俱醇通達明悟我曾小野豈足盡知但據所見以類可推大河之說何其通達精密乎允明辨昭哲蓋其心得身至自閉坐而可言起而可設又云九河勿守故迹但求禹意然後爲得此說尤奇漢儒不及我自黑頭盡心河渠逢人輒問三十年餘得公此說庶幾成書既講大河遂及賑饑如此方畧所繫甚大鄉官胥徒定爲巨害使領雖賢吏不可乏必得官吏斯爲善法可爲利澤可制姦猾如其備預莫若義倉勿取軍民勿法隋唐裒多益寡斯謀乃減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可自王公下至選人每月之俸百取一分凡千錢者其出錢十斛取一升嫌取一疋各從本所貯其本色主者不勞但視其籍不移一符不煩一力月知所增歲知所積出者不勞如無所出其所損者毫毛消滴一倉之內諸所蓄聚盡是官俸凡皆爲民不得移用即移用者法不可縱不以去官不以赦原設法如此其誰敢干古人所貴講辨之學應而弗精鉤謀節度惟足匝生不足待問問而不應應而不精君子不爲非人之精惟是弗精面目靦然汝于復教庶無後愆

送趙守 并序

元祐五年高密趙公自徐州通判移守山陽客有告者曰我識趙公是其特立獨行以節義名於布衣者也民且受賜矣公既視事拊循慰勞其設而行之者皆其胸中稸蘊而出乎其義惟恐一物之失所也故無所擾故無妨民故自市井閭巷至於野人之類無失其職其聽訟決獄用心之詳既明且慎故無非喜之所謂淑良慈惠之師正如是也是以民安之惟恐太守之去也明年之夏未及滿歲罷山陽守奉使圻內州人父老與其子弟各以其意相告至於吁吁而歎息也於是作詩者因

民之欲述民之意以其民之所欲言而不可得也
齊有高密有沂有沭旁有泰山莒魯郯開粤有人焉
氣淸神肆立節以高處義而重維節維義學自布衣
根本淵源所養可知以義爲文浹暢精微以義持守
隱如堅城以義作爲動如精兵面有正色口無詭辭
赤心可剖肝膽可佩以義接物不矜不驕以義臨民
寔庇汝曹寔康寔濟寔愼寔愓民寔宜之寔受其惠
方今天下雖曰治安正在所使民有飢寒公所往居
豈宥草草戒吏侵漁欲民溫飽言者爲準行者爲表
維惡維平除煩去擾狼攫其牙虎縮其爪父子室家
足以相保作此詩者豈徒然乎庶使其民傳告懽乎

謝王師

河沙亦可數海水亦有畔師恩及吾母其多卒無算
逮者窮無遊深者入黃泉黃泉兒莫到慈母忽有告
冥冥長夜中如行白日道兒一別母容可想不可逮
憑師無量恩恍惚如相通師恩若何爲眞誠與高義
幽明雖有殊母子各有慰欲報將柰何肉鐫骨可磨
泣盡感恩淚慷慨成悲歌

送雲鶴山人

星非廿公扑非集贛善言五御枝幹送用所撰某詩

所發必中輔之以教其盜彌衆以刑止邪以弄山谿
躁者使靜義者使動仁使之修虐戒之縱險者使平
浮者使重如此庶乎殆可折衷行美勉之斯言可誦

送李守考傳 四言并序

山陽太守李公以治行高第卽拜廣東提點刑獄
其去有日作四言詩送諸御者凡四境之內設而
行之者旣述其界美李於好謀而問亦附於篇

外官之重其惟使乎使者之重其政刑詠持挈綱領
設施措擬以實去僞以淸華汙害本須蠹惡根必鋤
非嚴不肅非寬不舒非威不行非信不孚諸如此類
一不可無而況百粤廣陽海隅其俗殯悍戒吏侵漁
綏之則傃擾之則吁又況其徼谿洞蠻居慮要先定
戒須早圖使臣之重不其然歟命使維何曰山陽守
維山陽守其質忠厚旣明而恕惟所自有以嚴以威
以左以右維恕維平維詳維精所濟維敏所孚維誠
刑無必用華昏原情或虛其獄或空其庭稱者盈巷
傳者盈城四境之內盡爲懽声其歸則葬西無孚氣
其目則瞭心無所蔽不敝不欺不遷不泥亦不自務
亦不自恃好謀好詢使臣所貴維詢維謀何以酬之
維時武備爲國修之我閩黔黑無窮之前于之外

搶手三千總計一路何啻萬數因而循之不煩招募可堵其箭可當土兵不費斗粟不用尺籍其便如此何憚弗興付之善吏必成其能訓之鍊之按閱有程可如漢制選擇驍銳號爲奔命無所不備宣唯廣東自廣而西聞命即赴勢張力齊如犛如響如鷙如飛如決大水徒山赴谷蓋神速者用兵之奇仍堅其城仍濬其池雖有走賊正如狐狸伏藏窟穴其何能爲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八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詩十五首

贈武夷旅人 并序

客有處於山陽者以其母在遠方日夜所思所謀者及乎是時歸省其母也其母老矣日夜之心所念所禱者及乎是復見其子來歸也其閭巷之人望見而識之必將奔走以告其母也其母方驚方愕俄然果然其耳復聞其子之聲也其目復見其子之面也於是母復有子矣子復有其母矣鄰里同巷之人猶且爲之懽笑至於持酒脯而相賀也而況於其家內外所親者乎此君子之所以喜之也君建人也與余爲同姓其字得之初見余於南郭辭曰欲公之言凡八九年矣余未及有言君以是爲慰其視子如故而情貌有加焉是其用心不迫不隘蓋與世俗異矣故於其行因其所可喜爲詩二章贈而送之并以告諸游士將行者思止已行者思歸已歸者宜乎速歸如旅人之有以慰其母心也

武夷旅人而有氣節不肯瑣瑣亦不屑屑持此守身
歸慰其親既慰其親亦告鄉人

贈龐公

司馬德操來就龐公杖屨直入名姓不通坐其堂上指揮呼索僮令作黍云我有客龐公妻子堂下羅列拜且聽命奔走陳設此時龐公適自外歸忽見司馬其喜可知一堂之上相從笑語貧傍觀者莫分客主我讀其書愛其古風真厚如此精誠交通量如淵海義薄雲空至於妻子亦為歎者苟非其人往往見焉盖有是夫而有是婦能佐夫義善教夫友可警薄俗可示厥後

送裴守 并序

維時西南述裴公之蘊也夫以裴公之賢其所欲發而設施者豈一詩之所能道邪

維時西南巴蜀一道强楚侵邇故蜀東徼水激以猛山迫而峭人性堅悍地形險要貌性而使敦撫而教惟帝難之乃眷東顧曰山陽守智足知務能正而和能察而恕嚴所以立寬所以輔然不狎侮躬有法度是表是儀可俾可付其往欽哉所居必裕公拜稽首馳傳以起入境襄帷登山叱馭設施有本先後有序可者立行不可立去公曰來汝吏受約束天子聖人汝勿苛酷民心無他罪生不足窮閻荒村顛坦破屋豈可雜綱更入牢獄公曰兵官當去其惰賊侮則犯賊畏則撫勉之在動戒之在惰兵要素練慎勿安坐公曰操尉縣無城郭姦者鼠伺狂者獸攫一邑性命寄手是持選擇精之訓練使之即有能者有以勞之即不能者戒之告之在昔漢氏嘗多變者失信失恩撫之故也今則不然有以處汝德以服汝威以御汝恩以結汝信以固汝汝無自恃皇帝神武凡公救戒吏皆奉行何法不舉何邪不平何兵不練何技不精一綱盡舉百為大成盜賊衰息蠻夷信服四封之內我然整肅小人有依良民受福天子嘉之馳傳以召慈母喜之載色載笑神亦祚之永錫難老

送范宣德

客有斯人而有美質可養而充其存不息養之以正充之以義何適不可何為弗至

送李推官 并序

山陽幕府李從事閔中以學含敏隨身任其事厥有成功而為可繼之法焉教官徐積述為詩章因其代去贈而送之并以自警至於二三子職事下逮諸生亦從而得其所戒焉也即如所警復如所戒所以愁從事之勞以稱其功也

物有所興肉人而就其人卿何所性忠厚恪謹而果
能明而究身任其責力成厥構既成之法可繼於後
入門而東門南而北如汗川除如杠斯直如寒斯通
如盛斯闢如梟斯張如衡斯衆如都斯赫如關斯視
室有明窓墻有堅堵地無游蟻梁無伏鼠既完既成
既安既處師乎師乎豈可苟然心為近本身為之先
心之所無道不可傳身之所無亦不可宣唯正唯直
末已以全以義以命如耕平田處心積慮貫通神明
無忝鄉校分員新廷成人之弟子人父兄之職事
其亦堅戒欲善諸外先治諸内存誠防邪集義養氣
作偽心勞作德心逸如此兩句守而勿失達佐爾師
各修其職庶乎諸生其則不遠已修加修已善加善
不率者從不類者變子弟如此父兄所願可慰鄉人
可成學風可酬其勞可稱厥功

送喬司法

喬掾循循有如寒士面無浮氣餘訓諸理可養可充
曰正曰直其維思誠其在不息

送賈鎮卿

蕭縣大夫氣質端勁其中所養不邪而正正以輔才
恕以輔明而無詖々已口無詖聲若斯人者宜於王庭
而况一縣為惠為慈為嫗所以惠感所以立猛寬得中
卑抗是也誅姦殄寇有賀齊者東漢麗奈作守溧陽
政所以茂寔繫任崇以君之正以君常德力追古人
是宜是適

可養一章贈別范子舟

可養可充曰性曰氣以君美質斯尸可貴養而充之
何所弗至

送山陽宰

大夫三年平恕如一靜而不煩民安厥室大夫去矣
何以述之我述民言民實懷之

贈呂公侍講

我敬呂公以其德哉敬之愛之何持已已美哉呂公
文在其中見乎外者人之風維賢有德神相其祉
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送汪宫教

充觀其親教官得人所性忠厚貌純氣真學為耕稼
經為本根實之為行貴之為文辭令出口法度在身
大學小學其維弗循循之維何維義是尚不驕不肆
無邪無僻大者敬義如漢元王小者樂善如漢王蒼
樂善敬義何有不減保躬無悔受福無彊無彊之福

維順維忠維忠維順維師之功。

代諸生送蔣守 二首

明明楚侯為國之光王則是選王命是將皇皇者華
六轡如濡轡且如濡其德可孚其孚維何衆不可汙
皇皇者華六轡沃若轡且沃若其德可度其度維何
清不可濁潔也不汙清也不濁德則不渝澤則不涸
民則宜之民則樂之神亦作之。

長淮之南楚為岩劇守者為誰以才以德守既視事
未逾朞月吏則胥畏民則胥悅物來必應事至立決
于之動靜皆有法度不苛不簡不暴不怒處煩以敏
輔嚴以恕庭無滯訟獄無冤囚民無愁歎俗有歌謳
古之三府謹言奏事今豈不然兼採公議付之使節
是以用之付之遠俗是以重之其俗既平其刑既清
章德表功來朝兩宮兩宮聖明柱上記名

送山陽太守李公

維淮東南號為州最白李大夫寬勞于外公雖老矣
方壯方剛處劇而靜不煩以詳大率郡縣事如草若
而況楚州車輸中央使節其衝容出四旁北迎大車
南亂巨舶公移私訊馹檄交章大夫酬應談笑以將
大夫甚健司力有餘事至立决罪無四拘救以好辭

究其體膚據案而坐處之須臾吏休兩廊庭中空虛
所以楚人愛公之敏猶刀截繩穿弓射必敏所以輔
其本則明辨姦破偽覽心見情譬如工師譬如良匠
手無所設目無所妄物隨以就決隨以施大尋小尺
方矩圓規吏民雖愚所以有幾曰敏曰明白公有體
口不生事曰不悖理不阿不隨不激不詭民以是悅
衆以是和何以送之其可弗歌在昔奏事定采謠言
凡我鄉黨宜歌斯篇

送江倅

昔之別駕則有王祥其民歌之海隅稱爲今亦有人
能紹厥後民之悅之稱不容口厥民所見乃其皮膚
見察情偽見敏簿書見決平恕見獄虛空事見無留
才見有餘已不敢肆人安厥居其所見者止於君子
良士大夫謂其所性得之剛毅所以能斷所以無蔽
所以敢為所以勇義決遣簿書是其餘事漢之朱博
趙張韓尹撫恤大衆何獨古人王祥雖賢失在寶刀
正而平者心則不撓人或贈之則弗受之借曰受之
何佩有之弗佩曰正曰平維平宜於朝廷用之一方
一方之綱在我者正是謂為政

送蔡守 并序

維淮送蔡公也蔡公罷山陽守奉使廣東故取公
之行事章章在人耳目者述而爲詩也
維淮之南楚爲劇州　孰明以周蔡公旣來
爰寃爰乂明維照姦威維沮僞維明維威無敢恣睢
侯曰可矣其治孔易廼興學校示之本原儒居儒處
禮容義言廼脩釋奠教民之恭有嚴其色有孚其顒
廼行鄉飲躬爲主人拜序拜豆盥洗獻酬有其儀孔肅
其礼孔均廼召父老父老俱來幅巾縵褐浩其盛礼
父老升矣侯則興矣父老坐矣侯則安矣父老未醉
笑歌其聲父老旣醉髮白顏頳父老去矣侯則樂矣
飫之物矣告之語矣其語維何維善是示善者使修
惡者使止告爾宗族告爾鄰里維時父老奉之以行
維時庶民亦克用承悖傲者沮善良者興狠不敢鬬
強不敢凌不義之訟莫涉吾庭行之朞年幾移其風
吏事用簡獄牢數空道上之物必歸其主行路之人
無或敢取逋擾隱姦明其購賞似其巢穴破其支黨
侯曰未也江淮之患不備不虞廼分尉邏廼呼卒徒
廼張爾弓廼操爾殳廼坐廼作廼馳廼驅勇者廼奮
怯者廼舒我備旣強我戎旣整小剽之壞破膽縮頸
侯之方略可以捍邊捍邊如何威名毅然何兵不精
何城不堅虜不敢犯敵不敢前侯有所祈曾不旋日
雩禱雨零農濡衣濕維其有德將之以誠神由以格
物由以享侯之爲人不患不怨維怨維威維民維宜
侯爲使者不患不威維威維怨維感維豫侯之察獄
不患不明維恕維明維平維精維時嶺表維時海隅
聞侯之風旣安且需寃者使伸戚者使愉吏長則進
物殘則除抉其巳垢刮其巳汙維有其才無施不可
用之本朝維良維佐用之一方一方之綱嗟今之人
莫如侯者侯之所爲可示天下維其可示是以可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詩三十四首 無古字

謝李自明 并序

弗德其德施於其所不報者也其人謂誰謂自明
也邵武李自明愛其人以及乎親乃一日持酒具
即其所像伏謁頓首酌而饋奠之其容色有爭其
恭中禮退而視其貌溫溫裕如也其不肖子既拜
之矣顧不可無述焉於是言而為詩蓋恩之所施
有大小輕重顧其所用心者何如耳論其人量其
勢度其能報與弗能者是世俗也德其德者也夫
德其德者錙大而小銖重而輕君子則不然因吾
之性行吾之禮啟吾之義也世俗之論吾所弗論
也世俗之所量吾弗量也則所謂報者固君子之
弗道也是何也是其所養者充所積者久故其中
裕然其為之不勞是見於外者不可得而掩者也
如此則鳥獸可感草木可動而況於人乎故見者
悅之聞者至於歎息而況其人之身親獲而受之
者乎此所謂弗德其德也夫弗德其德者雖小而
大雖微而著然自明之於予何以知其弗德其德
也夫以六十之年病其兩耳幾且死矣固不足以
報人之德也知其不能報然且施之真所謂弗德
其德者也

養以其久真以其積維積維久是以為德德而德之
或衰而失德而弗德然後能造孰為斯施孰為斯報
德其德者伐幹以斧弗德其德培以根土德乎　乎
其孰禦乎

贈胡大夫 四言

兵有三難一曰難知二曰難處三曰難言耿忽精微
偉哉胡公講辨必精以兵為難是為知兵是為力學
足為老成惜乎老矣未見設施其詳知公行中之奇
所施於兵施於有政所在所居斯民之幸

送呂清叔

寒水如烟霜似雪半夜疎窻透明月此時有客正不
眠淮上吟聲無斷絕
昨夜月初圓今宵月初缺月圓月缺本無情惟有丈
通恨難說
慘慘黃昏天欲雨蕭蕭淮浦人聲絕風野寒雲屬正
愁客眠孫梓燈滅

贈王觀文 并序

蓋古之君子以好賢愛士尊德樂義而為之始亦

所以為之終故大有其才大有其德大有其位大有其功大有其名五者皆大而持之以謙道已行於天下澤已加於萬物法可傳於後世可謂美矣盛矣蓋缺然自視猶以為不足也故於能賢有道致恭盡禮將之以誠而加之愛心勢若不敢與之鈞敵惟恐不得有所聞不得有所見也是以善其始而光其終何獨古之人耶一有好之者是亦古人也好之能之行之盡之古人之盛德也居今之世而為古人之事者王公其人乎某也不肖竊伏淮濱趍在草莽非有左右之介一日之素也食頃之間使者扣里門其所舍即不肖而問焉如待故人舊物也適以野處與良紙筆以報公命因畧為詩歌見於私藁綴寫未及即不意其傳也既不汗公几席公既受而弗却且置之齒牙間謂之為可也公之德量既恕如此二葉之畧率然之罪顧無辭以謝是以復為西征篇焉大江之心波濤浩然旌幢蔽空鼓吹合作歌酒半酣措壯夫男士歌之雖不足以娛王公之聽而動王公之容至於麾下驍俊必將慷慨氣作奮思忠烈如班超傳介子之比也其辭曰

一自西征登將壇探其窟穴除其殘殲羌餘喘雖偷安匈奴右臂殊不完聞公姓字摧膽肝吹廣部落屈可汗何當飲馬朔漠彰雄文高勒燕然山古來從事多壯夫凱歌得意更豪雄其公談笑觀技醉筆揮成露布書歸來卻佐神聖君愛賢樂道不敢忘德功其盛謙尊光始終一節郭汾陽

答張文剛

張子聞著書使我長嗟吁有意在黃絹無能任白駒筋力如老驥廐領生霜鬚二子少且壯努力相雕枯

答劉子靜

風蘭不讓林風樹何由靜一日復一日大龍自馳驛無限好花開何異秋風景酒淚報君詩正是鶴孫聲

答穎叔

大使莫憂淮上更萬事付之詩與酒若問我家何所營為比陶潛少三柳

和張文潛晚春 六首

春在亦飲酒春去亦飲酒若問此間時便是無何有

又

昨日枝頭紅鮮鮮衆人指今朝尋不見已在汗泥底

又

麥穎未黃乾𥝤實半紅濕恰得一犂雨田事正火急

又

人事無如何多於道傍草位所酒有無莫管老不老

又

人生少娛樂閑日亦有數樂草正肥時好望雲山去

又

風暖鶯聲宇雲晴鳥翅健物生自有樂亦各適其願

示諸生

子莫為文學織嚴須是涯涯有古氣本源要在養諸中不然恐汝為時輩

謝張尉

魚羞乃以玉版名可將苦酒試光明張華陸機勿下筯盤中恐作齋寮聲

送秦淯

以身送客情幾何以心送客情懷任意所之無遠近不論山險與風波

贈鄭毅夫

磨天羽翮森森齊胸中壯氣蟠虹霓區區世俗誰相知青雲岐路看如泥

送陳長官赴衡陽

楚天搖落霜風早山色依依江渺渺洞庭水寒帆影孤鴈聲正在衡陽道吾不見屈原憔悴賈生天遺恨至今猶未了日晚江頭船住時行人莫望紅邊草

南山有奇木贈慎彥猷 并序

慎彥猷與予為故人又與予共學予愛其才卓然有可為之資因其行作南山有奇木以贈之其欲其充之也

人皆患窮餓予獨無寒餓予乃何為者汲汲售於時漢之公孫弘唐之張柬之予豈不知此與世相驅馳

南山有奇木犖犖松柏姿此木在深山年代不可知煙雲終日蒸雨露早夜滋一幹可為棟一枝可為榱耽耽廊廟中小大皆可施予豈不知此汲汲將何為予其自努力發憤而忘疲孔孟非異域行者皆可棄退之雖絕足大步亦可追嗟子之兄弟與我如四支余言子其聽無使我歎欷

答何楚才

有客能採木而捨其良田有客善攻玉而採珠於淵二者之是非予以謂何如予乃捨所急若是其乖乖然余有二說可為不可為所為不可者子家無寒餓所謂可為者奉養之所資余此二說者予當慎擇之

余嘗許子貌亦嘗許子文不能為子誄嗟哉空云云

還崔秀才唱和詩

元白有餘勢孟韓無困辭子美骨格老太白文采奇
當時大道久破碎人人文字萎薾而支離天生數子
將卓卓鶴鷄正成群一鶚摩天飛嗟君不與數子并
使君逸氣塡塞無所施我來雖無知黃金白玉看如
泥自從詩卷一入手斜(?)然直上青雲梯千宵不睡亦
不困厭寶日〻翻紫飛秋風〻〻大横河蒼天萬里
生銀波起來半夜吸一口睡覺酒病都消磨

贈愼叔良 三首

昔日黑頭交今為白髮叟約是三十年情好於此久
且待花開時同把一盃酒君看我門前燕有兩株柳

又

昨日故人來慰此白頭叟两叟忽相見面色如飲酒
將此酒色而拂却春風寒飲酒豈易比權奸良可雖
我已五十八君已五十七人生勿草〻两公須努力

又

相逢便吐胷中奇肩道而交與世違硯席已逾三載
共鸞鳳須約一時飛嗟子從事於今偕似子知肯白
古稀好去上書言得失肯臣猶取虎符歸

充囊勿用錢古律長短篇子勉如不已斯文終可傳

贈盧魯山 二首

又

一詩將兩年不出非也然為子有佳行重為進德篇
孔孟有常處四通八達路其道甚坦夷行之莫維(?)衆
夜思而晝行求至慎勿違存誠防他岐積微從寸步
積之能不已其卑可馳驁仁義固其常忠信乃先具
正直常與遊前却慎勿顧所謂氣焉者尤宜審其御
孟子言寡辭楊雄亦深悟勉之復勉之子無忽吾語
凡我今之人皆欲達其所而況鄉閭中待君為處女

寄秦少游 太虛

子用心於我知者蔡彥規彥規今死矣誰能述所為
君説子用心古人如此稀顧我不能報臨老形於詩

贈錢思權 四首

好笑兩學官果然作不了子去恐無那我眠幸有草
君看野田中閑花亦不少昨日有人來贈我吟詩囊

又

有客叩茅廬時來見渠老今朝二十七春風有多少
共子樂有餘如何醉不倒坐中忽索馬歸慰親懷抱

又

有客懷剛義無物餘千抱室有白頭親惟愛甘旨少
其家十五口行計亦潭潭也須謀饘粥不可使飢倒

又

同室與鄉鄰勢與他人異義當同予去豈敢徇於利
但恐登舟時無以慰親意沽與王冤酷豈須酒官義

贈袁評事

今年七十歲歲歲增康寧人間有壽鶴天上有壽星
更若欲齊椿但看南華經

大河上蔣寶文

大河者大事我輩安足明野人好狂言夫子知本情
念此有官守不可從公行心方愧古人渤海之王生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古詩二十四首 無名字

寄王十七丈

舒州懷寧尉是我丈人行兩遺小書去其禮若非抗
何德稱殊禮胡顏拜首既更致附答哦以問公無恙

寄張荟叟

幽有張荟叟言行俱無邪攝官為別駕虢州仍近家
寄書來報我便可取其兄兩縣為一枝同卧復同行

寄吳寀中

十月十四日人自江東來書驚於疾病果代陸生梅
高義有如子恤病而救災老身將入土報之何如哉

贈魏教諭

酒官幸得風流掾仕貴須沽不須賤共君吟笑醉春
風詩似陽春共黃絹祝君爲作白頭吟台背耶膚凍
蟹面

贈陳誠父

東海陳誠父回身避山陽發時來見我言怨而行方
主人太山野薄茗似酒禁仍勸客莫飲恐酒有所傷

贈張才父

自笑陶潛氣相逢却論兵誰知陣上客時訪郭西生

冷

喜公抱忠義嗣我非縱橫今來求舊論古事聊一評
奇正要兩存衆寡不可輕兵間有爲變所懇思彌精

贈陳紂

子來別我時送子到巷口約去百步地出巷更引首
乃與二三子回所舍依依故人情可見何用送行詩

和蔣龍圖二首

公之所設施道德之餘事有性給其才無物蔽其意
大車積以載牛刀迎君解以要操其柄以妙觀其會
善書不盡知善畫亦可識枝之古人筆彼若有所爲
公之所然者以情不以勢以養其力日以裕其齊日以博
至於我昔者使相望相聞猶能領官屬共詩叩吾門
先看陶家柳次看陶家菊茶中許挽花坐上呼燃燭
顧我爲樂曳勉我以不倦我是孟東野終附鄭公傳

又

鵠口御波船過孫楊慢排雲北風緊耽吟倦老編衣
寒傳詩急使鶴筒吟詩同使者從何來謝安桃上吟
哦回吟哦去望江南雪雪中往往梅花開

和李自明

自明多奇辭更爲奇性飲好共處令騎綠耳吟哦直
上崑崙披更令張旭貴醉中揮筆書璧娥安用呼老
子兩脚跨索驄有命得取疾無術除沉痾一從术木
法用事肺爲廢物因細羅而泥小暑之後有初伏與
大暑更添熱屬兼昏瘡胃間赫赤炭丸走皮上烘炙
鐵手磨有時一屋之內但覺湯火近不辨鑊與鍋手
持匕箸廢先服酒到牀體類已醒青黏漆葉無所用
爲仲熊顧其奈何五臟執云可湔洗肘散終恐生蟲
蠹脫身難上赤霄路夢魂忽泛滄溟波滄溟盡處是
星溪有人常弄機與棧枯槎去後更無客歷歷赤柱
來經過取得良書特牛角持將斗柄吞明河但把明
河吞滿腹不去龍用拾瑶于使控鰲頭出海來霞點
竄夜在目日起穿兩柳行肖效作欲使我須吟哦吟
哦作文非小事要爲決度後世無譏訶大抵文章本
諸內歸之無憾斯乎和擬之於經輔之友精講明辯
相切磋君雖病肝其心可用教我雖病脚心亦不自
阿日夜思索已矣老矣所學亡失多

和倪教復二首

一別北軒君參商與胡越先聲從西來塵榻爲君拂
吟行時引頭吟坐即握筆未見間行人既見惜短日
綴頰相問勞劇談盡忠切耳熱雖塞豆口角白流沫
濯子祥而論祝令開且說難開莉參差樽中酒瀲灩

方家今何馬與久相子

把酒互相勸報道兩不□客□分費便俟亦娛悅
若比龐公家毒子不羅列低分肯□歆借不辭寒月
念予爲令尹行義高突兀當官志不阿欽殿腰可折
與俗皆背馳而慕古遺烈竹節□便聖劍氣久已發
其時東野外頻頻大夫詞篇章日相尋氣勢雄可逞
仍携天軸來使我兩日閱人事有合將歲月成恍惚
逸翮騰方高駿馬足不□□定不我忘我亦不予忽
與之氣類同見之心欣然金城不可破鐵梁不可奪
釋文蓋已定古志亦已合布陣何甚詳揮酒千不歇
吏約臨行時斯言可贈別
聽令醉時花滿睫縣分卧時雲滿綢其時比面竹軒
涼雨聲霎羅風細美人爭唱醒酒歌迴透紅綃聲未
未匣主客沃以沉香水瑤漿凍屑珠璣雜夢適從
何處來帳中猶把浮雲路自說騎鶯向閶風劍時玉
洞諸仙合只被桃花迷殺人行顧瑤闕忽便閣枕上
猶能走筆吟夢□吐出珠千蛤壓倒唐時白與元兩
翁相顧如何吞
吞花君錫
醉中吟閱風流椽酒價太高何日賤如何使我與長
沽詩人未有春衫綃詩人有酒不須歌肯有春風四

楊

遥多工陽才吏倪大夫煩君爲我特致書正月臘寒
猶未去諸君吟坐待圍爐
報漫翁無錢可沽酒青衫典不得黃卷賣不售借問
公田中秋米種幾斗休管將來早與水莫爲妻兒種
粳米元來留下二萬錢送與酒家主人未不然何計
見春風空將花插白頭翁添老歲時了何如載
酒訪楊雄
漫翁後逸幾無偶安得吟詩類中酒却是蓬頭枕上
吟不知還有人嗔否漫翁春思今如何但覺新詩老
更多卻應笑我狂豪甚頗似將軍出塞歌
呈周裕之
海陵周裕之又爲淮上客來尋南郭路不見張宜伯
宜伯在京口不知誰與遊時時應北望只可見瓜州
恨君不作洛陽客
余雖不作洛陽客自有吟鬼無雙呢吟鬼醉魄御風
行看盡千花萬花色寧知洛浦有人留挽定春衫歸
不得脫身誤入嵩山中山中逢見白髮翁憐然借我
雙金壺頃更引入花林中亂花深處迷西東花光照
天香熏空金盆挹酒雙瑤鍾酒酣邀我吟春風紺雲
千丈揮玉虹搜羅萬象窮神功有人飛下紫雲來研

詩解佩聲玲瓏余力却步不與爭笑余不似鄭文甫

答錢思權

兩箇芋官位都來一步地青眼與白眼五日不相視
子為道塗行我為刀筆吏兩者較勤勞大同而小異

妾薄命 幷序

妾有過江館題其壁作隱語詩者其文甚哀且自
言吳女也士大夫相告而感之余嘗病吳風俗多
不嫁其女樂以與人而婢妾之至不幸有良家子
失身於人者甚可憫也故因所賦作妾薄命以告
吳之父老且亦庶乎憫而悔之悔而改之也

妾家本住吳山側曾與吳娃鬪顏色燕脂兩臉綠雙
鬟有貌有才為第一十歲能吟謝女詩十五為文學
班姬十六七後漸多難一身困瘁成流離爾後孤貧
事更多教妾一身無奈何其時難欺彼人誤遂入朱
門披綺羅朱門美人多嫉妬教妾一身無所措肩不
敢聳眼不擡飲氣吞聲過朝暮受盡苦辛人不知却
待歸時不得歸羅衣濕身空把淚何時却着舊時衣

如今

如今八月九月時吟翁還愛黃菊離及見清風楊柳
枝時對柳呼酒危頭顱半禿牙齒稀村田未去每

牛衣為唱驪駒不及時主人先道無庸歸

夢中作

詩篇吟袖忽翩然便脫紅塵騰紫烟一身病骨如生
翅兩道銀河不用船奔星和隨趁明月嘯鸞引去追
飛仙琅玕樹下夜宴起雲童為汲瑤山水仍遣詩簡
寄閬風詩簡落下煙霞中人間知是吟哦翁舉頭齊
望青冥空

誰何哭

誰何哭哀且危白頭母來痛兒兒忽捨母去母何用
生為架上有兒書篋中有兒衣兒聲不復聞兒貌不
復窺誰何哭哀復哀腸未絕心先摧母恃兒為命兒
去不復來朝看他人兒暮看他人子一日一夜閱十
生九復死君不見昨夜人靜黃昏時含辛抱痛無人
知其時忽不認兒死倚門引頸望兒歸

客去

客去即吟詩吟詩即飲酒時時進一盃往往積成千
首憶落陽花忘却江頭柳借問別離客得似尋常否

醉中詠牡丹

此花未開時羨子藏深閨香心若無有深淺何由知
前日花忽開美人放出深閨來春風盡日不相管驚

是卽兮蝶是蝶誰將金錢擲西子笑中不撿燕脂肥
君王親執紫金盞太眞又醉白瑤臺此花萬態不可
説莫教容易爲塵埃我心雖然淡如水爲花一醉何
辭哉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古詩二十二首

楊柳枝

楊柳楊柳復楊柳舞罷青衫困垂手約如病恩衆多
情沈約才清更酣酒君香好鳥鳴枝間日與春風鬥
安香清明前後峭寒時好把香綿鬭抖擻

嬌二首

嬌入淨域居夢有殊方樂下須洗海夢去採神仙藥
手鬭黃金鬭足踏巨鼇鼇更作西方行眞到崑崙脚

又

人莫差勞生睡者吾一樂兩來入醉鄉夢去得仙藥
瘦腿倒伸足老背斜側敧口出紙窗明瞪霞忽失脚

醉題友人詩後

可惜兩眼青不見一室白孫子吟喉乾使我酒面赤
醉中一夜騎綵鳳麻姑空歎桃花洞前樓下去北軒
中西關放過東鄰夢

同門人夜看花示盧魯山

雖酒已半夜重來慰幽花可惜遺風雨太半成泥沙
移坐環其叢兮香浮其英五人摘淵手歸乘千萬葩

謝人惠梅花

江南費盡春風力嶺頭驛使無消息有人贈我一枝
花滿面春風與春色

代簡招魏君

許老今朝頗安否且來同酌一盃酒歸無鼓吹相歡
娛自可笑吟相拍手

偶題

軺車使者良苦辛手持使節入紅塵青嶂斷時初見
日黃沙飛處不逢人妻身安在何足卹紅顏翠帔遊
羅裙男兒大抵貴忠義而況委質爲人臣不愛死節
奉王事但恐偷生爲妾身妾嫁郎時尚疑映可惜黃
金如土賣誤將王體與保兒身叫汙泥仍前背與違
無義將奈何但抱羅衣千萬篇欲令高節比梁鴻誠
與墻間仍不改莫嗟遠別離〻合良有時所願君自
愛養取胸中奇莫恨別離久恢君自持守所守義誠
非得之適爲醜君莫愛妾身妾以死奉君一片丹爲
面百尺布裁裙子亦當何如爲國愛其軀一節死不
變如妾事吾夫東帶人待行亭衣未能別遣子酒一
卮聽我歌三闋其一獻君壽白髮爲君偶其二祝康
寧王體和而平其三無累家無令妾答嗟不患不富
貴所患入於邪

三月三日作

今朝乃是三月三三分春色二分去一分春色猶數
多吟翁老病無如何却思翁在春中時年少愛遊山
與溪其時人物如神仙手携酒榼簪花枝人不惜錢
似癡騃乞者與之見者買人人俱着好衣裳處處紛
紛成五彩山上山前鬧如市人半歸時城欲閉西溪
裳是栢坡頭人家占却無閑地更有幾處人城早清
明上巳踏芳草若無疾病與死亡人家大抵無煩惱

鷓從何處來

鷓從何處來正東南飛毛閒認白露肝下看殘暉
浮雲共煙水日夜爲河依衡陽是故山但恐故人稀

金沙行

關西不雨凡幾城孜〻誰獨勞其猜鎮撫太守真賢
明驅車遠有金沙行春空破碧幢高旌東風環珮鏘
瑲壤溪翁不釣童不耕隆〻千里謳歌聲從客槍累
殘霞橫連花頂上微雲生雲兮雲兮雲莫停需然一
酒塵埃清

夢李白

烏紗巾紫綺裘夢中太白從吾遊陶〻爛醉江山秋
半夜起來覓不見頭背長安淚如霰

好笑南郭翁 并序

南郭翁病且老矣而篤好柳菊所居之堂廼有巨柳二株夾戶倚然與常柳不類亦江淮間所雖有者也名之曰老柳其兄在學舍之西廊故無東籬即於西籬下多種菊花至於十月其花猶有存者名之曰晚菊每飲酒先舉杯向柳熟視然後移杯轉頭向西籬下呼小兒取菊花枝之杯中一瓣使止盞其所樂者在乎其內而不在乎其外也南郭翁常自比於陶潛而柳數不及又其種菊之所東西相反矣論其所樂亦無以異也樂乎樂乎其知此而止乎猶未免寓諸物而已也

好笑南郭翁白髮愛楊柳如今十月後猶飲菊花酒
楊柳色漬面菊花香浸牙猶能溜香汁腸胃浮香蕊
所飲幾何酒所吟無限詩若言絲與管便是吟哦時
心無一事累意與千古期六身成土木兩脚登雲霓
但欲比陶潛豈肯為杜微公有如此客可不使公知
更問公安否且喜公來歸

觀草

一從有意惜庭蕪幾日無心到楊柳好色盡歸簾下
翁餘光拋與船中叟紺波難從日下乾芳姿易向霜
中老纔到春還再為稱青青勝卻朱顏好
山前勝入誰兒手亦勝江頭伴烟柳閑中好步陶先
生醉裏宜眠鄭雲叟我聞階恨不早草正茸茸花
又老人心好惡任不齊但問青紅阿誰好
觀草亦有術可使無涯際誰知簾下情或有林間味
南郭雖如此東皐亦何異便可柔衣冠閑枕青雲騷

繡屏戲呈思權

先生卧內花為屏錦堆四面紅雲生珊瑚枕上三四
更半醒半醉魂夢驚安得仙鄉千萬英不是天台是
武陵

與徐徐作策寓詩

此是徐徐策先題吳季詩李白題學書如此憐吾兒
季有古人風憐兒心可知

奠望草 并序

奠望草為路公而作也路公行且有日某方抱病伏枕感公之行於枕上為此詩馬時夜漏方半適與孫甥老老同寢爲自感其意即以手撫老老而歌之老老求耽眠至明日猶能記憶是其歌之甚數也既而即欲自書而病不能書然卒亦自書之公且行矣某病未除也某不知恤己之病唯欲公

之長無苦也公其強食爲愛爲國慎疾此乃詩之所不能道者也方某年未四十時歷事尚淺或見人感慨悲歌至於潸然出涕或對之竊笑或意色不悅蓋以謂此非壯夫之事廼兒女子之情也其後歷事浸多或得之於所見或得之於所聞或得之於傳記然後知其所以然者是其不可以已也然後以謂非特兒女子之情真出於壯夫烈士之義也蓋士有向一日之義蹈白刃趨鼎鑊出萬死而不顧者則悲歌涕泣又何足道哉彼壯夫烈士者未必皆合於義雖近於義未必皆合於中道然至比於薄俗小人忘德背恩者可爲之長歎息也夫以悲歌涕泣爲不足道則此詩尤爲不足道也盡其所以戀公之意不能少見故少見之於詩也雖然以公之義豈區區之詩所能道邪是亦不可以已也此詩樂府也借喜事小吏歌之不一歌而止可也

莫望坡頭日日色催行人莫望河上草草色連雲雲邊芳草路茫然是何處行人望不見草色自如故

書樂陵王百年今予傳

酷哉武成枉殺樂陵安一以忿遽帝王頓投之池中池水盡赤其妃哀號至死不食其指其手拳不可擘九院之後小屍猶在骨碎肉爛緋袍金帶一袍有數一髻有解哀哉嗚呼此兒何罪賊人之狄貴人之詭毒如豺狼險如谿壑身自爲孽其子受之扼咽蒙頭連頸橫屍報應如此其來勿問與其自殺不容尺寸我哀其愚作爲此詩永貽厥鑒勿爲險歟

哭崔刑部

前年離長安與公爲死訣長安門外長樂坡胸中壯氣渾消磨其時夜宿灞橋上夢中勒馬猶西望江淮之上情愈勞去年曾寄西山息今年今日春將歸春風不似秋風時山陽數月雨不止沉深窮巷行人稀忽聞公死終南山坐中忽過東西關黃泉一去幾萬里吁嗟公兮何時還盟有水兮無食薦有茶兮無酒莫魂兮來兮不可知來若飄風去如電報恩之事終有期未必儒生只貧賤

哭狗狗

東門園上春風微醇醇塚上花成圍醇醇一去不復返食一盂兮酒一卮悲莫悲乎今日傷莫傷乎舊衣思其言而想其貌吁嗟乎天傷吾兒

偶述

鐏中一勺水其味誠淡薄盡日設重席無人與酬酢
東鄰有肯酒金壺而玉爵門前羅軒車陶陶一何樂

閔災詞 并序

春秋大雨大水震電皆書今淮南不幸有此災故
故作閔災詞以弔之

神地出湖泉高手向天舞雷火燒黑空雷車轟金鼓
大塊噫風吹黃沙黃沙又化爲霧此時陰氣一何
盛列缺雲兮黑龍雨雨細絕了雲蒸蒸天慘慘了朝
復暮嗟爾長淮之民何生而苦方饑而饑方渡而飢
乃有此患晉及于汝地湧木泉天降淫雨浩浩之勢
包山逾阜汝居無廬汝耕無土汝口嗷嗷其誰安游
吾聞堯水九年民雖昏墊不失游顧我君王發志
音一變悲號作歌舞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古詩十六首 五言

復古頌 并序

漢承秦殘學能以經術取士自孝武帝始故三代
而下漢爲盛至楊隋建進士科李唐又加詩賦之
類破壞學者於是天下盡爲進士而明經之路寖
徒不復矣故楊綰賈至之徒發憤建議而代宗不
能行遂爲庸人所沮豈不謬哉皇帝三十六年乃
詔天下復以明經貢士明經古之道也進士非古
也明經之道寖以長則進士之路寖以消此朝廷
之意乎春秋之義責復古春秋之所貴固學者之
所宜歌也頌曰

其難其難道亦大艱或缺或完戰國盜竊嬴秦暴孽
遺風餘烈所存幾何枯林之柯塡源之波漢得天下
方有學者其徒蓋寡孝文孝武稍稍復古仲舒之伍
巍峩崢嶸窮先生經道乃大明西漢之風與三代同
實儒之功晉魏寇讎學者寖浮不源而流齊梁之間
斧所刀劍大樸蓋殘隋唱唐和元氣盡破爲斯文禍
學者皇皇賦道大光六經逃藏冶容艷膚綃衣紈襦
衆奔群趨若大有爲蹄之背馳終身寒飢物不終盛

皇帝有命萬口齊慶夜明經科大張網羅海隅山阿麟之奔奔鳳之軒軒龍之蜿蜿會稽之竹崑崙之玉牛山之木建業執射伯樂進馬造父御駕琴瑟既更韶音濩聲復還於今唐虞之謨夏商之書其庶幾乎天下之賦推縮消沮逆失道路革萬世弊興萬世利緊我皇帝臣敢不歌流為大和百世不磨

暴雨

玉女投壺天大笑千尋火炬當空照老龍行逆天忽怒雷車壯士鞫連鼓黑麟鐵甲十萬許急把銀河傾作雨、

思誠齋夜坐

胸中不平氣忽然凌太虛無人哭一聲半夜思唐衢

逃席

主人雖好事其來不知我胡不築高垣胡不閉重扉不敢直道退逐由邪徑歸飲過那有疾何以慰親闈

有客何為者

有客何為者不穿亦不襲匣中是何物塵埃漬鋒鍔登山守直道荊榛與溝壑安得百畝田以就斑衣樂

周長官出二子詩相示

丹山一鳳雙雛生十分羽翼三分成未能飛翥先能鳴，鏡鳴不作凡鳥聲羽毛安得相混幷鵬霄九萬當冥冥簫韶九奏儀王庭光華舜旦照群經

又贈二子

周氏二子千人英余觀其詩余悚驚渾然骨格已老成凜乎辭句氷霜清不然何以知君名余知必作詩之精今觀君詩眉且低文章老大無人知少年便莫相輕欺丈夫壯氣如虹蜺古之庸者猶櫂飛青雲自有相逢時

封本堂四言并序

淮南轉運副使黃公即其所居因地之宜構為棟宇名之曰封本堂謂山陽學官曰子盍有以述而賦之否乎學官曰唯唯蓋所謂本者民也譬如植木培而封之其本必固既固必茂本固而末茂蕃衍盛大必然之理也即委而弗顧弗壅弗培又從其土而去之或斧斤其幹或戕其枝則木之長也其可冀乎因於子之所關也故因其職分設施所好恤民之災救民之患其務在乎一切便民役夫農安於其野賈安於其肆各得其安而不失其職通舟車之貨平關市之征凡一州兩稅者悉奏罷之其法始於淮南而行于天下天下受其利矣即世

世弗改世世受其利也、
封其本者孰大於是以此名堂誰謂不然
物無其實其名弗立實以先之名以次之苟無其實
名弗可表其實可致其行名以表之可致其行
信斯名者斯民可見樂斯名者斯堂可貴可熱可歌
使臣之光有孚實惠民悅無斁、

書江氏芝草記後 四言

天門蒼蒼洞達通徹地維幽陰明白昭晰有來即應
無往弗答或旋其日或遍厥月或降吉祥或出妖孽
或生美好或產醜惡或表使合或令分裂凡皆若此
其故可識人之所喜神則怡悅和氣流暢精粹凝結
草木受之形類殊絕其無所為而不徒然爰有江氏
世載其德子子孫孫欽敬勿失其叔有令如出諸素
戮力同心道路相維二十六年收斂聚會在圃之址
同日俱產適有二物　其一維何是曰靈芝
如蓋上敷如杠下持其色黃紫其光陸離其肉堅厚
弗柯弗衰其二維何是曰連理巨幹偕枝貫通骨髓
物不可聞人不得披以類致之不必異本其奇若此
其吉勿聞其恍其惚其惚其恍必寓諸物以來神貺
維神之貺如岡如陵有德者勝德維可勝其心悅諸
則亦可承維神之貺必以其類或大其家或大其世
敬之戒之永終厥義、

新安呂公尚書夫人墳 四言一首

彼美新安有水有山有墳巋然百五十年爰有曾孫
赤城朱軒來守茲土以慰斯墳屏除芟翳葺祠必親
木毛陸產皆牲上尊百物皆具千兵駿奔觀者如堵
從者如雲心追無窮誠通無垠泉漠之眇恍惚之竟
如聞其塗如啓其門如奠于寢如作于室如出黃泉
如見白日、

謝秀才□庵

山有武夷水有建溪有樓有翁有庵可棲有庵可棲
云乎不歸

哀辭 贈孫子寧女

蔡氏之子彼仲女者致之古今如仲者寡有德之容
有婉之性所好所習一出於正貌莊而麗氣溫而醇
女子之中而有斯人慧良端厚內敏而重終日寡言
亦不戲弄字無難易所見輒識不知此女從何而得
讀釋氏書恍然有感身之所有皆出自然如何不幸
不假之年揚州道中死於六月二十七日暑氣酷烈
二十九日三更大殮形神如生體亦不變其氣甚崇

其香其郁削於身者何用珠玉不知此女而往何處杳杳冥冥雲霞烟霧世之所有則維其常若斯人者獨秀孤芳吾於其母是爲内兄哀吟惻惻慰其死生

題淮陰泰山行宫廟

泰山隆隆作鎮于東右如配林在淮之陰㡳廟雖嚴㡳貌雖肖斯民奉之是爲別廟

登淮陰古城 并序

蓋以傳考之所謂甘羅城者非也謂之淮陰故城可也余登斯城爲之歎息久之蓋韓侯天下之奇丈夫也方其寄食婦人受辱於市其志固已大矣及乎出自亡命杖劒而起決策東鄕項籍之輩已在掌中而天下勝負定矣其兵一出遂虜魏王禽夏說斬成安威震海内戰勝而不驕方且問謀於敗軍之將西面而師事之一何奇也平齊之後請爲假王行縣陳兵藏匿亡命此皆智者之所不爲一何謬也然而雲夢之游蓋亦遠矣此寔高祖谿達大度其弊入於不審而果於用詐遂令無罪無辜身被囚縶怏怏不能平鬱鬱不可活而至於此之極也方此之時以義處命能平其心者是何人也是其所養者已充所充者已固利害不能搖死生不能變處人不得施其計辯士不得措其辭確乎不可拔者也至如韓信者其才雖奇而所養寔不與此故可以處無憾故能卻武涉拒蒯通知義利之所在也即不可以處有釁而況身被辱如此之甚故其倔偉萬一終之以敗死支體分裂肉骨糜爛亡宗赤族爲萬世之笑豈不哀哉余既爲詩因序其事其亦庶乎登高而賦爲功臣之警戒也

此城不可名甘羅淮陰侯固冤忿多其氣鬱鬱而勃勃遂令平地生崔嵬

愛愛歌并序

子美爲愛愛歌已失之矣又其辭淫漫而序事不得愛愛本心甚無以示後學余欲爲子美扶去其文而易以此歌以解學者之惑其序曰愛愛吴女也幼孤託於嫂氏其家即娼家也左右前後亦娼家也居娼家而不爲娼事者蓋天下無一人而愛愛以小女子能傑然自異不爲其黨所污其已艱矣然愛愛以小女子顧其勢終不能固執此其所以操心危慮患深之道不得已而爲奔女之計也於是與其人來京師既數年其人歸江南遂死於

江南愛愛居京師自以為女亡人也慨然有必死之計故雖富貴百計萬方卒不能動其心以至於死此固不得謂之小節是奇女子也古之所謂義烈之女者心同而迹異按愛愛所奔即江寧富人張氏也張氏納奔妾於外棄父母而不歸以至其父捕去此乃不孝之大者固不得齒為人類雖丟狄禽獸之不若也故余之所歌意有詳略事有取捨文皆主於愛愛焉歌曰

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可勝道昨夜閑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乃是娼家女渾金璞玉埋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髮雙鬟纔十五月下閑眼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慮患深半夜燈前淚如雨假如一笑得千金不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無二有如樗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纔幾曲不聞馬上琵琶声却在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月明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是江山岐路長前年猶惜金縷衣十六年不盡深燕晧今年今日萬事已絞約翡翠看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忠於所事兮其將何求蛾眉皓齒兮乃妾之讐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要嬰草蟲兮趯趯阜螽雁不有初兮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此恨予消何時深山人迹不到處病鶴斂翅巢空枝

一般花下飲一盞

一般花下飲一盞但是花開不浪採亂紅亂翠已迷人猶望桃源迴醉眼

虛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古詩十六首

題寄亭 并序

唐人亭榭好為美名者當時譏之以其尚於所玩宴安酖毒弗戒弗勸者也山陽通判吳郡朱公即其所居因地之宜構為棟宇名之曰寄亭寄有來去曷常之有如旅人之棲蘧廬也一出一入主人弗與居處晏然氣貌如故曷者為得曷者為失曷者為喜曷者為戚曷者為安家曷者為赫赫然人之常情以去為諱以寄為不臧蓋有避是名而弗往者矣況肯名而居之者乎是其曠然獨得廓然大悟內虛其心外無係於一物其所以為樂者皆在乎其我而不在乎其彼也與夫患得患失屈蓍問龜從相師而問之者異矣如此而弗貴貴而弗敬非詩人之志也

大抵人間同一寓外物之來寓中寓主人於爾本無心誰使之來誰使去來時無所增吾恍去時談笑亦不輟惟有山叟與溪翁壓裡閑雲船上月一從古往成蹉跎失之則慽得之歡不從平路從風波或遭陷穽或網羅有人齧臂違其親有人之楚復之秦伏門灑掃寧苦辛牛衣涕泣傷殘貧誰人衙嵩來上書誰人乞貸留公車誰人入關便棄繻誰思躍馬疾其驅更有隋時二隱夫欲將林壑訴金朱倒行之革尤可吁當時自欲烹其軀卻是楊雄所性恬誰須名字學韋賢積薪可恨汲生言不道真風任自然自然處者其為誰以寄名亭如此奇俗人所患在失之安知達者靜者心平夷達者洞然無所厭靜者泊然無所累無羨無累無所[illegible]其中主者性與誠登斯亭兮觀斯名人間萬事皆可平

耳邊啼鳥喚不起

耳邊啼鳥[illegible]人醉[illegible]風裏落花迷入夢覓中却上[illegible]

偶述

淮陰[illegible]為相孟軻之道其如何拄尸[illegible]何[illegible]文

有客不為賊

有客不為賊而乃求榮階是猶適吳楚却指東西來孟軻從進士[illegible]徒知[illegible]退之髮已禿知已其誰哉余獨謂不然此事何足哀位恐子之道未定為奇材子[illegible]

為予歌一闋為予酌一杯余歌為彈宜何歌余聞日
月如飛梭但憂其道不到古窮通之事余如何

八月十四夜

有人望月吟太虛半夜秋風生碧蘆碧蘆風起吹老
桂吟聲入月驚蟾蜍明夜中秋更好吟兎肥蟾大桂
成林桂兎之外有何物玉池水到中秋溢秋風刮水
如霜滴

中秋月下作贈吕秘校

去年中秋月與子共吟詩今年中秋月與子嗟別離
前書約相見頗說中秋期夜久風霜寒對月空相思

寄汝舜

山陽如許大不與我同住翩翩鴈與鴻可惜分飛去

寄張宣伯

淮中極清泚亦有洲與沚一鴈自安棲一鴻望江水
空中氣候何蒼蒼風力不勁雲不黄一冬無雪農家
忙為憂饑麥不豊穰若有雪時滿引觴仍將詩去報
庾郎牢收浙帥厨中羊恐有劍客過城隍（山寺雪夜者僧[illegible]）
有（美酒[illegible]折之思坐中有劍客捉劍而起[illegible]而舞 [illegible]乃浙帥厨中物也[illegible]）

漁者

縛竹編茅雜亂蓬四簷俱是野花叢遂通江湖山色
好蕭落不禁秋後風秋後風將西北起身上蓑衣吟
如水夫妻却在釣船中兒孫走入蘆花裡夫妻不會
作活計辛苦賣魚沽酒費兒孫身上更貧窮白日無
衣夜無被昨日前村酣酒處今朝忽見無人住聞道
江南地更暖移舟急望江南去

釣者

有人口誦浮雲曲手把瀟湘一竿竹荻花洲上作茅
庵坐看江頭浪如屋

漁翁

白髮老翁心似鐵網盡溪魚猶未歇船中渾是賣魚
錢買酒烹魚醉明月

漁父樂 六首

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陽烟火隔蘆花漁唱歇醉眠斜
綸竿蓑笠是生涯
無一事
見說紅塵罩九衢貪名逐利各區區論得失問榮枯
爭似儂家占五湖
堪晝看
討得漁竿買得船歸休何必待高年深浪裡亂雲邊
只有逍遥是水仙

誰學得
飽則高歌醉即眠只知頭白不知年江邊屋木隨船
買得風光不着錢
君看取
管得江湖占得山白雲同散學雲閒清旦出夕陽還
不知身在畫屏間
君不悟
一酌村醪一曲歌回看塵世足風波憂患大是非多
縱得榮華有幾何

灘陽

嘗聞唐李氏世號為賢妻以力營七喪或謂難庶幾
孰知蔡家婦其事乃同歟豈特在中饋無往而無儀
孝於其所尊慈於其所卑既知義所在能終義所為
我生至此極我嫁違自罹其屬死略盡其骨俱無歸
身為未亡人心乃負男兒以已任其責無忘須臾時
但恐事不濟要知恤寒飢乃捐奉生具而為送亡資
面不御膏黛首不加冠笄金珠鬻於市文綉容何施
更無囊中裝唯有身上衣殆將截其髮妾尚完其飢
所得蓋良苦所積從細微如此十年久稱以為支離
日下卜諸良宅兆相厥宜一舉十八喪一旦得所依
手自把松楸身亦沾塗泥何暇論衣兩足但知勤四體
居者嘆於室行者泣於岐鳥亦助叫號人思操毫楮
冥冥長夜寬所謂真可知鬱鬱佳城中不為中道戶
卒辦其家事少慰而心悲義深海可涸行堅山可摧
孤誠貫白日幽光凌虹霓吾聞古烈女犖犖非無奇
一死蓋易處一節亦易持至如張氏者使人尤欷歔
誰為孝婦傳誰為黃絹碑亦有淮上翁為述灘陽詩
移書太史氏無令茲逸遺

臨卧

臨卧更飲一杯酒自喟仙謡拍雙手春風散醉人懷
來留下亂花香一斗

哀哀詞

哀哀復哀哀哀哀至此極孤兒與慈母中路忽相失
恍惚須臾間終日不復得誰復坐我堂誰復入我室
誰復飲兒酒誰復哺兒食兒飢復誰念兒寒復誰恤
耳不聞慈語目不見慈色譬如行路人日遠如一日
行人猶可期遠道猶可追天窮地盡處一日猶可歸
哀哀復哀哀此去無盡時誰言生離別不如死別離
君不見人已斷門鳥已棲黃昏塚畔孤兒啼

李陽冰篆

書之有古篆文之有六經秦漢而下浸以徙隸學蕪路生重扃其間述者亦世小小之水縱一泓先生之志在復古胸中直氣倜森森獨乘騏驥追大朴執縛浮鋭攘撓揄手中一筆千萬變天風號令驅雷霆地蟠蠖屈體既具鷄立虎視勢乃成剛柔伸屈有常勢天地之道陽與陰倏然出者其勢往崛仞五千磨太清盤然屈者非一屈黃河九折米滄溟巖然一畫勢自若老將堅卧中軍營至於一點亦有象地立人目天之星先生大雅貫浮古輕輕重重齊權衡周家太師頁鼎展高冠太師朝王庭唐虞二帝正揖讓舉羲稷契璟兩儀聖人作樂有人大則抉注衡元古音大匠作室以規矩悉去斜訛除斜搘身東骨節世不朽今乃一縱而一横巨靈以手過大難印入山骨磨不平雄恢嚴毅不可犯乎中常握十萬兵信乎創字自有說宜必象形而象擬天地之大有萬象重象不能適其情嗚呼篆法乃如此大哉剛健純粹精是誠之類為麒麟飛鳥之類為鶻鵬蹊徑之類為大路垣墻之類為堅城以德論之為聖人以法論之為朝廷傍睨衆字乃可笑太山之重鴻毛輕亡國之主壽或隸兒女子輩多驕淫聖人之後推孟子古篆之後惟陽氷金渾玉璞天下寳嗟乎世俗多聾盲欲行古道世輙笑欲言古學世輙驚志之所之在一賦斗筲之器徒易盈雕蟲篆刻滿天下不務實行務虛名六經塵土塞高閣聖人之道成坎坑況乎古篆罔可乘胡為獨好于先生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律詩二十六首 無律字

弔屈平 并序

漢文帝時賈生視弔屈平于湘江其後楊子復弔之其書謂之反離騷自岷山而投諸江客有松滋令朱明府至樂赴官故因其行附而弔之以是詩也

洞庭湖口君須過為我回頭弔屈平楚國誰曾憐直道湘江徐書曾更本反騷長命賈楊子作賦譏傷西賈生若是獨醒無不可楊雄猶可釣而耕

重陽日訪馬存秀才席上寄崔公太守

區區甁榼一絲袍行到郊居力已勞有命自知誰畏禍無災可避謾登高黃金菊滿花猜薄白玉樽深酒興豪盡日使君人不至淵明吟醉也陶陶

哭彥規七首 并序

徐氏居鄉與蔡氏冣舊鄰屋對宅凡已數世矣故余知蔡氏為詳於彥規又詳也然以斯人足以知我以我亦足以知斯人不必鄉鄰之舊也初彥規為兒時與兒曹群行余在簾箔間望見其氣貌異於群兒意甚奇之後一日忽來訓謝然後知為

彥規矣取其所為文讀之已與時輩不類蓋其辭皆所自出又能自立意趣不蹈不襲凜凜可畏矣才固出於性也然後至於充積盛大也如此宜其文名冠其東南之秀而賢士大夫所以親慕者不獨在乎文而已也余外氏在閩中自祖父母而下凡八九喪積數十年未葬彥規却有閩中官即與之買地又為之誅葬其棺餘器皿一切所須自首服而下莫不爲備無一物不具葬有月日而彥規病矣即以成事付其孫王汪行其所未了者獨未為埋銘一事不見其棺就窆耳蓋彥規平生用心其義大率類此而世俗必待身而後知之也彥規卒官京北其守呂公哭之甚哀應襄事所須盡出呂公也而至於謀及家事如鄭元於孟氏也於是諸公遣使相屬有二主簿曰唐君劉君也亦忠於其事近乎孟氏之有樊子也孟氏無男女二季俱在江南東野以六十四歲赴興元之辟道病卒於閿鄉其妻買棺用二人舁歸洛陽此亦不足為窮也唯其不幸無子耳彥規兒女六人以四人自隨自寝疾至屬纊常在骨肉眼中同官問訊朝夕在門食飲藥物不問可知其得所也易衣而後斂擇

木而後具棺不知凡用君子人昇歸兒女護喪省
中早晚饋食其伯兄與二季率內外親舊迎喪於
洪澤奠于先塋既葬而虞設凡筵饋食如平生時
嗚呼神乎其安之乎子可無憂矣孤兒女有所依
不失所也諸蔡以骨肉之恩同謀婚嫁在數年間
耳二子使從師學凡我鄉里之人必有忠於教誨
者焉子雖不幸矣將亦以此自慰也古之人或死
於亂死於讒嫉誣罔幽憂怨慝不平之忿或死於
濟死於驕死於姦害以恩死於不及已甚而最甚
者姦詭佞邪情狀暴露羞辱氣沮以至於死也彥
規官為它淨隨阿居官以行其義也面無邪色口
無邪言身無邪行所以事上官也生於平世何所
感耶君子謂彥規生為有義死為正命故謂之有
終也嗟乎彥規生平不才動靜有礙所欲者不得
為所為者不如所欲者樊于氏一事臨死時適無
礙耳使之平生無不事盡其所欲所為及於物者
何如也古之人既貴用事矣而不如意者十常七
八何況匹夫賤士乎此君子所以常怨而不怨者
常已甚也凡吾言所以及此者非以示後也將以
慰彥規於九泉耳葬之日余扶疾往哭其棺已

下將權壙也因感范巨卿事竟有所愧既見於詩
即夜夢彥規見子於僧廊握手號哭嗟乎彥規雖
死猶能相怨且不忘我豈顧不能為張元伯者乎
我自不及巨卿也

已矣哀哉死有終青衫就木未為窮義如有枉寧斯
辱事苟無邪寒勝通力致全爽關右師泣尋孫槐郭
西翁精神入夢非生及使我低顏愧古風

初余視子髮垂肩及至成童便從然憂患纏來成白
頷聲名隨去入黃泉孫甥見恤情非淺暴骨收藏義
可傳多少文章零落盡朝廷何處訪遺編

與君相得久忘言晚吏傾觴共寂然刻畫丘陵平作
路決開溝澮合為川古人刎頸終相殺世俗操心愛
爾有六十老翁能有幾卻尋舊友向黃泉

有時半日兩敲門諳羅南窓坐北軒意外得文哀絕
筆理中論事酷似渠須知是物非無本若論斯人自
有源不蹈不襲真所性洪河自古出崑崙

青衫伴我情彌重白首期君事忽乖天下若教俱好
義道傍安得有遺骸且將綿蓋孤兒寢誰析荊為稚
女釵吟至此篇還索酒更持姜桂坐寒齋

我誦千濤噴雪詩忽提筆去寫僧舍碧蘆陰處評文

坐黃菊花時載酒隨老丈為兒輩送藥衰翁賴子少
呼賢豪是秦中英枯骨不須銘墓只鐫朋
道傍有無車馬通朝復莫兮秋且冬冬草頭半折木已
空鳥啄禁兮霜與風白鷗肚上殘日紅一丘蒼蒼黃
昏中亦有松陵懲詩否此詩誰訪錢玄翁

贈邡大夫

好讀奇書好運籌橫刀常戲玉關秋銅符正選千兵
守金印猶虛萬戶侯攬趣湖東家易到龍敎池上劍
難求應須讀盡平陰策一旦封侯近吉州

寄呂帥 五首

北邊控扼重瀛州虎視鷹揚壯猷盡道胡人新斷
臂安知漢將欲春狀為文法度推青簡奏使勳勞半
白頭六路全秦與全魏不須野戰覓封侯
師屯十萬建牙旗大纛森森重使威燕領將軍宜繡
帽龍驤戰士愛犀衣銀鎗作隊行春去蠟炬成林校
獵歸更看鈴齋憑几處文如布陣翰如飛
胡人勇悍真勍敵漢將威名重太山隱若金城當一
面橫如鐵陣控三關防秋甲士屯田去牧馬[illegible]衆避
塞還儒帥著書閒暇否兩淮人物太平間
帥臣所統在燕南事事如窺指掌間仗鉞精神堪破
虜搖吭形勢正當關十州郡分連滄海一道軍聲過
黑山文武非徒尹吉甫前時方叔已平蠻
軍皆術內宜謀帥奇在胸中合運籌戰士常騎突陣
馬將軍須養犒師牛雅歌坐燕春歸塞緩帶行吟月
上樓且勸主人宜飲酒邊城六月已如秋

贈劉懋功 并序

縣令劉懋功赴官貴池見稱于南郭出詩一章乃
泥上李次翁所贈并出其簡見索繼和因次其韻
以為贈言詩未及錄又得一詩於枕上併酬次翁
累詩見寄江南早春判官時候梅花正開如驛使
來并附此詩次翁得詩不一覽而止也即須依依
引首東北也白髮老柳俱在目前其日之夕携酒
賦詩夢遊南郭矣

李令歸來歲月深池人得子貴其情定知縣事依前
簡還見官曹復舊清如閒以恩謀所貴能嚴而恕罰
斯輕芙蓉水上人相憶因寄梅花附此聲

贈汪判官

庾郎籍籍本仙材適自王家池上回楊柳風前紅蠟
炬芙蓉香畔白鬚頹使搖健筆揮詩藁仍替蕪翁倒
酒罍說與泗州倪發幼安隨淮去向東來

贈劉閤使

犖犖稚名駭世間堂堂詐敗舉頭看高談豹略今無敵誰污龍泉血未乾重負急趨金殿肅句踐深入鐵山關關中白跡詩書將肯愧齊王在將壇

寄路倅

此中可恨恨無山猶勝紛紛富貴閒綠野畫充公好尚朱門安得水回環對雲披往實遙憑踏月空行月下滂好戴宮紗着宮錦時時吟去復吟還

和范君錫觀梅 二首

君看梅萼似何人不畫娥眉色自真吟寄北風誰上雪曉思南國嶺頭春黃塵俗眼偏相棄若比天桃太不勻我共參軍同所好折來酬笑倚烏巾

月底有影終難辨雪裡無香不易分江上肌膚新出浴嶺頭環珮忽藏雲少他裝幅青羅袂解與何人結段錦我愛此花真一色將詩急報范參軍

和江梅枝觀梅 二首

若論君顏色瓊瑤未足稱花中誰作偶物外獨先春有艷皆歸僕無妖可溺人江南看已厭洛浦種還新日晚巫山雨牆低宋玉鄰施朱其已偽傅粉亦非真堪把歌詩贈何辭唱和頻君篇為第一便可厭桐寅

寒梅緋淡萼乃是物之邪夫與雜群性花前留步春江畔多有雪山路不達入根本蟠繼久花既長自新妖姿雖共處正色願相鄰絕使紅為飾何如素是真北人殊未識南國見何頻須假東風力春香到紫宸

寄顧瀛州

本朝深所得雄剛氣語無邪面目方掌握事嚴持斧鉞咽喉地緊扼豺狼鐵林猛士新論陣幕府奇書舊滿囊可減邊兵三十萬匈奴走入黑山藏

送倪敦復 三首

手持報簡入歸後足步迴廊角往聲但恐舟行隨早晚此時秋色半陰晴明朝路向雲邊望今夜詩須枕上成四壁無燈窗有月直無老夢到三更

送客經三日每夜忘眠約數更枕上尋船無夢去窗間望月有詩成莫愁病更添愁思為恐行人趁曉晴急送村醪追後來要教飲處憶南城

各自達人且寄音仍須南北夢相尋已成鬼厲分飛勢更似淮湖連日陰毋論事時於義切重來別後此情深山東定飲登高酒剩折黃花菊伴我吟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律詩四十一首（無律字）

寄呂海州 嘉問

朱輪海上新迎郡，主簿朝中舊立班曾屈高風來泮水宜將老蘇到朐山覆張列炬紅猶野淘作飛霜白呼閑三四百州爲第一日華先照郡樓閒

贈王蓁 五首

淮東學士來新𦒘海角仙人棄舊居不用更携楊子騷但來同嗷庚郎蘇赤墀待把文章獻黃髮難親論餘泮水宮中方就講何煩留下秉中書

西城塔下逢君後南郡庠中借館居正共孤甥棲暖席未如老圃灌寒蔬直生豈敢嗟年暮餓死猶慚乞祭餘六十衰翁如可教更忙須遣所藏書

僧房樂戴如禪定州序今來以義居立道褐衣猶勝錦桂身牢尉不如蘇何心敢冀揚先鋒無善兼令歲有餘寧是學文方自許只堪把筆教兒書

南州本是諸儒秀上國宜從大隱居別我好留仙竹杖送君欲獻野芹疏所慚下士文章陋未報諸公禮義餘若見汝陰前太守爲言迂闊正談書

誰家門外柳雙株滿屋涼風是我居霜後正逢籬下菊雪前已貯甕中蔬沐泳口角眈吟睡毛墜頭心火病餘勞力正如初學童老瞳昏誼夜看書

復明經

上欲求稽古天書下四與儒風久湮鬱詔意乃丁寧削剝因唐氏源流自漢庭春秋披日月易象炳丹青禮樂搜潛奧詩書抉杳冥今焉拘注疏何謂復明經

和蔣龍圖

吟翁如共老莊游物外偕齊樂與憂鬚髮背不爲三島客魚竿終泛五湖舟何須大使詩來問合使幽人病爲癡陶令菊花猶有在未知肯飲一杯不

送呂清叔 四首

人爲多情乃送君余雖不送情更深破窗半夜風霜吟危坐燈前爲子吟

平生志在青雲霄十年不飛藏羽毛夫子乃是知我者吟詩贈子何辭勞

怒忽一棹向東行料檄空囊無一金買魚沽酒向村市典却蔡家焦尾琴

深院吟哦夜未時須有鬼神聽此詩吟聲杜杜到明月淮上有風搖桂枝

和蔣穎叔 二首

城外人傳大使來吟翻正共宰衡杯亦惟使記長含
道駿馬仍思御史臺義色可令姦膽破剛姿不為虎
風摧公能幾日山陽住待報舟人且倒桅
威德尊光不召賓玉環星弁自迓身北宸所者陶元
亮夫使東中陸子真自道老來心逾壯若論兵後氣
彌真詩懶儀學非精義仰負高風如古人

送人之洛陽

待到伊川濯盡塵洛陽城下且留身文才得似長沙
傳試問如今有幾人

寄蘇子由

午日移陰後行人罷燕時路從西郭去船值北風吹
夢裡猶廻首心中缺附詩從來義如此兩意自相知

贈慎叔良

我是東皐叟君居在屋東已曾同硯席最好共耕農
蕙帳無棲鶴蘇輿亦帶節若評樵採事須吏喚鄭翁

寄田大夫

老掾成迂闊論年信不通白頭負高義病眼想清風
奉使更三節題名在兩宮有人能舉類舊德起淮東

寄慎朔奉

一別三千里俱為六十翁日中多俗事枕上憶清

閑子生雙鳳看書快兩瞳以囊仍貯果寄我廢苞紅

寄張異修

東南未回客行樂又經年吳市花朝酒松江月夜船
窮閻無屋住廣廈有詩傳若論平生事無如任自然

寄朱博士

吳有朱夫子相知凡幾年心將閉門史書附過江船
行已為人表文應許世傳賢風有餘誨時復慰瞻然

和李閑中

寀官真有道野叟是何人故此新詩贈兼之古意醇
若論今古事那是老農身詎謂芙蓉客能來相顧頻

送王睿聖 四首

前日喜重來今朝遽送廻出門無僕馬為子走風埃
遠客有詩贈短衣無酒杯南州難得士東觀却遺才

又

一自渡江津茫然不記春船著淮上月馬慣洛陽塵
可去聞唐舉未須衛賈臣終令舊閑吏還似棄繻人

又

兩翅使如雲倦飛歸故林獨夫懷有玉貧女無金
比閣報初罷南陔情更深升堂拜嗣後先看白頭簪

又

南北倦遊客離家幾閒滓文隨筆共老名與德俱新
射策殘稀古抱關猶挨親窮通只如此寧愧斷機人

送李守

千兵州將已嚴裝猶入西庵曳繡裳坐燕起來中酒
色行春歸後落花香難酬高義情猶重欲述餘恩筆
更長但看楚人遮道處草頭垂泪濕殘陽

寄林慶

昔者淮南使剛中輔以和生前無所苟身後事如何
有子流枯草無人誦蓼莪林公爲不死下客謾悲歌

送蔣憲 二首

節用黃金詔紫泥宣華仍賦使臣詩三千里路爭迎
送五十州官特指揮盡解纍因南到日卻尋急傳北
歸時趁菜亦有明珠否八樹成林桂一枝

遠服元刑事可知全其分野有星移漢家詔使登車
後蜀吾恩臣叱馭時邑迎來城到近桂香隨去馬
行遲梅林亦是公來管廣師應須寄比枝

和寒受之 四首

出乎志者莫如詩商也能言得自誰雅頌漢時猶未
遠風騷齊後若何哀翰林飛去秋鷹健工部行來老
驥遲亦有孟韓聯句好姓張今員外合有隨

右詩

清而勁者笛爲奇哀絕孤高更不卑日暮謫人凭樓
處月明離婦擣衣時何煩作賦攄師憤穿好傾心破
主疑一弄便能欷怨曲唐衢義哭令相隨

右笛

醉鄉恍惚在空虛若論真恬世所無坐客任貪清者
聖令人何作古之愚宜教側帽穿花過更好敲門趁
月古誰似陶潛取清濁籬邊歸去不須扶

右醉

笑樂真情豈可誣樂而不笑是何拘白中無事逢甚
易春後有花兼酒壺輕快兒前無手掌滑稽傳後掩
髭鬚江南陸後還安否乞與筇枝使自扶

右笑

謝趙朝散

一識明侯二十年老農依舊未歸田學無可得成迂
濶義有其終尚愛憐下筆自蕃青竹汗上樽仍附玉
山泉如斯厚意難空飲待折梅花灑酒船

謝秦少游 并簡奉寄

游絲拂蓆吟綠楒手持銅鉢待相陪青蟾好客難留
住白足高僧又帶迴今日許尋陶令菊明年約寄隴

生梅龐公妻子方炊黍且報舟人莫起椗

送李濟

淮上哀翁何所爲有人寬厚誤相知光華來使方行部欽啓成書更附詩在泮飲時常睠睠乘軺過日倚遲遲緣公禮義如斯重好寄梅花近北枝

送雲鶴山人

倦鶴尋流水閑雲歸故山青囊書在否留取教人間

和孫元規資政游園 三首

禁烟娛樂且須頻二月風光特地新料得壺中無俗客更聞歌者盡陽春酒來花下斟瓊液茶向松間碾玉塵應笑謝安空寂寞東山終日爲何人

紅作簾帷翠作裀隨軒歌舞一時新未知醒者何如醉且向樽前莫負春烟重柳梢寒亂水日高花徑暖生塵自從三月芳菲後誤入桃源又幾人

竹爲籬落木爲鄰草碧花紅一徑新盡日歡声連野滿城和氣入鄰春歌姬汗濕看開琴舞妓香生襪下塵酒陣詩兵皆大敵未知元帥屬何人

律詩三十一首

贈王師失鶴詩 二首并序

僧有王師者養[illegible]馴一日食飽翔去作失鶴詩以遺之

淮邊霜思嶺頭雲料得騰時電影奔一日恰如時事十年空負主人恩因外貌貪馴性何況中心抑巧言他日雕籠如再去貪于環金鎖鐵爲門

淡烟白浦月黃昏傍[illegible]閑千穿徧門接翅定思雲外侶翩翩棲應望木邊村最傳世上新詩去惟有籠中舊物存便是却來林下去不能成事只能言

謝蔣穎叔 二首

赤帷大乘皇華使[illegible]金部教官紅旆旌搖春日晚清風先入泮宮寒一郗鄭叟醉初醒五柳陶翁卧不安使着青衫迎謝[illegible]何更無茶果薦杯盤

吟翁未去水雲閑坐[illegible]上官忽似仰山心貌踈更恩言事骨毛寒[illegible]自可招黃綬早弁須來對鶡冠莫怪開門迎候[illegible]今冬無雪卧衣安

送謝陳德任

義重江湖叟情施壚[illegible]閒孫兔慰長夜老淚濕衰頰

一奠方銘骨三年吏何山吏分心兩處恍惚自收還

和湯令

所幸生平世甘於貧與府被棘嗟杜海挾勇恥荊軻
已恨逢君號無辭激取守野芹容一獻更索採樵歌

召汝翔

外府新辭該問君來一不來春隨流水遠日被落花催
煩于神仙御盡于賢聖林何時松徑下同坐踏蒼苔

賑飢稿糴程守 二首

楚有循良守活民奉一方新蒸溫病骨救粟飫飢腸
不欲充編戶無心據賦鄉恩深何以報惟有一爐香

又

乞得諸倉粟流民獲所依已燃薪禦凍仍用楮爲衣
病骨蒙新暖羸肌得[illegible]肥故鄉雖有屋此處可忘歸

送山陽宰高秦上敬

大夫歸旆暖搖春正月[illegible]淮向汴津一片青山迎去
棹兩堤芳草伴行人此去官事資今編鄉滿業文章老
更新記取吾鄉業實[illegible]爲公翁亦是舊編民

送吳拙求 [illegible]

清風門外客移船兩[illegible]長翁但惆悵未吐赤心無限
事重來皓首幾何年[illegible]須飽飯吞甘糊酒便空心注

玉泉醉倒淮東郡雲更吟哦落湖入雲煙、

贈顏叔

一從西郡恩初重又到南庠[illegible]更深自恨杜微無所
聽君忘冀逢促何心已知霜雪[illegible]霜感更值淮湖氣
作陰昨夜起來無月色誰知[illegible]爲蔣公吟。

答李閣中節推

王家池上芙蓉客曾把新詩贈野人不道形骸成土
木卻言風月長精神既食易識甘羅鳳野獸難分誤
比麟勞力留歌酬不得枉教白雪落紅塵、

和沈判官

精神滿腹其才秘清白當官所姓存國士正居王儉
府野人未識李膺門詩句便恐傳新句酒席方陪飲
上樽從此定須憐賤吏他時來訪我兒孫、

謝蔡子[illegible]

好客重來直上巖龐家妻女台妝梳名言一坐令誰
聽老病雙瞳爲子明有道長官方就祿無能司戶欲
歸耕如斯出處俱平易義理難時即共評

寄朱至機 二首

雲出無心鶴倦飛還家惟笑綠爲衣雪醅爲壽酒初
熟玉鱠供甘魚正肥待燕每操節杖去看花常御板

與歸故人願予無為屢更使淮南音信稀

六十詩翁愛幅巾清江濯盡洛陽塵若無野客來同巷合有山僧去作鄰醉卧不知雲到枕吟行唯許鶴隨身眼看富貴真如夢說到窮通定笑人

寄顧叔

南郭茶杯菊未香西簷老柳蟬躁黃家無縣令雙鳧蹈變有仙人五色羊梅信易傳來嶺北雁書難附過衡陽定知遠俗懷公義若說成名有負苦

送姜六秀才

趨時之俗貨良說枉己之徒信厚顏學者淵源當似海丈夫持守要知山徒然特起麟孤角鄙夫誰窺豹一斑為子臨行雙泣下白頭人倚夕陽間

和楊守清容堂并序

山陽太守楊公知開封縣作堂于治所名之曰清容士大夫美之以公自道也於是作詩累成大軸公不以其為陋使得與知焉因記東漢陳蕃之徒清而少容其敗也隘故至於疾之已甚而遺患天下漢民之所以敗也唐之郭子儀賢將相也考其心迹有容民畜眾之德然失在太寬故其下多不奉命失師之律其咎如此然後知清而有容足為全德以此廣述而為終篇也其辭曰

赤縣堂名清與谷士人兼得古人風此間便是烟波上何處更尋山谷中志激情含貪鄙俗詔宜寬大有餘功若將全德評今昔應笑陳蕃郭令公

書狄梁公傳

李氏山河勢若傾手提長劍截長虹請將唐室中興事可比汾陽再造功直道不為邪黨敗逆鱗深得諍臣風儒生若有逢時幸未必勳勞盡在公

夜會客家飲後

莫道山陽官舍卑丈夫未是不關人意來琴上撥尋曲夜入花間照燭若艷秋帶歸香滿袖回燈引去蝶隨身高才自有風流格吟作吳諺事事新

戲答君錫酬戲之句

撥青梅弱來何速鐵騎成林勢未分壯壘嗽聲雄似虎南營殺氣猛如雲陣前劍客投戈秋帳外謀郎曳緒視且待揮戈酣戰罷卻行三舍避將軍

和崔刑部夕烟

伏讀見聞意私心憐慨然聖徒須企聖賢當必思賢主上方高枕民間正息肩使君當自逸治狀已光前

示汝弼

十載交情義有餘離群還歎索然居一番思我須成夢病度人來空寄書與日相從尤歎客他時何處覓迢迢跡回來徑哭青螯墓莫向南城問舊居

和汝弼

蘆葉衝來達北鴈箋簡信斷候南風看回白馬殘陽後吟盡閑雲落月中酌水何時尋陸子寄裙前日為梁鴻孟光多謝閑房秀醉酒亡錯是我翁

呈教復

朝奉清心自說然塵將外物比腥羶詩敬與性相娛樂蒼也因長永無指冇煞睇余東野舊無能留子共寤寐發動為歡陶家酒更送覓杯與竹牋

代書寄次翁

病中雖迂闊發情自不疎喜逢歸去客為謝寄來書入幕評文後臨川視事餘芳壺吟兩柳還夢野人居

上蔣公

公如鄭相拾窮士我在所知韓孟間下客心形渾是木高賢礼義侯齊山十年用力人誰及百計酬恩事總艱投筆若從班定遠橫戈先出玉門關

和路朝奉退居

彼美東南儁先時能外臣有何歸去物全得老來身一節都無愛平生總是與勇於頭上守退甘似皮郎貧士望今誰稱儒林舊範倫其心爵是本以德厚為珍避盜抽園笋容奴取庫銀時情付流水外物盡浮雲久矣謀閑坐誰呼願要津書藏萬卷好詩換一簡新聚道為家法分粮卹外姻清風還楚郡餘惠在江民藉草宜蘭佩穿松稱麻巾綸材須活鯉蟲劑要香蓴日暖花村路風溫柠浦春耽吟白居士沉醉李仙人蝶夢鳴來久駒離教已馴義將光國史名自歷朝紳顧我愚而陋煩公愛以仁深恩無報處北望正勞神

送王撫

開門有幸蔽衰病笑杖無因奉役府繩纆飭徵方就枕犬燒皮昏正思秋覽君健句如逢藥慰我孫懷勝凭樓見說東裝行未得夢魂先到楚江頭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律詩四十首 並仲實

寄路倅洪濟臣不 二首

黃金宮闕紫瑤闕鵷鷺隨陪玉筍班仙仗好教兒吋
去客槎却在斗牛間何為義對霜濤湧無敵詩回鐵
陣聞誰報京師群弟子先生更隱豹毛斑
莫教客易過龜山多少人心願復還更有南城黃綬
客但吟西戶綠楊間無經酒汁無澄浪且趣清淮洗
醉顏要得就公歌一曲綾吟遲步夕陽灣

和潘朝奉鄉國公配祭

冊書一下入神廟異代先朝寡孟公能與百王興漏
典長令萬國仰遺風形為獨行生無祿道配獨高祭
有宮孰謂淵建窮至死正而窮勝枉而通

和路朝奉新居 十五首

世俗紛紛事繞廬詩翁今作逸人居勸穿東地綠栽
竹喜占明窓為著書近市好賒春釀酒就淮仍買晚
鮮魚怨擇小艇來西郭不問皆知訪仲車
詩翁愛酒與杯沽六丁將僕待幽居正要白家醇釀
法不須劉德偽金書閑經雪後炊無黍門近淮頭食
有魚何以獻公尋物庾郎三韭載盈車

昔也聞名誦子虔人來白領照城居新詩解道論頭
句舊客仍稱把作書北郭高風真隱豹南州循政喻
烹魚歸時見說臨川路父老爭留太守車
陳侍門前客姓徐有何智術佐閒居持廣倣仰令遮
雨縛竹籬橫為忠小書趣田駈田移草木和灣汲水貯
龜魚上元已過近明近更紅尋花不用車
誰家佳處近田廬朝奉抽簪就退居竹葉已成新歲
酒梅花未領故人書呼童解袂捫飢虱趁日開箱曝
蠹魚一似散仙閑劍佩夜卧屏仍看五雲車
坐想堂前弄白鬚蕭蕭翛翛看席近高居綠衣六子傍供
饍錦雪諸孫自教書安土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舊
懸魚更令莞斗論頭句勝却西庵詩一車
不辨時人直與迂唯纓且喜近淮居朝衣脫後常耽
睡野史偷時或借書恨乏青山供採藥愛看白鳥伺
吞魚東園賣酒花開近待看詩翁倒載車
簪鎮脫來如一夢身名全後寡寧居生來自信無非
義世上何緣作謗書子所養有源如大木其賞可樂比
嘉魚嗣公八十為更老王幣三招乃就車
自足平時大隱徒何如咽木宿與山居都無長物唯空
囊却有閑房聚逸書近見雪消思野蔬遍呼舟問

江魚御溉便去尋村酒醉使兒孫推鹿車
身着練袍頓用蒲鶴冠鳩杖稱郊居家中但足齊衰
印生處便看黃卷青黃屋爲樊相竿宅休官亦爲式
昌魚長年不出何妨事況是門懸致仕車
夷白先生好對鷹醉吟處士作鄰居幅巾白夫手樵
父蠟屐何時訪竹壽坐想高談搖麈尾情知相許跨
鯨魚吏憐同姓陪醇酒勝卻荀生得御車
路家巷口是何渠半似城中半野居已退白仙常按
曲未歸陸俊設傳書雪消墻外遙挑菜日暖門前見
捕魚更有花開行處樂售時歌舞願隨車
好養玄猿共鶴雛才淡蓋屋竹爲居家無越使千金
棄瘦有齊臣四部書一自臨川登青鵲使煩別駕掌
銅魚吟戲還作詩仙退恰似滕王畝駕車
世間詩淡鄭雲叟壽且安寧陶陶居愛酒自開浮蟻
甕耽詩如好換鵝書籬冠戴後搖節竹鶴氅披來控
鯉魚學作蓬萊吟醉客何須駟馬駕安車
西庵翁上北城隅爲望臨川舊守居所恨足無雙翅
騎但將詩代一函書攜教洗櫨多沽酒要使磨刀細
切魚酒掃待公來獻壽親扶杖屐醉升車

送路倅 二首

所居有太[illegible]行義[illegible]文[illegible]覺情似尋波長江
倬夢如飛[illegible]宗園[illegible]牀前[illegible]筆千餘山壽[illegible]新文欽
萬古何日[illegible]君溫故業待擬几杖問淵源
我曹初作[illegible]衣郎白紵先生正擅場大筆可堪專簿
銅遼園終[illegible]前文章清淮絕唱新盈卷綺麗奇篇篇
滿囊此去功名都未副公年方[illegible]力方強

和石宮德五柳亭 安正

五柳神君[illegible]不貌端所希所向靜而安每思往行按闌
地肯遂時[illegible]暮歎官林酒易醒風戶搖篙中郵卧月
窓寒也應[illegible]得東[illegible]好買鑑湖自在觀

送秦[illegible]

昭昭所性[illegible]而舞如坦其行衆且恬公義已令淮部
肅清風更[illegible]別方嚴行無瑕纇孤標守養有根原數
器無猶使[illegible]來教我無欲爲述古人謙

送宮[illegible]郎朝參

侍士高才[illegible]點名往陪群後盡朝簪門須錦詔先生
入帝[illegible]後賤深設坐宮官嚴絳帳執經王子肅
青衿[illegible]觀[illegible]仗欽文化更倚師謙稱上心

送李[illegible]恩 二首

使臣車月
外帷宸帝選明使東揚陽後乘夫離准分

野先聲已遊越封疆宜教廉吏心如水但恐貪夫背
有霜大抵世間須去害人間所在有豺狼
五船鳴鼓梓嚴裝且赴雙蓮福堂不用水沉薰紫
綏過梅林幽一身香

送程守 二首

楚人相與守河梁鳴角樓前駐畫橈未肯放船來北
渚且教載酒去東堂傾城和氣侍芳草沿路清風配
綠楊見說新班名玉尹亦將登對待儒唐
閑道西城欲解紛鷄翁懷抱更醫然將心已附諸生
輩策杖難窮天老眉首幾本非今世俗報恩終愧古
人貴不才白訟無他技合作詩歌更百篇

送人從軍

古來稚首是從軍腐罪殘羌正有名黑槊將陪黃鉞
帥銀鎗隊推鐵林兵十州假息恩涵覆百載逋誅寄
貫盈百惡便應因巨斧扸關難議請長纓須空大漠
遷降虜好決洪河刷逆拆報國主人心更勇西山勤
頌得班生

贈山翁

耳聽人言似不聞心於時事若無分一生已是青山
物更欲將身換白雲

山翁答無分之句

身遊外物雖無語事到中心自有分莫道山翁頭似
雪心如劍戟氣如雲

謝張才甫節竹杖 二首

老來無物可措頤正要一莖節竹枝滿袖清風秋月
淡陶潛遠遍菊花籬
手中忽把一枝節稱我逍遙林下風不是西征車上
物臨行自合與詩翁

戲呈魏評事 三首

北齋有酒夜開門獨酌燈前酒一樽只被詩魔無
避得教醉魄戲吟魂
我向燈前置酒盃南軒北戶一時開如今正是花時
節且放春風數路來
紫府瑶關夜更深問誰關醉洞中春呼童去問煙霞
事只見桃花不見人

寄江子和

為問江先輩何時訪白髮老懷何所慰得子寄來書

和路太博

莫教竹馬誤昇兒謝守行春未可知落盡梅花寒食
近却應桃李怪來遲

謝顯叔

能歌白雪公常事不醉黃花我幾曾一絕便勝書一紙情知高義過劉弘

寄王觀文

扁舟欲泛湘江月亦泛洞庭湖上春十年此意逢今日且喜洪州有主人

別崔刑部

黃金何日上燕臺致主猶輕槃毅才便是功名未如意報恩寧肯惜香來

送秦少游

更羅耕叔要羅撰怱怱人意甚牽衣可憐數里生狄地但見一番楊柳稀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律詩三十三首

送慎彥鄭赴舉

天下詔多士喜君為此行美談巫三峽大禽終一鳴

寄蔡子駿

為報廣陵客逢人且寄聲不知無恙否何日到南城

送管夊中

半開醉眼天方曉急走詩筒去已遲別恨離愁無盡處青山綠水有窮時

贈鄭毅夫

致主驕民道未完白衣卿相且盤桓龍頭已是輸君早更向麒麟閣上看

戲答何楚才酒肆

身在塵埃氣在雲丈夫貧賤豈須論且為韓信淮陰事休看相如犢鼻褌

和張文潛晚春 四首

留春莫苦草送春宜卯花日長花正鬧攔倚闌干鈝

又

問花開何遲問花底急飛人間惜花闌花等花歸

又

易貯千尋水難藏一點春也須幾杯酒還似送行人

又

渡水衣須扱穿林手自披縫春脚力軟但恐上山遲

二老寄朱廣微 二首

二老相思又隔年偕遊闢坐復何緣吟翁最好塩城住時把歌詩付酒舡

寄聲切問朱監利對面勤詢劉貫道或見廣東程使者為言收得寄來詩

送曹子蘭

揚子江頭風正寒行人且莫渡[illegible]江頭楊柳豈常在但向江頭洗眼看

送慎彥郡

只知北海鵬將化不謂丹山鳳正棲却憶吳江橋上月共君長嘯入雲霓

吳舒信道

淮千風起木枝搖頷下變颭一尺高我是折薪扶耒手中丞且莫笑麄豪

呈張敏叔

子善居官事可宗淮西聲譽接淮東皆知所識明無敵兩主斯文敏有功嚴賦總應輸老匠清詩恰好送

秋風使乘急棹辭龍守酌酒仍吟塞上翁龍守謂蔣公也作此詩時未知蔣公所之乃今知在符離

贈探花郎

探花車騎似游龍來入桃園先閙風衫上十分新染翠衣間一點半開紅身如騄子無雙俊人報鼇山第幾宮便是醉仙何處去上林園在五雲中

寄呂秘校

淮上詩盟不可尋詩筒來往負初心風花雪月雖無限留待他年共子吟

贈余進士

江南風物清溫好關內河山氣勢雄更看蜀中山水秀一時收取作吟翁

寄王潛聖

誰言急景似飛梭我把先陰欲伏磨却想殘春笑君處無何有路覓君多

答范君錫

有人惠我一枝花五彩粧成千萬葩蜀紙寫詩酬國對吳餅汲水貯香霞半酣酒色從人贈盡帶春風入我家醉倒吟翁君不見兒童爭與插烏紗

上胡先生

昨夜重思太古音確然獨抱一張琴因何不聽吾夫子枉被聊蟲累到今

和潘朝奉

大人高調我旁酬韻歎史時更少留待學鶯秋聲已嗄將迎驥乘老而遺曉隨悅去雲連海暮望潮來只滿洲須道詩翁非世俗年家情義幾時休

和呂秘校 十首

董子書幃正寂寥阮君何事顧吾曹兩篇有若雙瓊贈八句多於一字褒莫恨潘安頭早白須知郢客調彌高鸞鳳豈是塵埃物待看青雲振羽毛

王子如今未夢刀不須感慨論官曹寂郎悟意猶為相郭尉知名圖可褒嗟爾歲華何太速顧予儒業若為高四詩已有垂箋意肯學區區鄭與毛

東平心事本雄豪何必才名獨姓曹學比今儒酬且真詩如古義刺而褒鄙之夫子誠堪嘆霸者將爭未足高賢傑固當謀遠到莫論山岳與鴻毛

能建功名是俊豪區區時輩乃兒曹班超投筆寧無志樊噲橫行謝見褒兵法每羞孫臏詐將才惟愛武侯高他年不負東平約待假偏師入不毛

我謂君才似楚騷文章自可作清曹但持古道徐而待莫顧時人毀與褒木以源深流自遠竹因根老節彌高如今且作東山臥為事紛紛比一毛

東平夫子困徒勞又著書衫詣選曹州縣頗聞與論屈朝廷當用詔書褒囊中莫把詩編去筆下方虞紙價高曼倩若教為近侍舍人須愧古無毛

方今天子急賢時不信下通願已違梅福九江難好道陶公入翮易難飛世推韓愈為文將客顧楊生載酒歸多謝好詩來贈我疏齊歌誦暮而歸

汾上儒生又續詩陽春已調本相違聊因扣角攄深憤安得磨天運伏飛南風弄琴會君并丹詩剝出門稀有時入市謀甘醪假榻携壺即便歸

太平儒者好吟詩鼓腹而歌事豈違顧我才華常患少喜君辭翰動而飛不憂陋巷簞瓢著惟恐蘭亭嘗和稀更約山翁同一醉梅花將謝燕將歸

吾道窮通自有時功名豈便與心違磨天未遂鵬奮斂翅尚如籬鷃飛鳴鳳下遲君莫笑王山醉倒事何稀梅花將謝剩沽酒待向花前倒載歸

贈蔡子騤二子

夙子能雙舉新從日下回日遊是雲霄却帶越書來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律詩三十二首

答崔汝弼

忽對蒼髯更誰吟老夫豈無解印日恭是者官時
予寔安於命吾何戚以詩如能少施設亦可慰余思

答魏老二首

滿面春風醉落暉溯頭紅艷帶花歸醉眠白有風流
格不是無人為解衣
一片山中雲自飛碧巾有酒琴無徽陶公自是秋風
客不見黃花未肯歸

答楊存中

出郭人來又換詩七香官酒杏花枝我詩却恐春風
惜莫使春風度度知

謝張先生出示畫鶻

南陽張老本仙才鐵面其形亦怪哉稱莫片時吹便
已鳳凰非獨待簫來

上林皺院次公先韻

身雖老矣心彌壯義必君之世所諳新著端衣行般
內又騎驢馬使淮南昇堂點席非常禮燕室迓身共
燕談更問熊熊與老者老凜雅女拜而來

一從搢笏垂紳後所至曾不苟拘結首積成高世
義亦心傾在逆鱗音溫如冬日人之望嚴截秋霜使
者車以愛以威無不濟思從城市入田廬
衰翁太半白髭鬚活到明年六十餘未死須為治河
說此生難就賑飢書每廢共坐諸僧棚南郡親達大
使東記得偶同詩韻否淮東使者亦嗟歔
老身如坐白雲山人日登高我自閑莫道此心無樂
事未知何日有愁顏月將寒影接書晚菊遣秋香過
竹閑傷不謝時蘇下卧和花和蘂一時攀
閉門老子卧遊山心去穿雲身自閑平地最仙曾有
旅坐曾為吏亦何頗吟詩著屐都無齒採月開門更
不關酒後愛逢花後簪花枝好向醉中攀
老懷秋思思山綠鬢兒童事事閑感物但搔頭上
雪呼人莫笑鏡中顏藍輿自可來嘗酒芒屐猶能去
渡關玉井有花高百尺秦王宮女許誰攀
三歎枉教陪一唱詩仙爭肯伴樵夫金刀刮盡摩挲
氣王木洗成氷雪膚涸肖已懸使思竭乾吹乘覺出
群倫餘篇只學功成後消和柳欲尋五湖
兩人外迹本相殊何故孤孤為病夫未報已懸公面
目有情頻入我肌膚折身前僕非虛小引得鋤鋤要

骨嚴盡力吟哦吟不盡此時寒雨滿淮湖。
林氏家藏萬帙書五船便可當五車別頭客舟施坐
榻更謀官舫作行廚寫時教子烘青竹讀處呼童捉
蠹魚悔不早知都借取移身投老滿圖書。

寄顧龍圖

龍圖莫怪白鬚翁依舊閑吟閑笑中未有梅花充信
物但將竹簡換詩筒子知行路真無巧我信居山養
有功氣類相從應群士并州燕有傳元通。

寄張子中

時貴區區耳畫與姓張夫子在關中孤松節操年今
俗獨取文章得古風至實却須三獻捷病餘終看一
飛椎儒家自是詩書將又況諸心郭令公 子中當甚
汾陽王之才為

過故鄉 并序

過故鄉美彭公也彭公以福州太守過于故鄉鄉
人父老喜而作是詩也蓋學士大夫起自遠方遊
旅仕宦廢於中州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歲月既久
即其所居求田問舍遂為中州人者多矣建安彭
公亦羇旅仕宦者也身在中州而日夜之心游乎
東南以其家世墳墓松楸桑梓先疇舊廬所親之

嘗在閩中故也乃一日以右司移疾懇請便郡
朝廷不違其意即用為福州太守仍總兵鈐既閩
郡縣皆在部中矣過家上冢得所願也蓋先之以
掃除嚴之以齋戒思其所祭思其平生思其笑貌
思其聲音思其所言思其所嗜內盡其心外盡其
物故祭之日必見其所祭者焉其形僾然如有所
視也其聲愾然如有所聞也自其門內至於疎屬
外姻故人父老各以其黨來會人神和矣蓋公之
孝思湖積乎其中而至於壁關埤塞營營而不得
泄者不知凡幾何年矣適一日豁然如有外物抉
而去之也公之所以自慰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
也於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賀公曰重金疊紱尊為
將相高牙大纛虎士如林前歌後舞窮極富貴君
子弗貴也君子之所貴者義也義無所病則君子
弗病矣公以明儒出仕所居必治內外踐為㒰職
心無不忠言無不直行無不正故不負於朝廷不
藏怨不匿怨不挾恣作威故無傷人無害義夫義
無所害人亦義之神亦義之神亦義之者報之以
義人亦義之者身受顯名故自黑頭至於白髮士
無異論而名義俱全以此還鄉鄉人之所以悅也

若彭公者真可智矣亦可歌也

不似嚴生乞會稽一身名義總無非何須佩印如金
斗若論還鄉勝錦衣行處眼前新事業坐來門外故
人稀有時載酒尋僧巷說得當年老父歸

少年行

車馬朝遊去笙歌暮實歸綺幃初睡起紅日上簾帷

贈李通直

昨見君家父祖碑德功俱茂節多奇初終義正今雖
有稽累源深後可知但得名爲駃騠未何須身到鳳
凰池其先付予倘良法隨所居官任設施

寄范君錫

人事大雖知悲歡與合離忽驚殘臘盡還憶去年時
對雪我無酒招沽子有詩春深相贈物花共綠楊枝

寄崔汝弼 四首

黃菊花前白頷翁憐君詩思入霜風如今相去猶未
遠明年把酒望江東

除却行吾義其他任自然胸中淸水闊頷下白毛鮮

別我未逾月思君似隔年北軒翁在與曾醉菊花邊

又

不見吾崔子南城兩度春庭悲相永夢來就泮宮人

壯氣湖中盡衰毛頷下新明年六十六望子過淮濱

又

敎幅長沙紙慇勤爲寫懷知公富情義念我老形骸
處世日無幾歸耕計未諧若論身後事骸骨要深埋

寄裴守

高縣亭下憑悅日到首將心送盡船本恨無因到變
國誰知有棲向滄洲情逾舊物非徒爾義等高山合
使然料得從成公事少冬溫常在北堂前

贈盧君常 并序

盧公病甚遣其弟來辭訣以詩贈之

人世情懷已索然幸無不義入黃泉不須永訣行相
見六十三翁餘幾年

君向湖湘我向秦

我望秦關上盤籠子如湘水欲登舟馬嘶山塢誰家
宿纜繫江口孤何處留壠上耕隨殘月去日邊悅帶落
霞收瀨陵上恨騷人意歌向樽前不易酬

寄宋廣微

兩官本是好吟翁雲出山來鶴入籠鮑得僧軒閑坐
否無人到處水邊鴻

答白樂之句 二首

我是白雲雲是我自知雲我不須分時人若問山翁
意看取山頭一片雲
朝共白雲行暮共白雲歸眠時雲亦眠以雲為寢衣
白雲白雲常在身有時忽共白雲分君看天外逍遙
物使是山翁身上雲

菊花

為恐花中開最後詩翁何惜屢從壺封應有意酬青
眼渾似傾心向白髮擎銅鉢時吟更好擲金錢後醉
相娛揚妃只有黃裙在且問風相留得無

贈黃魯直

不見故人彌有情一見故人心眼明忘却問君船住
處夜來清夢遶西城

律詩三十二首

示諸君

古俗今時不用分只將虛實判澆淳養心有要先除
偽入德無難只用真此道若從為得路他岐如往是
迷津我曾好尚轉迂闊辰寬山天共野人

妾薄命 四首

偷花羅衣裹淚痕落花江上泣青春空將鳳管題君
怨自是娥眉累汝身翠黛不須勻綠鬢紅膚休更點
朱唇自然彼此無心妬猶恐多言巧中人
春深江浦浪還深雨後山花落更多舉目未言先有
淚宮蟬欲唱不成秋心知自古皆如此事到如今不
奈何莫向夕陽樓上望幾人遺恨滿烟波
將身誤入楚王宮賀卻家山事總空枕上無言吟夜
雨花前有淚洒春風假饒醉飽朱門內豈似寒飢漏
屋中更有文君作奔妾爭如寂寞嫁梁鴻
女子愚蟬事可知我曾何用求吳姬如斯才貌如斯
苦也似賢人被妬時

題畫長句 并序

元豐辛酉夏山陽大木太守大夫睢陽李公捍樂

甚力援溺賑飢民賴其賜全活者甚衆蓋公之所居忠於職分而行其所性然也部使者即以其事上聞朝廷無東顧之憂先是詔求吏最部使者謂公連名合薦以公應書是為選首又治水事章上天子允嘉之至於歎息於是賜璽書慰勉勞問甚渥蓋西漢故事凡用璽書謂之所衣及公卿有缺即用所表者補之此孝宣帝所以付牧守而與之共治者至於甚盛者也公既為所衣稱士大夫論議而山陽之人父老子弟所以相告而喜之也公之客邑人徐積辱在所謂且使之與聞焉於是乎述璽書長句

隨和父老咏青莎人各持杯李醉何詠俗息恩成太息吟翁樂義合長歌皆知察物嚴而恕誰似當官正不阿東漢武威任郡守至今高義偉哉哉

瑤真詩 二首并序

淮南轉運林公次中所居之府有花一株舊名玉蘂公改曰瑤真即瓊花之本別也瑤亦玉也名其花者蓋誤矣揚楚二花同為一物而楚花獨得瑤名也真者天下之良貴也故因物而寓之則存乎其心者不問可知蓋未嘗不在乎其真也既和其花遂名其館謂山陽學官曰子能賦之否乎於是得律詩二章其亦庶乎述而賦之也

此花所在宜開館彼玉雖球合比君自到黃昏成夜月却臨曉後作園雲人間偽本何如質物裏猕芳自勝群應笑馬嵬坡下女太真為號累黃諾

不知記得瑤林否故國曾陪閬苑春色貌易分渾是正性情雖辨總歸真紅塵世上無雙物白雪宮中第幾人若問誰何名玉女一般麻蘇霜神

謝慎卿中國木香

仙子霓裳紅紺寬瓊姬仍在石雲龍詩吉十日春歸去猶有春風在慎家

長春花 五首

誰言造物無偏處獨遣春光住此中葉裏深藏雲外碧枝頭常借日邊紅曾陪桃李開時雨仍伴梧桐落後風費盡主人歌與酒不教閒却賣花翁

一從春色入花來便把春陽不放回雪圃未容梅獨占霜籬初約菊同開長生更要仙種萬歲枝前錦繡堆過盡白駒都不管綠楊紅杏自相催

一謝芳菲更不還誰何嬌步獨盤桓雖於物態為難有却是時情細易關日暖香肌難避暑雪濡粉面亦

禁寒等閑莫使人知處長與詩家醉後看
誰與猩猩血染紅重重疊疊費工夫應無暴物侵和
氣自有深根藏暖風每見靈芝三秀了迴看凡艷一
時空如璟光景循將過又到江南梅信通
枝上蔟蔟花房輕綃重錦迷爲紫更分深淺兩般
色不作尋常一面粧聾有紅華須鬭艶蘭雖清節亦
交香吟翁未暢先揮筆爲與東君詠海棠

天下風流無綠楊

天下風流無綠楊半遮粧面出宮墻客醉任鋪紅錦
院馬嘶爭繫紫絲韁上東門外我迴首長堤坡頭誰
斷腸最好春深山下路亂花叢與一身香

誰把閑愁付綠楊

誰把閑愁付綠楊我疑渾是別離腸每教啼鳥呼春
色更共平蕪送夕陽山下人行雲慘慘渡頭船去水
茫茫高樓亦有思歸客莫望天涯是故鄉

一生多恨瘦纖纖

一生多恨瘦纖纖染盡春華綵試圖十二樓臺寒怕
雨九重宮殿煖愁烟城邊放客尋花路渠畔留人載
酒船莫向灞陵橋上望白雲流水舊山川

一片花飛減却春

一片花飛減却春共君同作管花人急將步障圍栽
圃莫使狂風近四隣

詠楊柳

我愛風流楊柳枝楊柳如何報我詩落花滿面春風
曉借與綠鬟走馬時

白蓮花

水一重室玉一重更無妖色媚西風雖然物外能爲
素又恐人間只愛紅

野花

一點香心寂寞春牧童歸後更無人誰家庭院栽楊
柳猶自飛花入四鄰

謝人惠梅花

我共梅花情最深左持梅酒右持燈持燈持酒豈辭
倦却是春香不自勝

海棠花 并序

海棠花盛於蜀中而秦中者次之蓋其林脩然如
出塵高步俯視衆芳有超群絕類之勢而其花甚
豐其葉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甚都綽約如處女婉
娩如純婦人非若他花冶容不正有可犯之色蓋
花之美者海棠也視其色如淺絳而外英數點如

深臙脂此詩家所以為難狀也余少時嘗為詩鄺
有以長春花示余者因為長春詩詩未卒忽念及
此花蓋余春中時舊物也遂不復為長春而為海
棠花詩云
彼美花兮宜晚春嬌姿淑艷是何人十分國色梳須
淡數點臙脂畫未匀帶雨容開渾是恨出墻頭望恰
如真幾時謫下蓬萊島霞污仙衣痕尚新
一度相逢一度春不知名姓是何人十分國色粧須
淡數點臙脂畫未匀好把東皇為上客便堪宋玉作
西隣臨邛道士今何在說與唐宗是太真
別玉女花
辭他玉女雖空手酌盡銀餅醉未休任是職嚴風望
峻也須一步一回頭
綠楊二首
綠楊何處不相逢到處伴他花草紅只為人間苦離
別更無情緒管春風
且尋綠院朱扉好莫看山前水畔容肌膚瘦盡春風
甚更被春風舞不休
柳絮二首
君看青蘋翠閑花便棄捐臨風競離別就地忽團圓

旅客正心亂浮雲來馬前灞橋逢杜甫老淚更潸然
又
長條徒自重柱架去何之禁節穿花樹春江撲酒旗
因風無定意着物有開時謝女何為者深情在雪詩
荷花
池上交加凝約舡漢宮新妓約三千綠羅枝葉能承
露紅玉肌膚不惹煙巫峽已曾荊客夢西施何處鄭
金錢無人為把秋香惜聊向西風贈此篇
敗荷
有客方笑歌誰人吟敗荷但言為秋惜不道凝舡過
折柄刺芒在亂絲根本多江頭浪如屋今夜奈風何
杏花二首
窓外花開紅滿枝莫生玉下齊含雌東風到處殊無
定今夜清香屬阿誰
一點臙脂淡染腮十分顏色為誰開仍燈燈畫書幃
閑猶有清香半夜來
雙頭芍藥三首
金谷栽培異春臯養育殊一枝輕綠翠雙蕚索承朱
根是舊番化生來姊妹似同行並有伴並寢總無夫
共鑑匀粧臉偷霞點絳膚東隣與西子謝女共羅敷

解佩還曾否爲雲總解無情深難獨步力弱易相扶
卓氏彌傷寡長門愈恨孤醉誇紅粉面香着繡羅襦
盡好藏金屋誰堪作舞姝郎須待劉阮家想作秦吴
宰悵海遊步雕闌並向闕黄金難買笑爲爾倒金壺

又

國艷莊成總一般月娥霜女不相干春閨有恨須拈
伴夜帳無夫並怯寒誰道嬋娟沉水去好教劉阮凭
闌看陽臺雲雨如俱解姑[illegible]爭好有萬端
越艷吳姿總一般嬌貲之別孰相干雖同交甫江邊
見不似劉郎洞裡看未必[illegible]春帶寵却應同笑月
娥寒問誰能伴詩人醉不惜紅綃與萬端

律詩四十二首 吴律字

春草

日暖郊原雪盡時由小風吹處綠初齊人來花下偷
避客到山前路已迷洛邑少年曾作伴杜陵驕馬玉
爲蹄歌樓酒市無[illegible]處踏盡青青日已西

題紫極宮

不須騎鳳跨鯨[illegible]不訪蓬宮是我曾王發著書金簡
重碧牌題字紫[illegible]因思大道開閑意頓覺浮生事
事勞一榻清風曾[illegible]界無塵夢及三刀

移竹和倪教授

孫公爲義[illegible]顧池邊竹淺深此物空非今俗
好與公相伴古人心但看歲久孫堅操不爲牆陰尺
寸陰[illegible]閑日陶家無有一張琴

柳上見鶯

楊柳枝頭見適從[illegible]處來青春三月盡黄艷一花開
[illegible]元相織精鴿[illegible]與陪[illegible]吟得好未必乏詩才

贈王卿[illegible]

學併能言不自開[illegible]龍何異網羅開客來青鏁常遮
面人去長門深閉[illegible]閑威物寸腸絲欲斷雖群雙泪血

猶敎如何放我西歸去肯向相拋在臙山

舞馬詩 并序

唐明皇時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爲左右部因謂之
其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者凡數十曲奮首鼓尾
縱橫應節樂工數十人衣淡黃衫文玉帶立於馬
左右前後或施榻一層或令壯士舉一榻而馬舞
於其上文飾其鬣覆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
玉之類其窮催極侈如此余讀唐書感天寶之亂
於是作舞馬詩云

開元天子太平時夜舞朝歌意轉迷繡榻盡容騏驥
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繞破畫鼓頭先奮不假金鞭勢
自齊明日梨園翻舊曲范陽戎甲滿西來

題扇十首

儒扇

講罷窮神易吟成泣鬼文心當四海事手握一環雲

道扇

携持貞壇燕搖吟王笈書函題金篆詠皆畫五雲東

釋扇

把月行杉徑將風上竹軒倒持敲磬罷遙指佛書言

貞女扇

妾非宋家鄰亦笑巫山神便是楚王來掩面不從人

貞婦扇

笑亦待君捨泣亦待君遮黃金買不見妾貌好如花

粧婦扇

妾貌非不奇行坐自遮面樓上曉粧成樓下無人見

貧女扇

妾有一尺絹已爲身上衣自織清溪蒲團團手中持
朝尋麥隴去暮汲水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娥眉

寵婦扇

酒闌歌已闋解佩燈光滅羅帳隔清風玉腕搖明月

離婦扇

年來不把紫綃裁玉指摻摻弄素標一自征人渡遼
去唯有清風動妾衣

孀婦扇

巳寫共姜誓仍題節護歌更無脂粉污唯有淚痕多

華陽山和查教授 五首

銜斷浮雲截斷霞滿天矛戟競槎牙日來洞口廻龍
馭月倚風前開桂花暮雨勞連巫峽遠春泉流過楚
江聆物靈地怪非凡境鳳子鸞雛各一家
玉井溫溫浸月華幢幢松檜隔高千半峯已斷人間

路絶頂自開天上花可根白雲吟處是何堪行路望
中賒怪來得似希夷子借問如今有幾家
陰物背陰彌綿蟲游峰管午更呀牙須知南地饒春
色安得此風吹雪花紫府真人來最近紅塵俗客到
彌賒因何占得多陽地是南方火帝家
芝似高萊玉似少更多麟趾與騶牙雲横秦塞坊歸
賜風過荆州帶落花遊似赤松人已絶隱如玄豹事
何賒泰宫女子今何在好問當時秦漢家
朝隱真風暮隱霞鸞麟接步虎摩牙嵩嵓午日冬無
雪池礙南箕荷有花干欲高眠浮世外我思長嘯白
雲賒攀寧未必非仙骨兒有峯頭玉女家

華山四首

數峯向背隔秦吳有盡名山盡不如秋洒玉漿和沆
瀣夜張雲幄隱蟾蜍風迷丹穴來還近羽化紅塵事
總虛何日共君同去看也須閑步也騎驢
一條雲路誰曾到萬丈仙梯也不如好上青雲騎鸞
鶴更探明月弄蟾蜍風初定處雲烟合日未中時碧
洞虛山下不須騎駿馬爲言行客且乘驢
華陽山仞五千餘便是瀛萊亦未如泉脈無声通渤
澥松梢有韻拂蟾蜍朝登遊客談仙籙夜聽真人習
步虛見說猿猱猛似虎莫教山下養黔驢
諸山傴僂復盤紆唯有三峯勢突如酒母下來乘天
矯藥娥飛去化蟾蜍可爲世上殊方樂便覺人間萬
事虛安得往來巖下路不持鞭策駕疲驢

秋山

氣勢不可犯秋從何處通新嵐滴欲盡舊翠洗將空
徙倚寒雲裡倚樓殘照中快吟吟不暢長嘯入松風

太華

鎮壓秦衡仞五千蓮薰白日掌擘天旁連少華誠儆
類西顧終南只一拳大壑波濤終到海東峯松檜久
凌烟可爲梁棟爲舟楫一構明堂一濟川

宿山館 十首

下馬開門日已沉旋尋村路乞樵燈隔雲吠去誰家
犬踏月歸來何處僧瀨上風生千嶂吼枕前泉落一
床冰呼兒笑問今宵事身在危峯第幾層
且喜破窗明有月不嫌壞壁暗無燈解衣就枕方成
寐渡澗穿林忽夢僧一榻寒雲身卧水半宵急雨竹
敲冰雞鳴未曉鞭驢去廻顧烟嵐疊萬層
煙蘿斷處初逢舍雲竹疎時忽見燈喩磴未歸樵塢
叟破庵已去誦經僧暗龍吟罷庭無月寒狖啼來谷

有氷君看床頭鐵鱗甲雨痕苔暈幾千層
倦客待沽山下酒飢童先上竈頭燈行經怪穴思防
虎坐聽疎鍾欲訪僧手弄一張琴似鐵匣藏三尺劍
如氷調高器古無人伴身上煙霞空幾層
好勇不須探虎穴愛奇何用點犀燈當求義路勤行
已休把福田閒問僧一榻靜無塵世物半宵渾似玉
池氷起來題作清心舘與去泥汚千萬層
龍歸潭面千尋黑虎視林隈兩炬燈執爨正燃吹飯
火乞食恰值寄眠僧倦聽雨後諸嵓溜瀉憶春前一
片氷卧看滿山紅日曉碧瑶城闕聳千層
好雲入座邀爲伴野火當門借作燈汲水會來樵舍
婦採芝携去竹溪僧風嵒恭響聞顛木月幌微明見
斷氷誰信此來無路入敗籬拓壁兩三層
厨頭火滅童偷飯梁上巢空鳥避燈入夜更無同舍
客今朝唯有放猿僧樵庵已貯霜前果竹竈猶存臘
後氷誰道煙霄花上處一梯雲級萬餘層
解鞍息馬夜將深倦興貪眠輒廢燈感物忽驚塵世
事談眞却憶舊山僧當峰豹寢方潜霧隔澗狐鳴若
渡氷此處不唯饒物怪從來岐路險層層
遠村樵採皆歸舍近澗人煙已上燈禾飯未炊催秣

馬蔬黄初熟耆逢僧獸爭食鬧牙磨飢鳥近泉棲澗
刷氷若到紅塵人見悶不將氷雹結爲層

宿溪亭

一榻溪亭直萬錢滿床明月伴閑眠荷花不把秋香
惜又逐西風到枕前

過望思亭

昔日姦邪事可哀如今空築望思臺冥冥恨魄何之
去唯有南山暮雨來

望淮亭和君錫弃簡韻後　二首

澤國茫茫似十州有情空上夕陽樓可憐流水傳人
意莫望遠山添客愁南浦雪恩桑柿桂此軒春負插
花遊若論仕宦何非義二子無容敢愧羞
烟波何處是汀洲白鳥歸來且下樓木落更隨寒雨
盡山空仍帶夕陽愁許筍去是蘭亭客棹來非剡
水遊我附兩人同榜者仕方行義若爲羞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律詩四十一首

天都仙 三首

甘露洒時黃道開緋霞環處紫宮嚴金華未啓瑤臺
曉添月斧星共一簾
真童列仗嚴如兵詳甚節令雷風行伐閑一物不逐
性急傳口詔春陽生
天兵士萬著紫衣手執金幢路彩霓龍共玉麟相次
列群鸞班在鳳西

早朝仙 三首

紫瑤闕上煙霞琫赤玉堦前劍佩齊十二金童傳詔
羅雲冠星斗一時低
紫府真人朝玉京三千玉敬先進名叩頭欲曉紫煙
合但聞玉佩玲瓏聲
閶闔雲深不啓關霓衣夾道已成班須臾特詔仙官
入日月諸星共放還

朝廻仙

忽忽朝罷九重天便按蓬萊御紫烟趁得蟠桃花下
宴鼓簫諸部約三千

文仙

紫微詔誥都經手東壁圖書盡在家何日再遊群玉
府吟窻依舊鎖烟霞

武仙

冠佩嚴嚴坐絳雲環兵列仗是何人諸仙稟命群靈
肅玉冊金符盡在身

富仙

碧霞樓上常先曉白玉宮中愛早寒亂玉鑿成池浴
鳳渾金削就棟栖鸞

貧仙

莫惟先生身上貧眼看外物似浮雲房中除却琴棋
後更有門前鶴一群

貴仙

鳳節霓旌擁萬神五雲車騎駕龍麟腰間獨佩黃金
籙元是瑤宮第一人

吟仙

金編誦處無人見玉洞題時有鳳知昨夜忽然何處
去月中吟就白雲詩

醉仙

曾共諸仙宴紫微金鍾揮羽疾於飛醉魂已到三山
去猶整華冠齊羽衣

郎起仙

佩環聲動出金華　鳳引鸞隨入絳霞　行到瑤臺雲路狹　側身趨避王妃車

康仙

人間日月分庭過　天外星河入戶流　是物化金無所用　滿田種玉不曾收

寡欲仙

膝上橫琴鶴在傍　白雲衣共白雲裳　夜深閑臥南窓月　更有清風共一床

地仙

瑶臺紫府都歸夢　碧洞紅桂總是家　蓬島有時來問信　桃源無處不開花

王妃

琳琅宮殿本無塵　猶跨青鸞踏紫雲　怪得曉來天色淡　海霞都在王妃裙

麻姑 二首

折盡青林多少花　麻姑却在蔡經家　瑤臺好醉無人醉　鳳怨鸞棲空暮霞

不道風塵良苦辛　却停仙仗醉紅塵　青鸞一去無消息　只被麻姑誤殺人

閒仙

先生坐時雲滿榮　先生臥時雲滿床　白雲終日自來去　若比先生雲尚忙

棊仙

壺中白日何曾夜　洞裏桃花別是春　一局閑棊猶未了　坐中老却採樵人

夜宴仙 二首

閶闔宮中夜宴開　手揮明月坐瑤臺　不教偷藥姮娥到　却放投壺玉女來

明月宮中夜宴多　坐中齊唱白雲歌　瑤環玉珮三千女　不看人間俗綺羅

困仙

洞中一覺春風夢　落盡桃源萬樹花　竈上丹砂尋不見　騎鸞誤入阿誰家

一浴仙

玉佩珠襦白辟塵　瑤池浴罷臥紅雲　指揮莫放香波去　留與龍兒并鳳群

詩酒仙 二首

王播天書金版字　桂花濃醮碧霞箋　無人敢與爲詩敵　有客時來覓酒嘗

閑雲淡月為詩態春日春風是酒容玉女爭求新樂府金童時獻碧瑶鐘

太平仙

誰知我是太平仙飲罷浮雲笑暮烟更倚玉樓吟樂府斷虹消盡月明天

贈別仙

平日忠言滿萬金此時何惜贈君行好名不是良人事莫向人間留姓名

雪仙

九重天路忽難通誰與傳書寄閬風鶴馭三千無處覓銀漢萬丈一時空

埋仙

好雲消盡鶴空來一去麻姑更不廻紫府路從何處去碧桃花向夢中開

無妄仙

清風窓外雲初去明月池中鶴自還春色一簾閑睡過瑶花落盡不抽關

希夷仙 三首

白雲夫子踏希夷碧玉窓中下絳帷皓首勅成書總快病髙倫見鶴倫知

紅塵猶學今雖厭紫府新書近已齊三十六仙俱不見玉函金鎖印龍泥

悟仙

昔日聞人說上清如今髙步太元庭有時却憶紅塵事恰似夢回弄酒醒

恐偽仙

本希上聖忘言學傍見南華寓意書去偽即真雖有道未知人意自何如

劍仙

此劍曾將赤霄倚雲霄欲戰秋風起捲下赤霄磨玉山玉山色變龍蛇寒霜飛浪浩河漢精星辰日月分光明天生神物不可化曾向人間殊不平玉能不死常在腰一抹血腥猶未消莫教埋見延平水待與天地除凶妖

水仙

曾乘秋浪泛銀河飛盡閑雲浩浩歌明月一琛來拂面玉龍十萬總隨波

天上瑤池為別館海東金闕是離宮徐行按畫烟波國髙步却來雲漢中

昨夜曾游洛女家自知此處勝烟霞回鬟更整湘[illegible]

曲醉踏烟波弄月華
龍馭曾遊蜂水霞四來却坐赤鯨車夜壓止解雙珠
珮吳黙屏燈照我家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律詩三十七首

無累仙

塵世紛紛總是空花開花落幾時窮有人若問烟霞
事我是逍遙無累翁

笑仙

天上人間自不同莫將流俗比真風真風大抵無今
古萬事都來一笑中

憂仙

我是真人何所憂所憂世俗好多求相謀相詐何時
了一笑一嗁無了休

閑仙

禍福之來本自求世人閑語不同頭但知自快身前
欲不道永爲身後羞

又水仙 四首

紫金沙路明珠闕浴罷龍兒洗明月待來人世等麻
姑只被塵埃汙羅襪

爲買蟠桃海上花明珠淵藪王龍車蓬山諸子須相
問笑指烟波是我家

我是江湖都一掬海水雖深不濡足待教平地產明

珠但恐人更多欲
伍子波濤空森然至今猶有不平言屈原禍淺尤多
恣但恐有時來訴冤

勞仙

朝採藥暮採藥踏盡關雲一雙脚出一山入一山先
生如此何時閑有時兩脚不出戶不煉黃金即煉丹
先生手足已勞苦一心欲知河沙數却笑閑仙無所
為閑仙端坐亦相嗔大都世事亦如此相笑相恭無
盡時

宴仙

紫瑤樓上宴真人膾是鯨鯢脯是麟醉倒玉妃何處
去烟霞迎步輦隨身

晨起仙

帳外雙童持劍履一掬紅雲初起滿面清風激月
華瑤樂更把明河水

童仙

憶昔為兒跨竹梢誰何傳與太平謠如今羽化已千
載綠鬢朱顏更不凋

老仙

脚踏青雲身已老訪道修真恨不早曾見商周全盛

為向平時尋古風幅巾芒履走塵中俗人不識烟霞
客喚作無知賣藥翁

飛仙 二首

不用騎鶴不御風騰身拖袂便凌空方從碧海游三
島却駕烟霞上紫宮
十萬里餘都一息須知此道非人力有時閑望玉山
游鸞鳳滿天追不得

謫仙 二首

曾宴巫山十二峯歸來謫下廣寒宮如今已得瑤琛
賜便擇浮丘騎玉虹
自脫霓裳辭玉闕玉符金字謫人間人間雖與烟霞
隔醉舞狂吟免自往還

忘憂仙

鳥不曾宣獸不爭高歌鳳舞碧瑤城群童盡唱忘憂
曲也似人間樂太平

力仙 二首

崆峒道人良多識易以與為難以力豈無群聖可相
師亦有一篇言道德
挾虎搏蛟良有力扼斷鯨咽批豹頷虎豹雖獰却易
防蟻蛾口中藏白戟

急仙

但把真聲大鼓簫鳳來凰去不須招待極河上無徒
涉種玉田中莫揠苗

慢仙

急仙燒煉日盈罏慢仙十月未能半一人賣藥走不
停一人得金不肯換

又雪仙 二首

華蓋車前龍步滑紫微垣上鳳巢寒一時掃下塵泥
去却入漢家威露槃
人間多是苦寒飢短褐疎衣正弊時欲把霞衣都覆
蓋却隨玉女宴瑤池

求仙

神仙不知真與無其術可圖不可圖得之不得存乎
命躁不以命良可吁愚夫忘欲乘所愛父母無子妻
無夫本求長生不死術天厭所壽殘厥軀

玉霞弟子

玉霞弟子非無學金籙名仙亦有才却作左慈庭上
術誰將酒脯盡携來

藐仙

藐哉小哉其奈何牛蹄之水一泓多若居窘中能自
時不及唐虞古風好

飽仙

誰道真人能辟穀先生每食無餘肉隣家便是忍飢
仙餬口之粮猶不足

飢仙

粮雖不足氣常充直是根源久是功真久不惟能養
氣幽明亦可感而通

茶仙

賜得龍田不種花自携瑤水灌烟霞誰將玉樹雙枝
換只得春前一寸芽

狂仙

香枝羅面瑤池水霞艷裝衣閬苑花一半是狂兼是
醉急教扶去卧烟霞

迷路仙

當時抹藥因迷路平上青雲不用梯却似人間行路
者醉魂春夢至今迷

賣藥仙

跡涔蟻垤何須較芳草浮雲事可知曾向人間閒賣
藥塵埃滿眼看兒嬉

無知仙

蕩蕩大源巨派傾洪河

奇仙

奇哉奇哉有此仙胸中廣大可容天深莫側兮高可
仰滄浪之水太山嶺

不可知

歌謠綵作彩衣童筆杖俄為白髮翁走遍紅塵人莫
聞先生音在不言中

莫回頭

蕩夫用意終歸陰更有鄒原事可羞多少古人遺恨
在紅塵歧路莫回頭

無柰何

我曹意者非忘物自是為仙無柰何海水玩來如股
掌人心難處甚風波
無柰何兮無柰何失之哀兮得之歌巧拙其間不容
寸得失相去能幾何

謫仙

我是蓬萊山上客暫到人間管春色謝家池館客年吟
魂阜氏酒壚閑醉魄人間春色將柰何瀲瀲灩灩濃
如波歸來說與秦王女麻姑偷去唱為歌

勸君仙

勸君莫折楊柳枝枝無根本任風吹勸君莫愛水中
萍萍隨流水何時停莫愛春風山上草綠到秋風便
吹了更有籬邊紅槿花朝來錦繡暮泥塗不似茅庵
水上家碧芦門徑白汀沙兩眼惟分鷗與鷺口無巧
語心無邪不但無邪無寡欲釣得一魚心便足漁衣
便是岸頭莎釣竿自種籬邊竹

龍仙

雲是口中氣雨是口中沫口中噓吸須更間天下焦
枯一時活

鳳仙

百尺樓頭鳳一群聲如韶濩羽如雲開口一鳴天路
白六龍馳上海之濱

鸞

吹簫臺上曾歌舞留住秦雲伴秦女近來長憂紫宸
朝麟鳳有隨龍接武

鶴

任教雞鶩爭稗粃脫身一舉三千里如今直入鳳凰
池口啄琅玕飲瑶水誓群流落在人間為趙稻粱飛
不起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律詩三十四首

清虛臺題華州崔氏園

名園自鄭谷何况築高臺酷暑未曾到清風長自來雲嵐聯山靜煙水近池限誰更將松竹籬森四面栽

華州太守花園

南園花謝北園開紅拂欄干翠拂苔却是梧桐且栽取月山相次鳳凰來

送李守

莫說眞州南畔路楚望亭南路已遙只可寄聲來見問更難折簡去相招船頭何處逢秋木山下誰家把酒瓢且趁潮行急摇艣到江州後更無潮癸亥六月十三日與朱至撲生問得此到江後更無潮一句其夕枕上成篇也

擬和御製賞花釣魚

禁苑千花一夜開祥烟深處翠華來重輪日色輝天步萬歲山聲薦壽杯魚躍靈池初浩渺鳳巢阿閣正徘徊姚虞臣主方賡唱遂華儒生願竊陪

舞

十幅華袍遍壽堂仙家粧束學霓裳一雙舞袖翩翩勢湍院春風羅紈香巫峽朝雲無定意漢濱珠珮雜鳴璫歌声未歇全無力歸去重闈法學粧

錢塘江潮 二首

獨泝豈從天漢墜千濤爭趂海波遲奔声怒過雷霆歛亂沫噴來碎玉山塵土刮開心日外氷霜留在骨毛間君看江上潮平後恰似魚龍戰鬬閑

滄溟幾道入江淮此獨奇哉復怪哉風雨初隨霜練起雷霆低送雪山來豈無海物齊驅過亦似神兵合陣廻君向西湖亭上看杭州不信有塵埃

秋水

水與秋月色淸無一點瑕有情山共遠無根日初斜驚下沉寒葦鷗空遠暖沙旋將堤畔木學泛斗邊槎

題東軒 二首

我有東軒景甚君爲此行一如曬野外四面好風生但見雲連樹不知山是城重來如有約秋水夕陽明

又

我家東畔好範欄柳一林從水一灣城下人烟都似野城頭雲樹恰如山

中秋月 二首

青女霜華夜不收一天如掃月如流素娥奔去已千

古筱兎隠來還幾秋吟逼蚊雷聲徙息光摧螢火色
何幽塵埃两眼洗不凈安得凌雲萬丈樓
珠箔珊珊掛玉鈎金梯軋軋倚紅樓桂揺團影上層
漢桐隆踈陰繞半秋萬頃玉田和露白一環瑤水帶
霜流何人獨向繡幃泣燭淚淋漓香篆幽

九月九六首

九日一首上頰

運使殿院一笑并酬酒伴賢闗之句林旦次中

九日諸公欲上山淮東病叟正閑閑如從酒伴無懃
色儻論賢才即汗顔適載巨瓢尋陋巷仍封大軸委
樵闗不知我是扶犂手王二樹成林盡叶攀

又何必一首自賦也

何必南山與北山此心非獨此時閑手持白酒爲常
事頭帶黄華是強顔醉後浩歌來就榻醒時清嘯起
柚閑誰人遣我明霞曲聲在赤霄無處攀

又有人一首再酬

運使殿院吟筒之句

有人才思韋如山巳燕淮亭未肯閑親載綠醽溫病
骨更歌白雪慰蒼顔老憑書几猶操筆暮等吟筒正
啓闗两手塵泥俱滌盡金莖玉露我須攀

又栢家一首上頰

太守公一笑稼借劉伶事以奉老氏之教又借陶
潜事上謝明日之燕所以煩公一再笑也公蜀人
也蓮峯繡嶺即其奉使往來之道是以爲公賦之
公既感之矣吟哦西埋餅不依依乎程守莼之元

栢家賓客正尋山劉子藏身晝日閑忽爲著書驚晚
節更因把菊覺衰顔白衣來綴思沽酒繡嶺登高夢
入闗最好蓮華峯上路藤條葛蔓手齊攀蓮花繡嶺
在闗中社岡中謂之入闗往闗西謂之出闗蓮華峯五
千仞登奉者須攀藤挽葛纔嶺宮在長臨潼縣望之如
繡也

又堂堂一首上頰

通理朝奉一笑所以酬交鋒犄壇之句如賜一再
觀即一再笑至於撫掌也蓋其力盡辭窮緣大句
而變爲此章也

堂堂兵陣列如山羽檄交飛勢未閑敵國正強無備
處我師潜遁若爲顔巳張犬炬嚴刁斗更使轅門置
鐵闗欲就將軍送降欸金城禹雉莫能攀

又不是一首上頰

運使殿院一笑用琴儒事以酬稽阮之句也公詩

不來數日矣故用武侯強伏事也迺今日吟商復
來故用秦人關關事也諸公各以詩來四西受敵
師老兵疲困於奔命以其所備者多也故有逍遙
之句也復可一再笑也所謂驚坐客者是薛孟公
也短篇小章猶足以爲孟公邪公可復觀之可復
可可一大笑也詩者吾家之鼓吹也引声吟哦無
一事缺于其間亦復時自笑也詩中之趣公所自
得迺信筆及此

不是妻孥須入山著書未得片時閑琴逢嵇叔難施
手論比孫登合毁顏幾日偃旗兼卧鼓今朝延敵又
開關我師欲遁無歸路嚴壘如雲試一攀

除夜四首

春意怱怱又欲還一年都似片時閒青雲有路終須
到白日無情不肯閒仕老豈妨修古道更貧未肯憶
深山明朝獻壽何爲祝長著班衣奉母顏

但得文章與道深年來年去不關心幾時上得青雲
後兩鬢從教白髮侵匣內深藏三尺劍樽前獨抱一
張琴辭高調古彈將曉待倩春風聽此音

一燈高照草堂中大笑高歌送歲窮柳色花光將屬
我雪寒霜凜更相攻銅壺漏促三更盡白玉樽深一
酌空待到平明無別事只將詩句賭春風

前日慈闈獻壽觥爲親歌詠祝長生被君翻作陽春
曲却使巴人和不成

喜雨上山陽守

山陽太守奉更書盡東行裝載軸幃已有仁風爲惠
愛更留甘雨活焦枯稜塍帶溜蒼苗香麥隴歲烟紺
頡數看取北郊臨去日爭先獻酒是農夫

詠雪

雪者陰之類大寒之所爲於人無賤意着物有消時
萬草若相畏松亦自持閑塔不須掃山照與風吹

春雪

一夜寒声替不成讀書燈暗雪窓明起來待唱巴人
曲聞得陽春第一聲

春雪 二首

天上星榆一夜彫曉風吹緊下層霄溪頭岸狹流應
漲籬外春寒到不消數騎忽投村野宿幾人忙奔酒
家謠登高望遍東城路又傾詩兵戰寂寥

雪滿東風只到關西飛還不到長安鷺翅孤白精神
健鶯欲黃金羽翼寒遠嶺玉迷樵木徑晚溪冰壓釣
魚竿隴頭皷腹謳吟者但向深秋前後看

雪中書事

閑道西家高捲簾見顛吟笑雪花天東家正泛一杯酒北堂孀親夜不眠

秋風

萬物已衰歇乾坤正沉寥數声何處起萬竅一時號好木望君惜殘蓬任汝飄霜空靜如掃努力助飛鵰

秋雲

淡似秋河水濃於春塢煙隴頭寒塞鴈峽外晚江天忽斷月華隆乍明虹影連西風休強管飛勢自翩翩

樵家

隣叟是耕漁怡然只自如草迷春徑狹雀噪晚籬疎自向林泉慣翻嫌市井居兒童盡樵採手裏亦無餘

村家

堦前生蔓草門外是多岐老叟行無伴兒童飽自嬉鷗群巢衆樹狐迹過疎籬不肯勤耕耨豈凶為有時

漁者 二首

枯笠搖風雪滿衣年年辛苦事漁磯有時釣得鯉鯨上又被行人買得歸

家住前村蘆葦中一生無事是漁翁眼看波浪如平地身向江湖若斷蓬小艇醉眠寒夜雨短帆閑掛夕陽風營營市井應相笑不適錐刀盡是空

織女

此身非不愛羅衣月曉霜寒不下機織得羅成還不着賣錢買得素絲歸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律詩三十一首 五律平

雪十首

淮上飛花正皓然日車月御欲停鞭手形凜凜如無
地一片蒼蒼忽露天洞口似迷山路處斗間疑泛海
槎年長猶酒把雲泉醉大軸詩題錦不牋僧舍手抔
留煮茗漁庵餅貯借烹鮮書餘稻稌枝鐵啄慚乏綈
袍贈東肩白狸好張紅步障孤中宜樞絳戎旃橋開
寥廓憑風帚扶去紛紜憶劍侲猨犬正燃雲有蹈床
庖何在突無烟纈同未應門外同袁子曾費汗來赦
畝田

君看飛雪競翩翩雲將爭驅正着鞭人望已酬殘臘
後物華無值早梅天招沽北祿輸平日走馬西州憶
少年漏屋旋消濡絳袍破窓穿過濕銓牋蹄涔易見
真窪滿蕢七難辭僞色鮮席戶冷厭人刑迹朱門熱
炙客摩肩紛紛萬事還如此寂寂幽懷盡舍崩流水
明中爭趁月斷鴻深處獨藏仙非家漁棹空聞笛何
處樵村只見烟農好耕農相賀了半衣醉卧久賜田

又

侯欸諸祠方儆奠張車回五驂既拔轍雲如大鹹
生淮浦雪似繁星落梵入有客弄花知樂歲何人感
物惜流年南城病僕惟酒西郭詩章但買牋隱伏
急因明處見垢汙多自夜來鮮傭將稗穀饑糊口縊
去濡薪未息肩白面鞴膺紅錦臂烏山閨獸赤猶狐
卻燃燈坐疑爲夢欲上樓看恐有仙玉鏡臺前侯皓
月碧紗窓外弄青烟樹頭還有鴉棲否船底寒沙水
畔田

諸少逸騖追無前我乘瘦馬持短鞭史添一老吠白
雪翻但兩兩眼看青天詩中戈矛欲揮我君家伯
仲空忘年笑戰有梨栗管倒囊抖擻無遺篋誰知
群形消即露卻還本質汙與鑄由塵有蓮尚塞戶樵
夜無布堪擁肩孺兒上塲勞且禁孫戊曝日掃與湖
人間安得真洞府空中失腳飛神仙明月隨來會星
斗白雪迎去升紫蓋溪灣留下斷虹卧山陰亦有玲
瓏田

一夜五宮舉花然枝臺笑電揮赤鞭何物變爲淮上
雪餘花散入江南天東家乞火濕稚子西鄰賒酒娛
高年樵翁頭上笠藏月漁父手中帆卷烟庚子貞家
但是菜飽通爪韓彌稔鮮卞郎方弄絲杯杓斯即已
亡羊解肩當門正好張敝席隅罏可笑翁華扇是

珊珊上樓珮恰如冉冉升空仙牽牛童見飲河濱扶
犂老子耕雲耋漫翁何處拾瑶草目有梅花大庾田

又

江西詞客休刺船馬上俊郎休弄鞭且看滿城花落
地恰如窮谷曉時天松林獨幹凌堅滯麥壠跦毛白
少年尖大信宜將筒裡鴻書須用帛爲成月中兩艷
非投腈物裡于形不較解衆好一環圜井口有時赦
點雲山肩紛來上相揮長康側㕥諸姍蔽田旃不畔
誰爲佩珠女車中人是行雲仙吟裁笛竹清梅瘦忽
變琴桐濕更耋近日無錢酬酒媪且教借貰浸翁田

又

昨宵夢看六龍淵鶴御鶯田墜曉鞭鳳頂落花春晚
後一床清水月明天門無黃雀張羅地室有玄熊應
夢年入竹好鳴寒玉珮寄梅兼附白雲成楊妃繡段
披方穩李逸鳥紗裹更解避色莫投莊婦指弄香酒
撲舞蛾有群烏噪過巢無樹一兔奔歸獵有旃溪叟
正如翹蒂鶯山翁彌似出塵仙僧蒼鳥伺齋餘飯客
寵猶棲巢後耋且報漫翁來掘壁牆閑便是我家田

又

吟懷忽共雪紛然飛逆餘骸门可辦罔極之恩無報

日雖平兩感㕥秋呼天身騎驥奏成童歲手握稜視未
卅年三酬今㕥將及斗一揮那筆恰盈成當時紵束
頭毛綠今日衣濡皆血解楚泮酈儒斬硯目秦閑父
老舊隨肩中心但比孫青檜外物無庸大赤旃毎指
多圖爲酖毒自言寡慾即神仙房中得子眠溼席突
外從人笑冷煙以此終身慰衆壤不須闕舍與求田

又

苟翁猶慕李唐賢漫更當車我執鞭蘇下兩騎將逐
驥墻間一穴欲窺天兵鋒甚銳逢今日鈇陣横行記
昔年特鉞揮金何用劍揆書揮羽不須戕勇騎龍子
神彌後笑抚屎吮血正鮮一鼓已輸元即手雙矛將
解敵人肩我徒北首思投甲于使西來約卷旃自是
見嬴謀餌虜却云養氣欲希仙已嚴軍令除添竈但
恐師期忽舉煙敵若渝盟扣掩擊衝車突騎占平田

又

團圓解嘗地主錢荊梢竹樹蔽斜鞭鷗鷺飛禾魚沉
淵界量蔽地禽冲天梅房處女驚坐禪草頭稚子松
香年浮光飛沫人游川斜行大字鴻書成壯士可論
持守堅美人休說容華鮮乞餘之夫尤莫羶附炎之
子彌貽有穿花走馬錦韉韉盡雲閒武車張旃號蛺

淛路空遺鈿陳妃倚闌真神仙有人情似山中呆甚情濃如春深煙留下斷芦雲蒹翁長令雪淵准之田

偶述

寂然閑地好絃歌胸中森森無仞戈自適壯圖終有用未知時事竟如何千金似糞無心顧一劍如霜為國磨吟鄉麼眠詩骨瘦酒鉒消愁醉頰酡起登夜閣東明月笑倚寒山望太阿誰道吾儒無壯士蘭生功烈勝廉頗

催粧 二首

麿巷子方樂奉樓子幸俱所期為列女愿不訌庸夫野叟田無璧仙娥佩有珠賓歡迎弄玉隣腑寔麻姑自是閨中秀何煩臉上朱君看閒風客親駕五雲車

又

行事從來號濶迂酒間詩興便豪鄰盧公誤妾平生事嫁得東皐卧草夫

錦被堆

春風蕭索為誰張月幔仍燻百和香遶處好將羅作帳織來堪用玉為床風吹亂展文君宅月下還鋪宋玉牆好向謝家池上種綠波深處篤鴦

神宗皇帝挽詞

顧託艱難後宮城晝閉閑師屯五校齊日馭六龍閑易貯金莖露難尋玉府山裕陵人散後猶望白雲間

又

昏殯龍輴動森森鳳輦移迎神帳殿遠背闕梓宮遲日慘河山路草枯霜露時蘇庭覺蕭灑應誦蓼莪詩

代人進太皇挽詞 并表

臣某言得本道進奏官報太皇太后靈駕某月某日發引者太皇以憂勤損壽主上以諒陰不言事有司存舉無隆典中謝伏以大行太皇太后以太母之尊攝本朝之政扶持大業擁佑聖躬心至公而貫乎鬼神德甚盛而格乎上下物皆受賜事有成功奄弃明時側承遺語陛下以嫡孫之義而持重以聖人之孝而因心行已過哀動皆得禮外雖聽政內服通喪奉几筵於晨昏盡用山陵之制度蔽金棺殯日月有期儀仗所施吉凶皆備至於靈輿發引挽士哀歌曲盡上心無遺一物臣官雖補外守寔由中不惟螻蟻之微敢貢蒭蕘之語

九載憂勤事傾心為繼明手扶天柱起身御日車行大業真無負全功定有成生民正歌舞萬丈玉山傾

又

絳節排山仗珠襦換玉衣不乘黃鶴去即御赤雲飛
受謚心無媿朝真德有輝太元庭上客閒義亦歔欷

又

一自姬周後鄭乎有此才明將照幽隱澤欲被蒿萊
外屬私恩絕本朝公道開勒銘何處好萬歲讚音嵬

又

玉殿兼宮啓龍輴叩陛初儼兵猶警夜列仗已當車
路指新陵闕齒留舊簡書移班近東處風月一簾虛

又

導蹕鳴鞭去魂車戀闕遲梓宮何處宿幄殿夕陽時
天上有名姓人間無路岐三泉深下穴神御復何之

閻侍生挽詞

可惜方剛士平生氣貌嚴有朋推白首無路弔蒼髯
地下新潜德人間故養恬儒林與孝友二傳子須添

又

一夢龍蛇後雖尊博士星所居城見月仍用栢為庭
白馬車齊送黃官戶永扃松陵今夜客慟哭入冥冥

苗戶部挽詞

雄負文翁志何慚國士風王廷曾抗論廟略合銘功
玉樹埋平地朱霞落半空故人遺嘆在秋後有驚鴻

又

已矣公歸矣哀哉拴柰何黃宮無處樂玄冕有誰歌
南趙生祠久東川畫像多孤窮親黨在共立碣嵯峨

林澹挽詞

國士青雲器儒林拋余羽儀丹穴鳳頭角劍津龍

又

玉筍班雖貴白晝奄恭人亡其政在尚可訪遺蹤
夢無回處樹拖指幾時逢白日萬事付哀鈴
壺一矣行爾殺黃壺到便刀松陵詩莫和慟哭不堪聽

蔡學士挽詞

十分星弘間廣以不逐金龍拋使節玉笏謝朝班
世德元明休字之王尚閒閣功圖未登歸老負江山

又

令也雖亡矣但須銘此墳劍中尋故事江外訪遺文
遠思歸源水高風可白雲忠魂在斯否義亦不忘君

又

點素儒綢宮新校使章空潔身辭白日隨柩載清風
義與人心在名須江水窮諸山同峴首有守勝羊公

又

且止明旌住玄堂即閉關素絲縈柩往白璧洗車還

身後千詩在生前爲事關松陵哀然客來弔自湖山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挽詞 傳家本作挽十五首

蘇子瞻挽詞

赳赳公終矣斯文將奈何新書傳異域舊隱寄東坡直道謀身少孤忠爲國多死生公論在高義山峨峨

又

白玉棺無價青冥弃有書奔星來客路走雷去隨車官是修文許人同上行居峨嵋山下客誰是騎鯨僊

蹇侍郎挽詞

舊德朝之望平生男所爲赤心逢聖主皓首棄明時路入皇宮近誰將青翣移有人誇欲絶莫誦蓼莪詩

又

一閉玄堂後更分明與幽雖辨白日去不忘錦江遊古檜蒼顏在孤雲壯氣收文章如可詠道使入西州

楊崇賢挽詞

彼美朝之望光終不較年醇風隨入地義氣去陵烟身後人人慕生前事事賢故交貧與賤況痛欲呼天

又

門靜車聲歇庭虛燕几閒芸籤新汗簡荀舊清班事寄浮雲外身從大夢間復爲長夜寢慟哭入玄關

韋侍郎挽詞

徹瓊衰鈴動嵾榆素幃舒明旌光啓路畫翣側隨東
長夜玄堂近平生撫坐虛消曳泉戶闔挽紼且徐徐

又

野水鶴猶同舊山雲不歸不歸將奈何但恐雲無依
公是吳中老吳人愛公好公好不來歸淚灑江邊草

林殿院挽詞

吁嗟人兮而有斯人以義爲質兮以剛寸身内明白
而外昭哲兮氣貌甚直動則不苟兮可使之爲國可
使之爲民使之爲國兮取義舍生使之論事兮傾出
赤心世方好柔兮我方剛彼爲轅下駒兮我方鷹揚
彼作威之臣人莫敢當我方藐視兮直攻其彊彼作
福之臣兮烹煎牛羊羅列酒漿我方折其七箸兮務
矯而不嘗以甘易苦兮自以爲常以退爲進兮如寢
諸林所往所居不容刀筆者害兮讒者有嚴憑必霧
兮伏必發照姦膽兮破姦穴小姦積怨兮五藏欲裂
大姦睢盱兮其皆有血口且欲吞兮齒且欲嚙何誣
之不誣何說嗟兮修兮三寸之舌顏淵偷飯曾參闇
發慈母投杼兮其誰不信所賴公明兮得無悔吝夫
何不幸兮人之云亡誰司天命兮付與之不長揭丗

歸兮歸晉縱望江湖兮歸故鄉太行山上秋風起度
汾梁兮盟洋水符幽東畔吳淒涼山陽猶有舊兮怨
吳人俱望楊子江東車白馬迎道旁故人亦有孫與
婦更要人今歲寒無家洞庭橘柚正青黃鱸魚鱠美尊
美香且醉哀鈴送酒觴一辭白日掩玄堂玄堂一掩
難開何夜復夜兮何時停負高才兮成鬱鬱措高義
兮徒只箕一心在兮湖水清魚軍空兮山月明悲慟
處是松陵雲際兮鳥哀鳴念骨肉兮推心形鬚鬢班
兮呼嗟描

甯倅挽詞

人生如逆旅來去何容易對面正談笑轉頭成夢寐
傷哉手上書已失胸中事義不復繼驟洒盡萬家淚

又

記得高山否獲東非所歸誰迎嘉兒去寄逆向雲飛
泣盡孫兒血空遺舊日衣容州公與去此地故人稀

又

平生富禮義至死不磨悔更無桃李淋采惟有銀魚佩
一家將奈何九子尚無配兒子且勿憂幸有山公在
山公乃太守寔公也

李朝議挽詞

一徑洪井到虔州見說洪人總[illegible]旅未望聖朝今久
任若論明吏合封侯高才所至即無書序使予今可
鎮府故作此封傳野史不須銘死掩諸幽

哭張六并序

張六子莊死矣十一月十三日夜四更時稍用素
服望其所居哭之哭且為詩明旦澤諸以書使孤
甥老老致于柩前嗚呼哀哉

哀視目已瞑欲語口已禁欲動肉已寒欲書手已硬
惟有心上熱惟存心中悲此熱以史間此悲無休時
所悲孤兒寒所悲孤兒饑苦若後若苦此悲入土

招故顏琛挽詞

魚有所歸鳥有所棲孤墳無主子將何依葉[illegible]之裘
衆子之粮但學汝航往歸故鄉

雜文

禍福戒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不在
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
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過而積大德自小
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使纖芥之惡形於思
慮其於行事一有涉於聖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
而不敢復為況至於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
為虛名視仁義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然
遺于孫而其心不知恤況一身之幸而忘終身之患
其以一時之幸速而終身之患繼數其亦遂戰者不
見泰山乎

安吏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氣熊
精堅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字曰熊熊既
三月剪髮為着孩而名之曰安叟蓋天下未嘗無異
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其所
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
判於古人文章獨見於天下其法可傳於後世身居

窮荒僻陋自與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大人之上夫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自視無有也惡衣弊冠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賤而已之所榮有餘猶充足乎文繡饜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榮退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盡其身為天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可然後就也起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解芒屩而朝脫牛衣而相其處偃然如寢弊廬如乘故車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於下朝之老成賢有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邪者向心而共講曰是法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人歌而千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弗為之可也知必為之是猶穀未熟而穫薪未析而爨羹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為民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躰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卑之如奴虜自若也剛為上公慕為逐客吾方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也安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窮達貴賤在乎命者未知可也若父之命子不得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之意奉以始終無墜厥命

答舜問

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況天下乎事蓋有不幸而有之者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為舜者宜何如安坐而視之乎不可也置之於法乎不可也枉天之法乎不可也三者俱不可為舜者宜如何曰將負而逃之也豈舜之得已哉事蓋有不幸而有之也以父子言之孝也以天下言之公也以萬世言之教也不得曰以一父之私而忘天下也天下安有無父之人哉其得天下以孝也其失天下者亦以孝也舜之所以為舜也孟子之言是也曰非也

嗣孟

言性者宜何法法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性與孔子之言性　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於孔子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子之性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顏子者也衆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

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顏子則為顏子之徒也習盜跖則為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源流而為澗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善待賊者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捍之計是於財則用心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充而大之可也以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續薪縱火於其上其萌也可冀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復河說

河為中國之憂久矣古之時洪水泛濫於中國而河之害為甚故禹於河其力最勞其功最大故導河自河關歷龍門華陰底柱洛汭至於大伾又離二渠以殺其湍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漯川是也過濟水至於大陸乃播為九河以分其勢導之北行至於海濱然後合而為一謂之逆河注之於海夫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崙經於中國注於渤海是其勢所從來者高其[illegible]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是逆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為隄防堙塞之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其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為之勢因大地以為之防因渤海以為之壑其所以順水性制水之勢其道何如其道萬世之道也其法何如其法為世之法也故決溢之患息而中國之憂去功施乎三代而無不賴其利矣此非聖人之知乎謹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鯀治而績用不成殛固謂為堙洪水豈不謬哉隄防堙塞盡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己利壅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齊乃築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閒引河溉田苟顧一時之利而為之故遂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生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之計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

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既作遺害後世矣嗚呼隄塞者何為哉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卒閒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國朝隄防修於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徘徊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於稍怠決而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千胥之力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於捧土而塞尾閭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為今之計莫若遵先王之法求禹九河故道而穿之命通古今賢知之士不以爵位高下而與領之命善計強幹之臣以佐其事召募天下通知水利及疏河濬川吏民之能者以克其使令乃過鉅鹿由平原至渤海行視故道計其道里與其年月與其功徒與其財費計定然後舉事此功一成萬世無患矣難者將曰財費不便蒙對曰復故道亦費不復故道亦費復故道其費大而有限不復故道其費少而無窮與其就無窮之費孰若就有限之費哉以其就萬世無窮之害孰若就萬世無窮之利哉亦可以道而圖之爾唐肅宗之初安史之亂兩京河東河朔其用兵一切之費盡出於江淮然而江淮之積常有羨餘而民亡怨嗟者用得其人爾今天下西有巴蜀之饒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積誠能任使得其人明於利害而不為苛細者使領其事又使得自擇其類而佐之則事無不濟矣難者將曰民力不便蒙將對曰今濱河郡邑苦於水患甚於疾病若聞朝廷興利除害如此孰不手舞足蹈而樂聞其事哉所謂佚道使民雖勞無怨者也誠朝廷能設法將有以償其所勞示信於民民孰不從而信之爲非不愛其民也然而以地之形勢必須掘九河愛民者孰大於是誠朝廷愛民之意深可先命溫恭謹厚有古人之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慰安其意然後人人相告之朝廷愛民之本意也難者將曰當水之衝必徙其民不便蒙將對曰朝廷固當設法資其所徙之民其閒傷民之田廬朝廷固當設法以償之又乾數郡河地必得美田且不下數十萬頃亦足以償其民矣民得無水患其始既得

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而商之時自湯至于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况居天下之廣居復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與天下之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行矣是故益之義貴乎剛剛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内無強臣擅命外無方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何足數哉故棠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之制盡復先王之政盡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不足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亦可分其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伐河之卒亦可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道耕之事云耳嗚呼九河者不可不復也

越鄉銘

彼會稽者是為東越土厚木肥山明水潔朣朣朦朦如行鏡中人物俱秀塵空一字雲鴻冥冥霜風稜稜前有黃公後有子陵亦有謝敖澄靜寡欲脚踏浮雲身卧空谷曹娥可奇老婦可哀三風之野乳乎枯撒賈臣嚴助考其心迹可為高才不足入德是皆可述非不足云以公有道可吉鄉人

書蔡黎傳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斛升

之上則濫矣兄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猶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勤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之乎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書鄭君傳

江寧府句容縣廳壁記

縣令之設其本在乎教化聽訟決獄蓋其次也給斂期會簿書一切又其次也古者以年行選民置為鄉官所以佐令教化也鄉官出入閭巷朝夕與民從事與其家人無殊故能知其僞察其疾苦也漢高祖入關天下猶未定也已置鄉官矣如洛陽董公壺關湖城三老此輩論議皆有益於人之天下何況區區一縣乎其後賢有道者處之甚衆如爰延黃教化之風皆其身之所自出其益可知也後世鄉官雖存而名實與古異矣縣令者孤立於上而下無所輔又其官勞事劇竭盡一身之敏而日力不給則教化者固其有所不迨也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商賈者安於其肆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夫商賈者市井之末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illegible]可以息盜也然不虞之戒不可不講蓋民之所恃而為安危者城郭也若夫鋤耰不施闕廢不設戒事不講武備不修豈可以言哉亦習於其故而已矣則令之方略威信其所蓄積而後施者不可以無素也虞翊之於朝歌習齊之於會稽即其人也則縣令者不可不重慮之者不可不忠不可不勉也句容者因山為名以其山形句曲而有容也取其容不取其曲斯為正人矣正人

者天下之福也而況至於一縣者乎容者非自容也所以容物也所惡夫自容者為其患得患失之也安有患得患失而弗為弗正者邪安有弗正而弗阿弗隨弗殘弗害者邪則正而容民者真縣令之事也前代縣令治行名迹見於吏民者晉之劉超宋之孫謙齊之周洽之輩是也景德中我外父太常博士王公寔鄒厥後其徒相繼而處者蓋有人焉越至於今有慎大夫者所居不苟故取前人名氏列於廳事之壁意者近乎史也覽其名氏問諸父老必有歎息而後言者遺愛可知也諸君子不泯矣來者勉之慎大夫端人也嚴而能恕昔者彭澤令陶公遣一力給其子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嗟呼如陶公之用心肯有暴人之親虐人之子營己之利者乎如此則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身不積於其身殃不遺乎其子孫知利其身而不知恤其子孫者豈不哀哉故因大夫之恕而及乎陶公之恕焉也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天下名山水蓋衆所思卧以遊之可也予思浙江湖卧遊之不足即予二三子與語又移簡閩吳中士大夫作為詩歌又為之序曰錢塘江上有亭曰望潮方中秋時潮出海門入于江口猶未見也潮勢轉進隱隱有聲氣俠凜然如此須臾間其勢轉大望之如飛練如風雨聲哄哄然人語已不可辨矣及其至也聲如戰鼓如雷霆狀如雪山沫如飛霰俄如大寒如深山窮谷龍嘯虎嘯而風雲暴至如孤峰峭崖崛起壁立如決大河之源於千仞之上如戰勝之兵連營齊鳴猛將勁騎並驅爭先追窮寇而赴勍敵如蛟螭突起鯨鯢鼓怒更千尋之巨浪鼓萬疊之洪濤勢搖玄山氣吞白日舟乘潮上下若驚鴻之度絕嶺激矢之入窮塹所以周萬物之常盡萬物之變未足窮其形勢者也此吳中之所以矜誇自負以為天下奇觀家樂也蓋壯者對之如大敵勁雖奮怒意氣凜然毛髮俱豎扼腕稱快其次心目開張刮去昏濁如醉忽醒如夢忽覺懦者心神沮傷抱柱股慄顧視左右作兒女之狀失聲怖悸蓋其可駭也如此余聞波濤之勁直周處之雄烈陳蕃之義勇諸葛之奇正謝安之度單李光弼之決戰汾陽王之大勳思其人恨不得見得見其人如見斯水得見斯水如見其人不亦快乎序未畢宿州汝弼曰山陽倪大夫始從有義於予子能以文遺大夫書之北軒求余曰北軒者大夫燕居

講學之所也今天鄣縣吏事十倍於前雖有餘才精神氣力少綏則事不辦矣山陽名劇縣大夫坐廳事至左癸顧左右問有無公事於是退坐北軒取書策賓之傍無私玩紙墨筆硯寔試于此客至引入與之笑語評文賦詩月影在簷風声在竹對之坐卧如陶令之寢北窗也自力有餘夜氣既息心形裕然諒及所養曰充以大發而為政何施不可此邑人之所以悅也令之下慕慎令叔良才吏也與余論大夫至於歎息曰有如此之令崔尉政辭寔佐令事其為人忠厚樂道大夫之善案辭是為可述也方余在西郡時大夫數自家相見及余就館于學大夫禮義有加前世達官貴臣舉為抒相修鄉里之敬庭參縣令身衣白襴用士禮也以余不肖黄綬下士未命者也而親屈大夫如此顧無以謝大夫大夫吳人也賞以湖說歸之則大夫感余文游江形勢盡在目中其心浩然能於是遂賦歸去來乎

題陳吏部詩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來使關中其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於是獲其詩案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

郎幸有如平日公父嘗教之讀詩可也如與之書詩則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雜文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爲也矯性之僞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爲桮棬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弗思而已矣奚以謂禮義者所以克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爲哉奚以謂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實物而不可學也亦孑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儒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象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實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僞也

辯曰荀子過矣夫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爲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僞與作僞之僞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僞則何事而不可言僞言情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僞名則是欲貴之則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僞

荀子曰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爲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爲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厚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爲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爲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爲善哉性惡而爲善譬如挽水上山善而爲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然而燎也豈不順也意者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爲天下也不然何以爲天下聖王之興豈爲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皆後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皆從而爲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

孝衰於親則是雖孝不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言為如何

四維辯

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其說者為誰管仲也非其說者為誰子厚也以為廉不苟得恥不從枉又以謂廉恥二者不得與禮義相抗列為四維蒙以謂大不然二氏之論俱失之矣夫禮者何謂也禮也者履也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由閨門而達朝廷由朝廷而達天下得之則正失之則邪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禮之義大矣哉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剛人道之有仁義義之義大矣哉廉也者何謂也可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進而進之可進而不進者有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有之矣善莫大於是惡莫大於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諸侯行之可以化一國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是何憂乎邪侈淫僻何憂乎爭奪犯分何憂乎亂臣賊子何憂乎德義之不興何憂乎刑罰之不措廉之義大矣哉恥也者何謂也不仁則恥之不義則恥之無禮則恥之不智則恥之不信則恥之恥不仁則將為仁矣恥不義則將為義矣恥無禮則將為禮矣恥不智則將為智矣恥不信則將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恥也彼不為是而我為是恥也彼致其君如是澤其民如是我不如是恥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恥也恥之義大矣哉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有善惡者何也物誘於外而欲攻於内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好於其間也養之弗充則性之弗固也况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蓋鮮矣於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汩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於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苗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

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𣗥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見善則勉見不善則懼此所以去惡者苗之外物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為君子卒而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瞽鯀為父亦捨父而習他矣不善習者雖父堯子舜亦捨父子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殺軀以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太山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於後世乎亦已過矣

論兵

朝奉大夫胡公赴濟州太守過于山陽至于南郭即學官而見之且有問焉既卒其說遂及西戎答曰四夷者中國之外患也而西戎最甚其故何邪以其所備者多故也關中之五路河東之四路皆所備也曰一路弗之備邪賊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備也其備如此則我師之勢常分賊兵之勢常合以其所合攻其所分此兵法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略如何答曰在問辨審問而明辨之繼之以精講則方略出矣以韓信之奇以累勝之師以敗軍之將猶且敬而問之此其所以無敵也蓋多多益辦者才也戰勝而好問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將有五德智為之首信乎孫子之知言也蓋以其書致之圓深微妙諸子弗逮也此兵之難乎答曰兵為最難其形有常而其變無常其甚者如飆風如猛雨如雷奔電騰如逸群驚鳥從空而下如伏獸如攫豹怒虎忽起乎前忽起乎後或出乎左或出乎右於此之時意氣自若神色不動如坐乎戶牖之間簟席之上顧視裕然方且左右前後而應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勝矣以曹操之英而畏孫權以孫權而畏司馬懿以其用兵之變化有如鬼神也及至與武侯相持二百餘日懿終不敢決戰則必敗也蓋兵之難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難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遺我者乎於是乎述兵之難也

策問

内家令有得字行高校脫

辨

兵術之所恃者將也將之難久矣蓋勝有所
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馬宣王之能不足以
當武侯是勝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陽之寬厚李
光弼之威略兩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
而歷代名將如此之衆才全而 所者豈無一人
于我以傳考之其人為誰
古之學者能言之類據經辯道不牟於世儒期合於
聖人而止其發為文辭教嚴渾厚確立堀起汪潤
優游含光玉潔綽約者其指有餘辯博者不煩而
肆如此等其氣之所養心之所自得不蹈不襲是
之謂有本去古浸遠其風下衰學者所甲而觀業
與夫長而從事皆誦當代之文諸家之集此李唐
諸公所以慨然發憤思有以革而[illegible]之也方今所
患何以異此如將使古之學貴乎有本使之自養
而自得之也世適何繇輔之以開拼然之以隆行
善之善者也夫學而弗行猶弗學也行其所學者
聖人之徒歟
天子之所與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
致業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如此
則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之有法士之所學者

豈　問　劍虎

不重故亦有法上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與共天
下士之所學者自重有法故不負人之天下此所
以治而至於大治也夫五代之亂其法不足言自
隋唐而上至於炎漢其法可考有無得失究而言
之以觀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亢陽之變屬在西北而饑饉存
臻關中為甚加之以師旅有司之臣日夜計議方
在用度不足至於救荒振饑民之所恃而全活者
為之奈何嗷嗷赤子餬口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閔
憂側身西顧將欲援而出之溝中也而其術未發
蓋聖王學問至於為堯即一日詔問諸生所宜之
策二三子何以待問
世雖甚盛不可不講者兵也兵者國之大命也食者
兵之大命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先議
邊糴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
強弱史氏所載可得而考也諸公亦嘗講之乎夫
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故雖積粟歲鏹所在盈溢以
漢武用之文景豈嘗掃地盡矣則今庶用度不足
以制方鎮之亂者何足恠哉善戰不如安邊戰而
後勝不如代人之謀能取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

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為雖
乎不如是不足為將之善者也

經者聖人之所以盡心也謹其始亦謹其終然其始易知其終難知是何也蓋書天子之事也終於文侯之命可也秦費二誓何以與焉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西狩獲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子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謂也易之為書也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子於二禮所載終始不聞二三子考之各以詳對

古之所謂學者非浮文之謂也其所以蓄積而發之者凡皆為道也是非特為己也將以致之於吾君又將以措之於吾民也吾君從之耶是為無過之君也吾民從之耶是為無罪之民也有是道者必有是心古之君子皆然後之學者其欲能與於斯乎蓋史氏所載世有其人其詳可得聞乎如令董仲舒之得君黃憲之居官任使斯亦斯人之徒歟論者謂任昉過董生沈麟之比黃憲則二子亦其人也諸生以謂如何

古之善為兵者各以其書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馬穰苴兵之正者也孫武兵之有術吳起兵之應變者也三人者可謂能言不可謂之已試矣然其略亦有已試能取勝者乎晚有鼂錯者其學雖不主於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盡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謂知兵也其亦可謂必勝之將乎

鬻海為鹽其利最博負海而居者世從其事其輕於犯法私置牢盆業已成俗而不軌逐利之人構成黨與數十百千自為一輩扶兵持杖白晝公行綫則為商忌則為変此大盜之本也聖朝患之故為之嶺上禁戢其價率以甚賤而制三歲之入所省太半矣縣官用度勢有不給議者以為非便然一歲之獄與夫告賞之費所省若干以夫若干所省補其所亡太半亦足以相當矣若夫國之經費宜有方略以佐當今之給諸生從事於學術久矣其亦有說乎

宋有天下神規聖略以唐為監精兵悍卒萃於京師郡縣之勢矯於方鎮根本固矣本末大小形勢甚順然行之百有餘年所矯已過至於武備不講壁壘不修池隍不浚郡縣之勢太弱守令之權太輕

门答罪已上謹視其法有司所擬議論堅定雖情有可矜恐有已甚而罪不應者一切以律從事不當獻而讞之猶且不敢而況行法外之刑乎故威武不足以禦侮刑罰不足以沮姦非所以戒不虞思患而豫防之也盖聖人制法不能無弊唐虞三代其弊皆然亦在所救而已也然則為之柰何

古者建侯啓國内自王畿外至於遠服各以其國大小相維列為蔽扞所以内嚴京師示天下以形勢也其盛則述職脩貢四面而至王帛交庭受天子約束將命而歸於境内是爲惠澤其衰則霸者用事設為五禁尊王室而庇生民雖有強國畏威而服義故夏商周又享國永年姬周卜世寔過其歷此封建之利也而諸儒論議所見不同究而評之孰得孰失

命箴

命者何曰貴賤曰夭壽貴賤以德夭壽亦以德然而德者焉非獨命也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無不得其壽者獨顏氏者不得其壽耳自四凶至於盜跖無不得其死者獨盜跖一人幸而免耳斯皆可謂之命也盖有幸與不幸焉尔夫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才而篤焉故惡者天必厚其毒故盜跖就壽不若速死之愈也故萬世之下言惡者曰盜跖而已顏氏雖夭而其人見於後世如何是以萬世之下言德行者曰顏氏而已故顏氏雖死至今猶在夫得壽者孰大於是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雜文

代人求薦書

某官閣下仕而不得其志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者宜何如是必有待於上之人爾然上之人有可告者有不可告者可告而不告之非也不可告而告之亦非也嗟乎捨閣下而之他人是豈可不為非耶然而以卑賤干貴以不肖干賢其實有此三罪惟閣下不以某為狂然後敢畢其說夫天下之人其所以待於上之人者不過推而為之也然推而為之其亦有取於廉與勤乎如不取之則已如取之則某將自薦於閣下矣然今之所謂廉者曰無贓汙而已所謂勤者曰不以私事廢公事而已古之所謂廉者則曰不苟得而已所謂勤者則曰早夜孜孜於其所事而已閣下將曰汝於此二者安處焉某將對曰某之愚將兼此二者非特兼此二者安敢有意於閣下今豈有叩魯般之門而不知斤斧之用入王良之廄而不知御策之用乎故小人之於大君子其道雖不同然必有一事近乎君子之所好者然後敢侍而來也雖然豈敢恃也哉其實顛頓狼狽几將老於州縣無如之何乃自為術衒之計也伏惟閣下惻然動心焉譬如一孺子坐於泥塗而烏獲之在傍不過一引手之勞即拔而出之也某之事否決在此舉下情無任懇悃

同前

某官閣下某不佞某將有告於閣下者不敢詳具曼辭苟自為游說之具其所以來輩誠謁見閣下不以某為狂且恕重罪留須臾之間使卒其說惶懼惶懼某三衢人也少而苦學長而不得其志乃用蔭為吏凡在州縣間十餘年矣公卿之間無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其性質樸魯鈍不能遵隨戚施以為悅媚之容故在州縣雖十餘年之久卒無所遇者求之於不肖也蓋亦有由焉爾然此亦可為閣下道不可為時人道也某嘗自計以謂平生所見公卿大夫不可勝計至於方正長厚公於朝廷鄙薄勢利汲引寒賤未見有如閣下者捨閣下將安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待一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自為術衒之計也是亦區區下吏不敢不以古之道望也然自視所有無足以辱閣下之知者而小人有犬馬之飢願得煩辱役以自試閣下觀其所効何如然後歸之罪之某顛頓狼狽且

將老於州縣矣伏惟閣下惻然動心其死罪死罪

上楚州慎郎中書

知郡郎中閣下甚矣人之恩不可忘也某嘗居閩中
矣有崔公者時爲華州太守某始以文字見焉今日
觀某文明日問人曰予識徐某乎某丈曾見否時方
居窮巷與樵採鄰賓至則坐於門外公不以是爲陋
儼然辱而臨之又時使人叩門曰無慮乎公貧甚然
所與者源源而來饑而食寒而衣身不勞而親有以
養凡如是者實一年及洽任將歸公曰予能爲我留
乎吾將以子弟學於子某於是爲崔公留之愛某之
身而及某之親劇已之体而使某有餘不扶長貴而
與其朝夕焉公之恩可謂勤矣嗟乎世俗輕佻浮薄
今日受人恩明日忘之矣某也何人敢自謂獨不然
耶然公之恩未嘗忘之也思其恩欲見其人不見其
人見交如見其人嘗聞崔公爲與元時閣下爲洋州
矣其相與情好以至詩酒之娛無如閣下也及崔公
歿按察即以閣下之才上之朝廷崔公何嘗妄與人
哉觀其人閣下之賢可知矣而況讀閣威德之日其
已久矣此某之所以委負薪之役諱拔而來固願擇
於閣下之門也惟下執事與之進退照伺命唯

上提刑邵學士書

提刑學士閣下古者上下相尊用下尊上謂之貴貴
用上尊下謂之親賢是故年雖倍其父兄而不敢挾
其長貴雖極乎卿相而不敢挾其貴孟獻子百乘之
家也有友五人焉費惠公小國之君也所師者一人
焉所友者一人焉豈惟百乘之家哉豈惟小國之君
哉雖大國之君亦有之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
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
蓋不敢不飽也嗟乎古之人何獨有此事今之人何
獨不有此事豈今之公卿大夫在乎上者嘗貴而布衣
窮處之士在乎下者皆不賢哉豈今之時與古之時
異者哉是故布衣窮處節操之士寧閉門却掃著老
遁迹不顧與公卿大夫相聞也某嘗恨此事嘗發憤
太息又以謂今之天下雖有如此事而吾未之聞也
前年自閩中來山陽乃見同人說閣下用孫覺爲學
官某口爲一州爲二千用人爲學官乃常事耳然又
思古之人雖能尊賢愛士而未必能用之今閣下既
能愛其人又能用其人是真公卿大夫尊賢愛士之
實也且閣下以壹員外郎知一軍尚能得其人而用
之使他日閣下爲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得天下之

士而用之宜何如也既而又得閣下與孫覺書一篇其文皆述安定先生之道其於是又知閣下能知先生矣嗟乎世之譖罵者尋鋒窺隙究虛百端以此言毀吾先生之道而閣下乃能獨立不顧大明吾先生之道以尊重其人如此閣下之賢可知矣嗟乎古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今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安定先生吾師也能知吾師而尊之是猶知吾父而尊之也知吾師而尊之其徒之心視其人如何此閣下之道使其言之不足而嗟嘆之也雖其人閉門却掃幾先適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亦不可得也近著六篇謹授僕人投獻且以為几席之汙如閣下者姑可矣然後敢自信即盡其所有

代崔刑部與劉易先生書

先生閣下六經皆聖人書而宜所先急者其春秋乎識春秋之所好惡而敢為非議者否也春秋之義失之久矣仲尼據魯史筆削一字正褒貶之大法左丘明作傳固宜附其源與與聖經詞為表裏不當說竟莫辭汩亂聖人之文以為富贍之具公穀二氏雖矯此弊而悖聖人亦多矣杜預作注又據左氏說附會經下其意欲專守左氏簡去二傳其不擇傾已甚矣何休范甯自謂有志於春秋而休之學怪妄不經特甚王仲淹以為春秋之失自歆向何必自歆向自丘明始之也寬春秋者賞罰之權衡也仲尼之志盡在春秋不宜使之昧昧如此必有張而明之者非先生而誰願先生發憤一道使諸生執經座下以就其學是先生之道與天下共之也不識能之否乎謹伺命唯

上楚州太守書

某官下執事古之人未嘗不下士也雖其內有不合亦且陽陽浮道而與之況其道無所不同哉今之人不下士久矣至有不交一言而御其人其意豈不曰我尊官也爾賤士也吾何為之屈哉挾長而見挾貴而見以為是適然耳嗟乎士雖窮賤亦何能遽蒙厭飽以為邪枉之道乎下士則進不下士則不敢進也閣下既下車者幾日矣治其事言其言山陽之人傾耳而聽喜而相告而況至於某之輩哉某閩中人也其嘗任涇州非閣下乎及閣下為泗州而某已居山陽矣是以二州之政耳聞而口誦之其為日已久矣豈有盛德如此而布衣之士不得進於門下哉此某之所以獨知其進而不知所以自量也其亦可使得

見否乎謹伺命推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提刑學士下執事前某既上書惶懼不知所爲待罪累日不敢以己顧復自畢其說惟閣下弁容廣覽不以某爲狂且恕重罪而少加憐焉某無狀爲簿尉官者實兩任凡十餘年年且老未嘗一遇知己今乃不圖天與之幸而外臺王公者不知某不肖嘗語人曰汪某者可謂廉且勤矣即以不肖者薦之朝廷而兵部馬公者亦以爲然又從而舉之然某自到官已逾二年更數月且將解去而舉主數實不足當此之時不能決然自奮不肖之軀而乔竊閣下一顧是擬自棄也其雖無狀幸爲閣下之吏事閣下之日不爲不久願其心豈不有異於閣下耶捨閣下其將安之乎重念某生而鄙樸實自知無它技能以謹廉修潔自持自歷官以來雖無尺寸之效亦未嘗有毫髮之過惟閣下憫其窮且老惻然動心而與之奪適爲某雖不肖願以犬馬之勞仰酬閣下大恩之萬一惟閣下怜之無使區區賤吏老於一簿尉而已也日暮之人其心狼狽言意迫切唐突威嚴某死罪死罪

代人請見書

某官閣下是非者天下之大公也某人某事是識者必是之矣某人某事非識者必非之矣是亦不徒然而然也挾利害於其間阿其所好惡而然也至於識者則不然某人某人吾父兄之黨也吾之所嘗好也今有某事某事不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非之矣某人某人非吾父兄之黨也吾未嘗好之也今有某事某事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是之也而況不挾其利害不阿其所好惡而不狗其情者哉然則閣下之行事某藏之胷中而又誦之於口日已久矣不如是是瞽於見瞶於聽冥於善惡與世俗之混混也故某之來見閣下與他人不同非苟見於閣下也閣下其亦將肯見於某乎賜之坐與之語由外迹以求其心如何

代人上右判蔣工部書

右判工部下執事天下泉貨軍國大計此非三司之任乎故其使必擇天下能者而又擇能者以爲之佐今聞朝廷用閣下宜矣此固吾君吾相且將大任閣下之階也甚休甚休老人之子某者爲漆梁掾某不見此子者逾年矣即嘗以此意叩於下執事且欲其假一事而來也一日有來報者曰漆梁掾來矣某笑

且門曰信然否既而果吾子也入門而聞其聲上堂而視其面老人之喜其有大於此者乎嗟乎人之情莫親於父子父之年且九十而久不見其子子久不見其父此其心宜何如耶而閤下肯使見之矣其恩之大小輕重宜何如而報也此古人所以感恩而出涕也前日聞閤下拜嘉即聞使節不可以久留翩然之去其欲一造節下以拜閤下見謝焉焉而某之軀老甚殊不可以筋力為禮用是不果此實老人之私恨也惟閤下顧上意自壽以繫中外之望以永膺無窮之慶此老人惓惓也

上趙殿院書

月日鄉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病聾不敢走伏節下謹再拜投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嘗為某言者非閤下乎積思閤下之日久矣雖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與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朝廷欲復之是復古也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者相告而窮經者曰盖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謂此科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彫篆刻之學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大義對策分為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義亦只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誦傳實學之一道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經本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為患學者之失文浮而少實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經科使夫俊茂之倫得以發攄其蘊今乃拘以注疏之說則是朝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於誦注疏而已且學者窮經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注疏若注疏之說是則取之若注疏之說不是雖一字不取也如窮春秋必先熟誦春秋經然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之說是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說是則取公羊氏若穀梁之說是則取穀梁氏若三傳俱不是則俱不取傳且不取而況於注乎而況於疏乎盖注出於傳疏出於注也然大凡注疏雖多失少得其說不至過繁

學者欲應此科亦須勉強而記誦之今按一經之內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文而不可勝計者而欲不與爲使學者如何而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劬劬勞勞雖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者勞而無功悖而寡要非英儒之學腐儒之學也自非有爲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科則不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孟子之道能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夫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歷歷[illegible]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並不如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疏則是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者皆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貴其要不貴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

4

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況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虞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爲腐儒之計也且朝廷亦嘗置說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爲朝廷所有莫若取說書科條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義冊詳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爲萬世不刊之法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一事也何謂經分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爲中經周易爲小經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爲中經宜列爲大經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爲小經若據經義得列爲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亦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三傳解之而附以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爲名則是尊經之義也若以某氏傳某氏傳爲名則近乎棄經任傳之義也故董仲舒守公羊劉向守穀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春秋各守一傳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也其孝經論語此二者聖人言行之書恐不宜爲帖

定

經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開大義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兩科場之內有同兒戲何益於事哉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科場不便積常行陝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顧一僕役其甚者破産業而來及至半路或滯寒瘵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應舉而歸者雖應得一舉亦又甚艱險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令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今之為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為苟進之計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宜乎學者究不暇治經尤為苟簡之計以此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一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稍夙聞朝廷亦嘗議轉運司類試今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定為轉運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惟便於遠方孤寒天下舉人皆便也而又可以革寄

應之弊也且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為本土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府寄應者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圍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謂尊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其十通者乃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恩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經重道勸天下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恩例宜平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尚學者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為君古賢人之為臣雖愚夫愚婦蒭蕘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己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恐其策不從己出往往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謀售己之說其議之異於己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能掩為世之公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閣下為朝廷

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願閣下早爲之所幸甚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學士下執事前日不幸至於大故先人棄諸孫諸孫苟假視息以畢大事今葬有期宜有銘以銘之不得則無以掩諸幽此諸孫所以泣血相告皇皇如也然責人之銘其行事可信與否未嘗不繫其作者何如爾故觀銘者必先觀其文果誰乎苟其人也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可信矣苟非其人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未足信矣如此則與不銘何異是不可不重也嗚乎以今世之文而能取信於後世者非閣下誰乎先人自歷官凡九任積四十年餘其相識者不可勝計至於平生與諸孫之言其所切愛服者閣下而已今先人不幸至於大故其不肖嗣無以爲先人之光故必將圖閣下之文以圖先人之不朽焉惟閣下哀憐而與之無使諸孫失其本心其行狀輒用致於下執事諸孫惟以圖先人之不朽而不復自量也某死罪

與廉公望薦王秀才書

廉君公望足下士蓋有不待相見而相知者積於足下是也積固不敢以時輩相期以古之道期於足下爲顧足下待積之意何如爾瑯琊王君彥升者積與之無頃刻之舊與之往還之日亦未甚久然知其人博學能屬文事親孝事長順與人交和而有禮完然不見其缺可謂善士矣然其人貧甚其家七八口無爲資環堵之中狼狽萬狀今乃以至易其所用器物而苟以爲須臾之計然器用且盡大寒將至菽粟不足於其口縕纊不完於其膚使其人一身獨如此而已可也然其人有老母既抱羇旅之恨而又戚戚窘之如此爲王彥升者宜何如哉彼口雖不言顧其心豈不有待於人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吾鄉黨豈無仁人義士乎在夫有爲者唱之而已也積所以其心惓惓將有冀於足下也惜足下深有意於王君使王君有以悅其親顧不美乎王君有老母積亦有老母愛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賤貧無可爲之資故將欲有所爲而莫之能爲甚於歔欷而所爲者不能不慊於其心若將餧者焉自不能已乃用告於左右

與吳待制書

安撫待制下執事今天下士籍籍論述閣下行事願閣下之才無媿而不可閣下之處一邑也一邑得其

賜金壇是也閣下之處一川也一川得其賜泄陽是也閣下居言責之地則儼然正色不畏強禦使夫姦欺吁謾之輩悚發承迫不得以肆其欲而朝廷賴之以寧音詠是也閣下用之於繁劇則辨察有不可學之明智足以辨事而有餘而輔之以仁術非若俗吏持一心計小數覬覦而已也此軍國大計所以不勞而成吏服其神明而愛其惠民吟咏而嘆樂之二可是也但未見閣下為宰相使閣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鼓舞注措本末先後固閣下之所存而天下之所望也學者之所樂道之也今者閣下將天子之命出而之官欲天下之澤而㳫之於一方閣下豈不優為之哉則是無南顧之憂矣伏惟閣下向重

代李駐泊與許職方啓

竊者假媒妁之辭諧婚姻之好屈中臺之貴族顧右列之單宗幸自不遑斷非所偈恭惟某官文登英穀秩處名曹筆足更浮有聲當世況羣貂宜優異等之才奇雲騰而已有雄飛之勢恭早聆大望晚拜溫儀不謂與門得依高春厲勵之意豈任其私

代人回報啓

近者偶以單宗輒攀令族敢金蘭之展契愧玦玉之異芳豈謂媒妁見臨緘縢為貺禮過情過娩與幸深且承納幣之期仍諭共牢之夕拱捧為貺敢忘受室之儀謦欬依容已疑從人之戒所承嘉命敢不奉從惓惓之私猶叙奚盡

代李駐泊上李審官啓

伏念自進大旆深荷高風嘗聞拜命之嘉殊之貢鐵之便敢圖盛德尚遂同條屈已之尊以書為賜禮踰情過說與幸深且承休福之來密有神靈之相恭以某官宗川嶽之秀並文武之全丁虞朝日月之華雖郡邸詩書之署水帶金鈎尚屈違闈宜在將壇以光賢業

代慎寫部上南京劉相公啓

伏念錄錄賤官厲厲近器早綠大幸嘗倒下塵雖嘗瓌之路殊而犬馬之心在仰惟百神陰相諸福來宜恭以某官天禀儲精嶽萬學梓瀛稟圖器堂堂棟臣當千載之威時為一代之名相益均勞逸乃重藩當民思霖雨之恩俞輟股肱之重方今勵精而治側席以求固已詳延於衆賢必得因從於舊德入持台柄以贊陶鈞足以措侍重離致君高拱俾觀衆議定在

元獻

代人與壽春令啓

向從吏役俄終戍期既旋鄰壓即聞受署恨無勁翮往揖高風邈若胡秦之遥徒積参商之嘆握筆持簡難形仰上之私慎寢重興以承大來之吉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伏念早聆高風吾嘗來由而敢慕晚緣大幸兒曹乃預於使令敢貢私書仰塵下執惟百神之陰相有諸福之來宜恭以幸官以才德之高都搢紳之右雄文貴若奇操凛然中外之試已頃朝廷之望彌峻一麾出守聊屈於遠圖三節以趨即膺於顯敷

代李駐泊與沂州石比部啓

伏念睽違未幾企仰惟多時迓赤牘之來如受兼金之貺禮逾情過媿與年深惟明神之所扶有諸福之來萃恭惟某官全才挺特治具該詳對休威時蔚有能譽左符篆竹已交政於黄堂五馬朱輪即班春於緑野敢祈自重以永大來其在惓惓何以涯罄

與寶玉大師啓

某啓失問逾月不審安否屬者玉公大師及諸上人即墓次親啓法席内盡其誠外覺諸物琢墓數十卯

神座而祝之自昏及旦其事大周德意可以格神心足以感物見者莫不悦聞者至於歔唏况其區區之心乎恭惟屬者之事實及吾母宇冥覆於黄泉幽衷思於白日蓋古人之所未行後世之所難有可謂不世之高義也某雖甚庸不敢以言報然拳拳子之愛欲報之知實未義所措惟是藏之於心死而後已區區之言何足畫意輒因附啓居少布徙者感涕不知所云謹啓不次某啓上

代池倅慎駕部與太守先狀

茲者代戍而東趨治之下顧惟江境已在使封未瞻羅戟之門已預歌襦之列行貴板刺前造賓階其在欣愉何以涯罄

代慎郎中謝表

臣某昨奉敕差知海州軍州事於楚州待闕至嘉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偶染沉痾醫藥不効奄奄之息猶長夜以將歸冥冥之魂恋明時而莫追尚留寸晷以磬哀誠仰期帝澤之沛然俯及天民之窮者中謝

伏念臣早緣蔭藉遂忝禁潛白首郎曹敢冀遂將之晚朱輪州將屢玷出麾之榮固嘗驅策駑才砥礪臣節老而愈固知無不爲未嘗以階下之法而害善良

衆寄以陛下之刑而[illegible]始自無卒[illegible]之功以[illegible]
古人亦嘗者消埃之微何以感旦夕日沐浴[illegible]
聖時願倍壽域之民永荷仁天之覆不謂自犯疾
病遂至膏肓嗟六尺之軀將隨土木之化望九重之
闕永辭篤驚之行重念臣自束髮以來逮事兩朝歷
官三任死之將至家無遺財老幼衰散二十餘口兩
女未嫁四男白丁其長男宗傑凡三應進士舉願服
膺先儒教希任子之榮庶竊代耕之祿伏望尊號皇
帝陛下特迂聖覽曲軫睿慈俯天光而燭幽大恩波
之延世存是則為冀不墜特垂無[illegible]生者蒙再造之
恩死者有無窮之感意迫情切言與淚俱臣無任祈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附載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楚州教官題名有記為節孝先生徐公作也教授楚學官而記為徐公作記官之所斷始也何始乎徐公前乎此無學官徐公之德足以化其邦之人朝廷因命以教焉故善其始於徐公也公名積字仲車而節孝者朝廷賜謚以旌公之德者也公之事親怡怡劬旨甘之出必自其躬親既歿設像如生飲食焉必手進匜盥焉如聞其謦欬濯衣食焉如適其燠寒定省焉如見其起居也蓋於其身為其為學無所不綜而一出於正曰正者所以存吾誠也正則無往而不為善其文章紆餘閎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為詩瓌麗奇逸端緒若可尋究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眉山蘇公軾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瓘皆與公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四方學者尊其道以先生稱之而楚人獨曰吾仲車先生也先生舉進士中治平四年第既仕而不忍去其親郡守禮請教其鄉之人國朝之制教授或置或否視養士何如楚建學始於景祐二年養士數少不專置學官元豐末朝廷以此邦之人化先生之德也又因其攝即

命為貞歷元祐紹聖以迄崇寧四任十五年不易代先生既老且病致其仕因除張康仲代為自此除代不絕二十五年間相繼凡九人今天下養士不發頻而特置教授員惟婺學為然者繇先生也先生之德足以化其鄉其殁道足以傳其後教授江夏黃君與權繼先生於二十五年之後其嗜學若渴其好賢若揭揭鉅野李邴曰事久且眯若何願得文記其事邴曰學有祠祠有記鄉老有詩墓有表史有録為先生傳者不既詳乎凡官於此者務廣先生之道以教學者使學必探其源行必端其誠也凡學於此者務率師教而慕法乎先生入相詔於家出相礪於鄉也此邦之士其興起為何如是與先生為不朽也又何急於記黃君曰雖然事不可不謹始也將使後來有攷焉且必得公文字為記者楚人之志也乃書其壁記建官之所自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鉅野李邴記

節孝徐先生搢紳推重久矣以文章節行冠于淮楚之與之游者皆名公巨人而先生耳瞶仕官不顯然學官講聖人之道於其江淮風俗數十年間稍稍復古名士間出有致身公卿者由先生化之也莘備員山陽一日我賢太守王公周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泯墜訪之子孫得遺稿數篇言命莘董之鏤版以廣其傳莘視太守為吏主門生故不得而辭然不夙夜在公服膺斯文何副賢守欲於先生之道化斯民於醇厚之域耶凡十旬以畢其事紹興戊辰上元日謹跋